武俠世界

罩門（新派俠情詭異故事）　東方白．著

自武林五大頂尖高手的「罩門」被奸人窺知後，自認爲夠資格列入「五大」的人物，紛紛出動搶奪「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蠟丸。而少俠藍翎奉師命下山，也捲入了火爆而詭奇的漩渦之中……。



$4.00

第26年

6

編者話

本刊每期選刊的巨型小說，包括各種題材不同，時代背景也各異，傳奇性人物軼事，歷史宮幃故事……等等，篇篇精選，部部佳作。今期的「罩門」，極具詭異神秘性，涉及闇術，恐怖離奇，內容描述武林五大頂尖高手的「罩門」被奸人窺知後，一般自認爲夠資格列入「五大」的人物，紛紛出動搶奪「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蠟丸，展開了連場大混戰，過程激烈，鬼哭神嚎，一名少俠奉師命下山追查眞相，也捲入了火爆而詭秘的漩渦中……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

**　**　**

齊雲飛故事之三「毒神仙」今期開始連載，主角人物齊雲飛與柳擷紅遭遇坎坷，比「鐘聲魅影」更爲堪虞，原來武林中出現一宗疑案，苦主敦請他們代查眞相，但案情複雜，束手無策，最後才在一片疑團中稍露曙光，且看他們今後怎樣應付下去。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溫涼玉作品：「殺人者唐斬」，是講述一個殺手的心理和手段，從故事中開首展開伏擊暗殺到終場兩大殺手決戰，全部絕無冷場。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6期
（總號129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詭異故事

罩門

東方白·文
可飛·圖

蠟丸藏秘密　高手相爭奪

五月天，驟雨過後，山野之中一片清新。

此刻，雲開月出，野外的景色美極了。就在這時，自一破廟中馳出一騎，白馬上是個一身白衣的女人，頭臉包起，猛夾馬腹，在小徑上狂馳。

幾乎同時，約在一箭之地外林中，也馳出一騎，黑馬上是個黑衣年輕人，年約二十五六，英挺中顯得有點粗獷。全身已濕透，似在追那白馬白衣的女子。

在年輕人後面約半里之遙，另有一騎，似在跟踪這年輕人。而這個中年人馬後，又有五騎之多。

至于這些人到底是在追那中年人抑是那年輕人或最前面的女子？在目前大概也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這位年輕人三天前就盯上了這個女子了。

這女人似也知道有人跟踪她，因而特別小心。晝伏夜出，加上馬快人又機警，後面的人一直處於被動。

當然，在這年輕人來說，並非追不上她，而只想盯着她，看她到何處去。

至於後面那些人，是否也有此一想法？要不，為何就無一人趨前？是馬不夠快，抑是忌憚這個女人，或忌憚這女人的親人或師門？

最前面的白馬的確夠快。四蹄翻飛，馬腹幾乎貼地，因而年輕人猛抽馬股，也僅僅能保持一箭之地以上

，迂迴奔馳，到了四更左右，突然失去了踪跡。

就這樣奔馳了約兩個更次，白人白馬

年輕人飛身下馬，掠上路邊最高的一株大樹頂端，手打晾蓬四下張望。在西北方，黑壓壓地一片，顯然是一片莊院。

此刻後面的人也都停了下來。

由此可見，這些人是盯這年輕人而不是盯那白衣女子，或者以這年輕人的馬首是瞻？然而，他們卻都未和這年輕人打過招呼。

這年輕人也明知有幾個人踩他的脚印，却故作不知。然後，他下了樹上馬，不疾不徐地前進。

那三五里外黑壓壓一片之處，原來是一個極大的莊院，由于這大莊院四周七八里內沒有幾家百姓住戶。年輕人似乎胸有戈竹，一莊前緩緩馳過

這莊院門楣巨匾上有「武林第一莊」五個漆金大字。

然後，年輕人往北疾行約五六里，在鎮上落了店。

×　　×　　×

年輕人一覺醒來，已是申正。剛睜開眼，小二就探進頭來，甜着臉道：「公子醒哩！」

「嗯！有事嗎？」

「公子醒了！小的好侍候公子洗臉用飯。」

「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申正吧！」小二端進洗臉水，接着弄來五七個菜，還有一壺酒，且擺了兩副杯箸。

年輕人洗好了臉轉身一看，愣了一下，忙問道：「小二，我沒有叫這麼多的菜呀！」

「公子，您沒叫，是您的朋友叫的！要小的送過來，由於公子起得遲，所以小的一直在門外守候。」

「朋友？什麼朋友？」

「那位四十左右，酒糟鼻子的大爺不是您的朋友嗎？」

年輕人道：「我不認識這個人，小二，非親非故，我不便接受人家的餽贈！」

「公子，那位大爺說是你的朋友，這會錯得了嗎？再說，有人送了菜來，又不要你付賬，不吃白不吃……」

「撤走，素昧平生，我不便沾人家這種便宜！」

小二吶吶道：「公子，您眞是一位大好人。可是菜都做了！您要是不接受，豈不糟塌了東西，我看公子……」

「不要囉嗦了！」年輕人轉身往外走，想到街上去吃飯，就在這時，院外走進一個方面大耳、濃眉大眼、酒糟鼻子，衣着十分隨便的中年人來，抱拳道：「藍少俠何必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相逢何必曾相識？區區幾道粗菜能值幾何？咱們就來共用，順便聊聊那白衣女子如何？」

此人樣子有點落拓，談吐却不俗。

藍翎忙問道：「請問這位仁兄貴姓大名？」

「在下廖齋。」

「原來是一代名醫。」

「藍少俠也不必介意，你就是當着小可之面稱我為『鬼醫』廖齋，在下也不會見怪的！」說着自嘲地哈哈大笑。

而藍翎立刻肅客入室。

「鬼醫」廖齋之名，武林無人不知，但見過他的人却很少。原因不是他故作神秘，而是怕求診之人太多，應接不暇。

還有，認識他的人越多，危險就越大，有時為了請他去治怪病或重傷，如他有事不能抽身，對方就可能霸王硬上弓——硬請。

兩人分賓主坐下，小二已為二人斟上了酒，但藍翎却未端起杯子，廖齋笑笑道：「小可的風評不佳，難免同道誤會，且小可來得唐突，少俠不免起疑……」

他端起杯子一飲而盡，且又滿滿斟上一杯。

為了使藍翎相信酒壺沒有毛病，特地把酒壺送到藍翎面前，打開壺蓋看過。

因為有一種鴛鴦壺，裏面分兩層，某

一層的酒有毒，另一層則無。藍翎出道不過五六年，江湖門檻巳經很精了。

於是藍翎乾了一杯。廖齋這才揮揮手叫小二退出，道：「藍少俠，現在咱們可以談點正事了！」

「什麼正事？」

「少俠追那白衣女子何事？」

「這麼說，廖大俠也有志一同了？」

「不錯，緊跟少俠之後者即小可。至于在我後面的，你一定可以猜得出，十之八九都和白衣女子肚中的蠟丸有密切的關連。」

「是的……」

「藍少俠，咱們乾脆開門見山，敞開來談吧！小可之名，也許還不够資格列入那蠟丸內的油紙名單『五大高手』之內，但令師……」

「不錯，家師可能榜上有名，廖兄對此事還知道多少？」

「不多，也不算太少……」

「可否透露一二？」

「當然可以！」廖齋道：「這五大高手，爲當今武林頂尖人物，尙未聽說有人高過他們的……」

「這也未必！」

「不，這不僅是小可的看法，武林中人一直認爲如此。因而，有人想在武林中興風作浪，就必須除去這五位高手。」

「有此可能！」

「由於這五位高人其中至少有三人私交甚篤，如有人想糾衆各個擊破都辦不到，因此，有人想出了個陰謀……」

藍翎不出聲，這事他當然也知道。

廖齋又乾了一杯酒，又說道：「這可算是一個有心人了！他派出了五個得力的部下，費了五六年的時間去暗中覬覦五大高手——」

藍翎舉杯道：「廖大俠，乾杯！」

兩人又各乾了一杯酒，廖齋道：「五六年的歲月要練一門功夫未必能練成，如果要偵察一個人的隱私，日積月累，觀察入微，必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

「對！」

「於是這個詭譎、陰險的傢伙，終於得到了五大高手的最大秘密……」

「什麼秘密？」

「就是練武者身上最最脆弱的一環，也就是所謂『罩門』。此處是練武者無法練到的地方，練武者視爲最高機密，甚至連妻子及子女都不知道。」

藍翎舉杯說道：「廖大俠，我敬你一杯。」

「不敢，咱們乾了！」

廖齋續道：「這神秘詭譎的人物到底是誰？現在還無人知道，却巳知這秘密落入這白衣女子手中。」

藍翎點點頭，表示這些他都知道了。

「而白衣女子，可能即爲『武林第一莊』莊主司馬鞭身邊的侍妾之一。」

「不錯，這也正是在下追到『武林第一莊』即不再追的原因了。」

「司馬鞭五年前來自塞外，在此建莊，與武林極少來往，僅知他有一妻四妾，原配巳死，四妾之中，有一人是他最爲寵愛者……」

「不錯。」藍翎道：「試問廖大俠，那『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之上，可有尊駕或令師的大名？」

「據說可能有家師的，但是還不敢確定。」

「廖大俠可有什麼良策？」

「藍少俠，你是知道，『武林第一莊』莊主武功高强而怪異，據傳說，至少有六七人入莊踩探而失踪，是否巳被殺死，或被放了？迄今無人知道，而且傳說，他的四位如夫人的身手也極高。」

藍翎道：「另外還有塞外『三十六天罡』在此充當護院。」

「對對！可見少俠所知道的比小可還多。」

「不，至少在下並不知道他最寵的少妾是哪一個，而那蠟丸，必交那一個保管。而且不論那陰謀者是不是此莊莊主司馬鞭，或者是代人傳遞蠟丸，暫時都不會有所行動的。」

「正是。因此，我們可以好好研究一個奪丸計劃。」

「這首先要知道蠟丸到底落在何人手中。」

「當然，這是必須知道的，小可倒有個計謀，可測知受寵的是哪一個美妾。」

「那太好了！知道了這一點，幾乎等於知道蠟丸由何人保管一樣！」

「小可這計謀也許有點左道旁門，但以之對付這種陰險之輩，應不爲過。」

「小弟可以與聞否？」

「當然，當然……請老弟附耳過來！」

於是他在藍翎耳邊說了一陣。

藍翎先是皺皺眉頭，繼而大笑，道：「廖兄，虧你能想出這個點子來，簡直太妙了！」

「只要老弟不說我猥瑣下流就成。」

「兵不厭詐嘛！不過，就算第一步成功了！廖兄又如何進入此莊？」

「當然是要他們自動請我進去。毛遂自荐是不成的，且會露出馬脚來——」

藍翎側耳一聽，突然沉聲道：「什麼人在後窗外？」人隨聲動，巳經自後窗穿出。

這後面就是此客棧的後院，並不甚大，種了些花木，也未經細心照料，多巳凋萎，只見一個很年輕的文士，衣履鮮明，明眸朱唇，眞正是一表人才，翩翩佳公子，站在那兒。

由於這美少年站在距窗外約十餘步之處，負手踱蹀，似在賞花，也不能說人家是在偷聽他們談話。

藍翎正要回屋，少年人抱拳道：「這位兄台可是昨夜住進此店的？」

藍翎道：「正是。看兄台有點面熟，似在來路上遇見過。」

「是的，小弟也正是因爲兄台看來面善，又在此重逢，也算有緣，這才冒昧招呼。」

「請問兄台貴姓？」

「小弟燕青，兄台的大名是……」

「在下藍翎，燕兄要去何處？」

「小弟要去直隸，不過並無急事，所以還要在此盤桓幾日。」

藍翎總覺得此人俊美得有點纖弱了些，不過書生大多文弱，不足爲奇。道：「旅途寂寞，燕兄不棄，可到敝處坐坐。」

「多謝藍兄關注，小弟心感逆旅孤寂，蒙兄台寵邀，幸何如之！有暇一定前去打擾！」

「燕兄不必客氣，小弟暫時也不會離去，燕兄不棄自管去找小弟聊聊。」

「一定，一定。小弟一路行來，還沒見過兄台這等豪爽之人，眞是有幸……」

分手後燕青返回前院，藍翎也返回屋中。

廖齋道：「老弟，果然了得！你以爲此人如何？」

「可能也是一位有心人吧！」

「豈僅是一位有心人？而且還是個雌兒呢！」

「廖兄眞是目光如炬，怎知她是個女人？」

「第一是嗓音細，其次是先邁右脚，第三是喉頭無鯁骨。」

「厲害，厲害！廖兄以爲她是什麼來路？」

「看此人的眼神，黑白分明，應不是陰詐之輩，但若立場不同，那就是敵非友了。」

「好在剛才重要的話，廖兄是在小弟耳邊說的。」

「是的，反正我們小心點就是了！也許她的上一代也是『五大高手罩門探秘』單上有名的高手之一。」

廖齋又道：「當然也有可能，老弟，這下餌任務可要由你偏勞。」

「廖兄以爲小弟能勝任嗎？」

「老弟這就太見外了！誰不知道武林中近年來崛起的一位年輕俠士『竹刀』藍翎。」

「廖兄快別激將了！小弟去一趟就是。香餌拿來。」

廖齋伸手入懷，取出兩包藥來，說道：「別弄錯了！白色是上面用的，紅色是下面用的，不要去得太早，也不能去得太晚……」

「這個小弟知道。廖兄你呢？」

「小可即刻要在此客棧門外掛上一個招牌，專看疑難雜症、丹毒惡瘡諸疾……」

× × ×

大約是晚上傳膳時刻，「武林第一莊」敲鐘三響。眞正是鐘鳴鼎食之家，百餘口人開飯，場面也相當熱鬧。

此刻一條黑影有如一支人箭自後側外牆射入，隱於花叢之中。

這是個花園，庭園佈置之雅，不下御花園，只是規模不大而巳，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眞是應有盡有。

此人稍一打量，身子再次彈起，一掠十二三丈，巳進入一個院落之中，在此院外，有三個護院巡邏，其一道：「剛才好像有個人影進入院內了！」

另一個說道：「你他娘的，八成昨夜在小翠花處熬了一夜，身子虛，眼睛花了吧？」

第二個道：「是啊，八成見了鬼，你生了一雙鬼眼吧，他奶奶的！」

那第一個護院道：「不信算了！何必罵人，咱們守院有責任，二夫人院內是要出了岔子，誰也担不起吧！」

此刻第二個自門縫向內望去過，有人在他屁股上蹴了一脚，喝道：「你在幹什麼？」

被踢的人回頭正想發作，突見是「三十六天罡」之首劉邑，連忙哈着腰道：「劉爺，小的只是看看有無奸細潛入，剛才張兄說，好像有個黑影閃了進去。」

劉邑一驚，他是此莊的護莊首領，出了任何岔子他要負責任，況且部下張敬看到了黑影，也報告了他，萬一出了事，張敬就沒有責任了。

劉邑道：「張敬，多久了？」

張敬答道：「劉爺，大約盞茶工夫之前。」

「有沒有看清是什麼樣的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張敬攤攤手，道：「劉爺，小弟也沒有看清楚，只是一幌，影影綽綽像個人影沒入院中。」

劉邑想想莊主昨夜交待的話：劉邑，自今夜起，要特別小心巡邏，近日武林黑白兩道人物令齊集本莊附近！

劉邑也向門縫內看了一下，未見抖身巳落在此院之中，抱拳道：「屬下聽張敬報告，說是有個黑影沒入此院之中，屬下不得不進來看看，夫人鑑諒。」

屋中的夫人於是問道：「是劉邑劉大俠嗎？」

「正是屬下。」

「劉大俠自管到各處看看。」

「謝謝夫人……」當然，劉邑並未找到什麼？也未找到有人來過的痕跡。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藍翎巳經達成了任務。

他來得確是時候，晚餐時刻，戒備極鬆，有一二護院看到了黑影，却不敢確定，沒敢嚷嚷。

但是，當他脫出「武林第一莊」，奔出二三里路時，忽見後面有人跟了來。

藍翎蒙了面，此人也戴了頭套，藍翎道：「尊駕何人？爲何要跟着在下？」

對方却不出聲，一雙眸子滴溜溜地亂轉。

藍翎說道：「是同道還是抽綫頭的朋友？」

對方還是不答，藍翎掉頭就走，發覺此人又要跟他，他突然車轉身子，疾撲上來。

他的動作太快，而使此人有點手足無措，急退中接了藍翎兩掌，第一掌，只退了半步，第二掌竟被震退一大步。

藍翎道：「朋友，如你是第一莊的朋友，還不配踩在下的脚印，你請回吧。」

這人竟連連搖手，是表示非第一莊的人抑是確爲第一莊的人，但非袒護第一莊的人？

藍翎弄不清楚，又道：「尊駕是什麼意思？」

這人作了個手勢，似要藍翎把面罩取下讓他看看，藍翎道：「尊駕如能先把你自己的頭套取下，在下可以攷慮。」

這人連連搖頭，却要藍翎先脫。

藍翎又攻出三掌，把此人逼退了三大步，疾射而出，兩個起落，就把這人擺脫了。

× × ×

「老弟，你果然不辱使命。」

「廖兄怎知小弟未辱使命？」

「因爲已有眉目了。」

「這我就不懂，廖兄說，要在客棧大門外掛上招牌，以便引來該莊之人，却一直未——」

「老弟，事後愚兄一想，掛招牌太招搖，反而啓人疑竇，你想想看，愚兄過去一向不願和武林中人接觸，能不見的盡可能不見，而如今突然懸壺做起生意來了，是否前後不一致了？」

「對對，廖兄所見甚是，那你怎說有眉目了？」

「老弟，第一莊的人來請愚兄去爲莊主夫人治病了。」

藍翎精神一振，道：「果然有了眉目，可是廖兄來此並未露面，也僅是小弟知你的身份，『武林第一莊』又怎知你住在此店之中呢？」

「那是愚兄很技巧地放出了空氣，使該莊的人聽到，猜到我即是『鬼醫』廖齋的。」

「高招！」藍翎道：「廖兄，下一步呢？」

「我當然是如約前去了，這不正是我們所期望的事嗎？」

「老兄將如何面對那個機詐如狐的莊主？」

「老弟，如果要談到一個『詐』字，你老哥可也不是個易與之輩，還是看我的吧。」

「要小弟如何支援你。」

廖齋想了一下，道：「我看沒有必要了，愚兄有把握應付那個場面。」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如果事情有轉變呢？」

「若愚兄三天不回，老弟你再去找我不遲。」

「就這麼辦，老兄，成敗在此一舉，而五大高手的生命安危，也全看你老兄此行的成敗了。」

第一莊派來了一輛豪華馬車，御車的是「三十六罡」中人物。

莊主司馬鞭親自迎接於莊中第二道門內，因馬車是駛入大門之內寬敞的前院中的。

司馬鞭身材適中，五官端正而清秀，衣着也甚是樸實，此人籍屬塞外，是屬於北人南相型的，不大像是一位舉足輕重的武林大豪。

當然，一個絕世高手，英華內歛是極有可能的。

「久仰先生大名，早想識荊，今日之會，眞是太榮幸了，而且就此謝過先生託屬下帶回之禮物金步搖……」

「不敢，承莊主厚愛寵邀，小可敢不前來拜候，至於那三支金步搖，實在不成敬意。」

走入大廳，小厮獻茶，且上了兩道名點。司馬鞭道：「賤內近日小恙，面部及身上奇癢難耐，用過附近名醫之藥，都無效驗，幸運的是先生適巧路過此地，賤內小恙痊癒有望了。」

廖齋說道：「既是附近名醫都已束手之疾，應不能算是小恙，小可也無十成把握。」

「先生客氣，以先生之名氣治此小疾，必能手到病除。」

廖齋道：「不知是哪一種癢症？種類極多，必須弄清。」

「在先生的經驗來說，在下詳細說說，先生必能對症下藥。」

「這可就不一定了！」

司馬鞭道：「臉上紅腫而奇癢，但又不敢大力去抓，以免留下疤痕，而不抓又無法忍受，可見癢比痛更要難受些！」

廖齋道：「的確，癢是很難過的。但不知身上的癢又是什麼症狀？」

「和臉上差不多，只是身上抓破了不甚要緊，所以有幾處已抓破了。」

「但不知是什麼部位？」

「這……反正是身上，這有什麼分別嗎？」

「當然，瘡和癤子生的部份和名稱不同，治療的方法就不相同，比喻說生在手心及脚心或肚子上的瘡就十分難治療。」

司馬鞭吶吶道：「身上的瘡是生在臀部的。不過她們的輕重程度不一樣。」

廖齋愕然道：「莊主到底有幾位夫人呢？」

「原配去世，尚有四個小妾——」

「莫非四位如夫人都有皮膚奇癢之症麼？」

「不瞞先生說，的確如此。」

廖齋道：「如此說來，莊主也有可能有此疾了。」

「在目前看來，小可似乎還沒有。」

「既然如此，就讓小可親自見見幾位夫人，仔細驗看症狀，以便對症下藥。」

「以先生的高超醫術，療此小恙，還要親自……」

「莊主有所不知，小可相信，莊主所講之附近名醫之所以未能治癒夫人等的癢症，主要是未親眼觀看病情所致。」

「這……這……」顯然不願讓四個小妾與外界接觸，這當然有很多原因。

廖齋道：「莊主，小可以爲，此疾不可拖延，如果因延誤治療時間而化膿，將來就是治好了，也會像痲面一樣，絕世姿容也不復存在了……」

司馬鞭心中不由一震，道：「有那麼嚴重？」

「小可是經驗之談，因小可過去治過數位有此症的人，其中二人因延誤時日，面部潰爛，臉上疤痕纍纍。好在那是男人，要是女流之輩，這一輩子可就慘了。」

「既然如此，在下就叫他們出來一個讓先生看看，當然，只能看面部。」

「一位？」

「是啊！她們四人的症候相同，看一個不就成了？」

「不，莊主，試問夫人的症候輕重完全一樣嗎？」

「不……不太一樣，有輕有重，有的只有臉上有而臀部沒有……」

「這不結了！雖然症狀似乎相同，在醫者心目中就不完全一樣，下藥的份量也就不同了，怎可馬馬虎虎？」

「先生是說，要她們四人出來讓先生看看？」

「是的，司馬莊主，爲了儘快使四位夫人痊癒而不至惡化而造成終生遺憾，這不情之請還望莊主不要介意才好。」

「好吧！」司馬鞭似乎十分勉强，但又怕惡化了而終身遺憾，他大聲吩咐，道：「來人哪！」

「莊主有何吩咐？」那小厮進入大廳，這工夫廖齋才看清了這小厮，混身細皮白肉，眉毛稀疏，一根鬍子碴也沒有。

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個閹人。

「武林第一莊」之內怎會有閹人，這種中性人也只有帝王之家及親、郡王府內，以及宮、殿、庫、廠、陵、房等處才有太監的踪跡。

這工夫司馬鞭道：「去內院把四位夫人請來……」

小厮也許以爲自己聽錯了，道：「莊主是說請四位夫人到大廳中來？」

「不錯！快去！」

「是……」小厮蹣跚着走了出去。

大約總有半個時辰以上吧！聽到大廳外環珮叮噹，蓮步細碎，前有兩個小厮開路，後由四名小婢攙扶着四位盛裝年輕美婦來到大廳門外。

司馬鞭笑吟吟地迎到門外，道：「請進來，請進來……也不是別人，是大國手廖大夫。」

這時四位夫人在小婢攙扶之下，有如風中弱柳，婷婷嬝嬝走了進來，看來可不像是武林高手。

廖齋的目光首先直掃向她們的高髻之上。

四位夫人頭上，只有兩人戴了金步搖，另二人未戴。

假如四人之中只有一人未戴，那就好辦了。二人不戴，就必須自這二人之中猜出一人，哪一個是最被司馬鞭寵愛的人？

而這兩個戴有金步搖的夫人頭上，都沒有那最名貴的一支。

這證明最名貴的一支，必是這兩個未戴的夫人之一所擁有。

廖齋本來滿懷信心，十拿九穩。因爲她頗知女人的心理，這種場合，她們是會戴那名貴飾物的。

是故意未戴抑是忘了戴呢？

廖齋經司馬鞭介紹和四位夫人見了禮，這四人臉上雖有浮腫，但仍可看出，未腫之前是如何地美艷絕倫了。

而且這是兩對姊妹花，也就是說，大妾和二妾是親姊妹，三妾和老四是一對姊妹花，所以一看也能看出來。

而未戴金步搖的都是三妾衣羅香和四妾衣想雲。

大妾名叫孫茵茵，二妾名叫孫媚媚。

廖齋仔細打量這四個美好的女人，老大也不過二十七八，老二約二十五六，老三在二十三四之譜，老四二十左右。

若論寵愛侍妾的慣例，一般來說，最小的當然是最吃香的了，但這四人却又例外，因爲老四衣想雲頭上戴了金步搖，而且是剛剛打造的一支。

到底那最名貴的一支送給誰了？是老三還是老四？但却不出這二人。

當然，此刻司馬鞭絕不會露出對某一小妾特別眷顧或憐愛之色的。

廖齋似在心中盤算着，如這法子不靈，未能試出哪一個才是司馬鞭的心肝寶貝？如何向藍老弟交待。人家藍翎的任務順利完成，乾淨俐落，自己却可能得不到結果。

廖齋向四位夫人讓座，四位夫人都不坐。

她們自然不能坐，因爲臀部一坐就癢，又不便在客人面前去抓。

廖齋用的藥使她們止癢的，根本不須看就可以下藥處方，但他却道：「還是號號脈吧……」

司馬鞭道：「先生不是說看看便知是什麼病？」

「本來如此，可是廖某行醫這多年，一直還不曾見過這等奇怪的皮膚病，爲了不負使命，使四位夫人儘快痊癒，不得不爾，還請莊主和夫人鑑諒！」

夫人們倒是無所謂，反正她們都希望自己的病快好，號號脈算不了什麼。

司馬鞭只好照辦，道：「妳們哪一位先來？」

大妾孫茵茵先走近，把手放在桌上，一看這玉隻手，眞正是嫩如水葱，吹彈得破。

廖齋不過是作作樣子而拖延時間，在這時間內不斷地苦思計謀，用什麼方法能套出他們夫妻之間的口風？而知道最寵的是哪一個？

第一個號完，又輪到第二個孫媚媚。

廖齋內心焦急，實在想不出辦法來，他的目光一直不斷地在四妾及司馬鞭身上掃來掃去。

他希望能看出一點端倪來。

兩個已經號完了脈，輪到了老三衣羅香，在這四妾之中，她是屬于燕瘦型的美人。

衣羅香頭上雖未戴金步搖，却戴了翠耳環和翠鐲……

當廖齋的手按到衣羅香腕脈上不久，心中突然「咚」地猛跳了一下。

要不是他十分機警而反應奇快，他的失態必被三夫人及司馬鞭看出來。

他心中大叫着：天哪！怎麼會有這種事？

廖齋實在想不通，這工夫却發現司馬鞭十分注意他及三夫人，由他的表情看來，似乎與另三位稍有不同。

會是老三嗎？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如果老三會被寵，司馬鞭這人一定不大正常。

他爲三夫人號脈的時間，大約是其他三人時間的一倍。

也正因爲如此，司馬鞭更加注意，甚至走到三夫人身後。

廖齋此刻對任何一點小節眨眼或小動作都十分注意，他甚至又去注意其餘三位夫人。

他發現另外三位夫人有同樣的表情，那就是一臉淡淡的冷漠之色。

他不斷地問着自己，爲什麼？爲什麼？怎麼可能是她呢？是不是猜錯了呢？不可能！絕不可能是她……

老四也號完脈之後，司馬鞭急急問道：「先生，她們的情況如何？是什麼毛病呢？」

廖齋一直在想。司馬鞭居然有這麼一個小妾。

他再次下意識地打量四個小女人，也實在分不出上下來。至于這個奇特的老三

，却又瘦得令人有清麗過人中而有厚實之感。

可是這却是個有重大缺陷的小女人。

廖齋一直在想，絕不能功敗垂成，所以司馬鞭一連問了三次他才聽到，道：「這是一種由內而外引起的腫癢，十分少見，也相當難治。」

司馬鞭道：「先生是說，連你也無把握？」

「當然不，在下所說的難治，是指一般市井同行，沒有這種經驗，而名貴稀有藥材又不齊備，那就難治了！」

司馬鞭大喜道：「那太好了！先生一代國手，自然能治，就請處方吧！」

廖齋坐下，一名小廝為他研墨，他仔細一看，這一個也是淨過身的閹人。再看看剛剛隨侍四位夫人出來的另一個小廝，也是個「閹人」。

廖齋大為驚奇，一般百姓用閹人，前此還沒有聽說過，據說太平天國全盛時代，楊秀清派人南下兩廣搜羅秀男兩千餘人，盡行閹割，成功者（未死者）得數十人，而得寵之妾童只得三兩人而已。

這當然不是一般百姓，只是那檔口太平天國也只是統治了長江上游數省而已。

至于民間，尚未聽說大量役使太監者。即使有之，只屬深宮大內所淘汰者，為數極少。

這「武林第一莊」雖只武林中一個極有勢力的所在，僅陪四位夫人出來就有三個閹人，可能內院還有，這司馬鞭就太過份了。

廖齋開了方子，自然是四個方子，表示四人的毛病雖然雷同，但輕重不一，用藥應有所分別，就開了四個方子。

這工夫四位夫人出廳而去，司馬鞭道：「先生可否留宿一宵以便觀察藥效？」

廖齋知道對方的心意，恐怕這藥服下之後有變，留他一夜等于留個人質。

廖齋道：「小可很少外宿，不過，莊主既然留小可在此，也確有必要，那就打擾貴莊一宿吧……」

司馬鞭立刻吩咐下去，準備一桌上席，就陪廖齋聊了起來，道：「廖先生，她們四人怎會得此怪症？」

廖齋道：「各人體質不同，生怪病並不稀奇，以小可猜想，八成是莊主過（傳染）給四位夫人的。」

「這不對吧！在下一直未感身上有奇癢。」

廖齋道：「莊主有所不知，內腑有些病症會過人，往往有些人被過之後會自癒，有的則會發之於外，造成搔癢症。」

×　×　×

夜晚，司馬鞭來到他的賓館中，道：「廖先生眞神醫也，一劑藥下去，才不過兩個時辰光景，身上和臉上都不癢了。」

廖齋道：「既然如此，小可明天就可以離去了！」

「先生若肯屈就本莊的醫生，在下決定每月千兩紋銀致酬……」

「莊主美意小可感佩不已，小可隨便慣了，不能在一個地方躭上太久，天性如此，莊主幸勿見責！不過莊主的小恙，小可……」

「什麼？在下也有病嗎？」

「莊主不必緊張，不過是腠臟上有點小毛病，以莊主的深厚內功，自療半月即可痊癒的。」

司馬鞭道：「在下有病迄未覺察，若非先生提示，可能會繼續惡化。」

廖齋說道：「此疾初發時並不太明顯，一旦房事過勞，或是練功用力過度，或對敵受了較重內傷時，就會明顯發作出來了……」

司馬鞭立刻嚴肅起來，有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如不提此事，他以為自己絕對不會有毛病，然而，這話出自一代名醫之口，就是假的也得相信了。

「莊主，您這點小恙，廖某有把握治癒的，但不一定每位大夫都能由脈象上號出來。」

「對對！以前在下也交過幾位大夫朋友，都相當有點名氣，也請他們號過脈，都說小可沒有任何毛病。」

「不知有多久了？」

「一年半以前。」

「莊主，一年半的時間身體會有很大的變化，也不能說就是那幾位同行的醫道不高明！」

「廖先生不但醫術高明，胸襟之恢宏也令人敬佩，同行是冤家這句話，對先生是用不上的……」

深夜司馬鞭離去，廖齋本想到內宅去探探，但當他在後窗內外視，見內院屋上人影穿梭，個個輕功高強，戒備森嚴時，立刻打消了此意。

因為此行並不能算是完全失敗，實不該冒險，以免前功盡棄。

夜闖第一莊　失手困地窖

廖齋離開「武林第一莊」，司馬鞭親自送出莊門外，並請他改日為他處方診病，廖齋自然一口答應下來。

廖齋一去，司馬鞭返回大廳，一個老人已坐在那兒，此人約四旬上下，三角臉三角眼，留有山羊鬍子，三角眼中精芒暴射。

此人見司馬鞭進來，居然沒有起身，而司馬鞭反而抱拳說道：「金大俠何時來的？」

「剛來。」

「金大俠見到廖齋了？」

「當然，他來幹什麼？」

「為小妾看病。」

「能請到他，足見司馬莊主的面子眞大。」

「金大俠，事情不是這樣的。由於小妾臉上奇癢難熬，也找過大夫，一直無效，正好部下在鎮上風聞『鬼醫』廖齋在此路過，在下就派總管前去禮聘。」

姓金的道：「他怎麼說？」

「最初不承認是廖齋，後來總管懇請，並送上厚禮，他才承認，且回贈了幾樣禮物。」

「是什麼禮物？」

「每人一支金步搖。」

「姓廖的來看過病以後怎麼說的？」

「服了一劑藥，已不癢了，再服一劑當可痊癒的。」

姓金的皺皺眉頭，道：「眞巧！」

司馬鞭道：「金大俠是指……」

「我是指夫人有恙，『鬼醫』來得恰是時候，不是有點巧合嗎？」

「關於這一點，金大俠似不必懷疑。在下也深思過，廖齋和此事應無關連。」

「司馬大俠太武斷了吧？」

「金大俠莫非有所發現？」

「在下希望再聽聽姓廖的來此看病的一切經過情形。」

姓金的似乎身份頗高，而司馬鞭對他有點忌憚。儘管有點不悅，却又不便明顯表示出來，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只是為他們試脈處方，主要是想順眼看看她們的臉腫到什麼程度？」

「什麼？四位夫人都有小恙？」

「是……是啊！」

「太巧了吧？」

「金大俠又有所見？」分明有點不耐了。

「司馬大俠先別介意，由於大俠此番責任重大，而小可又有協辦之責，不得不深入瞭解一下，以免出了岔子。」

「金大俠別誤會。在下怎會責怪金大俠對此事的關切？」

姓金的道：「這就好，這就好！司馬大俠，你想想看，這種皮膚病怎會四位夫人一齊染上的？四位夫人之間的情感很好嗎？」

「老大和老二是姊妹，老三和老四也是姊妹，但是她們四人之間並不和睦。」

「姊妹之間呢？」

「也是如此。」

「這就是了！連姊妹之間都合不來，非姊妹就不必提了。她們四位既然情感不睦，試問，這種病又為何能傳來傳去？」

「金大俠的意思是……」

「我以為這毛病來得很怪！」

「願聞其詳！」

姓金的道：「以『武林第一莊』的聲勢來說，沒有幾人敢明目張膽地前來搶奪那東西，於是有人就會想出點子來。」

司馬鞭道：「在下也想過這種可能，但却沒有答案。不知金大俠有沒有什麼高見？」

姓金的道：「在下雖知事有蹊蹺，却也未想出什麼門道來。」

司馬鞭心道：「既然也未想出可疑之處，豈不等於放屁？」

在此同時，廖齋已返回客棧，為了謹慎起見，並未直接去找藍翎，却大聲咳了幾下。

藍翎聽到，也未馬上去找他。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藍翎先來到後院小亭上，不久廖齋也來了，藍翎道：「已經順利完成了？」

微微搖頭，廖齋低聲道：「不甚順利……」說了一切。

「這麼說，不是老三就是老四了？」

「不錯，但却一個較易，兩個就難了。所以必須弄清楚到底最受寵愛的是哪一個？」

「廖兄剛才說，為老三號脈大吃一驚，是什麼意思？」

「老弟，你絕對想不到，司馬鞭的小妾之中居然有那麼一個女人。」

「什麼女人？」

「石女！」

藍翎果然大為錯愕道：「廖兄不會是開玩笑吧？」

「當然不是。」

「僅憑號脈就能知道她是石女？」

「嗯，當然還要觀察她的面部一些跡象。」

「的確，司馬鞭小妾之中有個石女，這確是出人意外的事。」

「而且我隱隱看出，司馬鞭對這個小石女還特別眷顧呢！」

「沒有錯？」

「應該沒有。」

藍翎想了一會，突然揮拳道：「廖兄，小弟以為我猜出一點端倪了。」

「請說說看。」

「小弟以為最寵的可能就是老三。」

「石女？」

「不錯。」

「有什麼特殊理由而使司馬鞭寵愛一個只能欣賞而不能動的女人？」

「錯了！廖兄，據說男人十之八九都有喜新厭舊心理，所以我們常常看到醜陋的丈夫帶着一位美貌的妻子上街，這丈夫仍會對其他女人投以貪婪的目光……」

「嗯！確有此說。」

「須知道司馬鞭的四個小妾都是絕世殊色，萬中挑一，而老三（石女）獨屬燕瘦型的美人，清麗出塵，有如不食人間烟火。問題就在於她是石女上。」

「老弟，這我就不懂了！」

「廖兄，既然你也承認男人有喜新厭舊之心，試想，石女是不能人道的，既不能房事，那就等於迄今司馬鞭也沒有得到她……」

「老弟，這道理我也知道，你說的未得到她是已知她是石女而未能行周公之禮，抑是根本不知她是石女？」

「這是有分別的吧？」

「不錯，知道她是石女，興趣就缺乏了。如不知道她是石女，而僅是小石女找了個藉口迄未獻身於司馬鞭，這鮮度才能一直保留到現在，對她的興趣才能永保不變，甚至愈久愈濃愈醇！」

「對了！老兄，小弟以為十之八九，小石女即為受寵的四妾之一。」

「東西在她手中？」

「如果我沒有猜錯，東西即應在她手中。」

廖齋道：「如何才能印證一下，她是不是石女？又是否是最被寵愛的一個？」

藍翎道：「老兄，小弟以為不必印證了！」

「你認定小石女即為專寵？東西必在她的手中？」

「不錯，要不，其他三妾見司馬鞭關切老三，都顯示妒色，就沒有道理了！」

「這麼說我們可以立刻動手了。」

「事不宜遲，遲則生變。老兄可以立刻籌思刧人之法，因為你進過第一莊的大門，對內部情況較為熟悉。」

「我也不熟，要不要再去一次，進一步觀察一下？我答應過，要為司馬鞭療疾的。」

「廖兄，我以為你去療疾時，即是我們刧人的時刻，內外夾擊，你把司馬鞭引

開。」

「好吧，就這麼辦，我要先去研究一下……」

廖齋走了不久，藍翎正要返屋，只是那個名叫燕青的俊逸年輕人走了過來，抱拳道：「藍兄好雅興，在此賞花嗎？」

「倒也不是，只是小坐一會而已……」由於廖齋對他說過，這是個女子，他就十分注意她的步伐和表情。

果然，仔細打量，女兒態就顯示出來了。他相信這少女絕不比司馬鞭那四個寵妾遜色。而且，他感覺她的眼神有點熟，一時却想不出在何處見過？

燕青站在他的側面，他發現她的鬢角處柔髮如絲，雙手白如脂玉，心中不由頓出戲謔之心，說道：「燕兄弟，坐下來聊聊……」

他拍拍所坐的石櫈。此櫈長僅兩尺，兩人坐稍擠了些。但她猶豫一下還是坐下了。

一旦注意，他甚至可嗅到她身上的幽香。

她似乎不敢正面對他，他道：「燕兄弟，你我一見如故，也是有緣，旅途寂寞，長夜漫漫，你何不遷入小兄房中抵足共眠？」

邊說邊抓住她的一雙手搓揉着。

燕青怯怯地收回手道：「藍兄，小弟不……不慣與人共眠……」

但藍翎伸手攬住了她的細腰，道：「兄弟，一回生兩回熟，你怕什麼？」

燕青震顫了一下，想掙開，但辦不到，一時急得面紅耳赤，道：「你再不放手，我可要惱了！」

藍翎道：「兄弟，你的面皮太薄了吧？怎麼像姑娘一樣？」

燕青更急，道：「藍大哥，不要這樣……我好怕……」

「怕什麼呀？一個大男人，別娘娘腔成不成？」

燕青道：「藍翎，你放不放手！」

「不放又如何？」

「你如果放手，我能代你們解決一個疑難問題！」

微微一楞，藍翎道：「什麼疑難問題呀。」

「你們不是弄不清司馬鞭的三、四小妾哪一個是最受寵愛的嗎？」

「不錯，妳是……」藍翎仍未鬆手，却打量她等待回答，這一打量，更覺得她楚楚動人。

「不要管我是誰？反正也只有我能辦得到這件事。」

「燕青，原來……妳就是那個戴頭套的人。」

「你不正是潛入第一莊弄手脚，使司馬鞭的四妾臉上和身上奇癢的那個蒙面人嗎？」

藍翎心中一動，到目前為止，至少已多了一個人知道了他和廖齋的計謀。笑道：「不知姑娘是那條綫上的？」

「這樣輕浮，我會回答你？」

藍翎鬆了手，道：「姑娘別怪我，這是情不自禁。」

「你是什麼時候看出我的身份的？」

「剛……剛才。因為……妳身上幽香陣陣。」

「你想求我為你作什麼事？」

「弄清老三是不是最受寵愛的人？」

「為什麼以為老三會受寵？是你作如此想法的抑是廖齋？」

「我。」

「為什麼？」

「因為廖齋為老三診脈時，發現她是個……」

「為什麼不談了？」

「姑娘……此話說出來，對妳太不敬了！」

「不敬？怎麼會不敬呢？」

「是真的，只怕姑娘要怪在下出言輕薄！」

「不妨，如僅是談及老三的為人，就談不上『輕薄』二字了！」

「好吧！姑娘這麼說，我就只好說了，老三是個石女！」

果然，她陡然錯愕，道：「胡說八道，廖齋怎會知道這等隱私？」嬌靨紅到耳根。

「因為他是國手名醫，從脈象中試出來的。」

燕青愕了一陣，道：「這就怪了！一個石女怎會受寵？」

「這就是關鍵所在了！越是得不到的越感興趣。即使是一隻爛蘋果，吊得高高地，也會使人垂涎三尺。」

「我不懂！」

「這裏面可能還有點問題未弄清，不知司馬鞭知不知道她是石女？或者她以某種藉口拖延至今，迄未行周公之禮。未有肌膚之親，自然受寵不衰了！不是有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的嗎？」

「看來你挺內行啊！這是誰的理論？廖齋的？」

「不，我的。」

「你有過女人或妻子？」

「當然沒有。有些事不一定非親身經驗不可。可以舉一反三。」藍翎道：「你八成是五大高手的親人吧？」

她笑笑不答，道：「廖齋是五大高手的親人嗎？」

「可能！」

「僅以『可能』這理由，你就和他推心置腹了嗎？」

「至少他與我同心合力在作一件別人不肯做也未必敢做的事。」

他自負地笑笑，道：「這也不無可能，要利用我可沒有那麼簡單。」

「你這想法太危險。自負往往就是一個做得十分巧妙的陷阱，誘自己入陷。」

「聽妳的語氣，似乎和妳的年紀不太相稱。」

「我可以做得你的母親——」她「咭」地一笑，閃開三步，掩口笑個不停。

藍翎道：「原來妳是個老油條，却裝得斯斯文文地……」

「當然囉！要不是老油條，誰敢和你們這些江湖混混在一起？」她顯然是個十分刁鑽的丫頭。

藍翎道：「妳大概也不叫燕青。」

「這都無所謂，藍翎，你願意與我合

作嗎？」

「合作什麼？」

「我替你弄清司馬鞭的專寵是不是衣羅香？你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娶我姐姐。」

藍翎笑笑道：「行行！這種好事兒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妳姐姐長得如何？為人又如何？她在何處？」

「她長得只比我美不比我差，為人正派堅貞，她也在附近十里以內。」

「妳為什麼要為妳姐姐毛遂自荐，為什麼不為妳自己設想？」

「這你就不要管了！」

「如果妳說的全是實話，妳姐姐確是如此美好、正派的話，我可以答應。」

「口說無憑，咱們擊掌三聲，對天盟誓。」

藍翎道：「如果不如妳說的那麼好，藍某可以不承認這件事。」

「當然。」

三人擊掌三聲，燕青道：「三天之內，我把這件事弄清。」

「妳的身份不該告訴我嗎？」

「放心！你應該懷疑的人不是我……」一扭身就走了。

× × ×

晚上，廖齋道：「老弟，明天可以動手了吧？」

「廖兄可想出了什麼妙計？」

「就如你說的，我去為司馬鞭治病，你前去下手，時間在晚飯以後，咱們二人要配合好。」

「廖兄，這樣好不好？改為後天。」

「為什麼？」

「弟以為把行動再三周密研究好之後再下手較好。」

「老弟，只怕時不予我也……」

「廖兄以為，憑我們二人之力，就可以手到擒拿，十拿九穩嗎？」

「是乘其不備，出其不意，自然可能成功。」

「如果出手失敗了呢？」

「怎麼？老弟似乎不感興趣了？」

「不，凡事豫則立，倉卒行事，必然事倍功半。」

「萬一延誤，東西偷偷送走了呢？」

「不會的，關於這一點，小弟可以保證。」

「莫非老弟有什麼路子或內應？」

「老兄，請相信小弟就是了……」

「好，我就聽老弟的。」廖齋似也胸有成竹。

晚餐時刻，藍翎在一餐館中吃飯。五個人進門未停，筆直走到他的桌邊。

藍翎仰頭看看這五人，一個五十左右，手持盤龍棍。不用問，武林中用此兵刃者只有一人，那就是武夷山的「惡棍」秦朋。

所謂「惡棍」並非指他為人惡行昭彰，而是形容他的棍非同小可，而為他起這綽號的人，多少也有點戲謔成份在內。

其中一人身材適中，頭却極大，衣着攷究。一看也不難認，必是「大頭魚」鄧成業，身揹大刀。

第三個和第四個混身黝黑，一看便知是中原人和天竺人的混血兒，約三十七八歲，都用巨杵，乃是兄弟。姓梁。是嶺南派的人。

第五個高瘦，鶉衣百結，手持九節竹杖。不用問，必是窮家帮副帮主姚堃。

此刻「大頭魚」鄧成業道：「你是不是『竹刀』藍翎？」

藍翎道：「正是區區。尊駕可是鄧大俠？」

「不必那麼客氣，小可『大頭魚』鄧成業。」

藍翎道：「五位有何見教？」

「惡棍」秦朋道：「想和藍大俠談談，不知少俠要在什麼地方談？」

「隨便！」藍翎脫口而出。

窮家帮副帮主姚堃道：「那就到鎮外狀元墳那兒去一下如何？」

「隨便。」藍翎道：「五位請到一邊稍待，在下吃飽了就走。」

天竺混血兒老大梁繼祖冷笑道：「小子，譜兒可不小，馬上跟爺們走吧……」伸手去抓他的衣領，本來已經抓住了，不知為何？藍翎掙脫，且換了個座位，仍在吃他的炒飯。

老二梁繼光却不服，道：「姓藍的，你少賣狂，我就不信……」也伸手去抓他的衣領。藍翎正好吃完，放下碗，用竹筷一撥梁繼光的手。他不得不急收回去，太陽穴上青筋暴起。

秦朋道：「梁老二，算了吧！到狀元墳上去再談不遲。」伸手一讓，藍翎丟下一塊銀子領先出了飯館。

狀元墳在鎮西四里處，據說是明代中葉的一位狀元，但由於短命，做了幾年的官就死了。後人星散而他遷，致使這遼闊的墓地荒廢。

許多的石翁仲、石馬等多被人推倒。墓上草深及胸。只有墓前五六丈方圓之地舖了青磚，甚為平坦。僅磚縫中生出尺許高的青草。

衆人停了下來，姚堃道：「藍少俠在此作甚？」

藍翎笑笑道：「姚大俠乃武林耆宿，如此問話不感覺過份了嗎？」

姚堃道：「老朽如此問話，有何不可呢？」

藍翎道：「在下愛到哪裏就到哪裏？如此問話豈非干預別人的私事？」

鄧成業道：「藍少俠，據說你和『鬼醫』廖齋在一起，行動鬼祟，且廖齋曾接受『武林第一莊』的厚禮，來往該莊，可有此事？」

藍翎道：「在下認識廖大俠，這也是事實，旅途寂寞，誰不希望有個伴兒？至于說他和『武林第一莊』有何來往，這就不大清楚了！」

梁繼光道：「你小子別打馬虎眼，誰不知道你和他稱兄道弟，神神秘秘地，狼狽為奸？到底到該莊去幹什麼？快說？」

藍翎道：「在下去過該莊？」

姚堃道：「那夜由你住的客棧中射出一條黑影，行動如風，却頭戴面罩，觀察其身法及身材，八成是藍少俠！」

「何以見得？」

「令師的『蝦行蟹步』輕功，獨此一家。還有你這高挑的身材，這是瞞不了人

的。」

「姚大俠就憑這一點就認定那人是在下。」

姚堃道：「老朽自然不便如此武斷，而是綜合各種因素，包括你和『鬼醫』一路追那女子到此，即落店不走。即證明那女子是『武林第一莊』中人，此其一，你和廖齋初識，立刻推心置腹，稱兄道弟，必因此事而合作才能如此密切。此其二。有個俊俏年輕的書生，曾和你接近，據梁氏兄弟暗暗跟踪，她曾於昨夜去了第一莊，掠入莊內，似乎未受到攔阻。」

「噢？」藍翎愕然道：「梁氏兄弟沒有看錯？」

梁老大道：「我兄弟兩人的招子夠亮，錯不了的。」

「佩服，佩服，在下和那名叫燕青的書生在後園中邂逅，認識不到兩天，他是什麼來路，根本不知。既然他是該莊主人，在下以後倒要小心了！」

梁老二罵道：「媽的！你少在這兒打哈哈！不說實話，休想出這狀元墳！」

藍翎掃視五人，對秦朋道：「秦大俠，在下倒是被弄糊塗了，五位約在下來此，在下說的都是實話，不知五位問及第一莊及燕青之事，目的何在？這一點在下總該知道吧？」

秦朋說道：「藍少俠來此的目的為何呢？」

藍翎道：「五位來此是為了什麼？我想大概是殊途同歸吧？」

秦朋道：「藍少俠也是為了『五大高手罩門探秘』而來的嗎？」

「正是。」

「這麼說，令師拙石上人也名列單中了？」

藍翎道：「這不過是猜測而已，要是知道，恐怕非親眼看過那張名單不可！」

梁老大道：「可是我們却以為你小子另有目的。」

「這話怎麼說？」

「你小子心裏清楚！」

「我們以為你們兄弟二人的來意頗為費猜。」

「媽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們兄弟的師門嶺南派歐陽拔大俠，若論身份地位及武功，恐怕是單上無名的……因此，在下想不通，兩位來此幹為何事？」

梁老大大聲道：「你們看，這小子公然侮辱我等師門！」

鄧成業道：「此子太囂張，不如把他拿下再問，他就不敢胡說八道了！」

其餘諸人不出聲，就表示不反對鄧成業的主意，於是鄧成業大刀一順，向藍翎連砍三刀。

藍翎沒有撤下竹刀，閃了開去。

鄧成業是「霹靂刀」耿炎之徒，刀上功夫十分精純，左一刀右一刀，光焰耀目，砭骨生寒。加之刀又寬大，形成一個刀幕。

但藍翎赤手空拳接了八九招，並沒有輸招，梁氏兄弟大喝一聲雙雙撲上。他們的巨杵，都有二十來斤，橫掃直砸，風聲呼呼。

藍翎邊閃邊說道：「我看你們不是找那名單而是來找碴，不知在下和你們有何怨仇？」

秦朋道：「我們以為，你和廖齋以及那少年人必然都和第一莊有勾結，你說實話吧！」

「笑話！如有勾結，在下住在第一莊內，是否比住在客棧中安全些？」

姚堃道：「也許你們也是護送那名單的人。在外面監視我們。」

「明明是你們在監視我們；眞是可笑。有本事就到第一莊去探探哪！光是在外面晃盪有什麼用？」

三個人也沒有沾到藍翎的便宜，秦朋也出了手，盤龍棍長七尺五寸，粗逾鴨卵，重三十八斤，赤鋼鑄造，舞起來金光閃閃。

藍翎大聲嚷嚷道：「你們還算是白道中人嗎？四對一！以多欺少，說出去不讓同道笑掉大牙才怪哩！」

最後姚堃也出了手，竹杖一抖，就是十來個海碗大小的杖花，一時之間，點、挑、刺、掃，瞬間完成了十一枝的攻勢。

藍翎是拙石上人之徒，而拙石上人非但有資格被列入「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之內，且應列為前二名才對，誰不知道武林中的「泰山」拙石上人和「北頭」呂壽南這兩個頂尖人物？

但這五人，也都是武林名宿或名宿奇人門下，五人聯手，這股實力非同小可。

當然，若非拙石上人的高徒，當今武林年輕一輩中的人物，誰能接下這五人的聯手攻擊，且已支持了二十餘招？

現在藍翎撩衣撤出了竹刀。

他的綽號就叫「竹刀」，因為他的兵刃是天山冰谷中的千年寒竹製成，其堅逾鐵，色呈深紫。

此刀也有鞘，和一般的刀鞘差不多。出鞘時，居然能發出「錚錚」的金石聲。

在五大高手的狂攻之下，他要空手接下對方百十招或者擊敗對方，絕不可能，撤出竹刀，雖然未必能勝，勢道立刻就不同了。

為什麼他要用竹刀呢？這是有重大原因的。

拙石上人在六十年前，是江湖上一名風流倜儻、武功高絕的少年俠士。這樣的人物，自然是少女們爭取的對象，不久他認識了「芙蓉劍」簡芙蓉，很快就成為密友了。

但不久，他發現簡父簡東源是浙南地方上的一個大土豪，由于拙石上人出手營救一個得罪了簡東源的外鄉人而和簡東源動上手。

拙石上人手下本已留情，希望息事寧人，只要簡東源放了人他就不為已甚，那知對方以為他忌憚他的勢力！竟糾衆兩百餘爪牙羣毆！

最後，重傷簡父部下三十餘人，斷了簡東源一腿。

簡芙蓉[illegible]，她和拙石上人情感雖篤，却又以為拙石不念舊情，不該如此毒辣，竟然當衆出手。

簡芙蓉師出名門，非其父所傳之武功。可以說，身手和拙石差不多。兩人剛動上手，雙方都還有些分寸，不太認眞。

可是年少氣盛，加之數百人圍覩，七

八十招之後，打得火起，兩人都已動了眞火。

拙石以為，簡女袒護其父，等于是非不分，簡芙蓉也以為拙石恃技驕人，毫無感情，這件事他本就不該插手的，恨他絕情無義。

兩人一旦認了眞，很快就分出了勝負來。

大約一百五十招之後，拙石勸她住手，也免弄得不可收拾，簡芙蓉要是就此收手，後果自然不會太慘，但她任性，加之下面的人促她必須為主人報仇而不理睬。

簡芙蓉不住手蠻幹下去，拙石也不便半途而廢，當簡施出師門絕招時，拙石不出絕招就會濺血當塲，自不會退縮！

於是，悲劇發生了。凌厲的一刀，拙石把簡芙蓉的左手齊肘斬斷飛出。

此事發生後，拙石驚得丟了刀上前照料，但簡芙蓉抱肘喝止，聲言此仇必報，叫他快滾。

不論拙石如何解釋，簡芙蓉都聽不進去。

當下數百人衆又要羣毆，却被簡芙蓉阻止了。

拙石上人立刻宣佈，由于失手斷了簡芙蓉一臂，發誓今生不再用兵刃，即使非用不可，也以木竹為之。

此後簡芙蓉遍找拙石不着，其實拙石已遁入空門，收了唯一的門徒就是藍翎。

藍翎用「竹刀」的原因在此，他從未敢慮改變，不久前有人要以名刀相贈他都不受，因為這是師尊的意思，不可故違。

「竹刀」施展開來，一蓬蓬的紫浪向五人壓到，這正是拙石上人賴以成名，且近年來更加深研的「破浪十三刀」。

這十三刀每式蘊含五個變化，每個變化又包括三個衍數。每個衍數又含七個小衍數。

總之，一旦施展開，綿綿不斷，循環不已。

這五人之中最差的是嶺南派的梁氏兄弟。老二已在竹刀之下被挑破了背衣，傷了皮肉，不久老大也受了傷。

但是，秦朋、鄧成業和姚堃三人却都是獨霸一方的成名人物，尤其是姚堃，據說他的功力不次于窮家帮帮主漆大元。

梁氏兄弟退出之後，這三人力拚之下，藍翎的褲管也被竹杖挑破，髮髻又被鄧成業的刀尖挑開，情勢之險之惡，無以復加。

但「破浪十三刀」獨步武林，藍翎已得其精髓九成以上。此刻杖花朵朵，刀芒如雪，盤龍棍罡風生嘯，力大勁猛，膂力驚人。

大約近兩百招時，藍翎衣上又添了兩個洞，他的竹刀也在鄧成業胸前及秦朋的肩上各開了一道血槽。

這三個人聯手的實力，即使這三人任何一人的師門親自出手恐怕都未必能接得下來。

就在這時，姚堃說了一句暗語，三人幾乎同時一個倒縱，分三個方向疾馳而去。就連梁氏兄弟，也向北逃出狀元墳。

藍翎抹抹汗並未去追，看看身上被挑破的衣衫，只有兩處輕傷，立刻上了藥。

他回憶剛才三人的實力，總以為他們有力再拚下去却並未力拚。

有餘力可拚，他們為什麼又虎頭蛇尾地走了呢？

也許答案就在面前，這工夫人影一閃，燕青飄落在一匹倒地的石馬之上，說道：「藍翎，你拚得不錯，但也好累，是不是？」

藍翎道：「是了！若非他們發現妳在一邊覬覦，大概不會虎頭蛇尾地撤走！」

「你是說，我帮了你的忙？」

「但我並不領情。」

「為什麼？」

「因為，設若我眞的不支時，妳未必會現身，對不對？」

「原來你仍然懷疑我。」

「有那麼一點。」

「那你為什麼不早說？」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的受用！」

「了不起！不過，我們覺得這種涵養才是詭詐，也可以說是奸滑。既然如此，咱們的合作可以休矣！」

「這又何必！說說看，妳怎知我和他們之約？尤其是在此搏殺……」

「這不是很單純嗎？你們在飯館中談話，也沒有迴避別人，我正好在門外聽到了！」

「燕青，妳能否告知在下，妳到底是什麼來路？」

「你猜！」

「莫非妳是『武林第一莊』的人？」

「你怎麼會猜我是他們的人？」

「因為妳保證三天內能負責弄清是哪個小妾最受司馬鞭寵愛？這一點不能不使人產生聯想。」

「有道理！」

妳承認是第一莊的人了？」

「我沒有承認，但現在可以告訴你，八成是衣羅香。」

「八成是八成，我要的却是十成。」

「今夜我就會給你十成的保證。」

「正因為如此有把握，我才不能不懷疑妳。」

「如果我剛才出手帮你，你就不懷疑我了！是不？」

「不，妳的神秘不在乎帮不帮我！」

「藍翎，先不談這些，你以為剛才這三人的功力如何？」

「了得！」

「可是他們三人聯手，也沒佔到你多少便宜。」

「我以為他們藏了拙，不知道為了什麼？」

「我也是這麼想。」燕青道：「尤其那個窮家帮副帮主姚堃，相信他行有餘力是。」

「不是由于發現妳在附近覬覦，以為妳會帮我嗎？」

「恐怕不是！」

「那是為了什麼？」

「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藍翎道：「燕青，妳姊姊眞的像妳一樣地美？」

「比我還要美。」

「妳姊姊承認這一段情嗎？」

「當然，她完全聽我的。」

他握住她的手道：「但如有可能，我寧願要妳……」

她掙開手道：「我姐姐比我好。你別不知足。」

「衆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還是眼前的妳比較實在點。」

「回去吧！」她道：「藍翎，你還是多在任務上下點工夫吧！你的處境恐怕並不如你想得那麼平穩的。」

「這一點我也知道。」

他們返回鎭上，在後院中走出一個三角臉、三角眼、留有山羊鬍子的老人，這當然是藍、廖二人所住客棧的後院。

當燕青和藍翎在街上分了手，藍翎返回客棧中時，突然聽到後園內有搏鬥聲，不由一驚。

他趕到後園一看，發現廖齋正和「大頭魚」鄧成業殺得難分難解！

兩人都不用兵刃，大概是怕弄出聲音。鄧成業不用刀，似乎比廖齋略遜半點，有點手足無措。

就在這時，又有一人撲出花叢之後，竟是「盤龍棍」秦明，兩人合擊，廖齋立刻就落了下風。

廖齋道：「二位這是幹甚麼？廖某過去和二位有過節嗎？」

秦明道：「沒有，試問你在此磨菇什麼？到第一莊去幹什麼呀？」

「廖某是醫生，第一莊之中有人生病，人家來請，我能不去嗎？」

「你當然可以不去，你不怕進了大門出不來嗎？」

廖齋道：「不怕，一個作醫生的，為了怕進了大門而出不來的就拒絕診病，是有損醫德的。」

「去你的吧！」鄧成業道：「你去第一莊為誰看病呀？」

「司馬鞭的小妾。」

「什麼病呀？」

「經血不調！」

「嘿……」秦明冷笑道：「你他娘的眞是狗掀簾子——全憑一張嘴，老小子，說點好聽的吧！你和司馬鞭有什麼勾結對不？」

「有什麼勾結？司馬鞭和我會有什麼勾結？」

「反正你這老子心裏清楚。」

「嗳嗳……你們到底要幹什麼？」廖齋嚷嚷道：「人吃五穀雜糧，可沒有不生病的，更何況武林中人，終年在刀頭上舔血，也難免受傷掛彩，難道你們就用不着姓廖的嗎？」

鄧成業的口氣軟了下來道：「老廖，我們是爲什麼而來？你大概心裏清楚。」

「是爲那個『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嗎？」

「當然。」

「二位的師門榜上有名嗎？夠份量的嗎？」

「嘿……」鄧成業道：「莫非只有你的師門夠份量？」「啪」地一聲，廖齋背上挨了一掌。向前一栽，却被一條人影扶住。

來人道：「廖兄，傷得重不重？」

廖齋道：「嗯……還好，似乎並未受傷……」

這工夫，鄧、秦二人掉身就向園外掠去，藍翎正要攔截，却被廖齋一把揪住，道：「老弟，算了……看在他們和咱們的目的相同份上，不必追了！他們成不了氣候的。」

「老兄，這些人太無聊，剛才小弟還和他們五個人在狀元墳上拚過，要不是有人前去衝了，八成小弟要吃虧的。」

「還有什麼人？」

「還有嶺南派歐陽拔的門下梁氏兄弟以及窮家帮副帮主姚堃。」

廖齋駭然問道：「老弟，你已受了重傷？」

「沒有啊！只有一點點輕傷。」

「眞的？沒有騙愚兄嗎？」

「當然不會騙你的。」

廖齋拍拍藍翎的肩胛道：「老弟，像愚兄這等武林半瓶醋，眞是落伍了，今後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你老弟能以一對五，而且僅受了點輕傷，這簡直令人不敢想像！」

「老兄，快別說這些了，咱們進屋再談……。」

× × ×

衣羅香剛坐在餐桌前要享受丫頭送來的豐富晚膳，有個麗姝閃了進來。道：「喲……原來三姐正在吃飯，我來的可眞不是時候。」

衣羅香一把拉住了她道：「小喬，來陪姐姐吃飯。」

「喲……我又不是姐夫，我陪你吃飯算幹什麼的呀！」她發現三姨太的菜比其他小妾多了一道名菜。

「小妮子就會油嘴舌滑！快坐下來嘛！妳姐夫今天要陪客人吃飯，不能回來陪我。」

「三姐，我好羨慕妳。」

「羨慕我？我倒是很羨慕妳呢。」

三姊羨慕我什麼？像妳，三千寵愛在一身，姐夫誰也不喜歡，只有妳喜歡一個人。」

小喬，這話可不要亂說。目前姐姐已經夠煩的了！妳姐夫不過是每個月多來幾次，好姊妹之間就滋滋味味地彆扭起來哩！」

「誰呀？是不是指我大姐茵茵和二姐孫媚媚？別理她們，那是兩個醋罈子！」

孫小喬就是大、二妾孫氏姊妹的小妹。剛來第一莊不久，小姨子嘛，莊主對她很不錯。孫小喬心裏却明白，姐夫喜歡小姨子，見怪不怪，有時候她不得不迴避那種灼人的目光。

但是她發現，姐夫喜歡老三衣羅香，的確情濃意重，一直不衰。

孫小喬在第一莊吃得開，到處都去，大姐和二姐與老三及老四不大和睦，她在衣氏姊妹處却不受影响。

孫小喬坐了下來，丫頭爲她滿上一杯女兒紅，衣羅香舉杯道：「小喬，咱們乾一杯！」

「三姐，這杯酒有特別義意嗎？」

「倒也沒有什麼，就算爲了怪病痊癒，爲我們慶賀一下也是應該的呀！」

「應該，應該！三姐，我敬妳……」

兩人乾了一杯，丫頭又滿上酒，孫小喬道：「小紅，妳去吃飯吧！這兒用不着妳了，妳在此反而擾了我們的酒興。」

丫頭樂得自由，謝過離去。

於是兩人杯來杯去，一口氣喝了好幾斤。

最初是衣羅香勸小喬喝，最後是小喬勸她，連勸帶激，把衣羅香灌醉了。

「三姐……三姐……妳醒醒……醒醒……眞差勁！兩個人才喝了五斤就……」

她輕輕關上門，把衣羅香抱上床。

小喬心頭鹿撞，尤其是她的手觸到她的下衣上的刹那……

× × ×

藍翎和衣仰在床上。

窗子「吣嗒」一聲發出輕響。床前站着一個香噴噴的人兒。床上的人影一翻，就攫住了來人，狂熱地吻了一下。

「討厭！呸呸呸！」燕青連連吐出香唾把他推開，道：「我來找你是正事，也是急事。」

「什麼事？」

「你託我的事，已經弄清，她果然是個……」

「誰？」

「衣羅香。」

「最受寵的一個？」

「尚不僅此……」

「還有什麼？」

「死人！你裝什麼糊塗？」

「噢！莫非查驗之下她果然是一個石女？」

「正是。」

「那妳是如何弄清的？」

「實『地』查看。」

「妳——怎能潛入第一莊，制住衣羅香？須知她也不是一個庸手。」

「你到底是去不去刦人？」

「去去！可是我總以爲太容易了，以致以爲有點不太……」

「不太相信？」

「好好！我們馬上去。」

「我去了！一切都交給你！也就是說，我答應你的事都爲你辦到了。」

「那要去看過把她刦來證明以後才算數。」

「那……好吧！反正是要經你驗明正身的。」

「她在莊中？」

「而且是爛醉如泥躺在床上。」

「司馬鞭不在她那兒？」

「今夜有客，尚在暢歡。」

「是什麼貴客？」

「我怎知道？反正小心點沒錯，我走了！……」窗子「吣嗒」一聲，人影已消失。

藍翎來找廖齋，這老小子似乎睡了。他推醒了他，道：「老廖，快起來！」

「什麼事？老弟……」

「成了！老三是石女，也是司馬鞭最寵的女人，我們去吧！」

「老弟，你是怎麼知道的？」

「當然有可靠的消息來源了！」

「老弟，太玄了吧，是你親自前去弄清楚的嗎？」

「不是，另有其人。」

「是誰呀？」

「哎呀！機會稍縱即失！快點嘛。」

廖齋匆匆整理衣衫，一邊道：「有把握嗎？」

「當然，而且衣羅香醉倒在床上。」

「你把她弄醉的？」

「我那有這本領，我不是說過我有內應嗎？」

兩人匆匆出了客棧，向「武林第一莊」疾行。

他們的後面有人跟着。到了地頭之後，藍翎道：「廖兄，你叫門明進，我是躍牆而入，你估計要多久，才會爲司馬鞭號脈？」

「大約進入此莊的兩盞茶工夫。」

「你和司馬鞭談好，隨時可來爲他治病嗎？」

「當然。」

「如果咱們的行動順利的話，司馬鞭必會懷疑你老兄的。」

「當然可能，但也管不了什麼了。」

當廖齋叫開了門進入時，藍翎也越牆而入。

由於此莊太大，進入此莊後要到達衣羅香的院中，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所以配合廖齋的時間應該是差不多的。

大約兩盞茶工夫，藍翎落在衣羅香小院之中，他伏在窗外聽了一會，沒有什麼動靜，這才在窗紙上弄了個小孔向內望過去。

眞是太好了！衣羅香醉倒之後，原樣未變，還是那麼躺着的，關於這一點，燕青詳細說過。

因而，藍翎放心大胆地由窗中進入屋中。

而這種機會也很難得，他不敢躭擱，入屋之後，伸手拉起衣羅香的雙手，正要往肩上一揹，那知一身酒氣的衣羅香撮口向他臉上一吹。

這一吹，藍翎魂飛天外。

一個人如果爛醉如泥，那會撮口向人吹氣，而且同時露齒一笑，道：「藍翎，事情也未免太順利了吧……」

此言一出，藍翎猛震了一下，伸手要去點她的穴道，但她吹出的氣早已吸入體內。

本應是酒氣才對，却是一種異香，有別於胭脂，花粉及蔻丹的氣味。

他的手指才到衣羅香的酥胸上立刻失去了力道，竟伏在她的胴體上了。

她「格格」笑了起來，把藍翎推到一邊，連擊三掌，不一會有個人在院中道：「夫人，已經得手了吧？」

「成了！金大俠請把他弄走吧！」

「夫人好俐落的身手，就請夫人把他弄出來吧！這光景在下不便進入夫人的房中。」

衣羅香果然挾着昏迷的藍翎來到院中，把藍翎交給了三角臉、三角眼留有山羊鬍子的老人。

不一會，藏翎已在另一密室的地上躺着了。

在這密室之中共有八個人，似以三角臉老人的身份最高，坐在上首，其次是司馬鞭。

另外六人坐在下首，這工夫司馬鞭說道：「金大俠看他們六位是否需要迴避一

下。」

姓金的老人點點頭道：「迴避一下比較好，這是預防萬一，萬一失敗了，六位還可以面對他再和他周旋。」

六人立刻抱拳離座，出了密室。

這工夫金姓老人才點點頭，道：「司馬大俠，可以了……」

司馬鞭拿起小几上一碗涼水，吸了一口，然後「卜」地一聲向藍翎的頭臉上噴去。

不一會兒，藍翎打了個寒顫，睜開眼來。

當然，在他被吹了一口氣時，就知不妙，如今躺在這裏，弄了一臉的水，也就心照不宣了。

司馬鞭道：「姓藍的，要活命，你必須老實回答我的話。」

「可以！」

「這兒有你的內應，是誰？」

「我不敢說。」

「放心吧！不論是任何人，只要說出來，我絕不殺你，而那人也不知道是你說的。」

「不成，你太寵她，此刻這麼說，一旦我說出來了，你八成會惱羞成怒。」

「不會的……」雖然這麼說，司馬鞭的臉色却變了。

「怎麼樣？司馬莊主，你的臉色不對哩！」

金姓老人道：「藍翎，我敢保證司馬莊主剛才所說的話。」

藍翎道：「你先解了我的穴道我才能說！」

金姓老人還眞好聽話，立刻走近，解了他的穴道。藍翎暗暗運眞氣，居然通暢無阻，不由大喜，一躍而起。

正要向門口竄去，那知一用力，雙膝一軟，差點跪在地上，不由大吃一驚。

他這才知道，這老人的手法很絕，乍看是爲他解了穴道，但那手法特別，却以岔勁又制住了另一個軟痲穴。不用力像好人一個，稍用力就像大病初癒的平常人一樣了。

「老賊，你好陰！」

金姓老人笑笑道：「我們好端端地家中坐　你却前來害人，你憑良心說，是誰陰？」

「老賊何人？」

「老夫姓金，而且這三角臉和三角眼十分明顯，『金字招牌』，別無分號。」

「原來你就是『金字招牌』金毓昌，又名『金半招』？」

金毓昌甚少在江湖中走動，一生中與人交手，經常只半招就擊敗對方，至於他有未遇上敵手？有無在三五十招內還未分出勝負者，大概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其實「金半招」這綽號自是太誇大了些。

金毓昌「嘿嘿」陰笑，却未出聲。

司馬鞭喝道：「藍翎，快說，誰是內應？」

「既是『金半招』作保證人，在下就說了，就是衣羅香。」

司馬鞭面色陡變，大喝一聲道：「好小子！你敢誣攀？」

「什麼叫誣攀，你們不是說要聽實話嗎？」

司馬鞭站起來，就要上前整人，金毓昌道：「司馬大俠，先別上火，事情總可以弄清的……」

司馬鞭這才憤憤地坐下來。

藍翎這麼說只是逞一時之快，恨衣羅香而胡說八道嗎？他當然不是這種人。

此刻他不能不懷疑燕青，是不是吃裏扒外之輩。要說她胡說吧！她却知道衣羅香喝了酒，爛醉如泥，要說她沒有弄鬼，衣羅香爲何裝醉賺他上釣？

因而，他立刻就想出一個試探的方法來。

因爲是燕青說查驗過衣羅香果是石女的，且受司馬鞭寵愛。受寵愛之說，大致已證明，由司馬鞭的態度即可看出。但石女之說，尙有待查證。

他的說詞即是爲了印證衣羅香是否石女？如果是，燕靑尚可信賴，非她出賣自己。

金毓昌道：「藍翎，你說內應是莊主的三姨太，有何憑證？」

「我拿不出證據，只能告訴你，我們早已相好，在此相逢，自不免是重溫舊夢了……。」

司馬鞭幾乎是怒髮衝冠，厲聲道：「你胡說！虧你還是名師高徒！」

金毓昌揮揮手道：「莊主別急，不怕他不說實話，藍翎，你和她舊夢重溫，怎麼個溫法？」

在司馬鞭面前問這話，司馬鞭實在掛不住，道：「金大俠，你這是多此一問，他根本就是胡說的。」

金毓昌道：「司馬大俠，這種人非使他心服口服，無言可對才能夠低頭的。你別急嘛！眞的假不了！假的也不會變成眞的。」

司馬鞭的清秀面孔變成了豬肝色，如果是其他小妾被攀誣還好受些吧？

金毓昌道：「藍翎，你還沒有回答問題。」

「怎麼個舊溫法？哈哈哈……金大俠也未免多此一問了！男女之間久別重逢，還不是『玉女初弄舊玉笛，牛郎再彈新琵琶』？只不過玉笛是舊的，琵琶也不新而已……」

司馬鞭大吼一聲道：「金大俠，你還要再聽他胡扯嗎？」

金毓昌哈哈大笑道：「姓藍的，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藍翎故作不解之狀，道：「金毓昌，你這話是啥意思。」

金毓昌冷笑道：「就憑你剛才這兩句話，就證明你是胡扯一通。」

「哪句話呀？你必須說清楚。姓藍的一向是好漢作事好漢當。」

金毓昌厲聲道：「就是弄玉笛和彈琵琶之事，根本不可能！」

藍翎大聲道：「爲什麼不可能？老相好的重逢，酒後遊戲一番……」

「胡說！那種事根本不可能發生在三姨太身上，小子！你說到天亮我也不會相信了。」

到此，藍翎總算證明了一件事，至少廖齋醫術高明，一試脈就知道衣羅香是石女。也證明燕靑說的也是實話，她也證明了衣羅香是石女。而金毓昌居然也知道衣

羅香的秘密。

那麼，衣羅香是如何醒來而事先有了準備，且口含一種迷香粉吹他呢？這是有所準備的。

如今成擒，凶多吉少，但不知老廖有沒有被懷疑而留下來，却也不便詢問，要是廖齋已經出了此莊，也許他還能設法救他。

藍翎不出聲，司馬鞭總算放了心。儘管小妾是石女，要說有個相好的也不無可能。

如今，證明藍翎說的全是謊言，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道：「金大俠，不殺此小賊，難洩我胸中之氣。」

金毓昌說道：「司馬大俠，此子還有用，不可殺害，待我先問問他。」且連連使眼色。因爲一旦決定殺人，誰還肯說實話？

金毓昌道：「藍翎，老夫還是那句話，只要你合作說實話，老夫包你活着走出此莊。」

藍翎說道：「金毓昌，你想知些道什麼？」

金毓昌道：「咱們也不必趕着毛驢進磨坊——淨繞圈子。乾脆挑開了說。這次搶『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人不少，和你同路的還有誰？」

「只我一個。」

「老夫不信。」

「有什麼理由不信？」

「因爲五大高手的親人不僅是你一個人。」

「問題是，所謂『五大高手』誰能確知自己夠此資格？老實說，家師在武林中的身份，算是頂尖的，就算小孩子也知道，所以我才會出動。其他人物，就未必能肯定自己是秘密名單上的人物了。」

「這話也對。你是說，根本不知道還是些什麼人物跟下來搶奪此單的？」

「不知道。」藍翎道：「而且我十分懷疑，到底是誰傳出這消息的？」

「不錯，老夫也有同感。」

「既然此事爲武林中極高秘密，又怎會把消息洩出？我雖不知何人也在追踪，却相信不僅藍某一人。」

「不錯。」金毓昌點頭道：「依你看，這消息是如何傳出的？」

藍翎也知道金老賊在套他的話，道：「是呀！顯然知道此事的人不在少數，至少，所謂『五大高手』知道。」

「既不知五大高手包括哪些人，怎說五大高手知道？」

「還不是自己認爲有資格名列『五大』之內的人物嗎？」

「藍翎，試舉這『五大』都是哪些人如何？」

「連你『金半招』都猜不出來，我怎麼成？」

「並非我一個也猜不到，咱們就印證一下，如何？」

「可以，你說一個我再說一個，這樣就不會吃虧上當了。」

金毓昌道：「南海紫竹林的『白衣大士』凌楚紅算不算一個？」

藍翎道：「可能。喜馬拉雅山的雪人之後袁大腳算一個吧？」

金毓昌想了一下點頭道：「勉强算一個。只是袁大脚是武林高手和雪人交配的第二代，獸性仍在，說他是人多少有點勉强，要說他是雪人，却因身上的毛已很稀短，也能說話。因而多把他視爲異人。只是他說話不太清楚，好像口中含了漿糊。你看西域的『鬼王』喇嘛如何？」

「鬼王」喇嘛因頭上有一道溝，天生異相，頗似吳道子筆下的鬼王圖上的鬼王，因而得名。藍翎道：「就算他一個吧！另外家師自然算是一位了！」

金毓昌道：「令師然應求算是一位，而家師能說不應列入嗎？」

金毓昌乃是武林險地，「葫蘆谷」谷主「十全老人」之徒。「十全老人」之名的由來，是因他幾乎會武林各門各派之武學。有人說他是偷藝學成的，有人說，是花錢買來的。也有人傳說，是收買了各派中的成名人物，取得了各門派武學精華而成。所以這「十全老人」武功博雜，深不可測。

也可以說，「十全老人」和拙石上人差堪比擬，名頭相近。另外三人，只是一般人勉强挑出湊成五大高手而已，事實上和他們三人相伯仲的奇人異士，恐怕不下於十人之多。

司馬鞭道：「金大俠，可以除去此子了吧。」

「先不要急，待生擒了吃裏扒外的孫小喬再說。」

藍翎道：「金老賊，誰叫孫小喬？」

金毓昌冷笑道：「就是易名燕青，和你勾結的鬼丫頭。」

藍翎暗吃一驚，不免有點內疚，原來燕青眞的幫了他的忙，可惜功敗垂成，由此可見，孫小喬是此莊中的人，並未出賣他了。

「來人哪！」司馬鞭開了秘室的門吆呼着。

劉彪立即來到門外抱拳道：「莊主有何吩咐？」

「馬上協同三夫人和四夫人把孫小喬拿下，但目前先不要傷了她！」

「是！」

護院們全部出動搜索，並未找到孫小喬，只好把藍翎先押入地窖中。在這兒，就是有遁地之能也逃不出去。

此刻已是三更稍過，司馬鞭仍在密室內和金毓昌以及另外六人密商送遞那蠟丸的事。

衣羅香上了床，丫頭爲她弄好了帳子，熄了燈把門帶上去了。她很滿足地閉上眼要準備睡了，因爲整垮了孫小喬，她自己將不再有失寵的威脅了。

這些年來，她冷眼旁觀，莊主對這小妖精有點垂涎，儘管她是石女不能人道，可永久保持某種神秘性，然而，比之正常而美艷的姑娘，她就失去了可望亦可即的誘惑了。

現在，非但孫小喬難逃一死，連帶着大妾和二妾也受了池魚之殃，本已失寵，今後將更會被冷落，當無疑問了。

她噙着一抹笑意，正要入睡，忽聞耳邊有人低聲道：「三姐……三姐……」

衣羅香幾乎不能確定自己是在夢中或仍是清醒的，只知這口音極熟。

她睜開眼，發現床邊站着一個人，身子完全在帳子之內，屋中無燈，她仍可看出這是個女人。

再想想剛才呼叫的口音，衣羅香陡然一驚，舒指疾戳她的中極穴。

此人站在床前，衣羅香只要手伸出，一手施襲，十分方便，正對這個方位。

但是，她似乎並不知道孫小喬和她的兩個姐姐不同，她是武林一位奇人門下，這位奇人如果常在武林走動，或者不自造謠言說她已經死了，她也有被列入「五大」的資格，甚至比「鬼王」、雪人、「白衣大士」和「十全老人」等人更有資格。

所以她伸手一抄，扣住了衣羅香的脈門，道：「三姐，妳殺了我，妳將落得十分悲慘的下場！」

「妳……妳少在這兒胡說！孫小喬，妳快走吧！我不和妳一般見識。」

「怎麼？妳不信我的話？」

「什麼話？」

「妳有殺身之禍。」

「恐怕是你自己吧！」

「妳要是不信，不出三天，妳將有『血光』之災！」

「孫小喬，只要我一喊叫，妳是絕對跑不掉的。別以為莊主素來對妳不錯，由於妳私通敵人，一旦被擒，包死不活，妳快走吧！」

「衣羅香，我要是不告訴妳，妳還眞不知自己死到臨頭呢！妳知道為什麼金毓昌到妳這兒來要藍翎而不是司馬鞭嗎？」

「這……這有什麼稀奇？他——他們根本不分彼此的。」

「妳錯了，他們什麼都可以不分彼此，但這種事却不可能，況且，司馬鞭身為『武林第一莊』莊主，却要讓着金毓昌三分。」

「為……為什麼？」

「我只知金毓昌的身手不在司馬鞭之下。但這絕對不是理由，似乎金毓昌背後尚有個主宰人物，司馬鞭忌憚的是這個神秘人物。」

「忌憚又如何？」

「這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絕世高手，一旦獲得了這『五大高手罩門探秘』，都可以各個擊破而獨霸武林。妳想想看，一個人的武功再高，如果罩門被別人知道了，能活得久嗎？」

「妳是說金毓昌和莊主都受人指使，奪得此秘，要獻給那幕後的主使者。」

「不錯。」

「然後呢？」

「這不是多此一問嗎？那幕後主使人將來根據『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上的秘密，消滅了五大高手之後，莊主和金毓昌不就落水狗上岸——抖起來了嗎？」

「妳說了半天，這和我有何關係？」

「當然有，既然莊主是以金毓昌為引身之階，自然要賣他的帳，而金毓昌對妳十分有胃口——」

衣羅香笑了起來。道：「你知不知道我是……」

「當然知道。由此也可看出莊主和他的交情，也可以說，莊主沒有對他隱瞞任何事！」

「妳就是要告訴我，莊主要把我獻給金毓昌？」

「還不僅此，金毓昌只是欣賞妳的人，並非欣賞妳的石女之身，因此他要先為妳打通『下水道』……」

「甚麼？」衣羅香一驚道：「妳胡扯甚麼？」

「妳先別急，這打通『下水道』的醫術，也只有古之華陀和扁鵲也許可為，中國的高深醫術早已失傳了。所以這手術要仰仗波斯國的醫術。」

「妳到底在胡扯甚麼？」

本來金毓昌和莊主都不認識波斯國這一位名醫，是一位武林著名的大夫介紹的。」

「武林名醫？那不是指『鬼醫』廖齋嗎？」

「不錯。」

「廖齋是藍翎一伙的人，他會被莊主信賴嗎？」

「妳懂甚麼？廖齋乃是金毓昌的人。他為妳治病，也不過是作樣子給藍翎看而已。那檔口他還沒有告訴莊主，現在莊主已經知道了。」

「妳是說，廖齋已經和莊主平起平坐了？」

「當然，他有利用價值，哪個終年在刀頭上舔血的人不需要一位名大夫守在身邊？」

「這種石女的下體眞能治好嗎？」

「金毓昌曾透露過，據那波斯國的大夫說，先要檢查一下，然後再決定成功希望有多大。但那波斯大夫也說過，通常成功的希望比閹人少兩倍。十個之中只有兩個人能活命……」

衣羅香瑟索顫抖，她無法想像一個石女如何能變成一個正常的女人，至少她會冥想，反正不外乎在肉上挖出一個洞來。

想到這裏，不寒而慄，道：「妳……妳怎麼知道的？」

「他們在密室內計議送那蠟丸之事，後來其他的人都走了，只有金、廖和莊主三人在內，就談起此事。莊主把妳當作獻禮還在其次，在這手術之下，妳只有十分之二的活命希望。」

「妳……妳……為甚麼要告訴我這件事？」

「我希望妳能及早自救，也希望合力去救另一個人。」

「原來妳只是想利用我。」

「不，這叫做自救救人。有藍翎在，這些邪魔外道遲早會被消滅，這正是兩全其美的事。」

「誰敢保證這些話不是妳胡編的？」

「衣羅香，我已沒有多餘時間和妳磨牙。我只問妳一句話，妳幹不幹？幹，就馬上行動，以妳目前的身份，要救藍翎輕而易舉。如果不幹，我也不殺妳，只點了妳的穴道，請妳睡到明天罷，大概明天下午就要為妳進行手術了。」

衣羅香實在為難，到底是眞是假？目前無法確定。莊主把她送人自有可能。要不，怎會有老大和老二失寵之事？況她自己是個殘缺的女人，縱有自卑。想想未來，隨時都有失寵之可能。

正常的女人失寵了，只要離開此莊，仍可嫁人，她就不同了。況且，如果孫小

喬說的是眞話，到時候任人宰割，九死一生，那就太悲慘了。

「如何？妳要馬上決定！」

「怎能證明妳的話可靠？」

「我目前無法證明，因為那波斯國的大夫要明天上午才來。金毓昌之所以信任這紅毛洋鬼子，是因為廖齋說過，此人有一種靈藥名叫『永生丸』，治內傷簡直有如仙丹。廖齋為國醫聖手，他的推介是可以信任的。」

「我決定了，去吧！」衣羅香立刻穿好了衣衫，這次換的是夜行衣靠，可見她眞下了決心。

孫小喬暗喜，道：「妳可知藍翎押在何處？」

「當然，那是個十分堅固的地窖，有兩道鐵門，除了鐵門，沒有任何通路可以進出。」

將近四更，司馬鞭返回老三院中，見屋內漆黑一片，還以為她睡了呢。摸入屋內，見床上無人。

過去衣羅香常常藏起來逗他，但是目前，以司馬鞭的功力，立知屋內無人。他亮了燈，立刻發現了衣羅香的衣衫堆在床上。

衣衫在床上却不見了人，這有兩個可能，一是被人救走，一是換了別的衣衫。不久，他發現她的夜行衣靠不見了。

「衣羅香換上夜行衣幹啥呀？」司馬鞭此刻是想不通的。目前情勢緊張，却也不須她來巡夜的。

此刻孫、衣二女來到地窖附近，鐵門外有五個「三十六天罡」中人物嚴密看守着。衣羅香走近，本來五個看守之人還沒看清她，不免劍拔弩張。繼而發現是她，這才紛紛行禮。

張敬道：「夫人也協助巡邏嗎？屬下以為大可不必的。」

衣羅香道：「據說『五大高人』門下有十餘人在本莊附近覬覦，我也該付出一點力量，今夜是你在此帶班嗎？」

「不，還是劉彪劉頭兒，他要到各處巡查，叫屬下暫時在此負責。」

「大門的鑰匙在你身上？」

「夫人妳……」

「姓藍的差點把我刧走，我恨透了此人，我想看看這個傢伙的狼狽相。」

「夫人，莊主和金大俠交待過，任何人不准進入此地窖的。屬下不敢故違！」

「怎麼？連我也包括在內嗎？」

「這……」張敬為難地道：「夫人，這……這件事……」

「既然連我都不成，那就算了！明天我們要問問司馬鞭，他把我衣羅香當作甚麼人……」正要轉身，張敬吶吶道：「夫人，屬下擅自作主，務請夫人速進速出，別給屬下找麻煩！」

衣羅香道：「可不要太勉強呀！」

這工夫張敬已掏出鑰匙開了第一道大鐵門。當她接過鑰匙開第二道鐵門時，聽到外面有了動靜。

張敬道：「夫人，這是甚麼聲音？」

「會有甚麼聲音？放心！就憑你們『三十六天罡』，再加上內外總管及金大俠，就是來上一二十人也討不了好去。你來開好哩……」她又把鑰匙交給張敬。

張敬不疑有詐，主要是他知道這是莊主最寵的女人。那知鎖剛打開，被人一掌擊昏。

地窖下的藍翎愕然地望着石階上的衣羅香，似不知為何她會來此？還以為她要來行兇呢！

衣羅香揮揮手，道：「藍大俠，快點下來！」

藍翎道：「妳要救我出去？」

「是啊！還有小喬。快點！時間可寶貴！」

「妳……妳會救我？」

「快點！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去談這些了……」

藍翎相信不是假的了，匆匆走上石階，而這工夫孫小喬也衝進來站在石階上道：「藍翎，你的動作太慢了！時機稍縱即失……」

這工夫藍翎已走到石階上端的第五階，却突然大叫「小心……」後面的人出手太快，人已露面，孫小喬和衣羅香二人背上湧來兩股雄渾的掌力。二人來不及閃避，甚至轉身查看，同時向下一栽。

結果加上藍翎，三個人一齊滾下石階。只聞「噹郎」一聲，厚重的鐵門閉上立刻下了鎖。

司馬鞭在鐵門外發出一陣得意的獰笑，道：「衣羅香，本莊主待妳不薄，想不到這小子說的一點不錯，他居然和妳有點交情，本來莊主和金大俠還以為他在挑撥離間，胡扯一通呢！」

三人滾下石階，都受了點傷，衣羅香低頭不語，藍翎有點負疚，連累了別人。

孫小喬却不能不怪藍翎，延誤了大好的脫身時機。

剛才如果藍翎不囉嗦而儘快上來，她相信就是司馬鞭趕來會遇上，他們三人也必在兩道大鐵門之外了，那結果可能完全不同。

司馬鞭踢了剛醒來的張敬一腳，罵道：「沒用就是沒有用，每次輪你值班都會出紕漏！」

張敬爬起來躬身道：「屬下該死，只以為夫人不會胳膊彎瞧外……」

「啪啪」兩聲，又挨了兩個耳光。司馬鞭吩咐嚴加看守。正好此刻頭兒劉彪趕來，司馬鞭交待之後氣「呼呼」地返回大廳。

大廳中有個人，也是剛聞訊來到的，道：「司馬兄，怎麼樣了？」

「還好，再遲一步，那三個小賊都跑了！」

「三個？哪三個呀？」

「就是藍翎、孫小喬和那個賤人衣羅香……」

「她？不應該吧？」

「這正是我嚥不下這口氣的原因。大國手，你說我該怎麼整他？」

「司馬兄何必和他出這團氣，既然逮到了，何不把他宰了！以免夜長夢多？」

「我不甘心讓他痛快死去。我要他活着受罪。」

「這……這倒有個辦法。」

「甚麼辦法？」

「先把他武功廢了，然後再把他閹了！留在莊內操賤役，你看這辦法如何？」

「好！太好了！閹人是否太危險？」

「當然，即使是閹人名家，也只有十之六七的成功率。也就是仍有二三人會不治死亡。」

「怎麼個閹法？」

「大內閹人之法是先使之飲以味淡而性猛之痲藥酒，使之十分沉醉。然後縛之於放置在有石灰大盆中的長櫈上。櫈是縛人的，石灰是用來吸收流血的。然後將下部洗淨，塗滿藥油，這也是痲醉藥。再用利刄沿陽物根部環割。深度須有技巧，尤其是陰莖下接近睪丸處，因其筋多，極易致命，割下取出海棉體，只賸二管，一爲輪尿管，一爲輸精管，精管曲盤納入體內，輪尿管則剪斷。然後敷上止血生肌藥物而包紮起來，須四五日不飲不食。半月不得見風，月餘才能結痂收口，竟成一孔。這是成功的，失敗的不出兩日夜便即死亡。但有所謂『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之談，因爲有的會在三五年之後再長出肉芽來……。」

「高明，在下還是第一次聽說這等新鮮事兒！」

「另外，據說外國也有閹人，他們是將睪丸壓碎開。此舉恐怕不夠徹底。因爲宗筋旣存，感受仍在，睪丸不過是精液之運輸工具罷了，至多不能生育。就算不擧，義意與形勢仍在，是會惹禍的。」

「大國手，就偏勞你來一次閹割，我要他在內宅操持太監之役，方洩我心頭之恨。」

「好吧！不過在下也不敢說十成十能保證他不死呀！因爲割了之後，被割者醒後如大喊大叫，或不老實震動創口而大量流血，仍然無救。司馬兄，莊內其他太監是何處來的？」

「那是由宮中淘汰出來的，凡身染惡疾、頑劣、或與宮女『對食』狎戲者，多被逐出宮外，不過敝莊這幾個是閹割不淨，生了肉芽者。在本莊，對太監之挑剔並不太嚴格……」

「司馬兄，目前是否還有時間去閹人呢？」

「不妨，金大俠說，後天才把東西送走。」

「就這麼辦，明天如何？」

擒住金老賊　揭破蠟丸謎

地窖內的衣羅香不停地詛咒孫小喬，抱怨她欺騙她，八成司馬鞭並無把她送與金毓昌且爲她動手術的計劃。

藍翎這才知道是這麼回事。他的確也怪自己，當時的動作不夠快。但事實上，要不是他被金毓昌用一種奇特手法點了穴，混身綿軟無力，他也不會那麼慢。他道：「衣羅香，妳不必抱怨了！反正司馬鞭也沒有把妳當人看待！」

「誰說的？要不是你們出餿主意，他一輩子都會寵我的。」

藍翎道：「孫小喬，妳能不能爲我解開穴道？」

「我看過，這點穴手法很怪，只怕使你受了傷，那就更糟！」

「不妨，妳試試看，我相信妳是出自名師門下的。」

孫小喬試了很久，還是無法解開，藍翎却白受了不少的罪。痛得吡牙咧嘴。

「藍翎，我也不成，慚愧！」

「算了！這可能是金毓昌師父『十全老人』的獨門手法。」

「哼！要不，爲甚麼司馬鞭會對他禮讓三分？」衣羅香道：「他們背後的人物更厲害呢！」

這工夫第一道鐵門開啓，司馬鞭站在第二道鐵門外。

衣羅香悲聲道：「阿鞭，救救我……我不是誠心要叛你的！」

「現在講這些又有甚麼用？」

「阿鞭，請相信我，我是受了他們的騙。」

「他們怎麼騙妳？」

「小喬說你把我送給了金毓昌，而金毓昌又找了一位波斯國的大夫，要爲我的下體開刀，所以我怕極了！」

司馬鞭一楞，說道：「小喬，可有此事？」

「不錯，是我說的，爲了逃走，凡是能用的辦法都要用！」

「妳這個狐狸精……」

「司馬鞭，雖然我造了部份謠言，試問你曾否暗暗答應金毓昌把她送給他？你對金毓昌說過，知道他對她有甚有興趣！這一點是我造謠的嗎？」

司馬鞭厲聲道：「小妖精！妳看我會如何收拾妳！妳等着瞧吧！」

司馬鞭掉頭就走，衣羅香悲聲道：「阿鞭……把我放出來吧！求求你……」她說出了經過，按理說司馬鞭該原諒她，但他頭也不回地走了。

× × ×

這一頓晚膳，使藍翎及孫小喬都癱瘓在地上，只有衣羅香還是一樣，但却未放她出去。

沒多久，大鐵門「噹郎郎」一響，有很多人走了進來。接着第二道鐵門開啓，魚貫走進五人。

依序爲司馬鞭、廖齋、劉卺及另外兩個「三十六天罡」的大漢，這兩個大漢一個揑着一大木盆及一條長櫈，另一個拿着藥箱提着一盞氣死風燈。

藍翎陡然一震，道：「廖兄，你自始至終就是騙我？」

「是的，只是最早我是和金大俠合作，尚未告訴司馬大俠而已。」

藍翎道：「稱你『鬼醫』眞是名符其實了。」

廖齋道：「藍翎，這只怪你的江湖閱歷太淺，而孫小喬也和你差不多，不過話又說回來了，要不是金大俠機警，發現了衣羅香被灌醉，而把她救醒，然後叫她將計就計，這後果自然就不同了！」

藍翎沒有說話。玩這一套的確比他們稍嫩了些。本來廖齋在客棧中出現，自套近乎就很可疑的。

這就是輕易信賴別人的下場。

藍翎道：「廖齋，你要宰我？」

「宰你？」廖齋奸笑着，道：「問問司馬大俠，他答應這樣作嗎？」

「那你們要把我怎樣？」

「嘿……」廖齋道：「廖某可要恭喜你吧！不久的將來，也說不定你老弟會進

宮當差！」

「什麼？進宮當差？」

「是啊！淨了身之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到皇宮大內去，如果走了運，像劉謹、魏忠賢，甚至乎像遠征數萬里、威震四海的鄭和，不都是太監的出路嗎？」

藍翎並不怕死，但聽了這話，突然變色。

當然，孫小喬也爲之色變，道：「廖齋，這是誰出的餿主意？」

「區區！」廖齋笑笑道：「司馬大俠恨之入骨，想不出一個出氣的辦法來，在下就靈機一動，出了這個主意，司馬大俠不禁拍案叫絕！」

「格……」衣羅香突然大笑起來，果如廖齋把藍翎閹了。她自己的缺陷似乎已經不是最最可悲的了。

通常身體有重大缺陷的人，生性都十分孤僻。衣羅香自不例外，況她本極受寵，却因藍、孫二人定計，使她作了階下囚，未來命運如何尚不可知，她如何不恨？

就在這時，又進來一個大漢，道：「莊主，金大俠回來了！聽說三夫人關在這兒，要屬下把三夫人帶出去。」

衣羅香立刻目注司馬鞭，老實說，她有自知之明，自己是個不折不扣的玩物，跟誰都是一樣，如能不死或不再被囚禁，跟那老鬼不也很好嗎？

至少金毓昌喜歡她似是眞的，而且也已證明並無意找波斯國人爲她動手術。

孫小喬編造的故事，也不完全是子虛烏有，確有一個波斯國大夫到中國來傳教，且有一種洋藥叫「永生丸」頗有奇效，只是爲她開下體之事是孫小喬編出來的。

要不，衣羅香怎會和她一起救人逃亡呢？

司馬鞭這人的醋意很大，儘管衣羅香只是上了別人的當，錯不在她，但因她和藍翎關在一起，晚上地窖中又無燈，他以爲男女有別，衣羅香已經不忠于他了。

因而司馬鞭看也不看她一眼，道：「好吧！把她帶到金大俠那兒去……」

衣羅香明明無所謂，却悲呼着道：「阿鞭……我不要……好歹我是你身邊的人……怎可像禮物一樣地送人？阿鞭……阿鞭……」

司馬鞭實在也捨不得，但已答應了金毓昌，只好咬牙認了。想想這尤物的一切，除了不能人道之外，全身上下，無一處不是天下一絕。

司馬鞭曾說過，她的手和一雙天足，怕是世上最最標準，無出其右的了。

此刻廖齋指揮大漢如何把大木盆內石灰放平，不能搖晃，又把長櫈放入木盆之中，盆內石灰約兩寸來厚。

然後打開藥箱，拿出一塊油布攤在地上，自箱內取出一些大大小小的刀，剪刀及鉗子等。

另外還有一瓶藥酒及一瓶藥油，那是塗在下體上，具有痲醉及止血雙重效果。

廖齋道：「弟兄們，把他的衣服剝光了然後綑縛在櫈子上。」

「是……」兩個漢子上前一架藍翎的雙臂，藍翎固然是生不如死，孫小喬也抱住藍翎不放，道：「司馬鞭，你是人還是禽獸？告訴你……他的師父拙石上人可不是好惹的呀！」

「嘿嘿！妳不提他的師門還好！孫小喬，誰也阻止不了這件事的……」提脚一踹，孫小喬滾出三步以外。

因爲她們飯菜中的藥物力道還沒有完全消失。這工夫藍翎混身無力，又被架到長櫈邊，立刻開始脫衣。

孫小喬又爬過來嘶呼着：「司馬鞭……放了他，我什麼條件都會答應你……」

司馬鞭楞了一下，他曾經對她有過野心。但是，他明知她是由于愛藍翎才肯犧牲自己的，他不會成全她，也不拾別人的牙慧。

沒有司馬鞭叫停的命令，部下當然繼續剝衣。藍翎素日何等身手？如今却只會任人宰割，這滋味非身受者無法體會。

此刻廖齋在笑，司馬鞭也在笑。孫小喬却在哭。但也就在此刻，那盞提在劉卺手中的氣死風燈「卜」地一聲破了，火也熄了。

所謂氣死風燈，自然是在露天大風之中也不會被吹熄的燈。但是這股勁烈的怪風，居然把塗了桐油的桑皮紙吹破而熄了火。

地窖中立刻漆黑一片，而劉卺幾乎同時被一股陰陰柔柔的掌力震飛。「蓬」地一聲，砸在牆上。人體已變成了人扁，整個地窖都震動起來。

只聞司馬鞭大喝一聲：「什麼人……」「啪」地一聲噴出一道血箭，退出五七步之遠。

只見一條人影，似是披着斗篷，有如巨鳥臨空射出地窖之外。

地窖中一片死寂，只有司馬鞭的牛喘聲，道：「來……來人哪……」

「司馬兄……」原來廖齋和幾個大漢也都在無儔的掌力下，被震出老遠，且都受了傷。此刻廖齋在牆角喘着道：「司馬兄還……還好吧。」

「廖兄你呢？」

「在下也……也受了傷……尚幸閃得快……」

「兩個小賊呢？」

「八成被救走了……」

這工夫一個大漢點起了火照子一照，不由駭然，劉卺死得奇慘，兩小已不見，司馬鞭及廖齋口鼻中還在流血，兩個大漢並未受傷，只是當時被那怪風驚得伏在地上，這工夫早已爬了起來。

「司馬兄……這不會是藍翎之師拙石上人……」

「八成……但也可能是別人……因爲拙石是不會穿黑斗篷的……」

此刻兩小已被放在距「武林第一莊」西北方約七八里外的山谷草中，露水洒落在二人臉上，不久就醒了過來。

× × ×

首先是藍翎睜開眼，他看到了夜空和一天的繁星，當然，他還未看到躺在他身邊的孫小喬，但他聽到了附近蒼老的叱呵聲，似乎至少有三五人之多。

其中一人道：「風聞『五大高手罩門探秘』在你喇嘛手中，你不在西域苦修，到中原來玩這一套意欲何爲？」

一個宏亮的聲音道：「『十全老人』，你別以爲別人都沒有你這個老狐狸精聰

明，誰不知道東西已由令徒和司馬鞭送給了你。」

「胡說！老夫是何等身份？豈會叫門下作這種事？你這話是聽誰說的？」

另一個女聲道：「『十全老人』，武林人物齊集『武林第一莊』附近，不見得都是暈頭轉向，迷失了方向吧？誰不知道，司馬鞭遣小妾接回『五大高手罩門探秘』？」

「十全老人」道：「凌楚紅，妳別跟着起鬨，我却聽說，東西由妳的女徒獲得，已送回南海紫竹林了，反而來此倒咬老夫一口。」

「白衣大士」凌楚紅道：「『十全老人』，你不要胡攪蠻纏，我絕不作那種事的。」

「鬼王喇嘛」道：「如妳不是爲了此事，來此作甚？」

凌楚紅道：「所謂『五大高手』，範圍甚廣，若把自己列入，未免太自負了些。但當今武林中人，既把吾等列入『五大』之中，爲了自己的清白以及自己的安全，哪個不想前來弄清楚。」

「對對對……」另一個口齒不清，好像含了一口漿糊的人道：「凌楚紅說的對……爲了自己的安全……不能不前來弄個清楚明白。本人聽到傳聞，你們三人都有嫌疑……」

「十全老人」道：「你放屁！你這個人不像人，猿不像猿的袁大脚，看來頭腦畢竟簡單！」

「老賊！你敢罵人？」

「罵你如何？况且你根本也不能算是人嘛！」

袁大脚盛怒，他的確不能算是完整的人類，却最討厭別人說他不像人，嗥吼聲中，捧起五尺長的巨臂，一掌搧去。

「十全老人」也不含糊，雙掌一攪，接了一掌，「蓬」然聲中，袁大脚巨大的身子搖了一下，「十全老人」却退了半步。罡飈暴捲而起，砂石敗葉飛旋。

袁大脚乃是武林高手和雪人交配所生，身高七尺長，力大無窮，「十全老人」自然要遜他一籌。

但「十全老人」所學博雜，幾乎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學精英他全會點，所以在招術上，袁大脚又遜他一籌。這麼一來，雙方實力消長，乃平手之局。

另外那「鬼王喇嘛」對「白衣大士」凌楚紅道：「妳眞的沒有獲得『五大高手罩門探秘』嗎？」

「當然，我要是弄鬼的人，不是應該稱爲『四大高手罩門探秘』嗎？」

「據說妳的野心也很大，况且，傳說中傳遞蠟丸的人是個年輕的女人。而門下有年輕女人的，只有『十全老人』門下司馬鞭有幾個小妾，另外就是妳門下的女徒了！」

「就因爲我有女徒就懷疑我？」

「不錯，至少無人以爲身在西域的喇嘛人會玩這一套！」

「我們覺得，越是身在化外之人，才會覬覦中原武林霸主之位！」

「你本來就居心不善，不動眞的，又如何能使你知道自己有多大斤両？」

「凌楚紅，不是佛爺狂妄，中原武林中，的確還挑不出那一位拔尖領頭的人物來——！」

「呼」地一掌，砸了過來。

喇嘛和袁大脚差不多，也是膀大腰粗，狗熊型的人物，膂力亦十分驚人，但凌楚紅不和他硬碰，巧妙地卸去掌力，接了兩掌。

這四人的功力，應該是差不多的，論招術，凌楚紅和「十全老人」高明些，但力道爲一切武功之根本，內勁是自然佔了很大的便宜。

這四人二三十丈以外力搏，兩少躺在草中動也沒動，都在靜靜地聽。

他們聽出了四人的身份，不由駭然。

因爲沒有一個不是武林中頂尖人物。因而兩人都不敢動，以免被壓在身下的草動搖或弄出聲音來。

所以二人仰身向上，由於沒動，且閉上眼靜聽，誰也沒有發現誰。

大約四人兩對打了三四十招，突聞「十全老人」道：「不對！你們有沒有聞到異味——而且有內力逐漸不繼現象？」

「對……有有……」這是凌楚紅的口音。

「我也有……是哪個混帳東西暗算咱們？」這是袁大脚在咆哮着。

喇嘛吼着道：「快搶上風頭，暗算的人在上風頭處——」

四人馬上不約而同停手且閉了氣，向上風頭急竄。

由于他們發現得較早，雖感內力大打折扣，奔掠速度較慢，畢竟是頂尖高手，幾個起落就掠出三五十丈。

只見一個黑影有如一隻飛鳥自大樹上向前疾竄，眞有如飛射一樣。

四大高手見這人的輕功如此之高，且又掠在他們前面，怕對手再趁順風施毒，又不約而同地掉頭向左右急射。

須知在上風頭施毒，不論如何劇毒之藥，相距一二十丈之外，藥力已飛散，力量即不大，如向左右兩邊急竄，就不會有危險了。

這四人何等身份，今夜受人如此愚弄，個個怒不可遏，左右包抄，想生擒此人，至少也要看看此人是誰？

結果是越追越遠，居然把人追丟了。

這工夫兩少知道人已去遠，這才互相發現了對方，藍翎道：「孫小喬，妳也在這兒？」

「這都是帮別人的忙的下場。」

「這眞是一件抱歉的事，不知是什麼人把咱們弄到此處來的？」

「反正不是你的師父拙石上人，必定是……」

「令師是……」

孫小喬岔開他的話，道：「你聽了剛才這四人交談，以及又鑽出一個施毒襲人的人來，有何感想？」

藍翎道：「這四人都有可能是那個覬覦別人罩門，想一擧而殲之獨霸武林之輩，因爲他們都有這資格和能力。」

「你以爲這四人哪一兩個的可能性最大？」

「這……」藍翎想了一下，道：「『十全老大』既爲金毓昌的師父，而司馬鞭又聽金毓昌指使，以他的可能性最大。」



衣羅香親身賺門營救藍翎。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剛才在上風頭顯然有個施毒想計算他們的人。這個人的嫌疑不是太大了嗎？」

「什麼嫌疑？」

「當然是覬覦『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人囉！」

「不錯，當今武林之中，擅使毒者頗不乏人。」

「而善使毒，武功又高者，還沒聽說過，此人身手如不高，幾乎不敢在上風頭向這四人施襲，而這四人竟未追上他。」

藍翎道：「救我們的人到底是誰？」

這工夫孫小喬突然發現身邊有一張字條道：「有人留字。」

藍翎道：「必是救我們那位前輩。」

字條上寫道：「剛才這四人既非幕後覬覦五大高手罩門的人，也不是指使門下搶那『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之人，而是另有其人，千萬小心施毒之人。」

此條上並未具名，字寫得也很潦草。

藍翎道：「妳不知道此人是誰嗎？」

她搖搖頭，道：「你也不知道吧？會不會是令師呢？」

他搖搖頭，道：「家師的筆蹟我是認識的，反正是友非敵。」

「那可不見得！」

「妳何出此言？」

她沒有說什麼，坐起來道：「咱們該到第一莊去看看。即使眞正的秘密不在該莊之中，最初畢竟是在該莊發現秘密的。照剛才四人的談論，以及施襲者的行爲看來，第一莊的女人弄來的蠟丸不大可能是眞的『五大高手罩門探秘』。」

「妳是說那是假的？」

「有可能是被人利用，傳播謠言，以便引來五大高手。」

「目的呢？」

「讓他們自相殘殺。」

「妳是說，有個陰謀者在背後派出得力人手，費了數年時光到五大高手住處偷偷覬覦他們練功，知道了他們的罩門這件事根本不可能？」

「這話我不敢肯定，但至少這件大事由司馬鞭及金毓昌這等人物負責傳送，有點小才大用。」

「妳以爲司馬鞭和金毓昌是庸手？」

「當然不是庸手，只是在這件事來說，他們的份量就不夠了！」

「妳是說根本無蠟丸了？」

「也許有。」

「蠟丸是假的？」

「這就費猜了。」孫小喬道：「你想想看，如果那蠟丸中眞有那麼重要的東西，剛才這四人都和司馬鞭和金毓昌負責此事，他們會不去第一莊？第一莊固然了得，在他們四人來說，就不值一提了！」

「有道理！說來說去，剛才那個施毒襲人的傢伙才可能是陰謀者，對不？」

「對，如果眞有蠟丸，而蠟丸中藏有『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他還向這四大高手施襲幹甚麼呀？」

「也許這四人還不是『五大』名單之內的人物！」

她搖搖頭道：「這四人未必是屬『五大』之中的人物，但至少會有一人或二人屬『五大』中的人物。」

藍翎道：「孫小喬，你剛說留條之人也可能非友是敵，又是什麼意思？」

「現在沒有時間談這些了！如今去追剛才四個高手，以便瞭解實情，已來不及了，至少我們應該再去第一莊印證一下我們的看法。」

「那就走吧！」他伸手去拉她，她掙開他的手，大聲道：「藍翎，不要太接近我。」

「爲什麼？」

「也許有一天你會很失望的……」

藍翎要問，她已向第一莊方向奔去。

他自出師門，還未見過這麼可人的女郞，所以孫小喬的話使他十分失望，以衣羅香和她比起來，仍差一籌。

兩人進入第一莊中後，特別小心，此刻已快五更，發現衣羅香竟然爲金毓昌侍寢。

孫小喬道：「老不死的，他怎麼會要一個石女……」

「世上有不少這種怪物，正是所謂『穿衣戴帽，各人所好』呀！」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可別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藍翎道：「我們生擒司馬鞭之後，就可以明白眞相了！」

「我以爲生擒金毓昌比司馬鞭還有用些。」

他不能不點頭，孫小喬叫他下去逮人，但他叫她下去。

結果還是藍翎下去了。門是關的，但因是五月天氣頗熱，窗子是開的，藍翎進入屋中，這一對可算「一樹梨花壓海棠」了！仍在交頸而眠呢。

藍翎以爲最保險的擒賊之法就是掀被子。

當然，窗外的孫小喬絕未想到這一手，當二人的錦衾被掀落地上時，二人同時醒了。居然是赤裸裸地，都一絲不掛。

衣羅香雙手去掩下體，又怕胸部完全裸露，去捂胸部，下面又無遮了，結果尖叫着蜷成一團。

而金毓昌自床上彈起來，一脚尚未踩出，他畢竟是被動，被藍翎戮中了「跳環穴」。

這是大腿根上的要穴，戮中之後，上下身就失去了連絡。金毓昌的「三字經」尚未罵出口，已摔在床上。

而衣羅香一脚踩來，藍翎伸手一撥，她翻落床下，那姿勢簡直令人不忍卒睹，藍翎足尖一點，制住了她的穴道。

孫小喬在窗外看了個清楚，這工夫藍翎已點了金毓昌另外兩個穴道，用床單一捲，挾起來就走。

這在「金半招」來說，可眞是流年不利，若非在此情況之下，藍翎要生擒他可沒有這麼方便。

藍、孫二人往莊外奔掠，竟被入厠的司馬鞭看到，追了出來。

二人恐怕還有別人跟來，奔出三里外，見只有司馬鞭一人，這才停了下來，藍翎把人往地上一丟，道：「司馬鞭，你來了正好，我有話要問你！」

司馬鞭冷冷地道：「姓藍的，你把『武林第一莊』看成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不過是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方而已！」

「哼！姓藍的，今夜我不能够生擒你就……」

「就怎麼樣？你快別嚇唬哩！你這種人實在算不上一條漢子！」

「我司馬鞭哪一樣不如人？」

「呸！別提你了！你的尤物却和金老賊睡覺，把寵妾送給別人玩，正所謂：薄妻者無所不薄！我且問你，那蠟丸呢？」

「你也配與聞此事？」

「我不配，必然有配與聞的，司馬鞭，是金毓昌控制了你，抑是他的師父『十全老人』要你們爲他効力？」

「嘿……」司馬鞭冷笑道：「你永遠也不會知道的。」

「司馬鞭，你眞是一個世上至蠢的傢伙……」

「小子，你敢罵人？」

「司馬鞭，你要是對我說實話，至少到目前爲止，不會再被別人廢物利用。」

「誰能利用我？」

「當然不是金毓昌，但必有個陰險的傢伙在背後策動，而你和金毓昌就窮忙豁，結果必是白忙一場。」

「白忙？」司馬鞭不停地冷笑。

「這光景你大可見牙不見眼，有一天明白了眞相，被人耍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話，你就會哭哩！」

「小子，你永遠不懂。」

「我却知道，不久前有四個頂尖人物還在此附近，如果眞有此事，試問，金毓昌之師『十全老人』會不知道嗎？」

「什……什麼……他老人家會在附近了嗎？」

「豈僅那老鬼？還有袁大脚、『白衣大士』凌楚紅和西域的『鬼王喇嘛』！」

司馬鞭駭然道：「你別胡扯！他們四位絕世奇人，絕不會在此。」

「司馬鞭，我不和你抬槓，不信算了，你想想看，如果眞有這東西，會要你的小妾傳遞嗎？背後主使人會放心嗎？」

司馬鞭內心也有點嘀咕，道：「小子，你是說……」

「這可能完全是一個圈套的，全屬子虛。」

「我不信，他的目的何在？」司馬鞭道：「小子，被單之中是什麼人？」

藍翎道：「你猜猜看？」

司馬鞭眼珠子都紅了，道：「是老幾？」在他的心目中，必是他的小妾，只不知是哪一個而已。

藍翎道：「你想想看，老大和老二是孫姑娘的姐姐，我自不會把她們封來，至于老三，你已送給了金老賊，且已睡了覺。只有一個老四，你今夜正在臨幸于她，我怎能把她封來？」

這也是藍翎猜出來的，由于孫小喬背叛了司馬鞭之故，這老小子目前必然疏遠老大和老二，老三在陪金老賊，司馬鞭當然宿在老四那兒了。

「到底是老幾？」

「老五……」

「放屁！小子，你給我接着……」正要動手，藍翎揮手止住了他，道：「司馬鞭，我還是讓你欣賞一下吧！」

他扯住被單一抖，金老賊的身子被抖起五六尺之高，掉在地上。孫小喬詛咒道：「死人！這是幹什麼？」急忙把臉轉到一邊。

司馬鞭一看是赤裸裸的金老賊，更加妬恨。金老賊如此，衣羅香是什麼樣子也就不問可知了。

司馬鞭此刻的心理十分微妙，儘管面對的是敵人，却像是爲他出了一口氣，因爲他自己是敢怒不敢言的。

藍翎道：「司馬鞭，現在可以當面印證一下了！到底『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之事是眞是假？他背後之人是誰？不就明白嗎？」

司馬鞭不出聲，他不便出爾反爾，如藍翎逼問，他也樂得作壁上觀！

於是藍翎解了金毓昌一個穴道，使他不能動而能說話，道：「金毓昌，你在地上挺涼快，比屋子裏舒服多多，親自答我

幾個問題！」

金毓昌看了三人一眼，閉上眼睛不出聲。

藍翎道：「司馬鞭，我再問他一次，他再不出聲，我就要動手了！」

司馬鞭也不出聲。

藍翎道：「金毓昌，你是被何人利用？你背後發號司令的人是誰？我不妨告訴你，你的師父『十全老人』和『白衣大士』凌楚紅、『鬼王喇嘛』袁大脚等幾個頂尖高手，已出現在附近，所以我不信是你師父唆使的。」

金毓昌突然睜開眼來，眼神中有凜然神色，道：「我不信！」

「好好！你不信，你當然可以不信，不過我還是要再透露一點，他們四個頂尖高手正在互相猜忌，都說是對方的陰謀，誰也沒有承認！就在那時，他們幾乎同時發現有人在上風頭施毒，要不是四人功力深湛，及時去追，必然無法倖免，至于他們四人有沒有追上那施毒之人？我就不知道了！」

金毓昌似乎大爲驚異，他好像不認爲是藍翎說謊，但是，他却不便透露，於是又閉上了眼睛。

司馬鞭對他的寵妾衣羅香是不會忘懷的，如今目光一觸及金老賊的裸體，自然就有赤裸的白羊浮現於眼前了。

就連衣羅香和藍翎同關在地窖中一夜，他都吃醋，赤裸着被金老賊摟着，甚至乎全身無一處未被摸過，這——

司馬鞭混身熱血沸騰，眼珠子幾乎冒出火星。而且剛才藍翎所說的話，金老賊聽了之後的反應，司馬鞭也看出了端倪。

至少，司馬鞭相信，藍翎提及那施毒之人，金老賊必然知道，但他却又不能不表白自己的立場，道：「金兄，小弟剛才出屋入厠，發現了兩小，就追了出來，沒想到竟是金兄被封來此，待會小弟要和他們算帳！」

金毓昌道：「司馬莊主，這兩個小賊是咱們的死仇大敵，要和他們算帳何不及早？再說咱們二人不在莊中，會不會有人乘虛而入？」

司馬鞭道：「我想還不至于，有內外總管及『三十六天罡』負責，即使有人進入，一時半刻之間還不碍事……」

金老賊一聽，司馬鞭似乎要隔岸觀火，不由一驚，道：「司馬莊主莫非忌憚這兩個年輕人？」

「那倒不至于……」

「那司馬兄爲何還不出手？」

「金兄，任何事愈辯愈明，就等他問完了，小弟再收拾他們不遲。」

金毓昌道：「司馬莊主莫非相信他們胡扯？」

「是不是胡扯，應該可以弄清的。」

「司馬莊主，你這一手簡直叫人不明白，這會造成親痛仇快的場面……」

司馬鞭笑一笑，說道：「金兄，哪是親哪是仇？也要分得清楚才成。你放心！只要把事情弄明白了，在下就是看在令師『十全老人』面上，也絕不會對不起金兄的……。」

「好哩！金毓昌，你這半天也涼快够了！像你這把子年紀，要是凉快過了火，萬一得了夾陰傷寒，一命嗚呼了！可就太划不來了！就乖乖地說實話吧！」

金毓昌又閉上了眼，乾脆不理。

「司馬莊主。」藍翎道：「大概『鬼醫』廖齋對你說過有關閹人的方法吧？」

司馬鞭內心一陣快意恩仇之感，却淡然道：「幹什麼？」

「司馬莊主，俗語說：有仇不報非君子。你的禁臠送給他玩，還不是忌他三分。現在你該明白，他完全在耍你，即使不是他要你，也是他背後的人物在耍你，要報此仇，最好的辦法是把他的禍『根』切去……」

金毓昌一驚，突然又睜開眼，道：「藍翎，你也是名師門下，這種下三濫的害人手段，也不怕沾辱師譽嗎？」

「這個你大可放心！家師嚴禁門下做壞事，但對門下收拾那些陰險狡詐之徒却從不苛責。因爲收拾壞人也就等于保護好人哪！」

「藍翎，你如果眞敢那麼做！你也要多想想後果問題！」

藍翎自袋內取出一把小刀，對司馬鞭道：「司馬莊主，據說閹人的手術挺痲煩，弄不好就會翹辮子，我倒以爲壓碎睪丸，然後再把禍根劈成兩片，不能作怪也就成了！也不一定非連根切去不可！」

司馬鞭雙眉挑了一陣，可知他內心是如何地興奮了。但却冷冷地道：「隨便你怎麼說，待會我要和你算帳！」

藍翎以姆指刮刮刀刃，道：「刀子還不大夠快……」抬起一足，就在鞋帮子上「唰唰唰」磨了二十來下。再刮了兩下，似乎認爲可以用了。

他近走金毓昌身邊，道：「金老賊，反正你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六十歲以前，什麼女人沒玩過？再說，我並不斬盡切絕，仍然爲你留着，只是劈開使之分岔而已，像一條雙頭蛇一樣……」

司馬鞭幾乎忍不住大笑。孫小喬道：「缺德之尤！」

金毓昌一看動硬的沒有用，加之司馬鞭似乎已決定袖手不管了，不由大急道：「藍小弟，你是正直有爲的俠士，金某久已聞名，一旦把金某閹了，金某固然九死一生，即使僥倖能活，這輩子也完了，但你的俠名必然受損！」

藍翎道：「不妨，不妨！金老賊，你別担心閹了之後就一切都完了。那是多餘操心！據明朝黃瑜的『雙槐歲鈔』卷八『椓人妻』其中一條記載：『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及兩京宅地田莊。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元晤擢自刀軍吏，至少卿。乃因有妹國姝妻力士。』由以上觀之，太監尙能有妻，而他們割得更爲徹底，你的本未割，以後娶妻，應能重享閨房之樂也……」

司馬鞭眞服了藍翎，而孫小喬却罵道：「藍翎，你眞邪氣！」

藍翎道：「並非我願意閹人，而是金老賊以爲自己的骨頭硬，一字不吐，我這人就是這脾氣，有人自以爲夠硬，我非來一次硬碰硬不可！」

金毓昌還在猶豫，藍翎道：「司馬莊主，請過來帮帮忙如何？」

司馬鞭站着不動，藍翎道：「算了！

還是我自己動手吧！」也許嫌髒，用包金老賊的被單捏起那話兒，儘量拉長，這也是宮中閹人的手法之一。也只有拉緊，在根上環切才能夠徹底。只是還有些道具而已。

到此地步，金老賊那還沉得住氣，連忙大叫道：「藍少俠請手下留情，老夫照實說就是了！」

藍翎還在緊拉着，並未鬆手，道：「金老賊，你別吊人胃口了！你這把年紀，已經都六十來個生日哩！那還在乎這一『點』嗎……」

「不……不，藍少俠，老夫一定有一句說一句，一字不留，請快鬆手！」

「那就快說！」藍翎冷峻地道：「說完了再鬆手還不算遲。」

金毓昌道：「我們背後確有個主使人，既不是家師，也不是司馬莊主的師門，而是……而是……」

「怎麼？你以爲我不敢下刀了，是不是？」

「不，不，藍少俠別誤會，實在是此人夠狠也夠詭詐，迄今我們二人都不知道他是誰？」

「這一套能騙得過我嗎？」

「眞的，藍少俠，不信可以問問司馬大俠。」

「連他是誰都不知道，你們二人會受他役使？」

「這是因爲他在我倆以及我們二人的親人身上下了蠱，一旦洩了密或扳了他，就在一月的蠱時期到了，不給我們解藥，必死無疑。」

「這麼說爲了解藥，你是不肯說實話了？」

「不……不！絕對不是，而是他要和我們連絡時，總差一個蒙面姑娘傳達命令，他自己從未露面。」

「一個蒙面姑娘？你們從未見過他的面嗎？」

「沒有。」

「總該聽過她說話的口音，或者猜出她是何處人氏，多大年紀吧？」

「她一直不說話，自然不知她是何處人氏？甚至多大年紀，但估計，約在十八到二十二三之間。」

「身手如何總該知道吧？」

「自她的輕功來估計，她可能是個高手。」

「如何高法？」

「估計她的身手絕對比我們二人高，當然不一定比我們二人加起來還高。」

「司馬鞭，你呢？金毓昌所說的，對嗎？」

「藍翎，一切都待你我動手印證過之後再說如何？」

「好！痛快！由此可見你們多少已有點覺悟了！」他鬆了手，孫小喬大聲道：「藍翎，死人，把他的身體蓋起來！」

「是……是，小姐，這不是全蓋起來了嗎？」

「嗆」地一聲，司馬鞭撤出了他的劍。此劍名秋月，雖不是干將、莫邪之類古劍，却也能削鐵如泥。

藍翎抽出了他的竹刀。

別看這把千年紫竹刀，由于武林中沒有第二把，再加上他身手之高，老一輩的都爲之側目，因而人以刀名，刀以人貴。

金老賊躺在地上目不轉睛，司馬鞭則抱元守一，他以爲憑「武林第一莊」這名頭，也該擊敗這小子的。

「司馬鞭，你出手吧！」

「那我就不客氣了……」

名劍秋月眞有如夜空中的秋月，寒芒閃爍，在視覺的極限中已攻出七劍。

七劍一氣呵成，確是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竹刀一陣格架，秋月上發出呻吟聲，似乎不堪竹劍砸擊的痛楚。秋月再攻二十一劍，其結果也差不多。

刀勢凌厲之中還有一股堂堂正正的氣勢，紫光迸射纏繞，形同無數條插翅蜈蚣漫天飛舞射噬。

才四十招左右，劍焰已被刀芒切成數十段，像一條銀蛇被千百隻飛蜈分噬吞嚼殆盡。

司馬鞭只感無儔的壓力不僅在持劍的右手及右臂上，而是全身百骸，無處不承受無邊的壓力。他幾乎從未承受過如此猛烈巨大的負荷。每個骨節都發出了「格巴」之聲。

「嗆」地一聲，秋月被紫色雲霧所遮掩。他的右臂緩緩地垂了下來，右臂自腕部以上，直達肘部以上部份，開了一條尺餘長的血槽，血水立刻順手而劍柄，再由劍身滴到地上。

他終于體會到一件事——技高一着壓死人，也不得不承認，「有智不在年少，無智空長百歲」，這兩句名言了。

金毓昌喟然道：「藍少俠，今夜算是開了眼界。老夫白活了五十一歲，無以對師門，也無以對金家的列祖列宗！」

司馬鞭擲劍于地長嘆一聲道：「古人說：金須百煉，矢不輕發。果然不錯，我司馬鞭自以爲造詣非凡，天下去得，事實上是野人獻曝，可笑可嘆……」

藍翎道：「兩位果眞已知今是而昨非，大可不必如此。勝敗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作人的原則不可迷失。」

司馬鞭道：「藍少俠對這『五大高手罩門探秘』有何看法？」

藍翎道：「以近年一切情況推斷，是否眞有這麼個蠟丸？我不敢說，即使有，也未必是眞的。何況，有沒有蠟丸，兩位應該知道。」

二人同聲道：「有。」

「在何處？」

「自衣羅香扳了，在下已經收回。」

「蠟丸現在何處？」

「正在小可身上……」司馬鞭道：「本來此物是在金兄身上，我們都不敢打開偷看，儘管我們都很想看看。」

「現在看看，不就可以印證是眞是假了。」

「不錯。」司馬鞭道：「不過，那幕後之人十分陰毒，他如不給我們解蠱之藥，我倆……」

「放心！我自信可以逮住那個陰險的傢伙。」

金毓昌道：「莫非藍少俠已知他是誰了？」

「猜到了一點，但目前尚不敢武斷，不過。我們合則有利，敵對則兩受其害。試問『惡棍』秦朋、『大頭魚』鄧成業、嶺南派的梁氏兄弟以及窮家帮副帮主姚堃等人，也是各位一道的吧？」

司馬鞭道：「正是，他們是護送蠟丸之人，帶蠟丸的是小妾衣羅香，但他們表面上却扮演搶蠟丸的人。」

「不用問，『鬼醫』廖齋必是你們的中堅份子了？」

「我們平起平坐，他的身手雖略遜，但由於醫道高明，一旦火併，少不了他。所以視爲重要人物。」

藍翎道：「司馬莊主，現在可以看看蠟丸嗎？」

司馬鞭道：「在下想通了！而且也相信這蠟丸的重要性大有問題，很可能只是個幌子，招搖過市，引人注目而已。」

司馬鞭自腰上的板帶夾層中取出一個有龍眼大小的油紙包了三層的蠟丸，丟給藍翎道：「藍少俠，你來打開。」

藍翎目前還不太信任他們，立刻擲回，道：「不便擅專，還請司馬大俠自己打開吧！」

司馬鞭也猜出人家還不太信任他們，萬一是轟天雷這類火器？怎麼辦？立刻放在掌心一拍，蠟丸立開，取出一張紙條，道：「藍少俠請看。」

兩人正要展開觀看，金毓昌「嚷嚷」道：「兩位，這光景可以爲我解開穴道了吧？」

藍翎上前連拍兩掌解了他的穴道。但衣衫未帶來，這老傢伙也聰明，在床單上中央開一個較大的洞，把頭伸進去，再在兩邊各開一小洞，伸進雙臂，然後再撕下一條在腰上一紮。

三人不禁大笑。這工夫孫小喬才迴過頭來，也笑了起來，道：「金毓昌你這份德性，可以到窮家帮去當帮主了！」

興波作浪者　竟然是鬼醫

現在四人才來共看這張字條。

這上面果然有五個人的名字。有「鬼王喇嘛」、袁大脚、「十全老人」、凌楚紅和「華山老祖」洪一峯，而且在五人的名字下有「承注」「攢心」及「會陰穴」等穴道名稱。

藍翎道：「這五個穴道，一般來說，都可能是練武之人所練不到之處，也就是所謂『罩門』，但有一點頗值得懷疑。」

金毓昌道：「也許我能猜出藍少俠所懷疑之處來。」

藍翎道：「請說！」

「這五個人，嚴格地說，包括家師在內，不能算是最最頂尖人物，據我所知，至少還有五位，才有資格算是頂尖的『五大』。」

司馬鞭也點頭，道：「在下也有同感，但不知眞正的『五大』應屬那幾位？」

金毓昌道：「第一位，應該屬於藍少俠的師尊拙石上人。第二位應爲『終南侏儒』高松，第三位爲『東海一瓢生』歐陽慶……」

「不，」司馬鞭道：「第二位應爲昔年的『芙蓉劍』簡芙蓉，至少她也該排名第三。」

「好好，就加上簡芙蓉好了！還有一位應該是誰？」

藍翎道：「孫姑娘，妳以爲應該是誰呢？」

孫小喬道：「第五位不是這張假名單中的『十全老人』莊農，必是『白衣大士』凌楚紅。」

司馬鞭和金毓昌都認爲猜得合情合理。尤其金毓昌的師父榜上有名，他也十分自得。

司馬鞭道：「藍少俠，在下也以爲這蠟丸中的名單上的人物，不能代表『五大』。但如何才能弄清這一點？在下以爲有一個辦法可行，但不大禮貌，也無人敢去試。」

藍翎道：「什麼辦法？」

「少俠說過，這名單上五人之中有四人曾在本莊附近出現且動過手，如果有人敢照此單上的記載，按照他們各人的罩門出手攻擊之，一試便知。」

「對對對！」金毓昌道：「這果然是個好辦法，只不過，像他們那種身份地位的人，誰敢去試他們？」

「爲了除暴安良，武林大計，可以不計個人的危險，我敢試！」藍翎說出此話，舉座皆驚。

司馬鞭道：「但不知那四位高人去了何處，還會不會來此？」

藍翎道：「依我估計，八成還會來，儘管他們不信第一莊中有蠟丸，或蠟丸中的東西是眞的，仍然會來看看，除非他們已經追上了那個向他們施毒的人。」

金毓昌道：「少俠的分析至爲中肯，不知他們四人來此，少俠要試何人？」

「到時候看情況而定。」藍翎道：「目前的問題是，兩位已把蠟丸打開，如何向那幕後之人交待？」

司馬鞭道：「爲了向整個武林交待，在下與金大俠決定站在藍少俠這邊，以在下估計，以藍少俠的絕技，再加上在下和金兄，是可對付那幕後之人。」

「這太好了！」藍翎道：「正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此人再詭再詐，終有露出狐狸尾巴的一天。」

金毓昌道：「我們就回莊去吧！在下總不能永遠以這床單當衣衫呀！」

衆人又大笑，立即折返第一莊中。

還沒有進大廳，就聽到嶺南派的梁老二道：「莊主和金大俠八成已生擒了姓藍的和那姓孫的丫頭哩！」

「大頭魚」鄧成業道：「莊主不是又多了一位如夫人了？」衆人大笑。

窮家帮副帮主却道：「四位不要太高興，莊主迄今未回，八成並不順手呢！」

就在此時，藍翎等已魚貫入廳。大廳中的姚堃等人不由大爲驚異。尤其是金毓昌披了被單，狀至狼狽，而藍翎和孫小喬又仰首而入，且是領先入廳，這些人一齊愕住。

梁繼祖梁老大道：「金大俠，司馬莊主，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金毓昌道：「過去的一切都不必談了，反正咱們是被人所騙，也可以說是被人利用了。」

秦朋道：「是誰利用了咱們？」

這工夫金毓昌對司馬鞭及藍翎低聲道

：「老夫無狀，要馬上去換換衣服……」立刻出廳。

司馬鞭苦笑道：「一言難盡，這個人連本莊主及金大俠都不知道。」

鄧成業問道：「莫非不是金大俠的師門。」

「當然不是，金大俠的師父『十全老人』和另外幾位高人如袁大脚、『白衣大士』、凌楚紅以及『鬼王喇嘛』等人也到了中原，還在本莊附近出現過，藍少俠見過他們。」

這五人一聽，司馬鞭連稱呼都改了，眞有點想不通，姚堃道：「司馬莊主似乎轉了方向！」

「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在下已看穿了一切，過去猶如昨日死，决定不再受人役使，即使招惹了那背後的邪惡人物，也在所不惜。」司馬鞭道：「不知五位願不願與在下共進退？」

姚堃立刻道：「姚某以莊主的馬首是瞻。」

但其餘四人互相觀望，顯然他們很忌憚幕後的操縱者。

司馬鞭道：「此事關係各位的未來至鉅，不便勉强……」

秦朋首先道：「在下告辭！」

鄧成業也道：「操履不可小變，鋒芒不可太露，司馬莊主，在下對你的善變，實在不敢領教！」

司馬鞭道：「人各有志，鄧兄的愚忠令人敬佩，但是，不知鄧兄所忠之人爲誰？如果連其人是誰尚且不知，這只是盲從而非愚忠也！」

鄧成業說道：「秦兄、梁兄，我們走吧！」

藍翎道：「四位要走之前，可否聽藍某一言？」

梁老二梁繼光說道：「你算是什麼東西？」

藍翎道：「這八成是一次要人的陰謀，那蠟丸中的人物既然並非是『五大』，所寫的罩門，自也未必是眞的了……」

秦朋笑道：「試問其目的又如何？」

藍翎道：「可能志在造成武林中的一場殺戮，由於單上人物相互猜忌，且傳出謠言，使張三聽說是李四覬覦別人的罩門，李四聽說張三是陰謀者。而罩門被人窺知，非同小可，必然主動查明。四位如不信，可以等着瞧，不出數日，武林中必然有一次高手的自相殘殺，這正是幕後的陰謀者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秦朋道：「你是說根本沒有人得到別人的罩門秘密，也沒有『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名單？」

「在下不敢說絕對沒有，但沒有的成份極大。」

「犯妄無知，姓藍的，你才脫了幾天的開襠褲子？」

藍翎笑笑道：「秦朋，不是姓藍的狂妄，而是你等太無知，你等不要說還不夠資格效忠那陰謀者，他只是廢物利用而已。有一天他要實行兎死狗烹，鳥盡弓藏的計劃，恐怕都懶得用手！」

「不用手用什麼？」

「大概是用毒吧！」

「呸！就憑你也配說這些話？」

藍翎道：「藍某不但配，而且還有把握在三招以內使你們這四個善惡不分的江湖小卒折服！」

秦朋和鄧成業在笑，梁氏兄弟在罵，而且抽冷出了手。

這二人一出手，並未收到施襲的預期效果，秦、鄧二人也左右撲上。

他們似想一擧擊斃藍翎，然後再說服司馬鞭及金毓昌回頭合作，這種冥頑不靈的人，世上大不乏人。

四人咋咋唬唬，不遺餘力地狂攻，最初想把對方撂倒，五七招後只好退而求其次，只希望拖過三十招。

因爲藍翎的影子無所不在，他們四人有時會把自己人當作了藍翎，所以四人不論如何猛攻狂打，始終無法搶到主動。

而藍翎似也知道他們的最低要求，只希望拖過三十招，而他，却偏偏不讓他們如願。

在二十三招上，幻出一團掌浪和一片腿林，梁氏兄弟腮幫子上各中了一腳，「吭」地一聲飛出。

秦朋被一掌掃中右邊耳頰，竟被砸了個踉蹌，鄧成業本想成爲四人中唯一全身而退的人，但一腿勾來，「蓬」地一聲，摔了個狗吃屎。

「四個人只接下二十三招，而且敗在一個脫了開襠褲子沒多久的人手下。」藍翎拍拍手，道：「要興風作浪的話，似乎斤両差得太多了些……」

四人似乎一頭撞到牆上無法回頭，一個個橫眉豎眼，大有此仇不報誓不爲人架式，先後衝了出去。

就連向司馬鞭莊主打個招呼都忘了。

「眞是可嘆亦可憫！」窮家帮副帮主姚堃喟然道：「執迷不悟，莫此爲甚。」

藍翎道：「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他們表面上是愚忠，堅持不變初衷，骨子裏乃是却懾於那陰謀者的淫威，不敢回頭。這是怕死！」

「對對！」司馬鞭道：「藍少俠所言極是，其實怕死比死還可怕……」

這工夫孫小喬入內去看她兩個姊姊。而金毓昌已經換上衣衫進入客廳。聽說秦、鄧及梁氏兄弟走了，姚堃決定留下同仇敵愾，立刻重行見禮，說道：「姚大俠，咱們都是誤上賊船的人，今後一定要生死與共……」

這工夫藍翎突然揚揚手道：「各位，有人來了！想必不是本莊中的弟兄，而是絕世高手。」

衆人還沒聽到，當藍翎上了屋面，衆人也跟上去時，果然自東南方屋面上射來四道人影。

這四人居然是「十全老人」莊農，「鬼王喇嘛」，袁大脚及「白衣大士」凌楚紅。

司馬鞭、金毓昌及姚堃三人不由暗暗折服，年紀大實在不足以自傲，正是所謂稻草堆雖高，却壓不死老鼠。

藍翎朗聲道：「四位前輩到第一莊來可是爲了證實『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之事嗎？」

四個老怪打量藍翎，多少有點嫌他人微言輕。這時金毓昌上前拜見師父『十全老人』莊農道：「恩師，這位藍少俠是拙

石上人前輩門下……」

「十全老人」道：「果然有點來歷。不過，我等到此莊來，自應由司馬莊主接待，你小子算幹什麼的？」

司馬鞭道：「在下委請藍少俠接待，亦無不可吧？」

「十全老人」道：「當然可以。你對『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知道多少？」

藍翎道：「晚輩知道的並不太多，但至少比四位前輩多一點點！」

袁大脚粗聲道：「你知道個鳥！」

藍翎大笑道：「晚輩也許只知道個鳥，而你袁前輩，也許連個鳥也不知道！」

袁大脚「哈哈」笑道：「好好，小子有種！拙石這個老甲虫還眞有一套，小子你到底知道多少？」

藍翎道：「晚輩相信司馬莊主和金毓昌金大俠所爲人傳送之蠟丸必是假的。」

「怎見得？」

「如果眞有蠟丸，而蠟丸之中又有『五大高手罩門探秘』，傳遞者就不會是司馬大俠的如夫人，甚至就連司馬大俠和金大俠負責實際傳送，那主謀人都不會放心的！」

「白衣大士」凌楚紅道：「有理！少俠請說下去。」

藍翎道：「四位前輩曾互相猜忌，且曾大打出手，可有此事？」

四人齊聲道：「不錯。」

「結果如何？」

「白衣大士」凌楚紅說道：「互有勝負！」

「四位前輩不以爲可能上了人家的惡當？人家的目的就是要各位仇眼相向，相互殺戮而坐收漁利嗎？」

「鬼王喇嘛」宏聲說道：「有什麼證據？」

藍翎說道：「證據也許不久即有，四位前輩可曾被人施過毒，差點道致殺身之禍？」

四人同時一怔，凌楚紅道：「少俠怎知此事？」

藍翎道：「這是不重要的問題，四位前輩試想，此人趁四位前輩力搏時而在上風頭施毒，用意不是十分明顯嗎？就算此人施毒未能成功吧，這用意仍在加害四位，因爲如加害不成，仍會相互猜忌是四位之中任何一位的心腹在上風頭放毒的。」

「十全老人」道：「小子，這仍是臆測之詞，拿出證據來。」

「好！待會必然出示證據，但在出示證據之前晚輩斗胆，要求各接四位前輩五招！」

此言一出，衆人嘩然，此刻「三十六天罡」已圍攏來。尤其是司馬鞭、金毓昌姚堃三人，不免以爲藍翎太不知自量了。

袁大脚口中像含着香蕉，唔唔啦啦地道：「好小子，你先接老夫五招！」

「可以，此擧旨在印證一件陰謀案，尚請各位前輩手下留情。」

「十全老人」道：「你小子別再前倨後恭了！」

藍翎道：「晚輩和四位前輩相比，不啻螢火之光……」他立刻向司馬鞭、金毓昌及姚堃三人使個眼色。

別人不知這眼色的用意，這三人可以猜出來，因爲藍翎說過，那蠟丸中名單上的四大高手罩門，可能是假的，要知眞假，一試便知。

袁大脚隨便一站，道：「小子，你出手吧！」

藍翎自然知道袁大脚的長處，也就是他的雙臂特別長，這自然是沾了很大的便宜。

但是，用長槍的人，並不一定就能穩吃用短刀或劍的人。同理，如光靠臂長，却也未必穩勝。

只是以袁大脚的身份，和身賦異稟的長處及功力，難怪旁觀者以爲藍翎不知自量，高估自己了。

藍翎道：「前輩注意，晚輩要出手了……」他繞對方疾轉，有時向左，有時向右，有時忽左忽右，令人捉摸不定。

這是拙石上人的「蝦行蟹步」。別以爲螃蟹橫行，在路上極慢，但在水中，忽進忽退，速度快而不易捉摸。

至於蝦子，那就更快了，像在水中跳躍一樣。

拙石上人被人譽爲武林祭酒，盛名不虛。

袁大脚心頭一凜，就不敢太大意了，也就在此時，忽見藍翎已越過他一雙長臂的威力範圍之內。

臂長幾近五尺，却被人鑽了進來，尤其是晚輩，袁大脚就知道，五招內制不住他。

當他剛才說出五招時，就有五招可以擊敗他的信心。

現在這種信心已經動搖了。

不論袁大脚如何地施展。藍翎就像附骨之蛆一樣，纏住不放，怎麼也甩不開，眞正是如影隨形。

五招一到，藍翎疾退五步，抱拳說道：「前輩果然手下留情……」旁邊者無不動容。

袁大脚懊惱地道：「罷了！罷了！你小子果然不好纏……」

藍翎向「鬼王喇嘛」道：「晚輩再向這位前輩領教五招。」

「好好！你小子千萬別大意，要全力施爲，要不，吃了虧可別怪佛爺！」

藍翎道：「晚輩自會全力以赴，但前輩手下也要留情才行。」

這不過客氣，這種陣仗，誰也不會留情，因爲越是高手越重視名頭。

這「鬼王喇嘛」和袁大脚的情况近似，都以內力雄渾、人高馬大見稱，當藍翎再次進入近搏範圍之內時，忽然有人叫好喝采。

喇嘛較上了勁，絕不再蹈袁大脚的覆轍，然而，想保距離，以防失招，但貶眼就過了五招。

藍翎向外急撤，那知喇嘛不甘心讓他全身而退，一把抓來，其快絕倫。

藍翎未防這一手，只以爲他這種人物不會來這一手。那知這種人物不能在五招內擊敗他，幾乎等于敗了。

「唰」地一聲，後面的衣領被人抓破，但藍翎仍然掠出五步外，廻身抱拳說道：「前輩果然厲害。但是，這一手在五招以外……」

「鬼王喇嘛」老臉微紅，道：「好小

子！得了便宜還要賣乖！」

藍翎道：「前輩，這不算是賣乖，而是實情。言定五招，過了此數再出手，那就不算數了……」

司馬鞭等人眞是愧感交集，他已是四十出頭的人了。和人家這個二十來歲的人比起來，眞是汗顏無地。

藍翎又向凌楚紅抱拳道：「凌前輩願意賜招嗎？」

凌楚紅道：「當然可以！」

「恕晚輩冒犯了……」再次攻上，他也知道，凌楚紅和莊農二人是以招式見長的，不能再用對付喇嘛及袁大脚那種辦法，乃以精粹的招式行之。

論膂力，二人相若，論招式，拙石上人的絕技，藍翎已得十之八九。所以凌楚紅接了第二招就知道，這年輕人敢挑戰，已有九成把握，不禁暗暗佩服，眞正是名師出高徒，一點不假。

其實以藍翎的實力，可以接下這四人任何人的五十招以上，除非這些人反攻不守，甚至于……

因而五招一到，人影倏分，藍翎抱拳道：「凌前輩招術之精細玄奇，晚輩平生僅見……」

凌楚紅苦笑道：「藍少俠，這話不免使老身臉紅，袁大俠訂下五招之後，眞是絆磚打脚，英雄出少年，此言不虛。」

藍翎道：「前輩謬獎，晚輩不敢當，當今武林中人，能接下四位前輩五招的，必也大有人在。」

「當然，當然！不過像少俠這等接法，恐不多見！」

「十全老人」正要出手，藍翎說道：「司馬兄和金兄，我想剛才承三位長輩賜招，在下攻出五招，至少有三招是自不同角度攻擊他們的罩門部位，但是結果如何呢？」

司馬鞭和金毓昌等三人互視了一眼，司馬鞭說道：「可見那單上所寫的罩門不確……」

凌楚紅道：「是怎麼回事？」

藍翎道：「前輩一定記得，未動手之前，晚輩說過，事後會出示證明，但也必須在動手印證之後才具有說服力，現在晚輩就給四位長輩看一樣東西……」

伸手入袋，掏出了一張字條和破碎的蠟丸，交給凌楚紅。藍翎不再和「十全老人」動手，一是表示尊重金毓昌，旣是朋友，就該爲他留點面子，二是動手也是一樣，五招前「十全老人」也勝不了他。

所以莊農也很感激他。

另外三人趨前一看，不由大爲驚怒。他們果然都被人當爆仗放了。至少他們四人曾經拚過，要不是那陰謀者施毒，最後可能四敗俱傷，而單上四人的罩門自然都不對，不由氣極而笑。

這也算是那陰謀者操之過急，功敗垂成。

凌楚紅道：「藍少俠怎麼會預知這是一項陰謀呢？」

司馬鞭抱拳道：「四位前輩光臨敝莊，眞是蓬蓽生輝，此處非談話之處，請到大廳中待茶吧……」

衆人入廳，下人上了茶點，藍翎才道：「此番家師聽到這個謠傳，最初頗爲吃驚，如果確有其事，不論自己是否名列單內，終是武林中一件凶險之事，決定派晚輩儘快調查清楚。」

「十全老人」問道：「拙石沒有下山嗎？」

「沒有，家師在晚輩離開之前，就猜到此事假多眞少，但仍要晚輩到中原來調查一下。」

「怎能武斷是假的呢？」

「剛才晚輩說過，果眞蠟丸中是『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絕不會派一位女流之輩傳送，此其一；最重要的一點是，即使有一位有心人在暗中覬覦別人的罩門，就算下了工夫，仍然未必能猜中。因爲沒有人在練功時會顯示罩門在何處？何況覬覦者不會是陰謀者本人，必是他的部下，這種身手的人，要想在五六年的鬼祟行爲之下不被人發覺，又怎麼可能？」

四位高人大爲激賞，袁大脚道：「小子，你果然有兩套。」

「前輩過獎！」

「鬼王喇嘛」道：「這就能證明是假的，而絕沒有眞的『五大高手罩門探秘』嗎？」

「當然尚不敢武斷，不過另有一點，四位長輩是否以爲有人在散佈謠言？要不，四位爲何要互不相讓而搏殺呢？」

四人連連點頭，藍翎又說道：「晚輩還敢作一次預測，也許四位長輩仍然不相信。」

凌楚紅道：「少俠說出來聽聽。」

藍翎道：「如果眞有『五大高手罩門探秘』這東西，那名單上的五位高手，可能和這一張假的上面不完全一樣，至少會有三人以上不一樣。」

四人一窒，的確，就是他們自己，此刻也能不承認，自己名列單中的可能性大大地減低了。

但「鬼王喇嘛」却不大服氣，道：「小子，你是說我們五人的份量太輕？」

「晚輩怎敢這麼說。」

「那你剛才的話是啥意思？」

「試問，晚輩剛才和三位長輩動手時，至少有三招是攻向這假名單上所記載各位的罩門方位的，那裏是三位長輩的罩門嗎？」

四人之中只有凌楚紅和袁大脚搖頭，表示不是，其餘二人中一人未出聲，另一人就是「鬼王喇嘛」，他不便說出來，其實說不說也是一樣。

藍翎道：「旣然不是，其目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凌楚紅道：「少俠說說看。」

藍翎道：「他的動機是，此單不論落入何人之手，都不會信以爲眞。因爲至少上面所寫的罩門是假的。」

「對！」四人異口同聲。

「但是，自己的罩門雖不對，對別人的罩門，却又抱有僥倖是正確的心理，心術不正者，就可能去試試看……」

四人之中，至少有三人的老臉都紅了，因爲藍翎幾乎每一句都說到他們心裏去了。可見獨步天下，有兩條可循之徑，一是把武功練絕，登峯造極，另一條路是其餘的高手死光，只賸下他一個人。

「鬼王喇嘛」道：「小子，你說還有另一張名單？」

「晚輩沒有這麼說。」

「小子，你敢出爾反爾嗎？」

「晚輩剛才是這樣說的：假如眞有『五大高手罩門探秘』的話，可能上面的高手和這一張假的上面的人物不完全一樣，至少會有三人以上不一樣。」

「廢話！」

「前輩，這不是廢話！」

「小子，你要是不說清楚，佛爺就對你不客氣！」

藍翎笑笑道：「前輩旣然這麼說，晚輩反而不想說了！」

「你……」「鬼王喇嘛」霍然站起，道：「小子你再說一遍！」

「不必再說。因爲前輩已經聽得很清楚了！」

「鬼王喇嘛」是個惡僧，他那會講什麼身份？「嗆」地一聲，大戒刀抽了出來，摟頭向藍翎劈去。

凌楚紅大聲道：「喇嘛你還有沒有一點身份……」

藍翎的竹刀在手中，掄刀格架，且「嚷嚷」道：「前輩你這是幹什麼？」

「嗆嗆嗆」三聲，藍翎接了三刀，退了兩步，所有的人都爲他捏一把汗。

「鬼王喇嘛」剛才沒能在五招內擊敗他，這一次想挽回面子，心想，十五招難道還擺不倒你嗎？

原來，二十年前「鬼王喇嘛」在洞庭湖每年一度超度水中亡魂建醮大會上用上乘武功愚弄民衆，說是他會法術，能把天上諸神請來，正好拙石老人路過，由于拙石上人認識「鬼王喇嘛」，知他要愚弄百姓趁機歛財，乃出頭責其不守清規。

雙方語言衝突，尤其「鬼王喇嘛」蠻橫無禮，拙石上人不得不動手，結果在五十餘招上就把「鬼王喇嘛」的戒刀以「鐵囪袖」擊落。

當時「鬼王喇嘛」大慚，離去時聲言要報此仇，但此後却再也沒有遇上。

如今在此遇上了拙石上人的門人，喇嘛自知仍非拙石的敵手，但對付他的門人却有把握。

因而一邊諸高手不論說什麼，他都是置若罔聞，左一刀右一刀的，刀刀不離要害。

然而，不管他用什麼絕招，至多只能把藍翎迫退二三步，藍翎却立刻又逼了回來。

結果非但十五招已過，三十招也已過了。

最早喇嘛想以自己雄渾的膂力擊落藍翎的竹刀，或砸斷其刀，他發現對方根本不給他機會，而且竹刀堅靱無比。

這幾位高人之中只有凌楚紅心地善良，還在勸他收手，其餘三人，正好看他的笑話，甚至希望他栽個大觔斗。

五十招都過去了，喇嘛盛怒之下，施出了「鬼王三刀」，這是他對付同儕人物如「十全老人」、袁大脚及凌楚紅等人都未曾用過的招式。

這壓箱底絕技，自然非同小可。

藍翎也不得不以「軒轅七絕式」及「破浪十三刀」應付。

拙石上人就是以「軒轅七絕」獨步武林，每式有三個變化，每個變化又有三個小變化。不斷地演變下去，共有三萬六千個變化，但近年來又研出了「破浪十三刀」，更加凌厲。

喇嘛的第一刀掃出，有如雪山崩塌，寒風砭骨，漫天芒焰。但在藍翎的「破浪十三刀」第五式之下，突然收斂了囂張的光芒。

喇嘛第二式出手，氣勢更加狂烈。但「破浪十三刀」第六式才出手，喇嘛忽感刀上壓力沉重，就像十九斤的大戒刀突然增加了兩三倍的重量一樣。

其實這正是拙石上人的玄奧內功「借力御物」，明是借敵人之力而尅制敵力的絕技。

喇嘛也不是傻瓜，深知自己這些年來苦練，人家也沒有閑着。

當年他是輸在拙石上人「軒轅七絕」的第五式上。今夜他在藍翎手下，雖未輸招，但第七或第八式能否接下來？一點信心都沒有。

萬一當衆敗在這小子手下，那還能在中原立足？就算拚上百十招落個平手好了，以他的身份也算輸。

他突然大喝一聲，未等藍翎施出第七式，力格一刀，疾退五步，道：「小子！佛爺想通了！和你動手勝之不武。算了！佛爺要找拙石老甲虫鬥一鬥……」

藍翎已大致摸清了喇嘛的實力，却不道破，抱拳道：「前輩手下留情，要不，晚輩早就敗下陣來了！」

「鬼王喇嘛」道：「你小子倒還乖巧，當然囉！以佛爺的身份，要是傷了你，拙石老甲虫萬一護犢，免不了又是一場火併！」

現在非但凌楚紅等人心裏有數，拙石的門下尚且如此，拙石本人不問可知。尤其是司馬鞭、姚堃及金毓昌三人，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工夫袁大脚道：「如今證明，施毒的人必是散佈謠言，要我們互相搏殺同歸於盡之人，此人也必在附近，咱們分頭去找，看看如何？」

「十全老人」道：「這辦法老夫不反對，就以此莊爲中心，咱們四人，每人一個方向，出去三十里，如無發現，明日午時前返回此莊聚頭。」

無人反對，四人立即分頭而去。

凌楚紅分派在東方，出去三十里，一無所見，回程時却遇上了一個頂尖人物。只見此人身高僅四尺左右，長髮披肩，長了個很大的頭和臉，上身似乎比下身長些，手中提了一件兵刄，似是一柄杵，却又像是鐧。

凌楚紅一看便知，這就是「終南侏儒」高松。

這身裁而起此名字，眞是大諷刺。

凌楚紅抱拳道：「來人可是終南高大俠？」

「是高某又如何？」大凡這種有缺陷之人，都有怪癖，和常人格格不入。

凌楚紅說道：「凌某相信，高大俠此來——」

高松冷森森地道：「就是專程找妳來的，正好寃家路窄——」

「找我？」

「甚麼？妳想裝糊塗？」

「凌某爲何要裝糊塗？」

「凌楚紅！」高松咆哮着，那樣子既滑稽又可怖。披肩長髮無風自動，道：「老夫在此，妳就攻我的罩門試試看！」

凌楚紅可不是怕他，道：「高松，都是這把子年紀了！毛躁甚麼？你是不是聽到了甚麼謠言？」

「妳不必顧左右而言他。老夫下山，就是來找妳的，把蠟丸拿出來看看。」

「果然是被謠言所惑！我那有甚麼蠟丸。」

「凌楚紅！這早在我的意料中，恕我不再客氣了！」

「慢來，慢來！」凌楚紅道：「你是聽誰說的我身上有蠟丸？」

「武林中的知名之士哪個不知？」

「高松，你上了陰謀者的當了！事實確是有個蠟丸，已被司馬鞭打開。」

「果然有個蠟丸，妳剛才不是說沒有蠟丸嗎？」

「我說自己並無蠟丸，別人有與我何干？」

「蠟丸內有甚麼東西？」

「一張字條，上面有五個人的名字，也有罩門位置。」

「噢！五人是誰？」

凌楚紅苦笑道：「說起來十分幼稚，不說也罷！」

「妳不說就是胡扯！」

「高松，你可別胡攪蠻纏，凌某並非怕你……」

「你以爲老子怕妳？」

「哼！我告訴你無妨，單上五人是『十全老人』莊農……」

「他不夠資格！」

「另一個是袁大腳！」

「他更不是一號人物！」

「第三個是『鬼王喇嘛』！」

「呸呸呸！哪有一個是像模像樣的人物。」

「還有一個，他是『華山老祖』洪一峯！」

「老棺材板，他不配！聽說已經中了風。」

「最後一個是——」

「妳？」

「不錯，不用你說，我也知道，我不夠資格，而且，那上面所寫的罩門也完全不對。」

「既然不對，那陰謀者玩這套雪裏埋屍的一套幹啥？」

「其實很單純，他只是要我們自相殘殺，因爲在未看到蠟丸之前，我們五人也聽到謠傳，張三聽到的是李四覬覦別人的罩門，而李四聽到的又是張三覬覦別人的罩門。以致使我們拚搏，但尚幸在我們搏殺時，那陰謀者在上風頭施毒，被我們及時發現，這也是他操之過急，乃不幸中之大幸，但我們四人去追並未追上他。」

「妳以爲我會信妳的鬼話？」

「不信可以到『武林第一莊』去問問看。」

「我會去的，老夫以爲，妳夠不夠資格名列單上？我一試便知。」

凌楚紅道：「一定要動手，我可以奉陪，但如以性命相拚，那麼陰謀者必會大樂。」

「看招——」高松的腿短，自有他腿短的招式，用的類似滾膛刀法，卻又不全像。

因爲滾膛刀法有其長處，也有其缺點，他的這套刀法是以奇特的步法，配上他特製的兵刃，專攻中下盤。

以罡氣御身，而身在罡氣之中滾動，乍看是在地上滾來滾去，實際上身未着地，是以罡氣爲墊，既摔不着也碰不着，端的厲害。

凌楚紅的劍法多少有點紊亂，因爲這是極少見的武功，甚至連連退了五七步。

高松緊逼不放，加緊快攻。

凌楚紅既爲武林頂尖高手，自然有其過人之處，大約接了四十來招，已看出了門道。

對方既用罡氣爲墊，氣勢過人，但却耗損眞力過劇。因而凌楚紅可以根本不必跳躍，也不必跟他游走，只轉動身子以逸待勞就可以了。

儘管如此，若按功力，高松比凌楚紅成名早十年，火候自比他深些，是以略高她半籌。

所以凌楚紅接了七八十招之後，不免險象環生，她自己也不以爲能接下高松一百五十招。

高松似也相信這件事八成是有人背後製造糾紛，要他們一些頂尖人物自相殺戳，而坐收漁利，但他還是要見個眞章。

好名，是人類的大患，其害至大至劇，比好利更危險。所以古人說：「好利者，逸出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眞是一點不錯。

大約一百五六十招，凌楚紅已有不支之勢，看來隨時會失招或受傷。

但高松非但不住手，攻擊更加凌厲。

凌楚紅也不便示弱，即使示弱也沒有用。

她已五十出頭，人品自然十分出衆，昔年是武林一大美人，追逐者大有人在，但却因第一個戀人離她而去，一直下落不明，傷心之餘，到南海紫竹林內帶髮修行。不再撩撥任何男人，任何男人也撩撥不了她的情感之弦，一幌就是數十年。

此刻她已是大汗淋漓，吁吁急喘了。

其實高松也差不多，雙方較上了勁都不退縮，非見個眞章不可。大約兩百一十招左右，「噹」地一聲，長劍被杵盪開，杵浪如山向她的中下盤捲到。

「嗤嗤嗤」三聲，凌楚紅的左大腿，右腰及背後腰臀之間，各被划開了一道血槽。

凌楚紅踉蹌退後七八步，道：「高松，你這是親痛仇快的行爲……」

「凌楚紅，高某只是想試試看，到底是誰才有資格名列『五大』名單之內。哈哈！」

笑聲未畢，一條人影疾瀉而至。人在狂笑時，自然疏於防範，尤其來人是在他的背後，這是個幪面人，手持長劍。在高松還沒警覺，而凌楚紅大聲叫他「小心」時。他的反應不慢，後腰上却已中了一劍。

高松連滾帶爬，退出五步以外，知道

這一劍不輕，厲聲道：「甚麼人敢暗襲老夫？」

來人不聲不響，只以一雙電目注視二人。

高松冷笑道：「我終於明白了。八成，你就是這次『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事件的製造者——」

此人還是不吭聲。

凌楚紅此刻傷處流血不少，但她也知道，此人的目的是放他們二人的血，絕不會有甚麼慈悲心腸。因而道：「高松，現在你明白了吧？這就是他的眞正目的，也是我們自相殘殺的結果。」

高松十分後悔，剛才如果適可而止，此人再厲害，兩人聯手也是可應付，現在，二人都受了傷，連止血的時間都沒有。

高松雖然不說一句話，那目光中已蘊藏了太多的歉疚，這工夫幪面人又欺了上來。

高松接了兩劍，就退了一步。

他現在多麼需要一個完整而未受傷的凌楚紅來帮助他。人類的不幸，有一半以上是由於自己的自私或錯過所造成的。

正如佛家所說的，人類之陷入輪迴，主要是受了自己的「業」的影响之故。

高松未出十招就堪堪不敵，這工夫凌楚紅揮劍攻上。此刻他們的命運是有其關連的，必須同舟共濟，也許還有希望。

有了凌楚紅的加入，自然穩定了很多。但是，二人都受傷頗重，用力之下，鮮血大量流出，未出四十招，二人又堪堪不敵了。

尤其是凌楚紅大腿上中的那一杵，深達腿骨。一隻腿不靈活，如何能應付這等高手？

當高松又捱了對方一劍，倒地不起時，凌楚紅更加岌岌可危，臂上又中了一劍，眼見不出三招就會濺血當場。

突然一聲清嘯，聲到人到，只聞「嗆」一地一聲，幪面人的長劍被撩開，兩人都退了一步。

雙方都用劍，而來人竟是一位披着黑斗篷，五十左右的美婦。

幪面人還是一言不發。來人大喝道：「你眞的以爲可以殺盡武林高手獨霸武林嗎？」

幪面人仍不出聲。

原來這美婦正是「芙蓉劍」簡芙蓉。

簡芙蓉也是聽到謠言，到中原來偵察。這些日來，她已獲得多少的秘密，像第一莊中發生的一場，她都知道。

當然，把兩小救出，放在山谷草中的正是她。

簡芙蓉道：「你的陰謀可以愚弄高松這種粗人，可瞞不了我。連你要司馬鞭的小妾傳遞的蠟丸內的名單我都看過。」

幪面人不想多浪費時間，長劍攻出，勢道凌厲，迅如閃電。

但簡芙蓉乃是使劍名家，立即化解開去。雙方交換了十五六招，幪面人一直想搶上風頭，可惜簡芙蓉已知他的陰謀，她也搶佔上風頭。

幪面人知道已無法得手，冷笑一聲，疾掠而去，簡芙蓉也不追趕。道：「兩位都是武林耆宿名家，爲何在此火併而予那賊可逞之機。」

高松慚顏抱拳道：「都是高某不可一世，盛氣凌人，在下就此向凌大俠致歉！但不知這位女士是……」

「我就是芙蓉劍——」

「原來是簡大俠，高某汗顏，若不是簡大俠及時援手，高某死了是咎由自取，連累凌大俠就百身莫贖了。」

原來高松傷勢太重，仍然躺在地上。簡芙蓉走近看了一下，知已無救，道：「高大俠，我身上所帶的藥，也救不了你的重創。」

「在下知道……只要凌大俠無碍，高某死而無憾——」

簡芙蓉道：「此人的詭計雖不能得逞，但因而拚搏致死的高手，可能還大有人在……」

高松自知不治，自碎天靈而亡。

簡芙蓉掘了個坑埋了高松，把凌楚紅送往武林第一莊中。

這工夫也正是「十全老人」返回第一莊，相距只有五七里路之時，冤家路窄，幪面人又攔住了去路。

莊農道：「尊駕何人？」

幪面人陰聲道：「爲你送終的人！」

「嘿……」莊農道：「你就是製造蠟丸，內有假罩門名單，而傳播謠言，要吾等火併的人了？」

「正是。」

「就憑你一人單挑成嗎？」

「如果本人不成，此刻也就不會出聲了！」

此人多麼自負，已視「十全老人」爲囊中之物，手到擒來了。

莊農冷笑道：「你如果眞是一號人物，以眞面目對我，老夫少服了你。」

「如以手底下見眞章，你以爲是否更好些？」

莊農一聽此人渾厚的笑聲，就知道自己遇上了強敵，立刻開了個門戶，道：「尊駕爲甚麼要做根本做不到的事？」

「走一步算一步，至少你這一步是可以做得到的——」

同樣的一招「上下交征」，威力却截然不同，莊農會各派的武功，可謂博雜，但是博雜者很難精細。長處也就變成了缺點。

所以莊農儘管施出各門各派的精粹，三十招之後就感覺到總是碍手碍脚稍遲一步了。

在四十七八招上，此人竟以一式「南轅北轍」砸了莊農一掌。

這一掌看來虛飄飄地，但莊農的左肩全碎，往後退着，道：「你好狠毒……」

「這不是了多餘嗎？不狠不毒的人，能獨霸武林嗎？嘿……」一掠而至。莊農自知不免，以最後的一點內力發聲，引吭高喊：「陰謀製造蠟丸的人在此——」

一掌又按在臉上一扭，莊農的五官都已離開了原位，七竅中鮮血噴濺，人已倒下。

蒙面人恐怕莊農這一呼叫會召來同伙的人，迅速離開現場。但是，由於此處距第一莊太近，紛紛返回的袁大腳和「鬼王喇嘛」都聽到這是莊農的口音。

他們不是同一個方向，却都循聲趕到現場。

蒙面人想走也走不了哩，由於是喇嘛

先到一步，蒙面人不必冒以一對二的重大壓力及危險，立刻撲上。

「鬼王喇嘛」硬接一掌，心頭駭然，竟有臂部脫臼或扭傷那種痛苦的感受。

但第二掌又到，喇嘛以爲，快得來不及把內力全貫注在掌上，而敵掌已到。

「鬼王喇嘛」突聞一股淡淡的花香味道，這工夫，袁大脚已到，也正好是下風頭。

本來他們都是勾心鬥角的，在此關頭，却知道，合則各蒙其利，分則凶多吉少。他沉聲喝道：「大脚，快！閉氣搶上風頭……」

袁大脚已吸進少許，這工夫「啪」地一聲，「鬼王喇嘛」左脅下中了一掌，踉蹌退出七八步。

估計肋骨至少斷了兩三根。

「媽的！原來是你這個陰毒的東西！」袁大脚一口氣砸出七八掌。但由於「鬼王喇嘛」已不克力拚。却仍想忍痛上前游鬥，分散對方精神。所以他又撲上來。

袁大脚接了對方十來掌，心頭駭然，此人比他們任何一人都高明，就是他和喇嘛都未受傷，全力聯手一搏，也未必就能穩勝對方。

由於他必須保持距離，更要佔上風頭，打起來可就吃力了。

而這工夫「鬼王喇嘛」再撲上，一刀砍出。由於用力至大，帶動左邊腋下傷處，奇痛攢心，這一刀的後半式就失去了力道。

力道一失，自然就談不上速度了。

蒙面人身子疾偏，往上一貼，「蓬！」一地一聲，一拳砸在「鬼王喇嘛」的小腹上。

這一拳使他的內臟全部砸裂，噴着血箭倒退五步仰身倒下，還發出一聲斷吼。

袁大脚知道自己的處境，趁機狂攻，以他的「絕命三十六脚」招呼。

普通人的脚，很少超過一尺長的。但袁大脚却有尺半長，像兩把薄扇搧着罡風。因而最初蒙面人尚沾不到便宜。

但過了三十餘招，也就看出雙方的强弱了。蒙面人一旦欺進長腿巨脚的威力圈之內，袁大脚的攻勢立刻變爲守勢了。因爲袁大脚已吸入少許毒粉。

結果也未超四十招，「啪啪」兩聲，袁大脚的雙膝全碎，人已塌在地上。

到此地步，殺不殺都是一樣，蒙面人回頭就走。

袁大脚嘶聲叫道：「爲什麼你不殺了我？」

蒙面人却不吭聲。原來他並非想任他自生自滅，而是聽到有人來了。

果然，來人一個「平沙落雁」之式，一掠約二十丈，站在他的上風頭處，道：「何不給他個痛快？」

蒙面人傾耳細聽，四周已無別人，「嘿嘿」冷笑着道：「不忙！打發了你也不遲。」

「你知道老夫是誰嗎？」

蒙面人道：「大概是『東海一瓢生』歐陽慶吧！」

「算你有點見聞！」

「歐陽慶，你估估看，你能接我多少招？」

歐陽慶看看在一邊痛苦得蜷成一團的袁大脚，冷冷地道：「好狂的敗類！」

「是有點狂，但是，狂點無妨，只要具有狂的本錢……」

歐陽慶可不是袁大脚那等毛毛躁躁的人物，小心地佔着上風，他來到此也有半月之久，已風聞這蒙面人善使毒。道：「你害了哪些人？」

「嘿嘿……高松、鬼王喇嘛和莊農已經先走了一步！你死了之後，眞正夠資格稱爲『五大』的，只有簡芙蓉和拙石上人了！」

歐陽慶不由駭然。這工夫袁大脚道：「歐陽兄……此獠非但善使毒……他的身手也十分了得……頗似『泰山』『北斗』的『北斗星』呂壽南的『七星拳』……」

歐陽慶不由一驚，武林中一向把拙石上人和呂壽南視爲「泰山、北斗」。所以呂壽南的綽號就叫「北斗星」。難怪一致認爲，拙石和呂壽南才是眞正夠資格列入「五大」之中的人物。

要是這蒙面人是「北斗星」呂壽南，他有自知之明，似乎動手也是多餘的了。

這工夫蒙面人已攻了上來，歐陽慶接了二拳，覺得雖霸道，却不如傳說中那麼凌厲。而且看來也不像個已有古稀年紀的人。

袁大脚說道：「歐陽兄……小心他的毒……如果太近了……在上風頭也未必可靠……」

這麼一說，歐陽慶更加小心，也就更加施展不開了。

所謂高手，也包括養氣的工夫在內。臨敵時如果信心不堅，是吃虧很大的。而歐陽慶可謂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了。只因眼見袁大脚重創，今生已完蛋了。而對方又說高松等人已上了西天，這景象對他的影响太大了。

這兩個一死一傷的人較之歐陽慶雖然都遜色，但高松比之歐陽慶，是相差極微的。

歐陽慶小心翼翼地迎戰，前三十招中規中矩，有攻有守，但過了三十招之後，忽然覺得速度不能隨心所欲。不由大吃一驚，道：「你……你……已經向老夫施毒了？」

「嘿嘿……」此人陰笑道：「歐陽慶，佔上風頭本身就是一個陷阱……」

「這話怎麼說？」

「正由於佔上風頭，內心就有了安全感，也就鬆於防範了！嘿嘿……」

歐陽慶眼前金星迸射，還感到嘔心欲吐，像宿醉未醒似的，馬步已經開始不穩了。

就在歐陽慶被一拳震得搖搖欲倒，而另一拳已砸向他的前胸時，一聲厲嘯破空而來，「嗖嗖嗖」場中落下五六人之多。

爲首的正是藍翎，另外是孫小喬、司馬鞭、姚堃、金毓昌和三十六天罡之三五人。

原來四大高手外出找蒙面人，早已過了約定回莊的時間。再由於「芙蓉劍」簡芙蓉把凌楚紅救回第一莊，說了一切。知道其餘的人也凶多吉少，這才出來找尋。

藍翎來得雖快，歐陽慶這一拳還是挨定了。「蓬」地一聲，被砸出一丈多遠，

眼看是活不成了。

場中一陣嘩然，有的去救人，有的爲袁大脚療傷，但主要的目標還是這個蒙面人。

藍翎切齒道：「好狠的手段，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誰嗎？」

「知道又如何？」

「啊……」司馬鞭等人一陣嘩然，道：「原來是廖齋！」

「不錯，正是他。」藍翎說道：「當我知道蒙面人善施毒時，我已經猜到是他了！」

「姓藍的，你要對付我還差一點！」

「也許，司馬大俠，當你們知道他是何人門下時，可能更加驚奇！」

金毓昌道：「莫非他就是『北斗』呂壽南的門下？」

「對了！呂壽南的綽號又名『毒仙』，他的門下善施毒也就不足爲奇了！」

姚堃道：「這就難怪了！除了『泰山』『北斗』的門下高足，怎會連『終南侏儒』高松、『東海一瓢生』歐陽慶以及莊前輩、喇嘛以及袁大脚等人皆非敵手呢？本帮弟子遍佈中原，一有消息，在下不久便知。」

金毓昌失聲道：「家師已經……」

「是的，金兄，只是此刻在下怕影响你的情緒，再說大敵當前，只想稍後再報告各位。」

× × ×

金毓昌淌下了兩行清淚，這工夫藍翎道：「附帶一提的是，家師聽說『北斗』呂壽南已死，且是門下犯上，猝不及防而被襲的……」

衆人一陣暴喝，弑師犯上，乃是人面狻猊，人人得而誅之。

藍翎揮揮手道：「據說『北斗』被門下施襲，傷重而亡，是由於罩門被門下窺知，出其不意，攻其罩門的……」

衆人又是一陣嘩然。

「因此，家師一聽到這『五大高手罩門探秘』事件，就和『北斗』的死產生了聯想。因爲人類有一種習慣性的犯罪行爲，他能覬覦師父的罩門而施襲，自然也會覬覦別人的罩門而襲之。沒想到，他玩了個花樣，以假的罩門，引起諸高手厮殺和猜忌，再施毒或各個擊破。」藍翎道：「廖齋，我沒有說錯吧？」

廖齋不出聲，電目四掃，看看這些人，他似乎並不十分在乎了，而且已揮劍攻上。

藍翎的竹刀往劍上一貼一撥，刀、劍一攪，兩人急忙疾退一步。

可見二人都十分忌憚對方的近搏。這種招式更兇險，兵刃相接，全靠腕力和反應，只要猜錯了對方的意念，就要認命。

兩人由分而合，「鏘鏘鏘」連接三刀劍，却不再分開。藍翎展開師門獨步武林的「蝦行蟹步」和「破浪十三刀」。廖齋施展開「北斗」的「七星拳」演化出的「七星劍」。

一個是「泰山」門下得意弟子，一個是「北斗」弑師門下高徒。他們的造詣都超過了乃師所學的十分之九。

藍翎招術堂堂正正中蘊藏無窮的機變。廖齋的絕學中詭奇陰辣，一代「毒仙」的功夫，自然離不開「詭詐」二字。

他們二人，誰也不知道多少招能分出勝負？更不知道誰比誰强？

論年紀，廖齋比藍翎大一旬有餘，經驗豐富。但是藍翎聰明絕頂，補了經驗不足。

四周觀看之人鴉雀無聲，由於這二人的功力已超出了他們師門多多，這場面要是錯過不看，那才是平生至大的憾事呢。

廖齋現在才知道，武林中居然有這麼一個年輕的高手不在他之下。他本以爲，除了拙石上人之外，已無敵手了呢。

七八十招以後，雙方各有消長，有時廖齋逼得藍翎忙不迭地後退，有時藍翎以「蝦行蟹步」把對方逼得團團轉而十分狼狽。

觀者邊看邊讚嘆，看了這場搏鬥，可以嘆爲觀止了。

這時廖齋的長劍一挑，劍訣突變爲肘底看錘，差點搗中藍翎的左胸，但再欺上半步，寒芒暴漲，「嗤」地一聲，藍翎的左袖被挑破。

觀者不由捏了一把冷汗。

在場的孫小喬緩緩地撤出了長劍，凝神以待。

「嗆」地一聲，竹刀又被盪開，藍翎的長衫下擺被削下一片。觀者又是一陣驚呼。

刀、劍的糾纏愈來愈快，也就愈分不清了。只要半瞬的遲滯，不論刀或劍，都能切下對方的六陽魁首或臂與腿。

「嗆嗆嗆……」刀劍在一連串的交擊之下，雙方互有進退，但最後一擊，藍翎多退了一步。「嘶」地一聲，右肩背上衣衫裂開，被劃開了一道血痕，又是一片嘩然。

此刻孫小喬已撲了上來，但藍翎道：「下去！」語氣十分不客氣。

「怎麼？我帮你也錯了。」

「沒有必要！」

孫小喬負氣地跺跺脚退下道：「我是怕你死於他手，咱們的帳就沒法算了！」

這話別人都未注意，藍翎全神貫注於對敵上，自然也未聽清。現在，一百五十招已經過去了。

旁觀者看來，藍翎是越來越不濟，似乎內力與經驗之不足，非但獲勝無望，能否支持兩百五十招也大有問題。

但是，過了兩百招之後，廖齋反有疲態，而藍翎的攻勢却又變爲凌厲了。當廖齋知道上當，對方在消耗他的體力，造成他的錯覺，使他以爲對方絕對支持不久，以致打消了施毒的念頭時，藍翎的「破浪十三刀」已到了最後兩刀。

刀上紫芒爆開，向廖齋捲去。

廖齋有寡人之疾，已淘虛了身子，他只能力搏一百五十招，兩百招就已經太多了。

後力不繼之下，速度以及準確性都談不上了，斜斜的一刀，自他的左胸一直向右上方挑去，經由頸部直達右頰耳邊，藍翎疾退五步。

這種突來的變化，是旁觀者任何一人所未能預測的。金毓昌和司馬鞭竟叫起來來。

那知就在廖齋一愣，頸上濺出血來之

時，一條黑影如箭射到，劍前人後，一劍貫入廖齋腹中，自胸前探出劍尖來。

事出意外，場中一片大亂。廖齋指着這個蒙着黑紗的窈窕女子，吶吶道：「妳……妳好狠——」女郎抽出長劍，廖齋的屍體緩緩向前一栽。

但女郎出掌向他腹部一按，一股血箭噴出，女郎伸手一抄，自血箭中抓住一樣東西。

這一切都是如此意外和倉猝。就連藍翎也不由愕在當地，只是他猜到，這年輕女子，必然是每次爲廖齋到第一莊向司馬鞭金毓昌二人傳遞消息那個神秘女子。廖齋仆下再也未動一下，藍翎抱拳道：「姑娘何人，以前不是和廖齋一起的嗎？」

女郎點點頭，但「啊啊」了數聲，居然是個啞巴，她遞出一個血紅的蠟丸，另一手自袖內取出一張紙條，交給藍翎。

這一手眞把他弄糊塗了。藍翎接過蠟丸及紙條，上面是這樣寫的：她是廖齋的師妹，名叫婉珍，由於師父已死，由廖齋代傳武功給她，所以她需要依附他。

那知廖齋人面獸心，某夜以藥物使她昏迷而佔有了她。從此，她必須聽他的指揮行事，他不但用藥物使她致啞，還在她的體內放了蠱。

她一個單身女子，有寃無處訴，只有把一腔仇火蹩在心裏，俟機報仇。

蠟丸中只有一位高人的罩門秘密，那就是拙石上人，因爲廖齋已窺見了師父的罩門，向師父施襲成功，他認爲武林中他所忌憚的人只有一位，那就是「泰山」拙石上人了。

最後是這樣寫着：小女子死後，請利用小女子身上的銀兩代爲埋葬，雖死九泉亦——

藍翎大驚，抬頭望去，朱婉珍已口角淌血，搖搖欲倒，八成已自斷舌根而亡。

他上前扶住了她叫道：「朱姑娘——朱姑娘——妳這又何必……」

那紙箋飄落地上，衆人檢起共看，不由義憤塡膺，廖齋居然如此狠毒，簡直沒有人性，很多人上前猛踢他那猙獰僵木的臉。

藍翎緩緩地把她放在地上，取下了她的面紗，衆人不由大爲驚奇，此女居然是個十分妙好清麗的姑娘。

遇人不淑，下場居然如此之慘了，天道云乎哉！藍翎抹下她的眼皮，也抹去了自己的兩行清淚。

金毓昌道：「藍少俠剛才是否有十成把握勝廖齋？」

「不！」他肅然地搖搖頭道：「在下只有七成把握，但由於他善使毒，又被抵消了一兩成，因而不得不在百十招之後連連讓他得手，顯示內力不繼，不克久戰的樣子，以便使他產生錯覺而不屑施毒……」

「啊……原來如此！」

司馬鞭道：「藍少俠，那蠟丸你如何處理？」

藍翎道：「朱姑娘臨去留字，諒不會假，此蠟丸內必有家師罩門之秘密，各位試想，除了毀了它，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他的那手一捏一搓，蠟丸變成了蠟屑，丸內的紙條也變成了紙粉。

藍翎道：「朱姑娘身世蒼涼，際遇可憐，司馬莊主可否予以好好營葬？」

「當然，當然，這件事交給在下，少俠不必操心。」

金毓昌道：「藍少俠，我等已被廖齋下了蠱，不知他身上有無解藥？」

「對對，我們來搜搜看，」藍、金二人上前去搜，不久就找到了，金毓昌發出了歡呼，道：「司馬兄，咱們再也不必提心吊胆，讓人家拉着耳朵受人役使了。」

藍翎抱拳道：「此地事已了，在下就此告辭，以便回山覆命……」

那知孫小喬冷冷地道：「藍翎，我說過，咱們的事還要作一了斷。」

藍翎明知故問地道：「孫姑娘，咱們之間還有什麼過節？」

「你少裝糊塗！」

藍翎攤攤手道：「我眞不知道呀！」

孫小喬道：「昔年你師父斷了家師一臂，且傷了家師的父親……」

「眞有這麼一回事嗎？」

「呸」地一聲，孫小喬道：「藍翎，裝糊塗也沒有用，你師父不會不告訴你這件事的。」

「好，就算我聽說過這事吧！孫姑娘，妳知不知道家師爲何傷了令師之父？」

「還不是拙石恃技凌人？」

「錯了，孫姑娘，昔年令師之父是個地方上的惡霸，家師勸之不聽而出手。」

「我不要聽你的一面之詞，難道家師和你師父當時情感極好，你師父却斷了家師的一臂，這件事你也能狡辯嗎？」

「當然，那是因爲家師傷了令師之父後，令師工于責人，憚于責己，不問青紅皂白，也不聽家師解釋就拚了命，那時候家師和令師的功力相差不多，在令師拚命之下，家師也不能不自衞，一時失手而傷了令師，這些年來，家師每每提起此事負疚不已。」

「我不信，你師父傷了我師父，才會被認爲『泰山』與『北斗』齊名，沽名釣譽，是個僞君子。」

藍翎喟然道：「孫姑娘千萬別這麼說，家師爲了昔年之失手十分痛心，發誓不再重履江湖。」

「要他的徒弟到江湖來耀武揚威還不是一樣？」

藍翎肅然道：「自然造化之妙，智巧所不能及。孫姑娘，有一事在下本不願說，但事到如今，却有不吐不快之感。」

「那就說吧，反正不管你胡扯什麼，咱們今日之戰是不可免的。」

「家師自傷了令師，萬念俱灰，不久即有出塵之念，『拙石上人』之名，也就是那時候起的。而且發誓今生不用兵刃，即使門下，也只能用竹刀！」

衆人不由爲之動容，原來用竹刀是由此而起的。

孫小喬回想了一下，道：「藍翎，不管你說什麼，我們之戰絕對不能取銷。」

藍翎攤攤手道：「這是何苦，昔年的不幸，還不能使我們警惕嗎？」

孫小喬厲叱一聲道：「我不和你扯下去了！還是見眞章吧。」

藍翎只好以竹刀迎上。

這工夫姚堃道：「孫姑娘，就看在妳姐夫司馬鞭份上，不要打了。」

孫小喬道：「司馬鞭只把我兩個姐姐當作玩物，他哪有情感？」

司馬鞭臉一紅，嘆道：「小喬罵得不錯，我實在不是個東西……」

金毓昌道：「孫姑娘，我看看妳和藍少俠挺合得來，眞正是金童玉女，老實說，錯過這機會，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年輕俠士哩。」

「金老賊，你少管閑事。」

藍翎發現，孫小喬也藏了拙，大概是怕他知道她是芙蓉劍簡芙蓉的門人吧？

孫小喬這劍法確是不凡，在場的旁觀者如司馬鞭，金毓昌以及姚堃等人，恐怕都非其敵。然而，六十來招之後，她畢竟顯示了後力不繼之象。

只是她好强，又是奉了師命，還在不遺餘力地進攻。

這工夫，藍翎一個大意，腰部衣衫「嗤」地一聲被挑了個洞，他疾退一丈之外，抱拳道：「孫姑娘，妳技高一着，在下認輸……」

「你少來這一套，我才不領情，你是佯輸，看劍——」

藍翎只好再應戰，但又怕傷了她，不傷她却又無法結束。

他邊打邊盤算，決定拖延時間，就這樣，一口氣拖延到三百招，天都黑了。

她的後勁怎能和藍翎相比呢？就算藍翎和廖齋打了兩百餘招，要熬時間，孫小喬還是不成。到三百二十招時，她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有如大鳥般落在現場上，竟是斷了一臂，披了黑斗篷的「芙蓉劍」簡芙蓉。

藍翎施禮道：「晚輩拜見簡前輩，並代家師問好！」

「藍翎，以你的造詣，比令師昔年傷我父時還要高明些，你願意接我過三十招嗎？」

「晚輩不敢。」

「不敢也要敢，亮出你的竹刀來。」

「以前輩身份，不便以大欺小吧。」

「藍翎，你也不必故示軟弱，以你目前的境界，我在三十招內能不失招也不錯了。」

「前輩，既然非要晚輩動手不可，晚輩只好勉爲其難，但三十招後一定要適可而止。」

簡芙蓉的劍法大有進境，比歐陽慶、高松以及凌楚紅等人都高明多多。

但她却知道，由於藍翎的造詣非同小可，如拙石在此，她仍非敵手。

看來雙方都在儘力而爲，但在二十九招上，竹刀一招用老，竟被對方的長劍逼得棄刀疾退，反之，這隻手可能不保。

藍翎抱拳道：「前輩手下留情，晚輩當銘記在心。」

簡芙蓉也看不出對方是否詐輸？收起劍冷冷地道：「小喬，我們走吧！」立刻離去。

這師徒二人走後，金毓昌道：「藍少俠，依在下猜測，你剛才又是讓了半招，只是輸得十分技巧，這等高人都未覺察而已。」

「不不不，在下確是技遜一籌。」他抱拳道：「一切拜託，小弟要告辭了，後會有期——」說畢立刻離去。

此刻簡芙蓉師徒在山路上緩緩而行，簡芙蓉道：「小喬，剛才看你們二人動手，就像爲師昔年和拙石動手一樣，爲師相信藍翎剛才不是甚麼眞的失招，非棄刀不可……」

「師父，他難道又是假的？」

「是的，但這年輕人宅心仁厚，十分可取，爲師知道你們已有了情感，妳現在該知道如何去做了吧？」

「師父……我不知道……」

簡芙蓉道：「男女之間的緣份稍縱即失，一旦任性，卽痛苦終生，妳回去找他吧，不要再跟着師父了——」說畢，一掠近二十丈，幾個起落就不見了。

孫小喬在夜色中呆立了片刻，立刻回頭追去。

此刻藍翎在山道上踽踽獨行，剛才在路邊看到了秦、鄭等四人的屍體，果然是中毒而死，不由感慨萬千，現在事是辦成了，未辱師命，但總不免有落寞寡歡之感，當他仰首天空，長長地吁了口氣時，忽見前面岔路口處有個人影。

走近一看，竟是低着頭撫弄衣角的孫小喬，不由大喜，一時忘情，撲上去把她抱了起來，道：「小喬，我就知道妳並不是眞的討厭我的……」她不是和他談過條件要他娶她的姐姐，毛遂自薦過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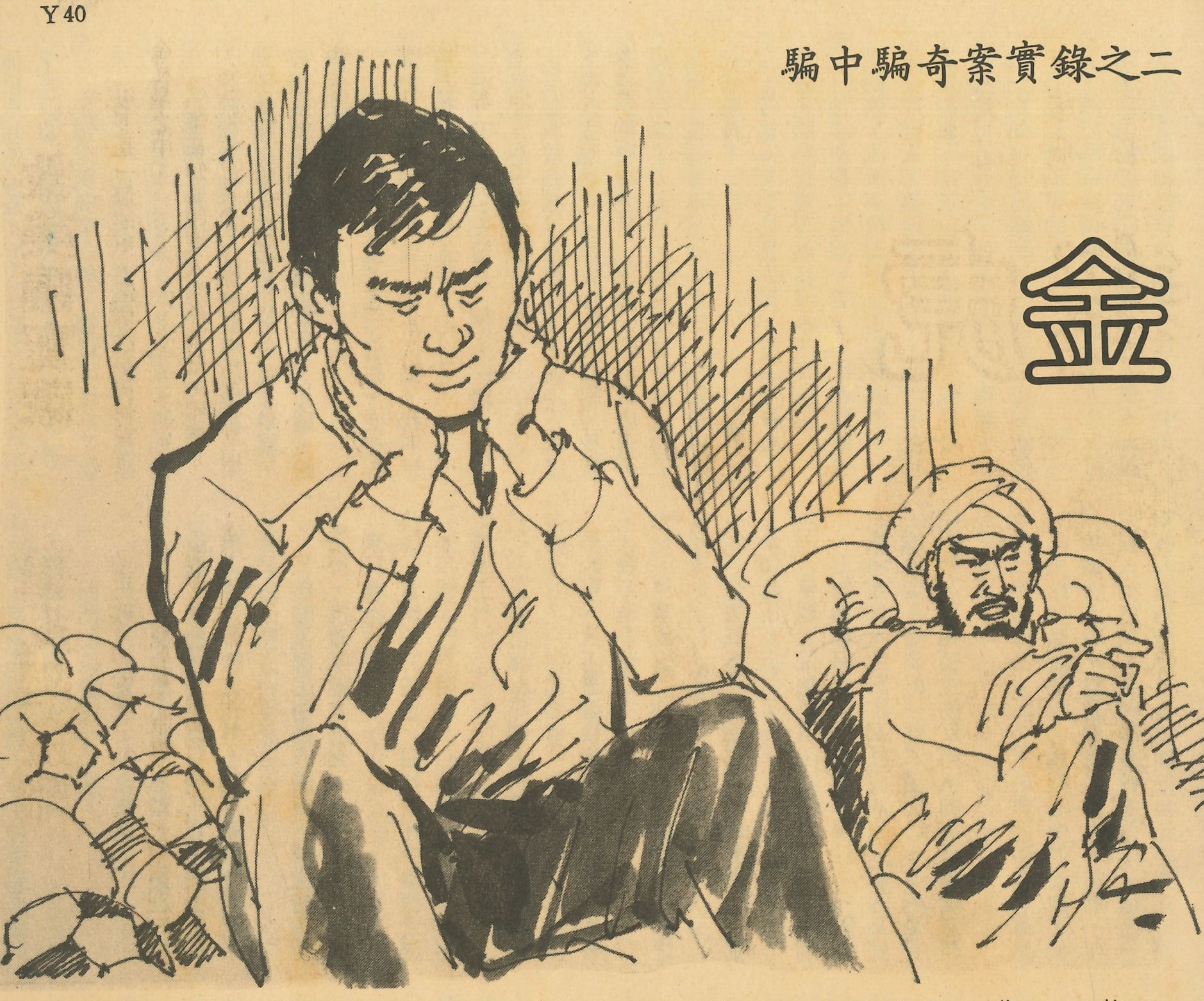
「誰說的？是我師父要我回來的……」她象徵性地掙扎着，而他却抱得更緊了，這正是所謂：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吧？（全文完）

金老虎

左慈·文
可飛·圖

救美騙寶藏

驅虎噬金剛



以下是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流傳在黃金私梟之中：

「誰都知道印度人崇拜黃金，印度是黃金走私者的天堂，從外地走私黃金到印度去，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於是黃金私梟，就用種種方法，設法將黃金偷運進印度之內，獲取暴利。

「印度政府爲了防止黃金走私，作了種種努力，有着完善的緝私隊組織，使得很多黃金私梟，無所遁形，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走私而來的黃金，還是源源不絕地進入印度國境之內。

「有一單黃金走私案，一直到現在，還爲人所稱道。某年，一隊著名的足球隊伍應邀去作表演賽，足球隊的教練、職員、正式球員和後備球員，一共是二十個人，足球隊的成員下飛機受到了盛大的歡迎，海關當然循例檢查行李，但絕無可疑之處，可是結果，却有大量黃金走私進口。

「原來，當足球隊成員下機時，每一個球員的手中，都提着一隻足球，著名的球隊球員，手上提一隻足球，當然沒有人疑心，而且又是堂而皇之地通過海關的，所以連最精明的檢查員也被瞞過了。因爲檢查員一般來說，不會注意最當眼的東西，這是利用人類的心理而成功的例子，事實上，每一隻足球，都是純金的，只不過在表面上，用油漆塗成足球顏色而已，這次走私成功，最爲私梟所樂道，主持這次走私的人，也在黃金私梟中，獲得了極高的地位，爲其它私梟所推崇。」

故事的敘述，自然很粗糙，但是却也概括了整個事情的經過。

這個故事，看來沒有甚麼特別，也不見得特別精彩，不過却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這個故事根本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說，在這個簡單的故事之中，有一處地方，是爲大家所忽略的，看來故事好像順理成章，但若是揭露了這一點，任何人都可以明白，這種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這個隱藏着的破綻，使得整個故事，無法成立！

這個隱藏着的破綻是甚麼呢？是著名的足球隊不可能被利用來走私？還是精明的關員，不會如此疏忽？還是純金製造的足球，不可能做得如此像眞，還是儀器不應該疏忽了對金屬的反應？

都不是，這一切，都不是絕對不可能的，足球隊可能被利用來走私，再精明的關員，也可能疏忽，純金可以鑄成和眞足球一樣。

而那隱蔽的破綻，是絕對不可能的！

以下是兩個人的對話，不必研究講話這兩個人是甚麼樣的人，事實上也無法知道，因爲能夠聽到這兩個人的對話，只不過是拜錄音機所賜，也就是說，那兩個人的說話，是由錄音機播送出來的。

「你知道最成功的一次白金走私是甚麼？」

「知道，緝私隊已經知道一艘遊艇要走私白金進口，一切全佈置好了，遊艇一到，就登船搜查，可是，結果却一無所獲，只好撤退，但事實上，白金還是運進來了！」

「對了，整艘船的船身，就是白金鑄造的！」

「那很有點像一部電影，一輛名貴的汽車，用來走私黃金，檢查人員也查不出來，原來，整輛車的車身，就是用黃金造的！」

「遊艇的船身全用白金製造，也是電影中的情節，唉，眞可惜，那只是電影中情節，實際上無法做得到！」

「爲甚麼？雖然技術上絕不簡單，但也並不是完全不能做到，金子可以造成任何東西！」

「是的，金子可以造成任何東西，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金子是多麼重？一輛由純金鑄造的汽車，車身會重到甚麼程度？要甚麼樣的馬力才能帶動它？一艘由白金鑄造的船，它的吃水綫，只怕就在船艙的艙頂上！」

「……」

「你聽過那個足球隊利用純金作足球，偷運進印度國境的那個故事？」

「我當然聽過，我還見到過那個主持人。」

「那個所謂主持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說謊者，他將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當成眞的一樣來說，而且，說得每一個人都相信！」

「不可能？我並不覺得，有甚麼不可能！」

「那是你忽略了這個故事中，有個隱藏着的破綻之故，你忽略了的，是黃金的重量。」

「黃金的重量？誰都知道，金子很重的！」

「是的，但究竟有多重？黃金的比重，是十九點三，也就是說，一立方公分的黃金，重十九點三克，一千克就是一公斤，你算算圓球的體積，足球的半徑是多少？算它十三公分，你知道球形體積的計算公式吧，結果是多少？將近九千二百立方公分，再乘比重，等於將近十八萬克，那就是一百八十公斤。一隻純金的足球，重一百八十公斤，除非那些足球隊員全是超人，不然，根本不可能提得動它，這才是黃金眞正的重量！」

對話到這裏結束，再下去，是一連串嘆息聲。

在諦聽着那卷錄音帶的，是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一面聽着錄音帶，一面在學着他的叔叔，用力吸着烟斗，雖然烟斗中燃燒着的烟絲，被他吸得吱吱發响，可是他的舌頭，也有一陣陣疼痛的感覺。

他皺着眉，一時之間，不明白送這卷錄音帶來給他的人，究竟有甚麼意思，不過他却可以肯定一點：他有麻煩來了，他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而他實在喜歡這地方，希望多住一會，所以他才會一想到就皺起眉來。

他住在一幢完全用巨大的木頭造成的房子裏，當他坐着，只要抬起頭，他就可以看到崇峻的、無可比擬的喜馬拉雅山，山上的積雪，和積雪中露出來的岩石，和那種看來特別靑藍的天空，都會令人心襟寬敞，感到說不出的舒服，在這個尼泊爾北面的小鎭上，他已經住了快半年了，可是他實在捨不得走。

他根本絕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如果不是那卷錄音帶，不是和錄音帶一起來的那封信，和他叔叔轉這錄音帶來的時候附上的便條，他根本不會想到自己要離開這個如此幽靜美麗的地方，在這裏完全沒有人來騷擾他，他可以專心欣賞巍峨的高山，和向當地的土人學習鋒利的彎刀的刀法。

但是現在，這一切好像都要結束了。

年輕人嘆了一口氣，他欠了欠身，又拿起他叔叔的便條來，他已看過很多次了，他住在尼泊爾北部的一個小鎭上，只有他叔叔才知道。

他叔叔的便條上寫着：「我知道你不喜歡人家來打擾你，也知道你不喜歡被人恐嚇，可是我認爲，我還是應該讓你知道這件事，附上錄音帶一卷，和隨錄音帶來的一封信。對不起，我已經看過那封信了，這就是我爲甚麼要將錄音帶和信轉給你的原因。再者，對這件事，我沒有意見，你可以完全憑你的意見去處理。」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他又拿起另一張信箋來，這張信箋，淡米色，在一角上，燙淡金色，印着一個徽號，看來很古怪，信箋散發着一股令人心曠神怡的幽香，信是用法文寫的，字跡極其優美：「送上一卷錄音帶，讓你知道難題的所在，我不知道你在甚麼地方，但是我知道你叔叔在甚麼地方，他一定會代我轉給你，因爲我雖然查不出你躲在那裏，印度老虎一定查得到的，快和我聯絡，我有事要你帮忙！」

年輕人重重放下了那封信，望着錄音機，

他自然知道信是甚麼人寫的：奧麗卡公主，那個豹一樣的女人！

年輕人再嘆了一聲，懶洋洋地站了起來，打了一個呵欠，將烟斗中的烟灰倒出來，重新又裝上烟絲，可是他未曾再點着火，就離開那屋子。

他駕着吉普車，駛到崎嶇的山路，來到了加德滿都，在那裏，他登上了飛機，經過新德里，又開始進入充滿了囂鬧，紛爭的文明世界中。

兩天之後，他見了他的叔叔，他叔叔用力拍着他肩頭，道：「小心點，我不想看見你栽在一個女人手下！」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道：「如果我需要帮助，你肯帮我麼？」

他叔叔直截了當地回答，道：「不能，你快去見她吧，還好你及時趕到，我看你還得開快車才行，不然，她在酒店會等得不耐煩了，而且，聽說印度老虎也到了這裏，我看多半是她叫來的，好對你造成一種威脅！」

年輕人苦澀地笑了笑，道：「叔叔，你看，她究竟要我做甚麼事？」

他叔叔皺了皺眉，道：「從那卷錄音帶聽來，我看事情和黃金走私有關！」

年輕人苦澀地笑了起來，他用手在臉上撫摸着，走了出去，他並沒有闖紅燈，因爲他可以肯定，他一下飛機，奧麗卡公主一定知道他已經到了，而且一定知道他正是爲見她而來的。

酒店的電梯很擠，天氣還不太冷，可是酒店中的暖氣已經開放，叫人很不舒服，年輕人踏出擠擁的電梯，在走廊中走了一段，走到一扇門前，他才伸手要去敲門，門就打了開來。

開門的是奧麗卡公主。

年輕人由衷道：「你眞動人！」

公主眞的很動人，他穿着一襲及地的紗衣，湖藍色，金髮垂肩，有着奶油般的皮膚的手背裸露在外，而且柔軟地纏上了年輕人的頸。

年輕人吻了吻她的臉頰，公主迷人地笑着，挽着年輕人進來，華麗的套房中看來只有她一個人。

當琥珀的美酒，開始在杯中蕩漾之際，年輕人已經說道：「究竟是甚麼事，你該說了。」

公主斜靠在年輕人的肩上，轉動着酒杯，道：「你該知道，如果是我自己做得到的事，我不會來找你，你只欠我一件事，我不會浪費的！」

年輕人道：「對，應該留來作救命之用！」

公主低嘆了一聲，輕輕地說道：「正是如此！」

年輕人陡地挺直了身子，因爲在事前，他無論如何也未曾想到那是性命攸關的事，而且，他剛才那樣說，也只不過是宣洩他受人脅制的一種不憤而已，並不是有意的，可是公主的反應，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他望着公主，公主的雙眉蹙着，雖然看來她像是並不想表露她心中的憂慮，但是眉宇之間，還是顯露了出來。當然，年輕人也想到，那可能是她的做作，但是一個人若是能將外表控制得如此之適宜，那麼她無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演員了！

年輕人只呆了片刻，就笑了起來，道：「是麼？是甚麼人在找你的痲煩？」

公主又苦澀地笑了一下，道：「事情一開始，根本是我自己找來的痲煩。」

年輕人揚揚眉，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公主又嘆了一聲，道：「你沒聽說歐洲有人出賞格，給一個能克服困難，達到他們要求的人？」

年輕人搖着頭，道：「沒有聽說──」他立時作了一個手勢，不讓公主開口，又道：「在這大半年來，我在喜馬拉雅山隱居，這件事可能很轟動，但是我眞的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公主又嘆了一聲，道：「我可以相信你，因爲如果你知道的話，一定是你出面去帮他們解決難題，而不是我！」

年輕人將坐的姿勢，變得舒服了一些，又道：「那難題是甚麼？」

公主却並不立即說出來，只是將手指甲在沙發的扶手上刮着，看來樣子有點楚楚可憐，她的長睫毛在輕輕閃動着，聲音也更動聽，說道：「或許我太貪心了，做成這件事的酬勞，是一座位於盧森堡境內，十世紀建成的古堡，有兩百五十間房間──」

她講到這裏，眼中閃出了光輝，道：「那是眞正的古堡，整座建築，沒有一寸地方不是古董，在古堡建成之後，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君主，曾在古堡中住過或舉行過會議！」

年輕人在公主開始提及那座古堡的時候，就一直在搖着頭，直搖到公主停止了說話。

公主望着年輕人，道：「你認爲那不值得？」

年輕人繼續在搖頭，道：「不值得，爲了這座古堡，就算拾一條手帕，也不值得，你可想到，維持這樣一座古堡，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公主咬着下唇，輕輕地笑了起來。

公主一面笑着，一面道：「我知道，我請專家估計過，維持費大約是一年六百萬美金。」

年輕人攤了攤手，道：「是啊，六百萬美金，可以買很多東西了！」

公主直視着年輕人，道：「你想，如果我得了那座古堡，我會讓它空在那裏，每個月花維持費去保養它？」

年輕人又呆了呆，才道：「我看不出你有什麼別的辦法，盧森堡又不是什麼旅遊勝地！」

公主又盈盈笑了起來，道：「佛羅里達州是旅遊勝地！」

年輕人陡地一怔，隨即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來，接着，便呵呵大笑了起來，說道：「好主意，像倫敦橋一樣，賣給美國人！」

奧麗卡笑得很高興──雖然她眉宇間看來，仍有點淡然的哀愁，她道：「對，美國人什麼都要，只要那東西比他們國家歷史更悠久！」

年輕人聳了一下肩，道：「你得先找到一個買主！」

公主道：「我找到了！」

年輕人揚了揚眉，他沒有出聲，但是

他的神情分明是在問「什麼人」！

公主的唇，正輕輕地閃動着，在她豐滿誘人的唇中，吐出了一個名字來：「金剛！」

這一次，年輕人不僅是呆了一呆，也不僅是挺了挺身子，而是霍地站了起來，不但站了起來，而且還是大聲地叫道：「金剛！」

奧麗卡公主的神情有點苦澀，仍然低聲道：「金剛！」

年輕人來回走了幾步，誰都看得出，他在那一刹間，心中是如何之震驚和不安，他又道：「金剛，唔，金剛！」接着，他也苦澀地笑了起來，道：「你眞是找到了一個好賣主，唔，金剛！」

公主低嘆了聲，道：「是的，他是好買主，他出得起好價錢，他出四千萬美元，購買那座古堡，而古堡的搬遷，完全由他負責，他準備將這座古堡的每一寸都拆了下來，照原來的樣子，在佛羅里達州建造起來，作爲自己的住所，使他自己眞正像一個皇帝！」

年輕人直到公主停了口，才坐了下來喃喃地道：「其實，他早就是皇帝了！」

年輕人說得不錯，金剛就算不是皇帝，也和皇帝相若無幾，金剛其實不是他的姓名，只是他的外號，他可以極有效地控制他五萬以上手下的生或死，他是他統治的那個集團的皇帝！

金剛的手下有着各種各樣的人才，金剛首次的資金是怎麼來的，也不可考了。但是現在，他却僱用了三十名以上，年薪二十萬美金的專家，專責處理他的財產，使他的財產，到達了天文數字，但即使這樣，直到現在，金剛仍然控制着若干不法組織，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了。

有一個傳說稱，金剛爲了怕給人買兇暗殺，所以他早就聲言，任何職業兇手，只要能提供對他不利的情報，就可獲得十倍的報酬，所以前五年，想買兇殺他的人，總是死在自己買通的兇手手下，而近五年已經沒有人再傻到去和金剛比鈔票了。

金剛也幾乎網羅了世界上所有的第一流的職業殺手，他是一個會動生意腦筋的人，不會白養着那批職業兇手，於是，他也成爲這批一流職業殺手的經理人，接受買兇的委託。他着實幹了幾件轟動一時的暗殺事件，都是無論怎麼調查，也查不到他身上的十全十美的犯罪！

這樣的一個人物，年輕人又不禁搖了搖頭。

公主望着年輕人，道：「本來，事情很簡單，只要我做妥了這件事，古堡到了我的手中，我向金剛收錢，就解決了，可是我──」

年輕人道：「可是你解決不了那個難題！」

公主有點幽幽地道：「是，那也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已經向金剛收了定金一成，而金剛最不喜歡被人欺騙，要是交貨的日子到了，而我交不出古堡來，金剛就會認爲我欺騙他，他就會──」

公主說到這裏，面色變得很蒼白，而且，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冷顫。

年輕人沒有出聲，公主的聲音，聽來幾乎像是在哽咽，她道：「離預定的交貨日子，只有二十天了！所以我想起了你，只有你能帮我解決那個難題！」

年輕人又站了起來，來到了窗口，道：「究竟是甚麼難題？不見得是三角等分吧？」

奧麗卡公主苦笑着道：「我無暇欣賞你的幽默，你答應過我做一件事的！」

年輕人陡地轉過身來，道：「是，但這件事必需是要做得到的，你叫我上月亮去，或者我還可以躲在太空船裏，但是你如果叫我將整個月亮搬下來，那就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奧麗卡公主皺着眉，過了半晌，才道：「你首先得跟我到一個地方去！」

年輕人沒出聲，公主又道：「到南非去！」

× × ×

南非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或者說，是僅存的幾個奇怪地方之一，在那裏，有色人等受到公然的排擠和歧視，且成爲立國之根本。

當年輕人步出約翰尼斯堡的機場之際，雖然在他身邊的是一個人人注目的金髮美人，而他也受到了第一流的待遇，但是他仍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異樣之感。

不過年輕人並沒有花太多心思在這方面，在整個旅程中，他只是在想着：奧麗卡公主所遇到的難題，究竟是甚麼事？

他叔叔曾經告訴他，事情可能和黃金走私有關，而當他一知道公主要帶他來到南非之後，他也可以肯定這一點。因爲南非正是黃金的出產地。

然而令得他不明白的是，世界上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有黃金私梟，也幾乎任何黃金私梟，都有他們自己的辦法，將黃金運來運去，奧麗卡公主爲甚麼一定要來找他呢？

在旅程中，公主並沒有向他提及任何有關這次難題的事情，即使下了飛機，上了車，她也沒有提。

可是年輕人却可以在公主的臉上，看到她的心事，越來越沉重，年輕人並不心急想知道，因爲他可以肯定，離揭曉的時間，不會太遠了！

車子經過約翰尼斯堡的市區，在一座宏偉高聳的建築物之前，停了下來，那是一家著名的，貴族化的酒店，車子才一停下，酒店門口，穿着鮮艷顏色制服的侍者，就搶過來開車門。

可是，那侍者的手還未曾碰到車門，在他的身邊，就出現了一個穿着雪白西裝，身形高大，皮膚和他身上的西裝相比，看來更顯得黝黑的大漢，伸手將侍者推了開去，接着打開了車門。

年輕人先出了車子，自然而然地，他向那大漢看了一眼，心中也陡地升起了一個疑問。

那大漢的身量極高，超過六尺，深目高鼻，再加上鬈而濃密的頭髮和鬍子，一望而知是雅利安種人，也就是說，是一個印度人！

接着，公主也走出了車外，年輕人向公主望了一眼，公主像是有着一層歉意，低聲說道：「他是我們要來見的朋友的僕人！」

年輕人又略怔了一怔，一句話，已幾

乎要衝口而出，可是却在刹那間忍了下來。他想要問的那句話，是：「我們要來見的是甚麼人？」而他之所以沒有說出口來，是因爲他立時想到，他要見的是甚麼人了！

年輕人在想到自己將會見到甚麼人之際，又向公主望了一眼，公主抱歉地向他笑着，將聲音壓得更低，道：「對不起，我事先沒有告訴你！」

年輕人只是微笑着，挽着公主的手臂，向酒店的大門走進去，同時，他用一種毫不在乎的聲音道：「爲甚麼事先不告訴我？怕我知道了不敢來！」

公主笑得很迷人，道：「我也不知是爲了甚麼，不過我知道，就算我告訴了你，你也一定會來的！」

年輕人又淡然笑着，道：「我以爲，這是你和歐洲集團之間的事情。」

公主微笑着，道：「是的，不過他是原始的委託人！」

年輕人「嗯」地一聲，道：「不錯，黃金只有在他的國家裏，才能賣到最高的價錢！」

公主吸了一口氣，雖然她只是望了年輕人一眼，但是在那一眼之中，眼神之中，也無法掩飾她心中對年輕人的那種由衷的傾佩。

他們穿過大堂，進入電梯，那身高六呎以上的大漢跟着他們一起進來。當電梯門快關之上際，才有一個老年紳士，匆匆趕了進來。

那老年紳士並沒有吸烟，可是手中，揑着一隻烟斗，而且他的身上，散發出一股烟草的香味，那種香味，是年輕人再熟悉不過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向那老年紳士偷偷眨了眨眼，可是那老年紳士却像是完全沒有注意一樣。年輕人當然並不會因此而感到有絲毫懷疑，他絕對不用懷疑，那種熟悉的烟草氣味，是他開始學步的時候，就聞慣了的，他的叔叔來了，雖然他叔叔曾對他說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但是他還是來了。

年輕人覺得心神舒泰，電梯升到十二樓，老年紳士走了出去，電梯中只剩下了六個人，繼續向上升，到了十八樓，電梯門打開，外面早有一個同樣高大，也穿着白西裝的印度人在等着。

公主挽着年輕人走出電梯，經過走廊，年輕人已發現，這一層酒店原來的侍者，都已經調開，在走廊中來來去去的人，全是身高六呎以上，穿着白西裝的印度人，而且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神情，完全像是鑄模製出來的一樣，臉上的肌肉全是刻板的，不懂得活動的那一類型。

年輕人和公主，一直來到了一扇有兩個白西裝大漢把守的門前，才停下了來。

他們才一停下，守門的兩個大漢中的一個，就側了側身，打開了門，立時又退回到原來站着的地方，公主挽着年輕人，走了進去。

年輕人一進去，還未曾看清楚房間中的情形，就聽到一聲怒吼，一個粗啞的聲音喝道：「你來遲了，娃娃！」

年輕人停了一停，一個大漢，穿着一件鮮艷的睡袍，已向着他和公主直衝了過來，公主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低號聲，閃到了年輕人的身後，年輕人也忙伸手向前，擋了一擋。

他的手並沒有碰到那人的身子，那人已經停了下來，這證明那人的身軀雖然龐大，但是他對於他自己全身的每一根肌肉，都能控制自如。

年輕人望着那人，那人也望着年輕人，那人當然也是印度人，事實上，年輕人還可以知道這個人的準確籍貫，和他過去的一切。

年輕人知道，那人是印度北部無數支帮之一，巴哈瓦浦耳邦的人，他出生在一個總管之家，他的父親是巴哈瓦浦耳土王的總管，總管的職位是世襲的，到他父親逝世之後，他却沒有繼續當總管，而是毒死了土王，佔據了土王的三十七個姬妾，足足逍遙了三年，事情才被揭發，在效忠土王的軍隊圍攻之下，他放火燒了土王的宮殿逃走，從此之後，他就成了印度，或者說整個東方最危險的人物之一，他原來叫甚麼名字，已經沒有人知道了，但是他的外號，却人人皆知：印度老虎。

年輕人裝着不認識地打量着印度老虎，印度老虎也打量着年輕人。

老實說，世界上最不舒服的事，莫過於被印度老虎這樣的人，用他的眼珠這樣瞪着來看了。

印度老虎的眼睛不大，向外突出，他的眼珠是一種奇怪的灰色，彷彿不是生在眼眶之內，而是生在眼眶之外，浮在眼白之上，隨時可以落下來的兩塊小石頭。當然，如果眞是兩塊小石頭的話，決不會引起被望的人有如此不舒服之感的，偏偏那兩塊「小石頭」又是有生命的，迸射出一種難以形容的邪毒，暴虐的神采來！

年輕人和印度老虎對望了約莫半分鐘，印度老虎又吼叫了起來，聲音高而嘶啞，聽了令人牙齦發酸，他向在年輕人身後的公主叫道：「娃娃，你帶這樣一個人來見我，是爲了甚麼？」

公主已經定過神來，她居然在看來盛怒的印度老虎之前，還能保持着微笑。

奧麗卡公主微笑，道：「如果他不能帮你解決難題，那麼，世界上沒有別的人可以帮你解決了！」

印度老虎又瞪了年輕人一眼，陡地怪聲笑了起來，伸手直指公主的鼻尖，道：「娃娃，不是帮我，是帮你的！」

公主苦笑了一下，又向年輕人望了一眼，說道：「如果我早知道那歐洲集團的幕後委託人是他，我也決計不會去攬這件事！」

年輕人儘量使自己的臉上，出現微笑，可是事實上，他臉上的肌肉，却因爲僵硬而有點痲木。

這眞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會和印度老虎，面對面地站着！年輕人沒有甚麼怕的事，但如果他在上機之前，確知自己要面對印度老虎的話，他眞的可能考慮逃走，逃到不爲人知的地方躲起來。

他這時，也知道他的叔叔爲甚麼要趕來了，他叔叔當然是知道了印度老虎將會和他會面之故，而印度老虎是一個如此危險的人！

就算是同樣危險的人，年輕人此際，也不會如此緊張，但是印度老虎不同。

因爲年輕人曾經偷走了印度老虎黑組織金庫中的藏金，令得這個黑組織瓦解，而在這件事發生之後，印度老虎將他恨之切骨，出了極高的賞格，要取他的性命。他答應奧麗卡公主帮助她，就是因爲公主知道他的這個秘密。可是他再也想不到，因爲要帮助公主，竟會要和印度老虎面對面在一起！

年輕人不由自主地望了公主一眼，公主顯然不太有被人指着鼻尖呼喝的經驗，是以她顯得手足無措，還是年輕人伸手，將印度老虎的手，推開了些，說道：「不管是甚麼人的難題，總之是有難題，對不對？」

印度老虎後退一步，瞪着年輕人，陡然以極其急驟的聲音喝道：「姓名，來歷，有關你自己的一切資料，快說出來！」

年輕人聳了聳肩，道：「沒有，甚麼也沒有！」

印度老虎的神情，已經很怒，可是當年輕人伸出手來，也指着他的鼻尖之際，他變得眞正暴怒了。

年輕人指着他的鼻尖，道：「聽着，是你有事來求我，不是我求你！」

印度老虎一聲怒吼，伸手來抓年輕人的手腕，年輕人早已料到這一着，立時反手抓過去，兩個人的手，立時緊緊揑在一起。

兩個人的手緊握在一起，同時向後，用力一拉，誰也沒有將誰拉動，印度老虎一脚向年輕人踢來，年輕人手上的力道突然一鬆，印度老虎的身子向後仰去，年輕人的身子已經趁機躍起，印度老虎一脚踢空，年輕人已在他的頭頂，疾翻了過去，兩個人的手仍然緊握着，年輕人一翻到了印度老虎的背後，將印度老虎的手臂，完全反扭了過來，印度老虎發出一下怪聲，四個白西裝的大漢疾奔了過來，年輕人轉身，鬆手，伸手在印度老虎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這是小孩子的遊戲，我實在不想再玩下去了！」

印度老虎也疾轉過身來，盯着年輕人，雙眼不斷眨着，足足過了一分鐘之久。

在那一分鐘之間，年輕人揑着拳，拳心不斷在冒汗，因爲根本沒有人可以預測，印度老虎在兇性大發之下，會有甚麼行動！

這一分鐘的時間實在太長了，直到印度老虎慢慢轉過身去，年輕人才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印度老虎走開去，伸手推開了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坐了下來。

公主連忙來到年輕人的身邊，年輕人向公主使了一個眼色，他們也一起坐了下來。

印度老虎望着他們，說道：「我並不是不講理的人，但是我不能容忍被人欺騙，我委託一個歐洲集團做事，這個集團的人答應了我，可是他們又去託別人，託了她！」

印度老虎向奧麗卡公主指了一指，公主立時現出苦澀的笑容來了。

印度老虎又道：「這已經是對我的一種欺騙，所以，我懲罰了這個集團的三個首腦！」

印度老虎講到這裏，公主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震動了一下，而且當年輕人向她望去的時候，她側着頭，避開了年輕人的目光。

年輕人心裏明白，她一定早已知道這件事的，只不過像是要帶他來和印度老虎見面一樣，瞞着他，未曾告訴他而已。

印度老虎忽然笑了起來，道：「要知道我怎樣懲罰這三個人麼？哈哈！」

他一面笑着，一面揮着手，一個穿白西裝的大漢，立時遞過了一隻極大的牛皮紙袋來，印度老虎接過，打開紙袋，抽出三張放得足有兩平方呎大的彩色照片來，奧麗卡立時發出了一下驚呼，將臉轉過來，抵在年輕人的肩頭，年輕人也感到了一陣噁心！

印度老虎却像是十分欣賞照片上的形像，他一面看，一面還指着一張照片，抬頭向他身邊的大漢，道：「這一刀砍得不夠直，應該將他的鼻子齊中割開來的，左、右完全一樣，不應該是斜的！」他又抬頭，向那年輕人道：「將欺騙他人的人，用刀在臉上砍二十刀，這是我們家鄉的一種習俗！」

年輕人「哼」地一聲，他也不想多看那些照片一眼，因爲照片上，那被砍成血肉模糊的臉，實在令人噁心。

印度老虎得意地笑着，將照片放在几上，盯着年輕人，道：「她接受了委託，要是也不能完成，那麼，她所受的懲罰就完全一樣！」

年輕人吸了一口氣，到現在爲止，他總算完全知道，奧麗卡公主的處境了，也明白了奧麗卡公主眞正是處在生死關頭之間。

年輕人伸手，將几上的照片，翻了過來，他顯得很鎭定，道：「一個人要是做不成這件事，就算你威脅着要在他臉上砍八十刀，也一樣是做不到的！」

印度老虎陰森地道：「不一定，那至少會使得這個人拚命地去做！」

公主已經坐直了身子，面色十分蒼白，當年輕人向她望去的時候，她眼中的歉意更甚，年輕人在她的手背上，輕輕地拍着。

年輕人道：「我看黃金走私，並不是什麼大難題，何以你看得那麼嚴重？」

印度老虎瞪大了眼睛，道：「問題是在於多少，一百公斤？一千公斤？我全可以運回去！」

年輕人道：「你不見得想將南非金礦，搬回印度去吧！」

印度老虎點頭道：「你猜對了！」

年輕人陡地站了起來。

將一座金礦搬到印度去，如果不是他的耳朵有毛病的話，那麼就一定是印度老虎在發神經病了，那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事情！

印度老虎冷冷地望着年輕人，道：「那是一座小型金礦，我已經經營了十年，沒有人知道我是這座金礦的主人，這座金礦，每年生產純金四千六百公斤，十年來所生產的接近五萬公斤，而現在已經開採完了，金礦也已經封閉了，我要將這個金礦中提出來的金子，全運回去！」

年輕人吁了一口氣，這種情形，可以

說是要將整座礦金運回印度去，但形式上當然不同，所要運的，是五萬公斤的黃金，而不是整座金礦！

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在剎那間，他迅速地在轉着念，他是在計算，五萬公斤的黃金，體積是多少，體積並不大，大約是兩點五立方公尺，如果將五萬公斤黃金，鑄成一塊，和一張普通寫字枱所佔的空間差不多，可是它的重量，却是五萬公斤，超過七萬磅！

年輕人眨着眼，道：「這些黃金，你放在什麼地方？」

印度老虎突然發出了一連串的咒罵聲，他在罵的時候，所用的語言，是印度北方的土語，年輕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可是從他面肉抽搐的那種神情來看，可知他的心中，一定十分憤恨。

公主低聲道：「別問他，他做了一樁蠢事，他相信了那個足球隊走私黃金的故事——」

年輕人陡地縱笑了起來，道：「他不是將所有的黃金，全鑄成了足球吧！」

公主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道：「正是，一共是兩百八十二個。」

要不是印度老虎的臉色，變得如此之難看，年輕人一定會忍不住大笑特笑，兩百八十二個純金的足球，只有白痴才會想到用這種方法，可以將這五萬公斤黃金，運進印度去！

印度老虎面色鐵青，惡狠狠地道：「別笑，這是你們的事情，黃金到不了印度，你們的臉上——」

他講到這裏，陡地翻回几上的照片來，神情更加兇狠。

年輕人又將照片翻回去，道：「你想要這批黃金到達印度，首先就要停止對我們的威脅，這件事，在你看來，好像是做不到，但是在我看來，却再簡單也沒有，不過，我需要時間！」

印度老虎用極疑惑的眼光，望着年輕人，然後問道：「你要多久？」

年輕人道：「你在這裏，將金子移交給我，一個月之後，你在印度收黃金！」

印度老虎的神情，更加懷疑，年輕人立時伸出手來，道：「不必問我用什麼法子，那是我的秘密！」

印度老虎笑了起來：道：「你應該知道，如果你欺騙了我的話——」

年輕人冷冷地道：「別再多說了，我知道你吃過大虧，你的賞格再高，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結果！」

公主現出吃驚的神色來，印度老虎的臉色鐵青，雙手緊握着拳，年輕人却神色自若，印度老虎緩緩鬆開了緊捏的手，向一個大漢揮了揮手。

那大漢提着一個公事包，走了過來，放在几上，印度老虎道：「拿去，全部資料全在裏面，你可以憑裏面的文件，得到那批黃金！」

年輕人笑了笑，道：「兩百八十二隻金足球！」

印度老虎的神情有點尷尬，但立時又兇狠地道：「從今天起算，我給你一個月時間！」

年輕人嘆了一聲，手按在公事包上，奧麗卡公主望着他，年輕人的心中在苦笑，一邊是印度老虎，一邊是金剛，而他只有一個月時間！

印度老虎面上的肌肉抽搐着，公主不自由主，向年輕人靠近些，印度老虎重複地道：「一個月！」

年輕人提着公事包，站了起來，道：「好吧！」

印度老虎的神情，既兇狠又不放心，他盯着年輕人，又加了一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不能爲我做到這件事，會有什麼後果！」

年輕人已經挺直了身子，他直視着印度老虎，並且，緩緩地伸出手指來，在印度老虎的肋骨上，輕輕戮了一下，印度老虎的一生之中，顯然很少遇到這樣的事，是以他陡地後退了一步，怪聲叫了起來。

年輕人已經冷冷地道：「你要記住兩點，第一　我不是爲你做這件事，我是爲奧麗卡，第二，你自己做不成的事，要求別人，最好就是完全相信別人！」

印度老虎的雙眼睜得極大，眼珠轉動着，面肉在不住地抽搐。

年輕人說完之後，向奧麗卡望了一眼，就提着公事包，向門口走去，當他和奧麗卡來到門口的時候，才聽得印度老虎發出了一聲怒吼，道：「站住！」

年輕人站在，但是並不轉過身來，奧麗卡公主緊張地握住了年輕人的手，印度老虎的聲音之中，充滿了憤怒，大聲道：「我不是做不成這件事，而是我太出名了，不能做，而你能做，因爲你是一個無名小卒！」

年輕人只是聳了聳肩，並沒有其他任何表示，打開門，輕輕推開了站在門外的一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奧麗卡公主緊緊挽着他，走廊看來好像特別長，好不容易來到了電梯門前，進了電梯，公主才吁了一口氣，低聲說道：「對不起，眞的，對不起。」

年輕人沒有出聲，只是皺着眉，他們一起出了酒店，一路上，公主大約說了十遍以上「對不起」，聲音一次比一次低，眼中流露出來的歉意，也一次比一次爲甚，可是年輕人却始終不出聲。

直到公主第十五次說「對不起」之際，他們已經來到了另一間酒店的房間中了，年輕人才道：「沒有什麼，我知道你現在有點後悔了！」

公主咬着下唇，低下頭去。

年輕人放下手中的公事包，托着公主的下頷，令她抬起頭來，道：「你像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專喜歡玩危險的遊戲，我不相信你在乎出賣那座古堡所得的錢，你早就知道你做不成這件事，你也早想到了我，你的目的，只不過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做得成這件事而已！」

公主垂着眼，長睫毛在輕輕抖動着，年輕人顯然已說中了她的心事。

年輕人繼續說道：「你可能會失望，因爲有一些[illegible]，在想像中，很熱鬧有趣，可是，在[illegible]進行之中，可能乏味得很的！」

奧麗卡公主沒有出聲，只是後退了幾步，坐了下來，仍然垂着頭，低聲道：「現在我們可以退出麼？」

年輕人忽然笑了起來，他的心中忽然起了一股衝動，很想衝過去了，拉住公主金色的頭髮將她提起來，在她的面上，狠狠摑上兩掌，這是懲治頑童的最好方法。

可是他沒有那麼做，只是有點僵直地站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就在這時候，房門上傳來了敲門聲，年輕人揚了揚眉，走過去，將門打開。

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身形十分魁梧的中年人，年輕人攔在門口，並不準備讓這個人進來，而且用一種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

那中年人伸手，取出了一份證件來，打開，送到年輕人的面前，道：「我是弗烈警官，可以進來麼？」

年輕人沒有出聲，只是讓了讓身子，弗烈警官走了進來，銳利的目光四下掃射着，又向公主禮貌地行了一個禮，年輕人站在他的身後，道：「怎麼樣，不是我的旅行證件有問題吧！」

弗烈警官有點誇張地道：「不是，當然不是，歡迎你光臨！」

年輕人笑了笑，道：「你們的歡迎方法很特別，我相信我一踏上你們的土地，就已經受到了特別的照顧！」

弗烈警官也笑了笑，道：「先生，那是因爲你是一個特別的人物，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各地聯絡過，可是完全沒有你的任何資料！」

年輕人陡地放聲笑了起來，而且坐了下來。年輕人坐了下來之後，指了指身邊的沙發，示意弗烈警官也坐下來，然後他道：「警官，根據聯合國最近的統計，世界上的人口，是三十一億三千六百萬，不見得每一個人都在警方有資料！」

弗烈警官道：「當然，但是也不是每一個人一到就和印度老虎見面的！」

年輕人將身子靠在沙發背上，道：「如果印度老虎在這裏犯法，你們應該去對付他！」

弗烈警官忙搖着手，道：「沒有，他在這裏，完全是合法的——」

他講到這裏，身子向前略俯了俯，壓低了聲音，道：「不過我們知道，過去十年來，他一直擁有一個金礦，這個金礦所生產的黃金，從來也未曾申請過出口，估計十年來，已到了三萬公斤這個數字，朋友，如果你想將這批黃金私運出口，那麼，我們的監獄中，日子並不怎麼好過，和這裏差得遠了！」

年輕人神態很悠然，道：「我想世界上不會有什麼監獄是有趣的，多謝你提醒我，不過，作爲一個好的警務人員，你的做法，好像有點不對頭，因爲我很可能告你恐嚇我的！」

弗烈警官略怔了一怔，但隨即笑了起來，道：「謝謝你提醒我，爲了報答你，我再提醒你一件事，不但將三萬公斤黃金私運出口，是不可能的事，想將三萬公斤黃金，運到印度去，更是不可能的事，奧麗卡公主也是世界上最可人的女友，朋友，你自己想想吧！」

年輕人伸了一個懶腰，道：「警官，我百份之一百同意你的話，要是誰想那樣做，那麼，他不是超人，就是白痴了，對麼？」

弗烈警官站了起來，道：「完全同意！對不起，打擾了兩位，我告辭了。」

他轉過身，向門口走去，年輕人也站了起來，說道：「等一等，我忘了請問一句——」

弗烈警官轉過身來，直視着年輕人，年輕人道：「如果將三萬公斤黃金，要公開申請運出貴國，有什麼手續？」

弗烈警官略怔了一怔，攤了攤手，道：「很困難，每年黃金出口的數字，有一定的限制，只怕要全部運出口，至少要等上十年八年。而且，還未必批准！」

年輕人「呀」的一聲，道：「原來是這樣！」

弗烈警官又瞪了年輕人一眼，看他的樣子，像是想說些什麼，但是他未曾講出來，就走了出去。

弗烈警官走了之後，年輕人又坐了下來，奧麗卡公主低聲說道：「你準備怎麼辦？」

年輕人又呆坐了一會，才抬起頭來，道：「你可知道有甚麼地方，可以躲藏起來，不被人找到？」

奧麗卡公主咬了咬下唇，道：「那要看找你的是什麼人，才能有答案！」

年輕人道：「印度老虎和金剛！」

公主苦笑了起來，道：「據我知道，世界上還沒有這樣的地方！」

年輕人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來到了電話旁，將電話聽筒拿了起來，伸向公主，道：「打電話給玲瓏手他或者會想到這樣一個地方，他一定要替你找到這樣一個地方讓你躲起來！」

公主的神情有幾分驚訝，也有幾分尷尬，年輕人冷冷道：「快！我早知道，你是在玲瓏手那裏，知道我的秘密的了。」

公主走了過來，在年輕人的手中接過電話來，年輕人立時提起公事包，向門口走去，一面走，一面道：「你一找到了可以躲藏的地方，就立即去躲起來，直到聽到印度老虎和金剛不再找你爲止！」

公主有點焦急，道：「你——」

年輕人道：「別理我！」

公主吸了一口氣，道：「我怎麼和你聯絡？」

年輕人繼續走向門口，道：「根本不必要再聯絡！」

年輕人已經來到門口了，公主的聲音更焦急，道：「你至少應該知道我躲在什麼地方！」

年輕人已經抓住了門柄，他並不回頭，道：「不必要，我不知道你躲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情形之下，危險的只是我一個人，你是安全的，只求玲瓏手不要像出賣我一樣出賣你，那就好了！」

公主呆呆地站着，年輕人已經拉開了門，走向外，公主的神情更焦切，她實在想說些什麼，再將年輕人留住一會，可是她發覺心頭一片茫然，竟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年輕人走出了房門，反手將門關上，房門關上的聲音並不大，可是那「啪」的一聲，却像是在公主的心頭，造成了重重的一擊。

她呆呆地站立，又好久，才按了按電話，用低沉的聲音，道：「接綫生，請替我接羅馬的長途電話。」

然後，她放下了電話，坐了下來，雙

手支頤，坐着發怔，心頭感到一片空虛。

弗烈警官接到的報告是：曾和印度老虎會晤的年輕人，當日就離境，目的地是肯雅。

第二份報告是，奧麗卡公主在第二天離境，目的地是羅馬。

這兩個人離境之際，全都受到特別的「照顧」，但是在他們身上，別說沒有三萬公斤黃金，連三公斤的黃金也找不到。

弗烈警官很有點大惑不解，不過他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他知道，印度老虎一定會將那批黃金運出去，他只要等着，魚兒就會落網，所以，在他接到報告之後，只是奇訝，並沒有什麼別的表示。

而印度老虎在接到報告之後，却大不相同，年輕人一走，他立時打電話給公主，不過公主的回答很冷淡：「一個月的限期，是你自己訂下的，在這一個月之內，如果他的行踪，能讓你知道，警方還有不知道的麼？」

等到奧麗卡公主也失了踪之際，印度老虎又曾跳了一陣雙脚，可是一個月的期限，是他自己訂下來的。他花了很多工夫，動員了世界各地的手下，和與他有聯絡的各組織，來調查那年輕人，可是所得的資料却少得很可憐。

當然，印度老虎其實根本不必担心什麼，他絕不必担心他那批藏在秘密地方的黃金，會有什麼失閃，因爲根本沒有什麼人搬得動它們，就算有人能搬得動它們，也決計沒有辦法運出去，要是有辦法的話，印度老虎他自己早就這樣做了，還用在歐洲招請高手嗎？

印度老虎耐心在約翰尼斯堡住了下來，等候消息。

奧麗卡公主一到了羅馬，就和玲瓏手見了面，玲瓏手看到公主的時候，上身向後仰着，因爲他唯恐又像上一次一樣，公主突然在他的臉上，用力抓上一下，臉上貼上一個星期的膠布，究竟不是怎麼體面的事。

玲瓏手立時用私人飛機，將奧麗卡公主送到了意大利北部，小飛機在飛行途中，奧麗卡公主跳傘着落，印度老虎和金剛派出來的跟踪人員，當小飛機在機場降落，而未見奧麗卡公主下機之際，都知道自己上了當，可是他們却無法知道公主何時何地離開飛機的。

玲瓏手的安排十分妥善，他的身子雖然胖得行動不便，但是身手還很靈活。他將奧麗卡公主安排在一間建造在高山之山巓，要靠吊籃才能上下，幾乎與世隔絕的修女院之中！

當然，玲瓏手所負責的，只是奧麗卡公主的安全，讓印度老虎和金剛的手下找不到她，至於修女院中的生活是不是舒服，玲瓏手是管不到的了！

在南非角城的碼頭，日夜不分，都是鬧鬨鬨的，在高大的貨倉的隙縫中，開設着低級的酒吧，各種國籍的水手，混雜在一起，烟霧騰騰，廉價香水和劣等酒的氣味，混雜在一起，年華老去，還在賣弄風騷的吧女，發出充滿凄酸的笑聲，夾雜在沙沙發聲的舊唱機聲音之間，這種環境，或許也是最安全的了，因爲在這裏，誰也不會問誰的來歷，完全沒有人來管你！

年輕人在離開約翰尼斯堡之後，的確到了肯雅，只不過他一下機，就擺脫了監視他的人，然後，他偷上了一艘開往角城的貨船，在悶熱的貨倉中過了四天，當他再偷出那艘貨船之時，他頭髮凌亂，神情疲倦，雙目無神，鬍子很長，已經十足是一個落魄和混跡天涯的水手了。

年輕人就住在一間這樣低級酒吧上的一間低級酒店之中，當他打發了三個想來自薦的妓女之後，開始化粧，在天還沒有十分亮之時，他就離開了那酒店。

那種酒店也是最安全的，出入的人，完全沒人過問，只要進門的時候，交出當天的房租就行了。

年輕人在離開酒店之時，經過精妙的化裝術，使他看來更像是一個水手，他在角城的碼頭上，走了一個小時，來考驗他自己的化裝。

要是在那一小時之中，有人向他額外地多望一眼的話，那麼他一定會考慮更換化裝的，但是完全沒有，他普通得沒有人肯多望他一眼！

年輕人在將近中午時分，離開了角城，他採用了最廉價的旅行方法，乘搭貨車，三等火車，有時候在一起，有時候和貨物作伴侶。

兩天之後，他又來到了約翰尼斯堡，他離開了足足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之中，他所做到的只是一點：當他再進入約翰尼斯堡時，可以肯定的是，弗烈警官絕對不知道他已經來了！

不過他還需要克服一點：他的到達，連印度老虎都不能知道！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他一定要先去檢視那批黃金，而印度老虎的得力手下，一定在守護着那批黃金。

印度老虎給他的那公事包中，有着詳細的指示，他知道黃金是藏在市內一幢大厦的地窖之中。他早已詳細地研究了那幢大厦所在的地址，所以他有辦法，不讓印度老虎知道他的到達。

他住在黑人區的下級旅店中，一連兩天，忙着購買或者偷竊他需要的東西，例如一具强力風鎬，就是偷來的。

另外一樣，他根本不能買得到，只好偷到手的東西，是一份那幢存放金子的大厦附近的地下下水道系統圖，那花了他不少時間，在工務局的檔案室中，進出了兩次，才算弄到手。

第三天開始，他就一直在下水道中，與汚水爲伴，他弄了一條直徑三十公分的地道，僅僅可供一個人爬過去，直達那幢大厦的地窖。由於地窖的水泥牆十分厚，最後的一呎，他需要使用炸藥，然後，他進入了那個地窖，這已經是又一個星期天後的事了。

當他進入了那個藏金的地窖之後，他實在忍不住想笑起來，地窖很大，三萬公斤的黃金，或者說，兩百八十二隻黃金鑄成的足球，並沒有佔據多少空間。

他在一隻金足球上，坐了下來，脚踢着另一隻足球，那隻「足球」只是略爲移動了一下。

他才一見那麼多黃金鑄成的足球之際，心中只想笑，笑印度老虎的愚蠢，但是當他坐下之後，笑不出來了。這批黃金，

他能用什麼方法運出去？

他甚至無法改變這些黃金現有的形狀，因爲這麼多黃金一離開這裏，弗烈警官立即就可以知道的，他不待有任何行動，就會瑯璫入獄了！

地窖中極度黑暗，年輕人仍然坐在金足球之上，燃着了一支香烟，地窖中也很靜，他可以聽到地道外面，下水道中，汚水流過的聲响。

在打通那條地道之際，他已經有過計劃，所以他那條地道是斜的，斜向上。而且，地道也可以供金球滾過去，他也帶備了小型起重機，可以將金球吊起來，從地道中滑到下水道去。

當然，他也查過這一系統的下水道最近的出海口，下水道中，汚水的流動，可以減輕黃金的重量，他攷慮過，將兩百八十二隻金球，運到下水道的出口，以他一個人的力量，日夜不停地工作，至少也要五天！

他再吸了一口烟，然後怎麼辦呢？那決不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夠負担得了的！

他吸了一口氣，他的叔叔，在約翰尼斯堡的，他的叔叔，應該能帮他解决再下去的困難。

他又爬出了地窖，離開了地下水道，回到了低級酒店，打了一個電話，半小時之後，在路邊，他和他的叔叔見面，年輕人先將這些日子來的經過，講了一遍，他的叔叔咬着烟斗，用心聽着，在年輕人講述的過程之中，他一點也沒有表示他的意見。

年輕人講完，他的叔叔仍然不出聲，年輕人道：「我要一艘貨船，和靠得住的水手！」

年輕人的叔叔，敲了敲烟斗，將烟斗裏的烟灰敲了出來，又吹通了烟斗的管子，道：「貨船？我看你弄錯了！」

年輕人瞪大了眼睛，道：「我已經計算過了，我將這些金球，全由下水道，一直推到下水道的出口處，是在海邊，如果有一艘船的話，我可以將這些金製的足球，用起重機吊起來！」

年輕人的叔叔又在烟斗中塞上烟絲，慢條斯理地道：「你想過沒有，用起重機將金球吊起來，難道不會有人看到，看到的人又不會起疑？」

年輕人略怔了一怔，可是他隨即笑了起來，道：「叔叔，你別忘了，那些球，外面上看來，完全和足球一樣，人家就算看到了也不會起疑的！」

年輕人的叔叔望着年輕人，年輕人知道他叔叔這樣望着他，一定是他的想法，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了，可是一時之間，他却又想不出來。

他叔叔在望了他約一分鐘之後，嘆了一聲，道：「你太疲倦了，這不能怪你。你想，要是你看到有人用起重機，在水底將足球吊起來，你會怎麼想？」

年輕人「啊」地一聲，伸手在自己的額頭上，拍了一下，道：「眞的，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看來，我不應該要一艘貨船，應該要一艘——！」

他停了片刻，在想着應該要什麼，他叔叔已經接上了口，道：「一艘挖泥船！將金球連海底的泥，一起挖上來，那樣才行！」

年輕人忽然笑起來，道：「不，一艘駁船，有起重機設備的駁船，我又想到了運輸的方法，我們根本不必將金球吊到船上來，只要吊在水——！」

年輕人的叔叔陡地一拍手掌，道：「對，利用水的浮力，減輕重量，將金球吊在水中航行！」他又用力拍着年輕人的肩頭，道：「看來不可能的事，已經做了一半了，我會去準備一切，駁船，潛水人，當然全用我們的人，最可靠的！」

年輕人搓着手，說道：「我還要設計一點機械，可以將金球推着，在下水道前進！」

他的叔叔笑着，道：「我已經準備好了，這是圖樣！」

他取出一份圖樣來，從圖樣上看，那是種機械，像是小型的推土機！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着，會心地笑起來。

年輕人對他叔叔，有着衷心的佩服，他從下水道，進入那個大厦的地窖，從計劃到行動，他未曾和任何人談起過，但是他叔叔却早已帮他準備了應用的機械，證明他叔叔早已料到他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年輕人也可以肯定，印度老虎一定猜不到這一點，就算他將地窖中的金球全運走了，印度老虎也不會知道，以爲他那一批黃金，還在地窖之中！

年輕人想到了這一點，心中陡地一動，他心中陡然之際所想起的那件事，是如此之大胆而危險，以致不但令得他心中一怔，而且身子也不由自主，震了一震。

他立時向他的叔叔看去，他叔叔也正望着他。從他叔叔的神情中，他立時知道，他所想到的是什麼，已經被他叔叔料到。不但料到，而且，他叔叔一定早已經想到了這一點！

年輕人不由自主吸了一口氣，道：「行得通麼？」

他叔叔的態度很悠然，道：「天下沒有什麼行不通的事情！」

年輕人站了起來，來回踱了幾步，他叔叔笑着，道：「當然，如果你不同意的話，我不會做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叔叔，你已準備了什麼？」

他叔叔伸了一個懶腰，道：「你還用問？當然是兩百八十二個足球！」

年輕人大聲笑起來道：「鉛製的？」

他叔叔點了點頭。

年輕人又來回踱了幾步，皺着眉，鉛的重量和金的重量不同，如果拿起一個足球去秤一下重量，印度老虎當然立時可以發現他那批黃金叫人掉了包。

但是，印度老虎不會這樣做的，因爲印度老虎對於這批黃金，束手無策，當他答應替印度老虎弄走那一批黃金之際，印度老虎也不帶他自己來，由此可知，這件事，是不會揭穿的，金製的也好，鉛製的也好，那批「足球」可能永遠躺在這個地窖之中！

而且，更有利的是，印度老虎不敢來檢查這批黃金，因爲當地政府正在注意他

，要是為當地政府知道了這批黃金的所在地點，那麼，他更是永遠無法將之運出去了！

以上幾點，全是對他有利的！

當然，要進行這種大胆的措施，也有不利的因素在。

不利的是，他如何去回答印度老虎，說他無法運走那一批黃金呢？

年輕人想到，不但要對付印度老虎而且要對付金剛，他眉心的結越來越緊，他叔叔却笑了起來，道：「是不是覺得印度老虎不容易對付？」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說道：「還有金剛！」

老頭子瞪着他的姪子，忽然笑了起來，年輕人起先還不明白他叔叔為什麼要笑，只是發着怔，可是不到半分鐘，他明白了，他也笑了起來，兩叔姪笑成一團，而且互相拍着對方的膝蓋，看他們的樣子，好像是得到了最新玩具的小孩子一樣。

年輕人伸了一個懶腰，道：「我要好好睡一覺！」

老頭子道：「你沒有奧麗卡公主的消息？」

年輕人搖頭道：「沒有，我也不希望有，連我也不知道她在那裏，印度老虎和金剛，自然也找不到她！」

老頭子也伸了一個懶腰，道：「你休息吧，我已經休息夠了，我帶兩個人去工作，你不用担心了！」

年輕人笑了起來，當他的叔叔離去之後，他實在忍不住繼續地笑着，因為這是他在一小時之前，未曾想到過的，在一小時之前，他所想的，還只是如何把這批黃金運到印度去。

老實說，他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將這批黃金安然私運進印度境內，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這批黃金，將永遠不會到達印度境內！

年輕人笑了許久，才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淋浴，然後，躺了下來，安然進入夢鄉。

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去睡，因為他相信他的叔叔會替他完成那一部份工作。

等到他睡醒之後，他也去參加了金球的推運工作，那種機械設計得很實用，當時他聽到印度老虎眞的將黃金鑄成了足球，只覺得滑稽和好笑，但是現在，他却不得不感謝印度老虎，因為球體總容易推動得多。

小型油壓起重機，將金球從地窖中吊出來，放在下水道中，然後那種機械就發揮作用，以每分鐘十二公尺的速度，向前推進。

要將那兩百八十二隻金球，一起由下水道中推得跌進海中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雖然工作的人數增加了三個，但是時間上反倒超出了預算兩天。

不過，一切總算順利，年輕人潛水下去看過，金球大都陷在海底的污泥之中，只要有潛水人參加工作，將之吊在船下，並不是什麼難事。

接下來的幾天中，事情分頭進行，年輕人在駁船上指揮潛水人工作，他的叔叔，則一個一個將鉛製的足球，由下水道運進那大厦的地窖中去。

一切全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進行，為了盡量減少印度老虎發現金球被掉包的機會，鉛球運進大厦地窖之後，完全照原來的樣子放着。

等到一切都做妥當之後，他們更肯定，在短期內，印度老虎是決不會發現的，因為這些日子來，大厦地窖的門，只是鎖着，完全沒有人進來察看一下，他們去觀察過印度老虎派來的守門的幾個人，那幾個人除了喝酒之外，就是賭錢，顯然他們都以為藏在地窖之中的，是不能被搬移的財富！

金球用特製的網，懸在駁船的底部，駁船在緩緩駛出海去之際，年輕人從駕駛艙走出來，伸了一個懶腰，和他的叔叔相視而笑。

他叔叔道：「別以為事情完了，如何安排印度老虎和金剛起衝突，你還要下一點功夫！」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那……我看不太難吧！」

他叔叔望了他一眼，可是還沒有開口，年輕人已經搶着道：「有的時候，難的事情做來容易，而容易的事情，做起來可能會很難！」

這正是他叔叔的口頭禪，他叔叔笑了起來，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拍，年輕人跳下了一艘快艇，解開了纜繩，快艇向前駛去。

年輕人在快艇中，望着海面上，被快艇滾開來的水花，他的心中已經有了决定，先去見印度老虎！

他沒有回到自己的廉價酒店，而是回到了他叔叔的酒店房間中，緩緩地喝了一杯酒，又將他的計劃想了一遍，然後換了衣服，離開了酒店，他再三警告自己，在見到了印度老虎之後，千萬要忍耐着，不能發笑，印度老虎雖然兇殘，但也決不是好愚弄的人，只要一不小心，他就會露出馬脚來的！

年輕人在離開酒店還有幾十碼的時候，就開始「培養感情」，他要使得自己的臉上，現出一種十分激憤的神情，可是，他才走進酒店的大堂時候，就陡地呆了一呆。

一個他在預算中並沒有想見到的人，竟然出現在他的面前，那個身形高大的弗烈警官！

弗烈警官仍然穿着便裝，他的樣子看來實在很普通，可是年輕人的心中，對於弗烈警官是一個極其精明能幹的警官，這一點，却從來也沒有懷疑過。

年輕人想不去看弗烈警官，可是弗烈警官已經向着他，逕直走了過來，他只好也停了下來。

弗烈警官向年輕人笑了笑，年輕人無法猜測他這樣對自己笑是什麼意思，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最好的辦法，自然是也對之毫無意義地微笑，而且年輕人不讓弗烈警官先開口，就道：「你在這裏，不是為了保護印度老虎的安全吧，難道你沒有別的任務？」

弗烈警官望着年輕人，道：「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的專職，就是對付印度老虎，監視一切和他有來往的人！」

年輕人聽了他的話，攤了攤手道：「眞不幸，我看不出這個任務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年輕人一面說着，一面向電梯口走去，可是弗烈警官却跟在他的後面，道：「有趣的地方，不能說沒有，例如我發現了你，就極有趣！」

年輕人皺了皺眉，他仍然不知道弗烈警官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但是他却不得不停了下來，道：「我有趣？我什麼地方有趣？」

弗烈警官道：「有趣得很，例如你是什麼人？你叫什麼名字？你從事什麼職業的？」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我想，在我的入境記錄上，要查到這些，並不是十分困難吧？」

弗烈警官也笑了起來，道：「你以為我會相信你叫王三，職業是中學教師，到這裏來，是為了搜集魚類標本？」

年輕人攤了攤手，說道：「如果你不是想指責我的護照是假的，你只好相信這些！」

這時，電梯門打開來，年輕人走了進去，弗烈警官竟然也跟了進來。

年輕人按了按鈕，道：「警官先生，我想印度老虎不見得會歡迎你吧！」

弗烈警官却不理會年輕人的這句話，電梯門關上，電梯開始上升，弗烈警官說道：「先生，雖然我找不到你正式的資料，但是，我從私人方面，得到了你的一些資料，我，我想，在蒙地卡羅那一次，你一定得了甜頭，你還記得那個流亡政客的保險箱麼？」

年輕人又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弗烈警官一直在纏着他，這使他感到十分困擾，他去見印度老虎，心情自是不輕鬆，是不是能夠成功，他自己也還沒有把握，弗烈警官再來纏之不已，自然更增加他的麻煩。

可是他又知道，弗烈警官像是一隻機警的警犬一樣，稍為聞到一點異味，就會使他警覺起來的！

年輕人裝成淡然地一笑，道：「當然記得，我想你一定也知道，結果，那個流亡政客自己也打不開那具保險箱，我怎能得到什麼甜頭？」

弗烈警官向年輕人擠了擠眼，道：「旁人怎麼想我不知道，不過我倒可以肯定，那四億美鈔，一定不在那隻保險箱之中了！」

年輕人極力控制自己的肌肉，才能使自己的震動看來不太顯著。

而這時電梯已經在印度老虎所住的那一層停下來，門打開，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神情緊張地望着。年輕人向外走去，弗烈警官這一次，沒有再跟出來，只是在他身後大聲叫道：「和你談話很有趣，再見！」

年輕人才走出兩步，電梯已經向下落去，在走廊的轉角上，又過來了兩個穿白西裝的大漢，四個人攔在他的身前，用充滿疑惑的目光望着他。

年輕人立時道：「通知老虎，我有要緊的事要見他！」

兩個穿白西裝的人在年輕人的身邊走過，然後轉身，一邊一個，挾住了年輕人的手臂，另外一個上來，在年輕人的身上，迅速又熟練地輕拍着，看他的身上是不是藏着武器。

以年輕人的身手而言，他原可以輕而易舉地將眼前四個人擊倒的，但他却並沒有那樣做。

那個檢查他身上是不是有武器的人迅即後退，那兩個挾着他的人，却並不鬆手，半推半架着將年輕人向前推去，一直來到了房門口，其中一個，才伸手敲門，接着，就推開了門。

門一推開，年輕人就看到了印度老虎。印度老虎懶洋洋地坐在一張寬大的沙發上，一個身形健美，幾乎是半裸的金髮女郎，正在替他修着指甲。

年輕人走進來，他連頭都不抬，只是冷冷地問道：「你已經成功了麼？」

年輕人在被推着從走廊上走進來時，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培養憤怒的情緒，所以這時，突如其來的發作，對他來說，並不是甚麼難事了。

印度老虎的話才出口，年輕人發出了一聲大叫，同時，雙肘向後一縮，「砰砰」兩聲响，手肘撞在他身後兩個人的胸口，撞得那兩個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聲，倒退了開去，同時，他陡地踏前一步，抓住了那女郎的手臂，將那女郎提了起來，手臂一揮，道：「出去！」

那女郎站了起來，一臉不知所措的神色。

年輕人又發出了一聲大喝，道：「出去！」

那女郎嚇得連修甲的工具都來不及帶，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房間中幾個穿白西裝的人，神情都顯得很緊張，但是印度老虎畢竟不同，他仍然坐着，反着手背，看着被修剪得十分齊整的指甲，道：「不錯，我喜歡你這樣的作風！」

年輕人「哼」地一聲冷笑，伸手直指着印度老虎，道：「起來，別坐在那裏，自己以為是一個大亨！」

印度老虎抬起頭來，在他的臉上，掠過了一絲怒意，但是他顯然對自己極具信心，他沉聲道：「我是一個大亨，你說對了！」

這樣的回答，是早在年輕人的意料之中，而如何去對付印度老虎的這麼一句話，年輕人心中也早就想妥了，是以他立時一聲冷笑，手指得更近，大聲說道：「大亨？在那裏你是大亨？在印度老虎的茅屋裏，還是在酒店的豪華套房之中，大亨？哼！」

印度老虎被激怒了，霍地站了起來，厲聲道：「你說話要小心一點！」

年輕人的聲音更大，道：「你可知道，我去過了一次美國，為了你的事？」

印度老虎吼叫道：「你去過地獄，也不關我的事！」

年輕人冷笑了起來，道：「或許在地獄，會有人怕你，我是為了需要一些機械，才到美國去的，我是在為你做事，可是我却得到了極不堪的待遇，在美國的同道，說你根本已經是一個死人，不值得為你做任何事情！」（以下轉入第82頁）

民初「追捕」技擊故事

疤眼煞星

雲劍飛・文
可飛・圖



青樓女色誘悍匪

獨行賊中計被擒

晨光初露，又一天開始了。早起耕作的農夫，在這時候經已起床了，利那間，原本靜謐的村莊，鷄鳴狗吠豬嘈，一切皆充滿了新生之氣息。

七畝村由於地小，所以只是一條小村莊，全村一共不到三十戶人家，這時候，男的已荷鋤挑桶，準備下田，女的則喂鷄飼豬，一切皆像往常一樣，開始了一天的操作。

但就在這個時候，村頭的路口那邊，却閃出一條壯健如虎的漢子來。

這漢子穿一套經已有兩三處地方破爛了的竹紗衫褲，年紀大約三十五六，一臉粗短的亂鬍渣子，獅子鼻、豹眼、繞着左眼有一圈天生的狗齒疤痕，眉毛又短又粗，汚垢的臉上露出兇惡的神色，但又帶着幾分驚懼，這種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這漢子在村頭路口閃縮了一下，一雙眼張惶地左右掃了一遍，這才露出一絲豺狼般的笑意，從村中走去。

才入村，迎面便遇上一個肩上扛着鋤頭的村漢，這村漢驟眼看到那漢子，怔了一下，狐疑地打量着那疤眼漢子，脚步也慢了下來。

疤眼漢子的目光閃了一下，露出一絲不自然的笑意，脚步加緊走向那村漢。

那村漢却戒備地停了下來，雙眼懷疑地盯着那疤眼漢子，因爲他實在不認識這人，而對方又出現得這樣突兀，加上生得相貌兇惡，令到他疑心頓生。

要知道這時候才是大清早，就算是來村子中找人的，也不可能這麼早就來到村子中，要知道他們這條七畝村是在山脚下的，離開最近的村子也要走半個小時左右，這疤眼漢子就算是從最近那條村子來的，也不可能來得這樣早，除非他是天未亮就起床趕來的，但他可從未見過有這樣早就來村子中找人，這倒是第一次遇上了，怎不令他感到驚疑？

「唏，這麼早，你找誰？」那村漢開聲問，一雙眼光沒有從疤眼漢子的身上移開過，臉上狐疑之色更濃。

他實在覺得眼前這疤眼漢子可疑，尤其是他那身破損了兩三處的衣服，那像是撕破抓裂的，這就顯得其人有點狼狽了，任是誰，若是遇上這樣的一個人，只怕也會心生疑念的。

疤眼漢子被那村漢一問，脚步微窒了一下，目光一變，但隨即脚步更急，臉上的笑意更濃，脫口道：「哈，我還是來找你的！」

那村漢聞言之下，愕了一愕，臉上滿是狐疑之色，隨口問：「你是誰？找我幹什麼？」

說着作勢將鋤頭自肩上放下來。

那疤眼漢子在說話時，早已一手摸在腰後，這時一眼看到那村漢將鋤頭自肩上拿下來，那種姿勢是舉鋤向他砸去的樣子，目中閃過一抹驚色，但一絲獰惡的笑意亦展露在他的咀角，只見他摸在腰後的手一動，就像變魔法般，亮出一支二十響的駁殼鎗來，「砰」然一响鎗聲乍响，那村漢慘叫一聲，身子被鎗彈射出之力撞得朝後拋跌在地上，那柄鋤頭亦鬆脫砸落在那疤眼漢子的脚前，一股血泉自那村漢的胸膛上噴湧出來。

「他媽的，胆敢向老子動手，自尋死路！」那疤眼漢子目中閃出猛獸般的兇光來，身形一竄，撲向最近的一間村屋。

那一下鎗聲自然驚動了村中的人，利那間，鷄飛狗跳，驚呼惶叫聲亂成了一片，原本安寧的村子變得就像被捅了的馬蜂窩般。

疤眼漢子一步才衝入那間村屋敞開的門口，便差點與一名自屋內奔出來看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的漢子撞在一起，幸好他身手敏捷，反應够快，身形一閃，閃到了那漢子的身邊，一支鎗亦頂上了那漢子的腰上。

那漢子的手上原來握着一支土製的獵鎗的，也所以才敢大着胆子出去看一下，料不到差點與一個人撞了滿懷，由於匆忙間看不清楚衝入屋來的是什麼人，很自然地脚步猛窒，但腰上却感到一緊一痛，心中驚懔之下，已猜到幾分了，同時耳邊又聽到一聲：「別動，除非你想死！」

他不由劇震了一下，目光一閃，終於看清楚，衝進來用鎗頂着他的，原來是一名兇神惡煞般的疤眼漢子，不由倒抽了一口氣，動也不敢動一下。

「將手上的鎗扔到脚下！」疤眼漢子緊張地低喝一聲。

那漢子不敢不依，手一鬆，那根獵鎗自他的手上跌落在地上。

至此，疤眼漢子才算鬆了口氣。

但那漢子却在鬆手掉鎗的利那，左手肘猛地向外一撞，身形同時斜搶出去！

那村漢這一着，大出疤眼漢子意料之外，因爲他實在想不到，這名村漢居然在他的鎗咀指嚇下，胆敢發難，這簡直是不要命！

原來這村漢乃是孤家寡人一名，自幼練過拳脚功夫，農閑時到村後的山上打獵，身手異常敏捷，胆量也大，也只有他才敢在這樣的情形下冒死反抗，換轉是第二個，只怕早已嚇得脚軟了。

「啪」一响，疤眼漢子在猝不及防之下，肋脅上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被撞得痛叫着歪顛出去，食指一扣，出於本能的反應，開了一鎗！

那村漢確是在玩命，他若不是一肘撞歪疤眼漢子的利那，身形疾搶出去，那一鎗肯定射在他的腰上，就算不死，也必重傷！

但他那一鎗，腰身向前一俯，疤眼漢子開的那一鎗便射了個空，不過，鎗彈是擦着他背後的衣服射過的，灼出一道焦痕來，說險，眞是險到了極點！

那村漢身手果然了得，在身形搶前的同時，右脚向後一撐一撩，「啪」地一响，又撐撩在疤眼漢子的腿股之上，將他撐踢出幾尺！

那村漢兩下得手，心中暗喜，但他却沒有貪功再進。脚下一蹬，順勢標出門外去！

因爲他沒有忘記，疤眼漢子的手上有一支極其犀利的短火，就算他的身手再快，也肯定敵不過對方手上的鎗，這時候正好是趁機脫險的時候。

但那疤眼漢子可不是省油的燈，否則，他也就不敢一個人進入村子中行兇殺人了，他雖則在冷不防之下，兩次受挫，但身手與反應一樣靈敏，在被撐倒的利那間，悶吼一聲，目中獸光暴射，手一揚，食指接扣，「砰砰砰」，向那村漢掃出了五槍！

那村漢若不是俯着身標得快，那五鎗肯定全射在他的身上，幸好那利那他已標到門外，而且機警地一個虎撲，斜撲向門外右邊的牆脚下！

但饒是他動作快捷，仍然快不過鎗彈，只見他標撲的身形一沉，發出一聲痛叫，背後肩上血花暴濺，仍然挨了一顆鎗彈，重重地摔撲在地上。

但他仍然忍着痛，貼着牆脚，滾離門口！

疤眼漢子於放鎗的利那，身形已一躍而起，他却沒有追出去，反而向屋子的後面衝去。

原來外面已响起一陣急促的呼喝聲及脚步聲，此疤眼漢子不是笨人，雖然有鎗在手，但一人一鎗，再兇再狠，也抵不過人多，何況，既然那村漢有獵鎗。說不定別的村漢亦有，獵鎗雖不及洋鬼子造的短鎗犀利，但殺傷力却是很驚人的，只要有三五支獵鎗，他就應付不了，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何況他又不是來殺人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他這時已被一個極厲害的捕手追捕着，萬一被困在這裏，讓那捕手趕到來，那時，他就插翅也飛不了！

疤眼漢子閃撲入屋子的裏間不久，村子中那些年青力壯，胆量够大的男子，有

五六人手上執着土製的獵鎗，其餘的手執禾叉鋤頭等，已吶喊呼喝着撲到，一眼看到那名受了傷的村漢，心中雖然驚慌，但仍然散開來，在那名受傷村漢的警告下，自左右兩邊掩向屋子。

那受傷的漢子提醒各人：「小心，那傢伙手上有一支好犀利的短火，快派一些人到後門堵着他，他殺了富田哥，咱們不能放過他！」

原來那名與疤眼漢子在村道中相遇被殺的村漢，名叫富田。

有幾名村漢應了一聲，快速地向屋後繞去。

其餘的則各佔有利位置，封鎖了那間屋子的前門。

有兩名漢子則在替那名受傷的村漢包孔傷口，並扶之離開。

這時候的氣氛呈現出一片緊張。

屋子內那名疤眼漢子却沒有再出現過，也不見他有何動靜。

村民却不敢貿然衝進屋中，他們都忌憚疤眼漢子手上的那支連發短火。

而那幾名繞到屋後的村人已將後門封鎖起來，疤眼漢子可說已成了甕中之鼈，除非不出來，稍一露臉，也會招來他們的土鎗中噴射出來的火藥鐵砂！

這樣一直僵持了足有頓飯時光，仍然看不到疤眼漢子有何動靜，這就令到村漢有點思疑及不耐煩了，這樣耗下去，眞不是滋味，他們可還有工夫要幹的啊，於是，有人提出想個辦法令到屋內的疤眼漢子現身出來，只要他一現身，憑着那五六支土鎗，只管能够將他轟成蜂窩般！有人提議用火攻，這辦法好是好，但却豈不是毀了一間屋，萬一火勢不可收拾，蔓延開來，燒着了別的房屋，那就不得了，於是放棄了這個辦法，最後決定用薰老鼠的方法，用烟將疤眼漢子薰出來！

薰老鼠這個方法，在村民們來說，那是拿手好戲，他們搬來了十多綑禾草，先用水淋濕了，再用火點着了，由於禾草被水淋濕了，所以不會燒出火來，但仍然可以燒着，只是冒出一股股濃烟來，於是他們便將那一綑綑冒着烟的禾草扔入屋內，利那間，屋內被迷漫的白烟瀰佈充滿了，若是那疤面漢子仍在屋內，不被薰得眼水直流。嗆咳不已才怪，任是誰，也蹩不住要走出來。

那些村民又高興又緊張地注視着前後門的動靜，心裏都在暗忖：「哼，這一次看你還能躲得了，就算是躲在老鼠洞中，也非要出來不可！

那幾名握着土鎗的漢子更加緊張，但又興奮，只要一看到疤眼漢子的影子在眼前出現，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扣動扳機！

但好奇怪，又或許是疤眼漢子被薰得昏了過去，足足等了有一頓飯那麼久，却就是不見疤眼漢子衝出來，這就令到村漢們詫異及不耐煩了。

因爲根據他們的經驗，無論是什麼人，也不可能在濃烟充塞的屋子內待那麼久，除非是被烟薰得暈了過去，否則，早已經應該衝出來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是村民們心中想着的同一問題。

又過了一袋烟工夫，仍然不見屋內有動靜，終有幾名不怕死的小伙子耐不住了，用濕手巾捂着口鼻，衝進了屋內！

守在屋外的人皆緊張得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專注地注視着屋內的動靜。

那幾名小伙子衝進屋後，先是陸續有仍然冒着濃烟的一綑綑禾草扔出來，又過了一會，那幾名小伙子皆用手擦抹着雙眼，先後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氣沮不甘地道：「屋內鬼影也沒有一個，那賊匪早就走了，白耗了這樣久，眞他媽的！」

衆人一聽，俱不由鬆了一口氣，他隨即想到死了一人，傷了一人，又氣怒起來，咸認爲那疤眼漢子是先一步自後門溜了的，於是，有鎗的便分派兩撥，自後門那裏分開來，朝左右方向追了下去！

× × ×

那名疤眼漢子確是在村民未將後門封鎖起來前，自後門溜了出去的。

本來，他的原意是想在村子中弄一套衣服，一些吃的，然後再刼一些錢財，便離開的，却想不到弄成這樣，他只好離開那間屋時，順手將一套衣服及一些吃的帶走，並且在那村漢的房中搜到兩枚大洋，雖然少一點，但這時對他來說，也聊勝於無，便匆匆忙忙地，有如喪家狗般，急急溜之乎也！

由於村子是連在山脚的，所以，村屋的背後便是山，那疤眼漢子却沒有溜上山去，這是他狡猾之處，因爲他料到，一般的人必定是估料他從山上溜的，山上總比山下容易躱藏，那些村民發現了他溜了後，多數會從山上追，所以，他便沒有向山上溜，反而順着山脚向外溜去。

而他的估料也不錯，那些追捕他的村民，果然以爲他是逃到了山上，於是分成兩路，自左右向山上追去。

這一來，自然是追不到那疤眼漢子，而且越追越遠了。

由於村子上死了人，那自然有得忙了，特別是那戶死了人的農家，更是悲痛異常，那可說是飛來橫禍，一大早便無無端端的，就被一名惡漢鎗殺了，眞是寃哉枉也！

蕭原是在午後才到七畝村的。

他才走進村內，便感到有點不對了，因爲他立刻就給兩名手持土鎗的村漢截住了。

「喂，你是誰，來咱村幹麼？」一名壯實的村漢很不友善地望着蕭原問。

這是難怪他們這樣的，因爲他們村上的李富田正是被一名兇狠的外來人無緣無故殺死的，他們自然亦對蕭原這位陌生人含有敵意了。

蕭原却不以爲意，笑笑道：「兄台，我叫蕭原，聽說今早你們這裏曾有鎗聲傳出，所以我特趕來問一下。」

「蕭原？」那壯實的漢子懷疑地嘟唸了一遍，仍然緊盯着蕭原，毫不放鬆地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蕭原見兩名村漢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心中念頭一轉，據實說道：「實不相瞞各位，我幹的是專門追捕擒殺那些城裏懸賞緝捕悍匪巨盜的捕手，這一趟我一直追捕一名叫疤眼虎的匪徒，始終追不上他，今早我在前面九河鄉聽說這裏曾經有鎗聲傳出，我懷疑是那名疤眼虎被我追急了，

在此作案，以便刦掠到一批錢財，然後遠走高飛，故此特來貴村詢問一下。」

兩名村漢聽了蕭原的解釋，才消去敵意，而且顯得高興起來，那名壯實的漢子熱切地道：「蕭……朋友，咱們村子一大早確是來了一名兇狠的匪徒，不問緣由就殺了咱村上的一個人，後來又傷了一個人，但却給他逃了，只不知那兇徒是否你要緝捕的匪徒。」

蕭原一聽，心頭跳動了一下，急急問：「可知道那兇徒的樣貌。」

那壯實的漢子搖搖頭道：「我沒有見到那兇徒……」

蕭原聽了，不禁露出失望之色，但旁邊站着，一直沒有開聲的村漢却道：「受了傷的鐵山看到那兇徒的樣貌，蕭朋友，你可以去問一下他。」

蕭原一聽，急不迭道：「兩位大哥，可否帶我們到那位受傷的兄弟家中，問一下他？」

那名壯實的漢子欣然道：「當然可以。」接轉對身邊那村漢道：「阿根，你帶他到鐵山的家中吧。」

阿根應了一聲，便帶着蕭原向村中走去。

× × ×

蕭原聽了鐵山的描述，忍不住脫口道：「錯不了，果然是他！」

鐵山却不明地問道：「蕭老大，那兇徒到底是什麼人？」

蕭原吸口氣，才道：「這人由於左眼有一圈狗齒般的疤痕，故此道上的人皆稱之爲疤眼虎，其實他的原名叫季虎，乃是湘西一帶的悍匪，作案時例必殺人，性殘如虎狠，曾有一次在湘西鷄爪山下，截刦一隊行商，一口氣將十八名行商脚伕殺死，總之他出現的地方，例必有人死傷，省府於二個月前，懸賞八百大洋，緝捕其歸案，我是由湘西大壩一直追踪他到這裏，可惜始終慢他一步，至今今早貴村的人被其打死打傷！」

鐵山與那名阿根聽了，俱不由吸了口涼氣，心中暗念一聲：「阿彌陀佛，幸好咱們村子的人驚覺得早，否則，不知會弄出多少條人命來。」

鐵山更暗自慶幸自己能够逃過疤眼虎的毒手。

「你們知道疤眼虎逃向那個方向麼？」蕭原心急地問。

「由於沒有人看到他從屋內逃出來，所以，弄不清楚他究竟逃向那裏，不過，咱村的人已分兩隊追搜下去，大概快回來了，那就知道那傢伙逃向那個方向了。」鐵山熱切地說。「蕭老大，你就在這裏等一下吧。」

蕭原只好點點頭，留下來等消息。

靠近黃昏時分，追捕疤眼虎的村民回來了，他們由於追錯了方向，當然追不到疤眼虎了，自然亦不知道疤眼虎逃向那個方向。

蕭原聽了這些消息後，心急得很，因爲在此白費了半天的時間，却弄不清楚疤眼虎的行踪去向，疤眼虎在這段時間內不知逃到多遠的地方了，而自己還要費一番工夫追查他的踪跡，只怕疤眼虎逃得更遠了，自己想追上他，就不容易了。

想到這裏，他一刻也坐不下去了，立刻起身告辭。

村子的人自然不便挽留他，鐵山在他走時，告訴他疤眼虎是從他的屋子的後面逃走的，蕭原於是沒有走前門，從後門離開，搜索踪跡，以便循跡追尋下去。

× × ×

疤眼虎急急如喪家之犬般逃離了七畝村，在一處樹林中將身上的破爛衣衫脫下來，換上在七畝村鐵山屋內順手掠走的一套衣衫，這才長長地喘了口氣，暗自得意地笑了起來。

他之所以這樣得意，是因爲他在逃離鐵山的屋子後，就匿伏在山脚邊的一塊玉米田中，親眼看着村民分成兩路，追上山去，他才自得地笑着溜出玉米田，一路而行，他這時是笑那些村民那樣蠢，也不在附近搜索一下，便一逕往山上追，那豈不是越追越遠？

但隨即又悚然一驚——那該死的蕭原緊追不捨，早上的鎗聲他肯定聽到，只要趕到村子中一查問，那豈不是又査到自己的行踪了，這時候一定已追了下來，還是快點溜之乎也。

喃喃地咒罵了一陣，他急驚風地將掠來的食物吞下肚中——他實在是餓極了，昨晚到現在，水米未沾，塡飽了肚子之後，他又像一只受驚的的兔子般，急急溜出了樹林，略爲分辨了一下方向，便鼠竄而去。

傍黑的時候，蕭原才循跡追到那座樹林內，雖然林內灰暗一片，但他仍然很容易便找尋到地上留下的食物殘屑，拈起一些來看了一下，在林中轉了一個圈，便出林追了下去。

本來，在這時候是應該找個地方歇一下，明早才繼續追下去，那樣比較好循跡追下去，但附近一帶都是荒山野地，想找戶人家也找不到，他只好繼續追下去，希望能够在途中遇上村子或是人家，旣可以借宿一宵，又可以查問一下，同時不至將距離拉遠。

幸好今夜有月有星，夜色一片清明，不至於摸黑走路，加上這時候已是春夏之交，虫聲唧唧中，夜風陣陣清涼除熱，走起上來也不怎樣辛苦，所以他走起路來，叫白天還要輕快。

這樣在月朗星輝的夜色中不知走了有多遠，蕭原估量時候大約是半夜了，因爲弦月已斜挂，他終於發現前面有點黯弱的光點。

有光亮那就必然有人家，蕭原不由精神一振，脚步更急，奔向那點火光。

光點越近越亮，蕭原終於隱約看到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簇黑影。

從那簇黑影的輪廓，一看就知道是房屋，吐了口大氣，蕭原的脚步却慢了下來，一雙目光陡地閃閃發亮，而右手也摸向腰間。

有屋必然有人，這是必然的道理，自己發現了這一簇房屋，很可能疤眼虎也找到，並且留宿下來，這是很有可能的，自己這時候貿然找上前去，那肯定會驚動了疤眼虎，他若來個暗中偸襲，那吃虧的就是自己了，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一點。

故此，他沒有直接走向那一簇房屋，

而是繞着那一簇三間緊靠的房屋走了一圈，看清楚形勢之後，才像夜貓子般竄向那靠邊的那間有燈光從窗口透出來的屋後。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幹他們這一行的，若不處處小心，他根本就活不到現在，早已喪生在那些悍匪兇徒的鎗下了。

半蹲着身子貼在屋牆上，他將耳朵貼在牆上，靜靜地聽了一會，除了間歇地響着的唧唧虫聲外，他聽不到一點人的氣息，這不免令到他心中狐疑起來。

夜，是那樣寧謐沉寂，屋內既然還有燈光，那表示必然有人，那爲何聽不到半點人的氣息，這顯然有點古怪。

心中犯疑，他的行動更加小心了，貼着牆，他輕捷地繞過屋角，竄到有燈光透出的窗下，再傾聽了一下，依然聽不到有絲毫氣息，他才小心地慢慢直起身來，自窗側悄然探出些微，從屋內窺察！

目光往內窺掠的剎那，他就像遇到鬼魅般，全身一陣震悚，口微張，差點沒有驚叫出聲，全身却已暴沁出冷汗來，手脚一陣冰冷。

你道他看到了什麼。

原來他目光向窗內一瞥的剎那，看到窗內屋中有如一間屠場般，地上躺了幾名屍體，滿地是血，令到他感到毛骨悚然的是：向着窗口那邊的一張椅子上，仰坐着一個睜眉突目，喉頭處血漬殷然的漢子，在這荒野寂夜中看來，那種死相確是令人感到悚慄不已。

吸了口長氣，將掌心的汗水在腿側擦去，他才再次探頭往窗內望去。

這一次看得很清楚了，地上躺着四具屍體，其中一男一女年紀起碼在六十開外，還有一具年紀約在二十許到三十之間，躺在門口的那具却是個半大不小的小子，看年紀也有十二三歲了，皆是胸口中刀而亡，仰坐在椅上，死相恐怖的那名漢子，年紀約有四十，而枱上那盞油燈經已昏昏欲滅，此情此景，恍如置身死獄，蕭原可謂看得死人多了，但仍被眼前恐怖的景像驚悚得全身冰冷。

這簡直是慘無人道，怪不得聽不到屋內有半絲氣息，原來是屋內的人皆死了。

鎮定一下心神，蕭原再察看了一下屋內的情形，這才懷着悲憤的心情，繞到前門，伸手將門推開。

原來兩扇門只是虛掩上的。

門一開，那股觸鼻的血腥味衝鼻欲嘔，蕭原掉轉頭吐了口大氣，再吸了口長氣，才跨進門內。

從屋內的佈置可以看到，這間屋的主人是亦農亦獵的人家，怪不得獨處這種荒野的地方了。

逐一看清楚屋內五名死者的面貌——五人皆有幾分相似，從年歲上猜測，這五人可能是祖孫三代，想到這一點蕭原的胸膛不禁急劇地起伏起來。

這眞是慘絕人寰的慘事，這家人祖孫三代被殺，可謂慘遭滅門，而從地上及屍體傷口才凝結的血漬看來，這祖孫五人死了不到半夜，是什麼人這樣殘酷，兇殘地殺了這祖孫五人。

「一定是疤眼虎！」蕭原衝口而出。

在他的想像中，也只有疤眼虎這樣兇殘成性的匪徒才會對這戶無辜的人家下此毒手。

而他既然循跡追到這裏來，那麼，就足以證明疤眼虎曾經路過這裏，兇性大發之下，殺了這戶人家所有的人！

想到這裏，蕭原不由憤怒得捏緊了拳頭，這時候疤眼虎若在眼前，他一定會將他撕開來，才能消解心頭的怒火！

無聲地嘆了口氣，拿起桌上的那盞昏然欲滅的油燈，他走出了那間地獄般的屋子，推開隔壁的那間屋門，藉昏黯的燈光，往內望去。

這一望，不由又令到他血脈賁張，汗毛倒豎起來。

在那間屋子的堂屋正中的地上，赫然躺着一具赤裸裸的女屍，在那女屍的心房部位，有一個業已凝結了的血口，血漬染紅了她的半邊身子，只要看一下那赤裸女屍的死狀，便知道是被先姦後殺的，這簡直不是人幹的，蕭原有一種不忍卒睹的感覺，這是禽獸般的暴行！

他不忍再多看一眼，持着那盞油燈，轉身走向第三間屋子，亦是最靠邊的那間屋子。

就在他來到門前，伸手欲推那兩扇閉起來的屋門的剎那，沒來由地，他的心中陡地驚跳了一下，他不由將觸到門板的手縮了回來，警覺地脚步一移，退到門邊！

一個念頭隨之在心中閃起：「莫非這屋內隱藏着兇險不成？」

吸口氣，他忙將腰間的鎗拔出來，接着伸出持燈的手，將門一下子推開！

在推開門的剎那，他的手急速縮回。

也就在門被推開，手臂暴縮的剎那，「砰」地一下乍響，屋內響起一下鎗聲，鎗彈「嘯」然自他的臂肘上掠射過，「忽」地一聲，那盞燈火却被激動的空氣震滅了。

蕭原在那剎那驚出了一身冷汗來！心中暗道一聲：「好險！」

可不是麼，他若不是沒來由地心生驚跳，感覺出隱伏的兇險，而閃身到門邊，那麼，那射出來的那一鎗就不是在他的臂肘上掠過，而是射在他的心胸上，那他就必死無疑了！

從那人朝着燈火的旁邊上方放鎗這一點，蕭原知道隱伏在屋內的人是一名高手，因爲人都有一個習慣，那就是持燈的手必在身邊略前的地方，那人射出來的那一鎗，從方位上來說，恰好是射向人的心胸，這只有高手才能測度得那樣準確，若是一般的鎗手，多半只會射向燈火，那最多只能夠將燈火射滅，或是射傷手臂，而持燈的人則仍有反擊之力，一個高手是決不會容許對方有反擊的機會的，那無疑是拿自己的生命在開玩笑，這就是高手與尋常之輩之分。

× × ×

蕭原的反應好快，就在鎗響燈滅的剎那，他持鎗的右手已一甩，朝屋內橫掃了半梭子彈！

這種反應，亦是只有像蕭原這樣的高手才有這樣快的反應！

所謂先發制人，後發則受制於人，這個道理不但在技擊高手來說行得通，對於玩鎗的高手來說，是同一的道理！

鎗聲在夜空中分外震響，聽來有一種

驚心動魄的感覺，那半梭子彈掃射入屋內，射擊得乒乓作響，利是好聽。

鎗聲中，屋內響起一陣滾動聲，大約是伏在屋內的人冷不防被掃射入來的鎗彈逼得躲避不迭所致。

蕭原在掃了半梭子彈後，却沒有立刻衝進去，反而將身子緊貼在門邊的牆上。

他不愧是一位高手。

因爲就在他掃了半梭子彈入屋內的剎那，屋內亦暴雨般掃射出一輪鎗彈來，他若是衝進去，無疑成了鎗靶，不死才怪！

暗暗冷笑一聲，蕭原開聲喝道：「疤眼虎，你這禽獸不如的冷血傢伙，你不是人，你以爲能够暗算得了我麼？哼，今晚看你還能够逃得了！」

屋內立刻有了反應，傳出一聲狠厲的「嘿」聲，接着又是三下連珠般的鎗聲。

子彈嘯嘯地射擊在門邊的木框上，擊得木屑四濺，蕭原臉頰上一痛，原來被激濺的木屑射中！

他雖然對疤眼虎這個人深惡痛絕，但對他的身手及反應，仍然佩服不已。

疤眼虎確是一名難鬥的黑道高手！

而屋內隱伏的那傢伙，不問可知，是疤眼虎無疑！

這樣子僵持下去，總不是辦法，蕭原於是拿話激疤眼虎，道：「疤眼虎，有種的就別做縮頭烏龜，藏在屋內不敢見人，你敢不敢出來，咱們單對單的一決高下生死？」

屋內却沒有反應，也聽不到疤眼虎的聲息。

這令到蕭原有點思疑起來：「莫非那傢伙自後面溜了？」

這是極有可能的，因爲他在先前繞着這三間屋子察看時，發現三間屋子的後面皆開了一個窗口，不過開得很高，若是從外面是很難攀進去的，但在裏面就不同了，只要用桌椅之類來墊脚，便不難從那窗口穿出外面，他早就想到這一點的了，奈何他只有一個人，正是顧此失彼，無法同時兼顧到前後的。

他想及這一點時，便聽到屋後響起一下重物墜地的聲響，他立刻斷定疤眼虎是從後窗溜了，身形一竄，箭一樣衝向牆角那邊。

但他立刻就將身形剎停下來，硬是將半邊衝出牆角外的身體縮回牆角後！

「砰砰砰砰……」一連串鎗聲剎時爆炸般響起來，飛射的鎗彈緊擦着他的身側掠過，擊在牆角的磚上，「崩崩」直響，說險，眞是險到了極，他若是稍爲煞停遲那麼一點點，那一輪鎗彈肯定有大半射在他的身上！

蕭原雖然及時避過那輪鎗彈，但也驚出一身冷汗來。

這疤眼虎眞是狡詐之至。

蕭原避過了疤眼虎那猝然暴射的一輪射擊後，心頭陡地一動，立刻返身向屋子的另一邊衝去。

在他的估料中，像疤眼虎這種兇殘如虎，奸狡如狐的傢伙，必然會來個虛張聲勢，在掃射了那輪鎗彈後，可能會繞到屋子的另邊，偷偷掩上來，自背後打他一個猝不及防，所以他才返身奔向屋子的另一邊。

他衝到屋子另一邊，亦即是死了一屋人的屋角時，便停下來，掩在牆角邊，小心地將頭探出小小，以眼角來瞥視屋子側面的情形。

屋子的側面却沒有疤眼虎的影子，蕭原遲疑了一下，身形疾閃出去，一連開了六鎗，封住屋後牆角那邊，邊開鎗邊像箭一般向屋後那邊衝去。

這樣雖然有點冒險，但在這種情形之下，已不到他猶疑等待下去了，因爲好可能疤眼虎在開了那輪鎗後，乘機溜了。

他的猜想果然沒有錯，這疤眼虎不但兇殘奸狡，也溜滑異常，一見接連兩次皆擺不到蕭原，便不再纏下去，溜之乎也！

蕭原衝到屋後的牆角時，便已瞥到疤眼虎的人影閃沒在屋後老遠的樹木黑影中，就像鬼魅一樣，一閃便不見了。

蕭原初時還以爲自己眼花看錯了，小心地掃視了一下屋後附近的地方，哪裏還有疤眼虎的人影？這才肯定了剛才看到的是眞的，心裏暗自咒罵了一聲，也顧不了埋葬屋內的死人，箭一樣追了下去。

說眞的，他不是不想安葬了屋內的幾具屍體，而是這一來，便給疤眼虎有時間逃得更遠了，說不定因而與疤眼虎有殺人的時間，只有緊追不捨，令到他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那樣，他才沒有機會再行兇殺人，而且說不定可以將他追上，將之捕殺！

只可憐那戶人家，遇上了那虎狼般兇殘的疤眼虎，令到祖孫三代慘遭滅門！

× × ×

疤眼虎從那戶被他滅門的人家搶到不少東西，單是吃的便有一大包，還有一只金鐲，兩對金耳環，十多塊大洋，加上背上揹着的一柄土製獵鎗。

最令到他滿足的是，他蹩了個多月的火氣，在那農婦的身上得到了渲洩，說眞的，這兩個月來，他被蕭原一直窮追數百里，幾乎喘不過氣來，有一晚他被追得失足掉落河中，好不容易掙扎着爬上岸後，才發現帶在身上的大洋及銀票皆被河水衝走了，萬幸插在鎗套上的駁殼鎗沒有脫掉出來，而纏在腰上的七八匣鎗彈也沒有鬆脫，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但也令到他狼狽萬分，因爲他已分文皆無，那就不能公然到賣吃食的地方去盡情吃喝了，這一個月來，他幾乎是半餓半飽過日子，靠搶劫來渡日，只是，被他遇上的人家就遭殃了！

對於蕭原，他是恨得牙癢癢的。

但恨歸恨，懼怕的成份還是佔多，在這般逃亡的日子中，他曾經試過幾次出奇不意地襲擊蕭原，但都給蕭原機警地躲過了，他也就知道蕭原是一位扎手的人物，不敢再冒失地與蕭原硬拚了。

本來，這一次可以說得上是一個絕好的伏擊機會，蕭原在發現他殺了那戶人家的所有人後，必定憤怒塡胸，也料不到他還敢伏在屋內而不趕緊溜之乎也，他是千算萬想，認爲有十成十把握，才決定留下來伏擊蕭原的，可是，仍然沒有成功，這就令到他不敢再鬥下去了，還是走爲上策爲妙。

有一點他怎也弄不明白的，就是蕭原怎會在危機一髮的剎那，及時驚覺到危機

的存在，而避過突襲的。

這一點，恐怕連蕭原本人也難以解釋，這大概可以稱之爲一種對危險的天生感應吧。

而蕭原也就是靠了這種玄奇的感應，而逃過不少次之厄難！

不過，說眞的，也要靠他迅速的反應，及敏捷的應變身手，否則，若是反應稍爲遲鈍，身手不够敏捷，仍然是逃不過厄難的。

總之，疤眼虎終於發覺到，蕭原乃是他有生以來遇到的最扎手人物；而蕭原也發覺到，疤眼虎是他自出道以來，最難緝捕的一名悍匪；這眞可謂棋逢敵手了。

疤眼虎終於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的。

他可謂睡也睡不安寧，自他被蕭原追捕以來，他每一次倦極睡過去，但睡不多久總是會從噩夢中驚醒過來。

這令到他對蕭原更加憎恨，但也更加驚懼。

若是能够殺死蕭原，相信他一定會高興得發狂。

只可惜這只能够空想而已，而實際上，他每時每刻皆有如受驚的兎子般，時刻心驚胆跳，提防蕭原忽然會在他的面前出現，用鎗指嚇住他！

這時候他正處身於一條山脚下的乾涸溝中，溝深足有丈許，溝底只有一道清冽的細流，溝道長滿了野菓雜樹藤葛，將溝頂掩蓋了起來，遠望眞不知其下有一道裂溝。

他雖然乂累乂睏，但只睡了一忽，便自噩夢中醒了過來，怔怔地出了一會神，忽然間全神一震，目光四下閃爍着，兩隻耳朵也豎了起來，驚疑不定地傾聽着。

一陣「沙沙擦擦」的聲响就在溝頂上面响起，難怪他這樣驚惶了。

好明顯，那是脚步走動的聲音，這令到他神色驟變，咬牙切齒的，緊緊抓着手上那根獵鎗。

也難怪他這樣驚惶緊張，因爲他第一個想起的就是蕭原！

那「沙沙擦擦」的脚步聲忽然變得輕悄了，也越來越接近了，這刹那疤眼虎簡直連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全身的每一根神經緊繃着，就像滿弦一樣，隨時會崩發！

「轟」一响，疤眼虎的腦中亦轟然震响不已，只震得他差一點沒有從坐着的那塊石上蹦跳了起來，手指亦不由一緊，差點扣動了扳機，那刹間，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隨着那一下驟發的鎗聲，上面响起一陣撲簌簌的振翅聲及雀鳥受驚的哀鳴聲。

震驚之下，他終於弄明白了，上面掩近過來的人不是追得他喘不過氣來的蕭原，只是一名獵人在獵殺棲息的溝頂上面的雀鳥，只要聽一下那聲鎗聲，便知道是獵人專用的土製鐵沙獵鎗。

吐了口氣，他那顆差點從嗓子腔內跳了出來的心，這才落回原位。

這一下驚嚇可謂受驚不少。

而他在驚魂稍定之後，那種兇厲之性馬上發作了，目光兇暴，獰然咬着牙，霍地站了起來，就想攀上溝頂，一鎗將那令他驚得心胆欲喪的獵人殺了！

但他馬上就收斂了目中的兇暴之光，那股獸性的殺機也消褪，重乂坐了下來。

這可不是他忽發慈悲，放過那獵人，而是他乍然想到，若是殺了那獵人，萬一鎗聲將蕭原引來這裏，那豈不是自己將踪跡暴露了？增加了自己的危險？

這就是他打消了鎗殺那獵人的念頭的原因。

可憐那獵人還不知道自己在鬼門關前打了個轉，兀自興奮地奔跑着，拾取那些被他擊落的獵物。

疤眼虎坐下的身子就像屁股下裝了彈簧般，屁股才沾上那塊石面，便乂馬上彈了起來，左右掃了一下，便急急忙忙地順着溝水流去的方向，鼠竄而去。

× × ×

蕭原一直鍥而不捨地追索着疤眼虎，這一天依來到了冲頭鎭。

冲頭鎭是一座大鎭，少說點也有五六百戶人家，鎭上商業繁盛，很自然的，嫖、賭、飲、吹樣樣俱備。

在那時候，雖然已是民國時代，但各地軍閥各自擁兵割据一方，中央政令不行，而那些軍閥乂只會歛財，根本就不大管地方的治安，加上那時候民生困苦，故此盜匪橫行，地方上的民衆爲了防備土匪的刦掠，只好自組民防隊，以保地方安寧。像冲頭鎭這樣的大鎭，自然亦自組了一隊民防隊，而且實力不弱。

而鎭上由於商業繁盛，自然亦有不少富戶商家，曾經有不少股匪流寇想打該鎭的主意，但由於忌憚鎭上那隊配備精良的民防隊，才不敢貿然亂動，故此，冲頭鎭一直以來皆風平浪靜，沒有發生過土匪刦掠的事故。

但是，不知那一個胆生毛的悍匪，居然就在蕭原到達的當晚，單人匹馬，刦掠了鎭上的一家富戶！

事情是發生在晚上約四更天左右。

被刦掠的富戶乃是鎭上開綢緞布莊的祁家。

祁家的主人是祁雨年。

像祁雨年這樣殷實富有的商家，爲了保住家財，自然請有打手護院，負責家宅的安全。

可是，那七八名護院却在那天晚上，就像稻草人般，被那名胆生毛的刦匪不動聲息地制服了，將主人祁雨年夫婦綑綁起來，刦掠了一大批金銀珠寶，外加千多塊的銀票及數十塊大洋，臨走前，還强暴了祁雨年的三姨太，然後才揚長而去。

這檔子事在翌日早上，立刻驚動了全鎭，自然亦驚動了鎭上的民防隊，這簡直是在老虎的頭上捉蝨子，民防隊到的人除了馬上趕到祁家查詢之外，還將其餘的人手全部開到鎭上，除了守住鎭上的各處通路外，還在鎭上的旅店及賭館妓寨盤查搜尋可疑的人物，刹時間，冲頭鎭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

蕭原自然亦被民防隊的人查問過，幸好他的大名在道上人盡皆知，那些民防隊員其中有些聽聞過他的大名，這才省去不少痳煩。

蕭原雖然被民防隊的人盤查過，但却一點也不放在心上，反而對這件盜刦案感到興趣。

因爲他在聽聞這件刦案後，馬上想到

的就是：這可能就是疤眼虎做的。

他之所以這樣想，是有根據的，因爲他來到冲頭鎭，正是一路追踪疤眼虎的踪跡，追到這裏來的，那麼，疤眼虎就極有可能亦匿在鎭上，以疤眼虎的兇殘及大胆妄爲，在被他追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自然狼狽萬分，手上很緊，要是把心一橫，在鎭上幹一票，然後遠走高飛。這是極有可能的，否則，憑疤眼虎的奸狡，他肯定不會逃到這樣熱鬧的地方，因爲熱鬧的地方雖然易於隱藏行跡，但亦易暴露行跡，尤其是像疤眼虎這樣易於辨認的人，只要稍爲打聽一下，就可以打聽到他的形跡。

不過這只是猜測，還要查一下，加以證實。

令到他不敢確定的是，這一次的刦掠事件，沒有人被殺死，這不像是疤眼虎一貫的作案手法，因爲前此之前，疤眼虎每一次作案皆例必殺人的，這一次看來不像是他作的。

於是，蕭原便趕往發生事故的祁家查問一下。

× × ×

他趕到祁家的時候，民防隊的詹隊長及三名手下還未離開祁宅，他報上他的大名後，那位詹隊長馬上請他進去。

這位詹隊長雖然沒見過蕭原的面，但却乂聞其大名。對於這位追捕能手的及時到來，自然是無任歡迎。

蕭原落座之後，少不免與那位詹隊長及主人祁雨年寒暄幾句。

祁雨年聽了詹隊長的介紹後，對蕭原自然另眼相看，希望蕭原能够帮忙他追查出刦掠了他一批財物的匪盜來。

蕭原亦將他此來的來意說出來。「兩位，實不相瞞，我這次來到貴鎭，是追踪一名悍匪的踪跡而來的，而我懷疑昨晚在貴宅作案的匪盜，可能就是那名悍匪之所爲，故此我特來詢問一下昨晚事發的經過及那名匪盜的樣貌。」

詹隊長神色一動，滿有興趣地問道：「蕭朋友，你追捕的那名悍匪，是何方神聖？」

「季虎，外號疤眼虎，乃是湘西道上的一名極之兇悍的匪徒。」蕭原望着詹隊長，反問：「不知詹隊長有否聽過此人的大名？」

詹隊長想了一下，悚然道：「疤眼虎，他的大名聽聞久矣，聽說此人作案倒必殺人，這一次……」

蕭原道：「詹隊長，正因爲昨晚祁宅被刦，沒有人命傷亡，所以，我才不敢肯定這件案是否他幹的。」

一頓接乂道：「不過，在直覺上，我乂感到八成是他幹的……」

「蕭朋友，你這不是自相矛盾？」詹隊長插口道。

蕭原却搖搖頭道：「說起來是有點矛盾，但這有可能是疤眼虎恐怕我會從其作案手法上。猜到是他，故而這一次改變了作風，不殺人，目的就是想瞞過我。要知道他若是不改變他一向的行事作風，我不用查，也能够猜到是他幹的，以他這樣奸狡的人，乂焉會自動暴露自己的行踪？」

詹隊長聽了，恍然道：「蕭朋友解說得極有道理，眞不愧是道上有名的追捕能手。」

蕭原却道：「還有，我之所以懷疑是他幹的，主要是想到，他被我追得這樣急，他極有可能幹他一票，然後挾贓高飛遠颺！」

一頓接乂道：「不過，這都是我的猜測，還要加以證實！」語聲略頓，轉向祁雨年道：「祁先生，貴宅的人有沒有見過那盜匪面目的？」

祁雨年乂恨乂無奈地道：「沒有人見過他的面目，一來是夜黑，二來那賊匪是用一塊布將臉幪起來的，所以看不到他的臉目。」

蕭原聽了，不禁有點失望，但仍然問道：「是否將臉全部幪起來的？」

祁雨年搖搖頭道：「那乂不是，他只是幪着眼下的部份。」

蕭原刹時乂充滿了希望，急聲道：「那麼，有沒有人看到他的眼部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祁雨年仍是搖頭道：「當時實在太黑了，只是看到他發亮的目光，看不清他的雙眼有什麼特別。」

蕭原升起的希望隨之沉落心底。

但祁雨年却忽然眼睜睜道：「嘿，我差點忘了，三娘她……她……」

下面的話他沒有說下去，而臉却紅了，可能是羞憤的關係吧，因爲他口中說的三娘，正是他的三姨太，也就是被賊人姦了的那位。

也難怪他羞憤得說不下去的，任是誰人，自己的妻妾被人姦了，也會羞憤難禁的。

蕭原却希冀地望着祁雨年，心急地道：「祁先生……」

祁雨年却擺擺手，截斷了蕭原的話，咬着牙道：「蕭朋友，不怕對你說，三娘昨晚被那惡賊姦了，但也只有她才看到那賊匪的左眼有一圈狗齒般的疤痕的！」

祁雨年說完，激動得連喘了幾口氣。

蕭原却興奮不已，疾聲道：「哼，果然是他幹的！」

詹隊長聽了，有點明白地道：「蕭朋友，那疤眼虎是否眼部有疤痕的？」

蕭原吐口氣，道：「不錯，季虎的左眼，正是有一圈狗齒般的疤痕，因其性如虎狼，故此才有疤眼虎這一個外號，錯不了！」

祁雨年聽了，忍不住機伶伶打個冷顫，出了一身冷汗，暗自稱幸不已。

說眞的，疤眼虎這一次沒有殺人，正是因爲顧忌到會暴露了行藏，才忍着，這確是祁雨年一家值得慶幸的事，若然疤眼虎以往的作風，則起碼會殺了那位三姨太，甚至是祁雨年夫婦！

「知道是什麼人幹的，那就易於着手偵查了！」詹隊長感激地望着蕭原，道：「蕭朋友，很多謝你的帮忙。」

蕭原却道：「詹隊長，你準備怎樣着手追捕疤眼虎？」

詹隊長是位聰明人，知道蕭原這樣問他，好可能他已有了主意，遂笑笑道：「蕭朋友是追捕高手，相信你一定已有一個好主意了。」

「詹隊長你太過獎，也太謙了。」蕭原謙說一句，接正色道：「詹隊長，以你

看，疤眼虎在這種情形下，會不會在作案之後，趕緊溜了？」

詹隊長想了一下，道：「極有可能他已挾贓逃離本鎮了！」

蕭原却搖搖頭「詹隊長，請恕我狂妄，若是在一般的情形下，他必然會挾贓而逃，但別忘了，疤眼虎是被我窮追數百里，追得他喘不過氣來，他正是想我們以爲他已挾贓而逃，追下去，那他就有一個喘息的機會，而他則正好趁機匿逃，我與他打了這數十日的交道，對他已摸透摸熟，此人雖然性情兇暴，但却是個奸狡如狐的人，我相信他正是想我們相信他逃離了本鎮。那他就可以得到一個喘息的機會，我敢打賭·他一定還匿藏在本鎮之內！」

詹隊長聽蕭原這番話，想了想，不由佩服地拍拍大腿道：「蕭朋友，還是你够精細，我贊同你的想法！」

接又徵詢地道：「蕭朋友，你有什麼好主意，請說出來好麼？」

蕭原想了一下，才道：「詹隊長，你們是貴鎮的人，對於貴鎮的人及地方，必是熟悉，也必有辦法打聽到像疤眼虎這樣特別的人的踪跡，至於怎樣打聽，相信詹隊長自有好辦法，我也不便多說了。」

詹隊長聽了，立刻從椅上坐了起來。「蕭朋友，事不宜遲，我這就回隊部去分派人手打聽，相信蕭朋友也想知道疤眼虎的下落消息吧？」

蕭原一聽就明白詹隊長的話意，亦站起身來道：「詹隊長不介意我插手吧？」

詹隊長趕緊道：「固所願也，蕭朋友，咱們這就回部隊去！」

蕭原笑着點點頭，於是，辭出了祁宅，五個人急急腳趕返隊部。

× × ×

祁家那件姦刦案果然是疤眼虎幹的，而蕭原也沒有料錯，他在幹了那宗案之後，仍然匿在鎮上，沒有逃走。

這正是他狡詐的地方，因爲若是一般的盜賊在作了案後，必會挾贓遠颺，不會蠢到仍留在附近，萬一行跡稍泄，便很容易被人查到，他正是摸清楚了一般人的這種心理，所以才反其道而行，若是負責追查這件案的人亦是一般想法，那麼，他就反而變得極之安全了，因爲無人料到他仍然留在鎮上，那自然不會將注意力放在鎮上，那知道他却仍然在鎮上。

他匿藏的地方亦很隱蔽，那是誰也想不到的。因爲他躲藏的地方，正是本鎮的大富戶，亦是大善人——章庭鈞的家中。

這確是任誰也想不到的。

誰會相信一個大善人，而且又是鎮上數一數二的有錢人，會窩藏一個兇悍的匪盜？

只怕就是有人說出來，也未必有人會相信。但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不過，這却不是章庭鈞心甘情願收藏疤眼虎的，而是疤眼虎在昨晚於祁家幹了那一票之後，偷偷地潛進了章庭鈞的宅院中，將他的獨生子挾持住，然後要脅章庭鈞收藏他一段日子。

原來，這疤眼虎不但兇暴奸狡，而且還是個老謀深算的人，他在作案之前，便已打探淸楚了章庭鈞的一切，以便事後有個安全的藏身之所。

章庭鈞年已半百，只有一位獨子，那自然極之疼惜寶貝，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答應也不行。

而疤眼虎也很精，將章家大少爺綁在房中，他自己則亦躲在房中，一刻也不離開，他自己很明白，他的安全就全靠那位章家大少爺作護身符，那自然要時刻就在自己的身邊了！

而這件事情除了章家少數人知道之外，便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疤眼虎只要抓牢了章家大少爺，他便非常之安全了。

因爲章庭鈞在投鼠忌器之下，肯定不會對他怎樣的。

故此，疤眼虎可說穩如泰山！

所以他一直很放心。

而且還沾沾自喜，暗讚自己這一着妙不可言。

可是，他却萬萬想不到，章庭鈞雖則担憂兒子的安全，但還是暗暗通知了詹隊長，並將情形及利害對詹隊長說得一淸二楚，懇求詹隊長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以解救他的兒子出來，又可以擒殺了疤眼虎這名兇悍的盜匪。

促成他要冒這種斷子絕孫奇險的，乃是他的理智。

章庭鈞雖然是個有錢人，但却是個精明的人，而且頗識利害，他在兒子被疤眼虎挾持後，一個人在書房內獨自思想時，便已想到，對於疤眼虎這種兇暴奸狡的盜匪，是不能够姑息的，而他也不相信疤眼虎在離開時，會毫無要求地放了他的兒子，那必然會挾之而諸多要求，甚至會在達到目的後，心狠手辣地下毒手殺了他的兒子，那與其要冒這樣多的險，倒不如趁這時候，冒一下險，將他解決了，最少，在冒險不成之後，在衆所週知的情形下，不會有人責怪他窩藏盜匪，同時，在那種情形下，疤眼虎也不敢再有何非份之想，更不敢殺他的兒子了。

他正是參透了其中的利害得失，才派人去密告詹隊長。

不過，他却向詹隊長提出了一個條件，在不傷害他的獨子生命的前提下，亦即是說，在疤眼虎絕對傷害不到他獨子的情形下，詹隊長才能够採取行動。

在詹隊長答應了他這個條件後，他派去的人才將實情說了出來。

當時，蕭原也在坐。

能够確實地知道疤眼虎現時的匿藏地點，蕭原自是高興萬分，但另一方面，他與詹隊長一樣，俱感到棘手得很。

因爲要想從疤眼虎的手上將章庭鈞的獨子解救出來，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差錯，不但緝捕不到疤眼虎，可能還會傷了章庭鈞獨子的生命，那時如何向章庭鈞交待？

詹隊長苦思之下，却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不由皺起了眉頭，望向蕭原。

蕭原也在苦思着。

他一時之間也想不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來。

陡地，他的腦際忽然閃現出那山野間慘遭滅門之禍的人家來，心中怒氣翻湧，同時間亦閃現出那名慘被奸殺的婦人來，

忍不住長吸了一口氣。

「蕭老大，你是否想到一個妥善的辦法？」詹隊長再也忍不住，求助地問。

蕭原苦笑一下，爲難地搖搖頭道：「一時間，我實在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所謂投鼠忌器，而章大少爺又是疤眼虎的護身符，像他那種兇殘狡詐的人，一定不會粗心大意，稍會離開章大少爺，讓人有可乘之機的。」

詹隊長聽了，急得直搓手嘆聲道：「這樣說來，咱們豈不是奈何他不得了。」

蕭原正想說什麼，倏地心頭一動，目光陡亮，疾聲道：「詹隊長，話不是那樣說，一個人都有他的弱點的，忽然間我想起了他一個致命的弱點，咱們可以在這上面動動腦筋！」

詹隊長一聽，頓時色然而喜道：「他有什麼致命的弱點？快說！」

蕭原加重語氣，一字一頓道：「好，色！」

詹隊長重復了一句：「好色！」接仍是摸不着頭腦地道：「他好色又怎樣？章家大少又不是女人，迷不倒他……」

「詹隊長，」蕭原含笑打斷了詹成的話，「章大少爺雖然不是女人，但咱們可以派一名女人去誘惑他啊，到時，他若入阱，咱們不就有機可乘了麼？」

詹成——詹隊長聽得高興地一拍大腿。「果然是個好辦法，蕭老大，還是你頭腦靈活。」

但接着又作難地道：「但是，如何找到一個這樣的女人呢？」

蕭原想了想，目光一亮，笑着悄聲道：「詹隊長，你是急昏了頭麼？忘了鎭上有的是妓寨？只要出錢到那裏找一名够膽量的妓女，不就成了麼？」

詹成利時像開了竅般，高興地打了個哈哈。「我眞是急昏了頭，居然想不起這一點，這確是好辦法。」

一頓接又道：「不過，這個辦法還要與章先生商量一下，能够得到他的合作才成。」

「那是自然。」蕭原頷首表示同意，接低聲地與詹隊長細說了好一會。

詹隊長聽得不住點頭，越聽，臉上笑意越濃……

× × ×

疤眼虎確是一名好色之徒。

蕭原沒有看錯了他。

窩在章家大少房內的頭兩天，他雖然心中仍有點不安外，倒是規規矩矩地呆在房中，寸步不離開那被作護身符的章家大少一步。

而頭兩天負責送飯的，都是那名章家的老僕人章福。

一名又老又瘦的僕人，那自然沒有什麼好注意的，他甚至在章福第二次送飯來時，已沒有興趣再望章福一眼。

疤眼虎這個人眞是够小心，不但吃飯在房內，連拉屎撒尿也在房內，睡覺時更時與章家大少同睡一床，這樣，根本就沒有人能够在他的眼皮底下解救得了章家大少。

他不可謂不是個聰明人。

但到了第三天，送飯的却換了一名年約二十上下，略有幾分姿色，眉梢眼角略帶幾分媚態的少女。

那聳起的胸脯，渾圓微翹的屁股，嫩白的皮膚，第一眼就令到疤眼虎猛嚥口水，賊忑忑地望了那少女幾眼。

那少女一副羞怯的模樣，只是偷偷瞥了疤眼虎一眼，那種神態，那種模樣，瞧得疤眼虎心中「砰然」跳動了幾下。

疤眼虎雖然對那少女像生滋貓入眼，但却沒有放鬆警覺，問那少女：「妳叫什麼名字，爲何今天由妳來送飯？」

那少女聞言，微顫了一下，怯怯地瞟了疤眼虎一眼，那種眼神，令到疤眼虎心神爲之一蕩，這才說道：「我叫阿桃，福伯昨天晚上不愼跌了一跤，扭傷了腰骨，今早起不了床，所以老爺叫我替他將飯送來。」

「眞的？」疤眼虎裝出兇惡的樣子，雙眼却貪婪地直往阿桃的身上溜。

阿桃這一次沒有那樣怯了，眼珠一轉，又瞟了疤眼虎一眼，才嬌着聲道：「當然是眞的，福伯已快七十的人了，爲什麼要兇他？」

疤眼虎的魂魄又搖蕩了一下，這才邪笑一聲：「告訴你家老爺，別玩什麼花樣，否則，別怪我心狠手辣！」

阿桃臉色微變了一下，應了一聲，慌忙退出房外。

疤眼虎吃過飯後，整個下午皆在亂想胡思，腦中盡是阿桃的影子，尤其是她那惹火的身形體態，更叫他心癢不已，暗自猛吞口水，只盼快點天黑，又到送晚飯時候。

說實在的，他是個性慾很強的人，以往，他若是五日不聞女人味，便覺心火難抑，非要找個女人來煞煞火氣不可，但自從在二個多月前被蕭原追捕開始，他只在那一晚姦殺了那名婦人後，才稍爲消解了一下心火，正是由於抑壓得太久了，只是那一次才嚐了一下肉味，這阿桃的出現，立刻引發了他潛伏在體內的熊熊慾火。

特別是當他想到那被他姦殺的婦人時，再又想到阿桃，他便是慾火升騰，連身體的某一部份，也起了明顯的變化。

這一來，令到他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只好猛灌冷水在房中不停地繞着圈子，這樣才好過一些。

晚飯的時間終於又來了。

阿桃又捧着飯菜送入房中。

這一次，疤眼虎乘阿桃將托盤上的飯菜放下時，伸手在阿桃的臉上擰了一下，嚇得阿桃又驚又喜，腰身一擰閃開去。

這一下簡直有如火上澆油，疤眼虎只覺丹田一陣發熱，忍不住哈哈地笑起來，伸手又摸了阿桃屁股一把。

阿桃就像一隻受驚的兎子般，驚惶羞怯地尖叫一聲——但叫聲才出口，便急不迭用手掩住了咀巴，故此她只是發出一下窒悶的叫聲，看了疤眼虎一眼，急急逃了出去。

疤眼虎瞧着阿桃那種又驚又羞但又不敢怎樣的可憐樣子，反而激發起他體內那股原始的獸性，忍不住哈哈地狂笑了起來。

他臉上的神態顯露出一種淫邪的笑意來。

這一晚，他一直心煩氣噪得輾轉難眠

，想着的，只是阿桃那聳起的雙乳，富有彈性的屁股。

翌日，他一直只是心焦地盼着阿桃送飯來，同時心中七上八下，生怕昨晚的輕薄嚇怕了阿桃，告知章庭鈞，換了一個人送飯來。

終於盼到晚飯時候了。

送飯的人依然是阿桃。

這令到患得患失的疤眼虎放下了一塊心頭石。

阿桃在進門時，先畏怯地瞟了疤眼虎一眼，這才畏縮地走進房中，快手快脚將飯菜放在桌子上，一雙眼，却不時瞟向疤眼虎。

疤眼虎今日却像個吃素的和尚般只是不懷好意地望着阿桃身上最誘惑的部份，却沒有上前動手動脚。

這令到阿桃不由暗暗喘了口氣，同時忍不住好奇地斜乜了疤眼虎一眼。

這一眼，嬌媚橫生。

疤眼虎就像觸了電般，神情震動了一下，但仍然沒有異動，只是深深吸了口氣，目中那種獸性之光隱隱閃閃的。

阿桃退了出房外。

疤眼虎望着阿桃的背影，發出一聲無聲的陰笑，而一個意念也在他的心中衝擊着，並逐漸形成……

× × ×

時光流逝，匆匆又是黃昏。

這時候離傍晚不到半個小時。

而傍晚時分，就是阿桃送飯來的時候了。

這一刻，疤眼虎的神態顯得極之煩躁，不斷地來回走到窗前，向外熱切地巴望着。

一個可怕的念頭一直盤旋在他的心中，令到他煩躁不安。

終於，他從半開的一扇窗中，看到阿桃手捧托盤，輕挪着那令人心動的屁股，從遠處走來了。

他忍不住吞了口口水，猛吸一口氣。

阿桃捧着飯菜進來了。

大槪是由於日間疤眼虎的規矩吧，這一次阿桃沒有那樣畏怯了，而且在放下飯菜的刹那，還有意無意地朝疤眼虎笑着瞟了一眼。

疤眼虎刹時間像全身通了電般，熱血上湧，一閃身將業已關上的門閂上了，目中盡是淫邪之色，也不理會躺在床上，年紀只有十六歲，手脚被綁着的章家大少看到，自後一閃身欺到阿桃的身後，發出一聲令人毛髮聳然的邪笑，一隻手疾抄前，摟住了阿桃的腰肢，另一隻手幾乎是在同時，自阿桃的脅下伸了前去，一把按住了阿桃一邊聳起的胸脯。

阿桃這時候正將托盤中的飯菜放到桌上，被疤眼虎這突如其來的偸襲嚇得尖叫出聲，同時掙動着身子。

那知道他的叫聲才出口，咀巴便被捂住了，所以他的叫聲被硬生生地悶在口中，只能够發出一聲啞悶的叫聲，但仍然能够傳出房外。

而由於她身子的掙動緣故，不由接觸了疤眼虎的身體，並且摩擦起來，這一來更加觸發起疤眼虎體內的獸性，只聽他口內發出一陣陣獸性般的悶嘷聲，手臂一緊，使將阿桃摟了個結結實實，同時身體重重地向下一壓，將阿桃壓落在地上，而他的氣息也粗濁急促起來，一陣亂扯亂撕，只不過眨眼間，便將阿桃身上的衣衫撕破扯脫下來，一具赤裸裸的胴體便呈現在疤眼虎的眼前。

這時候阿桃不知道是嚇呆了還是怎麼的，居然停止叫喊，只是輕微地扭動着那具誘人的胴體，這一來，在疤眼虎的眼中那裏是掙扎抗拒，那簡直是一種令到他無法抗拒得了的誘惑，這刹那他整個人像要爆炸開來般，無法再忍受片刻了，急不迭鬆脫了褲子，接將阿桃的雙脚一分，身體便猛地壓了下去。

阿桃像是忍受不了他的粗魯，張口發出一聲尖叫。

而疤眼虎已無暇理會及阻止了，只顧恣意地在阿桃的身上發洩着……

而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章家大少爺，則只有眼睜睜看着疤眼虎毫不知羞恥的醜態。

× × ×

而就在阿桃傳出那一聲尖叫的時候，房外的周圍先後掩出七八條人影來，有些掩到門前左右，有些則閃向屋後。

這七八個人的行動皆敏捷無聲，是以，在房內只顧着快活消魂的疤眼虎，自然毫無所覺了。

就在疤眼虎終於渲洩的時候，那一直任由疤眼虎蹂躪的阿桃，亦發出一聲令人爲之消魂蝕骨的呻吟聲。

疤眼虎身子搐動了幾下，整個人便像癱軟了般，軟倒在阿桃的身上。

而就在阿桃發出那一聲呻吟的刹那，掩在房門外兩邊的人影中的一個驀地閃身而出，猛抬腿，「彭」然大响聲中，硬是將那兩扇房門踹開來！

兩扇房門驟開的刹那，掩在右邊門邊的一個漢子，就像一頭豹子般，猛撲入房內！

同時間，那扇關牢了的後窗亦轟然碎裂聲中，躍入一條人影來，却不是撲向地上的那兩條肉虫，而是撲向床上被綁着的章家大少爺。

驟然發難的人，正是蕭原與詹隊長及他的六名手下，而那名叫阿桃的，根本不是章家的婢女，而是鎭上一家妓寨的一名姑娘。

這名姑娘是自願冒這個險的。

而她冒這個險的酬勞，乃是大洋五十塊！

這在當時的物價來說，是一筆不少的數目，有些人勞碌一年，也掙不到這個數目。

蕭原不想無端端令到一名無辜的女子爲了那五十塊大洋而冒險送掉一命，故此在行動前，將這一次任務的危險性告訴了阿桃。

阿桃在妓寨中亦是以這個名字接客的，不知怎的，阿桃却毫不驚怕，一口答應下來。

而阿桃被疤眼虎壓在地下時，所發出的叫聲，乃是通知掩在房間外面附近的蕭原等人，說明疤眼虎已經入阱了，叫他們準備行動，而那一聲消魂蝕骨的呻吟，是通知外面的蕭原等人，這是最好的動手時機了，當然，這都是雙方互相商議約好了的暗號。

× × ×

本來，蕭原他們衝進房間的時候，正是最佳的行動時機，認爲疤眼虎可以就擒了。

因爲疤眼虎那時候整個人由於經過那一番消耗之後，處於近乎虛脫的狀態，整個人疲憊不堪，幾乎連起身的力氣也沒有，他們揀在這個時候衝進去，正是再好也沒有的時機！

不過，他們仍然低估了疤眼虎在生死存亡關頭的那一股拚命之勁！

又由於疤眼虎壓在阿桃的身上，這令到衝進房內的蕭原不敢貿然開鎗，恐怕誤傷了被壓着的阿桃。

有了這種顧慮，令到蕭原在衝進去的刹那，只好棄鎗不用，一脚飛踢向疤眼虎的腰脅部位。

這一脚若是讓蕭原踢中，疤眼虎脅下的肋骨不被踢斷幾條才怪！

而這一來，疤眼虎就馬上喪失了反抗的能力！

蕭原那一脚是看準了地方才踢出的，務求一舉制住疤眼虎。

可是，疤眼虎的反應却出乎他意料的敏捷！

就在他的脚尖要踢上疤眼虎脅下的刹那，他的身形陡地一個側翻，從阿桃的身上向外滾了下去，並且帶動了阿桃的身子，向上翻轉了起來，這一來，就變成了蕭原那一脚踢向阿桃赤裸的身上了！

蕭原悚然一驚之下，只好硬生生將踢出的脚縮回。

但脚尖仍然碰着了阿桃的身子，幸好力道已不大，但是阿桃仍然痛得大叫了一聲。

但他這時已顧不了那樣多，因爲他瞥到疤眼虎翻下去的身形挪閃了一下，右手同時抽動了一下，他立刻便想到疤眼虎想抽鎗射擊，這可是對他極之危險不利的，所以他立刻搶上去，左脚一起，脚板貼地，踢向疤眼虎的頭耳部位！

這一脚若是踢中，疤眼虎肯定會被踢暈過去。

疤眼虎確實是欲抽鎗放射，企圖先解決蕭原，或是挾之而作擋箭牌護身符，蕭原那緊接着踢出的一脚，令到他只好急忙滾動身形，閃避那一脚，自然顧不了再抽鎗。

原來，他只是扯脫了褲子，那條皮帶仍在身上，却沒有鬆脫下來，腰間仍然插着那支鎗！

這時候他可說是醜態畢露，光着屁股，但也顧不了。

最難堪的是阿桃，她雖然是一名妓女，對於男女之事視作等閒，但那只是兩個人在房內幹的事，可是從來沒有在這麼多人的面前，裸露了身體，故此，她覺得又羞、又急、又驚，拚命想掙脫出疤眼虎的懷抱。

雖然那樣她會將身體完全暴露在衆人的眼前，但也顧不了那樣多，羞窘一下，總好過落在疤眼虎的手上。

但她如何掙脫得了疤眼虎的懷抱？就那樣疤眼虎摟着阿桃，在蕭原的緊逼追踢之下，一直滾到了牆角下。

而蕭原也一直逼到牆角前，才收住了脚。

因爲疤眼虎這時已縮在牆角下，用阿桃的身子將他完全遮蔽起來，並且厲吼道：「蕭原，聽着，你若不再退開去，老子橫豎是死，先殺了這娘兒，讓她死後也能够陪老子快活！」

蕭原聽了，呆了一下，目光一落，望到阿桃赤裸的身子，心頭跳了一下，急不迭將目光收回，吸口氣道：「疤眼虎，你還想逃？」

疤眼虎一手叉在阿桃的喉頭上，獰然道：「你到底退不退開去了。」

蕭原忍不住瞥了一眼阿桃那駭然青白的臉面。阿桃雖然是一個出賣肉體的妓女，但同樣是人，生命與章家大少一樣寶貴，他又怎忍心眼看着這位身心已受創的可憐女子喪生在疤眼虎的手下？所以，他只好退了一步。

而這時那幾名隊員早已衝進了房內，守住了房門口，他們看到這種情形，都不敢造次。

只有守在後窗外的三名隊員沒有翻窗進來，仍然守在窗外。

從後窗外跳進來，撲向床前的，正是民防隊的隊長詹成。

詹成是負責解救章家大少章少鋒。這時他已將綁着章少鋒手脚的繩索解開，保護着他急急走出房去。

在外面眼巴巴地望着，急得手心揑汗的章庭鈞，一眼看到詹成護着他的寶貝兒子出來，不由長嘘了一口氣，神情亦放鬆了下來，無限欣喜地迎了上去。

× × ×

蕭原才退開去，疤眼虎便挨着牆，慢慢地站了起來，仍然用阿桃擋在他的身前，一雙目光兇厲地亂閃着。

這時候蕭原他們若是不顧阿桃的生死，肯定可以將疤眼虎制服或是殺死，唯是蕭原却不想阿桃有什麼意外，所以，他們不敢亂動。

「疤眼虎，棄鎗投降吧，你逃不了的！」蕭原沉肅地對疤眼虎說。

疤眼虎獰惡地笑了一下，厲聲道：「你們有種的就現在動手鎗殺了老子，否則，便放老子離開這裏，不然，老子便拉着娘兒不放，死在一起！」

蕭原一時間不知怎樣辦才好，雖然救了章家大少爺脫險，但阿桃却落在疤眼虎的手上，總不能不顧阿桃的生死，如果這樣做是有虧道義的，蕭原說什麼也不會這樣做。

但是，他又不想這樣眼白白地看着疤眼虎逃出他的掌心，故此，他心裏委決不下。

「姓蕭的，你決定了沒有，老子可沒有時間，與你泡下去的！」疤眼虎說着，用鎗戳在阿桃的心口上，痛得阿桃大叫出聲。

蕭原聽在耳內，心頭實在不忍，咬咬牙，自作主張道：「好，疤眼虎，你放了阿桃，咱們放你走！」

疤眼虎却「嘿」地沉哼了一聲。「姓蕭的，老子可不是笨蛋，放了她，老子豈不是沒有了護身符？那時你們還容許老子

走麼?」

語聲一頓，接又厲聲道：「聽着，老子要帶着這娘兒一道走，待出了鎮後，老子認爲安全了，才放她！」

「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一名隊員忍不住怒叫。

「你們到底答不答應?」疤眼虎兇厲地暴喝一聲，鎗嘴用力戳下去。

阿桃立時發出一聲哀叫。

蕭原只好斷喝一聲，道：「好，你走吧！」

一頓接道：「不過，你若是食言，對阿桃姑娘有什麼不利的舉動，就算你逃到天脚底，我也會將你找到，那時，我要你死得痛苦萬分！」

疤眼虎哈哈一笑：「老子才不會那樣笨，將她一直帶在身邊，碍手碍脚的，自己給自己添負累。」

「那你還不走?」蕭原不耐煩地喝叱着。

「急什麼?」疤眼虎的眼中有了笑意，「老子都不急呢！」一頓又道：「聽着，老子還要帶着那些刦自祁家的財物一塊走！」

那幾名隊員再也忍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喝起來。「疤眼虎，你別不心足，那批財物你決不能帶走！」

「疤眼虎，你別以爲咱們有所顧忌，奈何不了你，你若是將那批財物帶走，咱們決不放你離開！」

適時，詹隊長一步跨了進來，臉色一沉，張口喝道：「疤眼虎，那批財物是祁家的，怎容你帶走?你想帶走，你就別想再……」

蕭原在這檔口驀地咳嗽了一聲，對詹隊長打了個眼色，趕緊道：「詹隊長，錢財身外物，人命最寶貴，由他將那批財物帶走吧，他逃不遠的！」

詹隊長見蕭原向他連施眼色，雖則一時間弄不明白蕭原的意思，但却猜到他必有意思，於是口氣一轉，道：「好吧，看在蕭老大的面上，你快滾吧，但千萬不能傷害阿桃姑娘！」

疤眼虎得意地笑了一下。「兩位放心，老子這一次只是求財，不想殺人，何況她與老子還有那回事兒，若非迫不得已，老子絕不會傷害她！」

說着邪笑一聲，對詹隊長道：「那麼，詹隊長，煩勞你替老子在床底下將那包東西拿出來吧。」

詹隊長沒好氣地哼了一聲，却只好依言走到床前，趴下來，自床底下摸出一個布包來，重重的，拿到疤眼虎身前的地上放下來。

疤眼虎滿意地笑了笑，轉對着蕭原，道：「姓蕭的，勞煩你將老子的褲子檢過來。」

蕭原一聲不哼，沉住氣，將褲子檢起來，順手亦將阿桃的衣衫檢起，放到疤眼虎伸手可及的地上。

疤眼虎得意地掃了衆人一眼，也不怕出醜，先伸出一條毛茸茸的腿，將自己那條褲子勾過來。

手上的鎗緊緊地戳着阿桃的心口，然後放開了抓住阿桃手臂的左手，慢慢地半蹲下來，伸手摸起那條褲子，雙腿迅速地在蕭原等人的身上掃來掠去，終於蹬上了褲子，穿好了。

至此，他才噓了口氣。

蕭原幾次想乘機發難，但由於沒有什麼把握，所以不敢冒險出手。

待疤眼虎穿好褲子後，他才開聲道：「疤眼虎，你應該也讓阿桃姑娘穿上衣褲啊！」

疤眼虎却邪惡地笑道：「不，她這樣子不是很好麼?你們也可以一飽眼福啊，這總比看不到好吧，她還是不穿衣服對老子較爲有利！」

詹隊長忍不住怒聲道：「疤眼虎，你不是人！」

疤眼虎哈哈笑道：「老子不是人，你們又是什麼?你們不是都在目不轉睛地望着阿桃的身子麼?」

詹隊長被他說得又氣又怒又羞，而事實上他們除非不看疤眼虎，否則，一定瞥及阿桃那誘人的赤裸身子，這是免不了的，疤眼虎這樣說，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侮辱，但他們又不能不看着疤眼虎（自然亦要望着阿桃），恐怕疤眼虎弄出什麼花樣來。

那幾名隊員亦不好意思地將目光垂下來。

蕭原這刹那心頭一動，亦裝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將目光移開。

疤眼虎也就在衆人的眼光離開他身上的刹那，疾快地蹲下身來，伸手一把抓起了地上那包沉甸甸的布包。

而阿桃則被疤眼虎那番話羞辱得渾身微顫着，臉色白得怕人，陡地，心中升起一股憤怒之氣，令到她忘記了生與死，驚與懼！

她雖然出身下賤，但總是有自尊與羞恥的，疤眼虎那句話無疑是一把刀插在了她的心上，嚴重地傷害了她的自尊，羞辱了她殘存的人格！

× × ×

疤眼虎正是害怕蕭原等人會乘他蹲下抓起那布包時，分神或稍有破綻時，乘機發難，那他就很難應付了，所以才用那番話來嘲辱蕭原等人，不好意思再望着他，那他就可以乘這機會將布包抓起來，又變得萬無一失了。

蕭原等人果然上了他的當，將目光垂下或移開。

而疤眼虎亦乘機急蹲下來，抓起了布包。

他戳在阿桃心口上的鎗嘴，自然亦順勢滑到阿桃光滑的肚皮上。

他暗自得意地抓起布包，霍地站了起來。

這一刻，他眞想縱聲大笑。

可惜，他却忘記了阿桃，以爲阿桃以女流之輩，根本就不敢對他有何不利的舉動。

他眞是小覷了阿桃。

阿桃在明知危險之下，仍敢以身誘之，担起這重任，可見她不是個胆小的人，加上疤眼虎那番對他羞辱的話，更令到她羞怒難堪，生死不顧了。

就在疤眼虎心中沾沾自喜，霍地挺起身來的刹那，阿桃陡地膝頭一抬，撞向他的下陰，同時間左手一拍一撥頂在她肚皮

上的短槍。

阿桃這一着，是全出乎疤眼虎意料之外，就連蕭原等人也料想不到她有胆冒險發難！

所以這時疤眼虎閃避不了阿桃膝頭的一撞。

而阿桃那一撞，幾乎用盡了全身的力氣！

只聽「卜卜」地一下暴响，接着是疤眼虎的一聲慘嚎，及一下震人心弦的槍聲，接下來，又是一個响槍聲，疤眼虎的左手腕上穿了個血洞，血濺飛漓，一張臉白得嚇人，整個人就像被人抽去了筋骨般，弓着腰，跨出一大步，慢慢地蜷縮着身子，軟倒在地上，一頭是汗，就像一隻蝦米般。

而阿桃也發出一聲慘叫，身形一歪，斜斜倒跌在地上。

她的腰間中了一槍，殷紅一片，血流不已。

原來，她那一脚重重地撞在疤眼虎的下陰上，也不知有沒有將之撞爆，疤眼虎那裏禁受得了，全身刹時像洩了氣的皮球般，萎靡下來，在劇痛攻心的刹那，手指很自然地一扣開了一槍。

而阿桃只來得及將他的槍咀撥開到腰部，故此，槍彈便從她的腰部射了入去，自腰部後面穿了出來。

所幸，槍彈是在腰部的旁邊射入去，所以，沒有傷及腸臟。

而疤眼虎手上的槍，是被假意將目光移開、實則時刻伺機出手發難的蕭原在聽到疤眼虎那一聲慘嚎的刹那，反應神速地目光一回，揚手一槍，將他的右手腕擊傷的！

幾條人影同時一閃，一擁撲了上去，也不理會疤眼虎是否動彈得了，七手八脚地將他的手脚及身子捺壓住。

那原來是詹隊長與幾名隊員猛撲了上去。

詹隊長和幾名隊員就用疤眼虎綑綁章家大少爺的繩索，將疤眼虎結結實實地綁了起來。

蕭原這時也顧不了避嫌，上前察看了一下阿桃腰上的傷口，見沒有大碍，便動手先替她將傷口包紮起來，再替她將衣褲穿上，免得他再在被抬出去時，仍然赤身露體。

此刻，他對阿桃只有尊敬，沒有一絲鄙賤之意。

若不是阿桃這位姑娘，只怕這一次只有眼睜睜看着疤眼虎挾贓颺逸而無可奈何了。

疤眼虎終於就逮，只怕他發夢也想不到，他是栽在一個女子的手上。

這時候已是夜晚了。

× × ×

蕭原用一輛板車，將渾身綑綁成粽子一樣的疤眼虎載走，離開了冲頭鎭。

在離開冲頭鎭之前，他曾專誠去探視了一下那位阿桃姑娘，並且將身上帶着的數百塊大洋數目的銀票，送給了阿桃。

他希望阿桃傷好之後，能够藉着那筆錢，重新做人，脫離苦海。

他是衷心祝福阿桃的。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荷花樓外，黑衣隊攻勢凌厲，但敵不過蕭寒月的天下無雙的七煞劍招，把他們殺得七零八落，領隊也身受重傷，全隊瓦解巳無戰鬥之力，只好引退。白玉仙、向中天、唐明和蕭寒月正想如何殺出重圍，懷疑他們會來一隊鐵甲神力武士，根據向中天的披述，這些人都是從高手中選出來，鐵甲刀槍不入，鐵甲之內還有機簧，藏有强矢、毒針，遠攻近射，就算有鐵布衫的功夫，也無能抵禦，說得衆人心寒不已，正在此時又來了一隊白衣文士，手持長劍，緩步衝前，唐明、向中天迎敵，唐明中劍，衆人見白衣人是用藥物控制的，遂退回樓內堅守……

撤走白衣人搏殺

唐明接道：「穿胸一劍雖然兇厲，但也只是皮肉之傷，那些白衣人不畏死亡所給我的震驚，尤重過我所受的傷勢，二先生能訓練出如此的人物，不知用的什麼方法？」

白玉仙黯然一笑，道：「唐兄療傷要緊，有蕭兄的絕世劍法，我相信咱們有很大的生存機會，足可以等到外援趕至。」

這幾句話，頗有自我安慰之意，是否眞有外援趕來，白玉仙全無信心。

唐明笑一笑，道：「白姑娘請解開我的穴道，讓我自行療息，我不能拖累到你們。」

白玉仙默查唐明神情，確不似傷中要害的模樣，以他深厚的功力，再加兩粒靈丹的藥力，有很快恢復體能的機會，就不再堅持，而拍活唐明的穴道，由他自行調息。

唐明撕下一片衣角，把傷處包紮，閉目坐息。

又來紅衣女搶攻

他明白此時的處境，凶險萬端，任何時刻都可能面對着强敵，必需儘快恢復對敵能力，因之，緊綑傷處，隨時準備應變。

這當兒，三個向前行進的白袍人，似是發現了門戶，忽然由橫列，變成縱行，向門內行來。

朱盈盈揚手一揮，「銀月飛霜」化作了一片光圈，直飛過去。

當先一個白衣人忽然舉起手中長劍，封擋光圈。

這「銀月飛霜」鋒利無匹，可斷金玉，寒芒過去，長劍中斷，光圈斜飛，刷的一劍，斬落了當先一人的腦袋。

頭斷血流，但那白袍人的意志力，仍然沒有喪失，一種怪異的潛能發揮到極致，一個沒有頭的身子，手執斷劍，仍然向門內衝來。

朱盈盈嚇呆了，忘記了操作「銀月飛霜」

，光圈轉動漸慢，斜向一側落地。如果那些白袍人反應靈敏，一定會出手去搶那目光可見的銀索，可惜，他們却沒有那種反應。

這就看出閱歷經驗的可貴了，只見向中天右手拍出一記劈空掌力，一面喝道：「收回兵刄。」

朱盈盈一振腕，收回「銀月飛霜」，那向前奔行的斷頭屍體，也被劈後的掌力擊中，直向後面跌去，撞到了第二個白衣人，也阻止了第三個白衣人，使得整個攻勢，爲之一頓。

蕭寒月道：「他們已經沒有了人的反應，簡直是一羣行屍走肉而已。」

「對……」向中天說：「他們的慓悍驚人，但靈動不足，只要不和他們接觸硬拚，就不致被他們所傷了。」

蕭寒月說道：「他們有一種常人所沒有的潛能，在受到相當的傷害後，立刻就會迸發出來……」

「對……」白玉仙接道：「只要謹慎對敵，他們也並非十分可怕，問題是，目前咱們還想不出一個對付他們的方法！」

蕭寒月道：「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避開他們受到傷害後迸發的潛能反擊，待他們凌厲的反擊之後，再出手對付，立刻可以見效。」

白玉仙低聲道：「蕭兄，有沒有注意到，他們軀體受傷見血之後，反應即十分强烈，可能和他們身上血液有關。」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姑娘高明。」

白玉仙道：「刀、劍的攻襲，除非腰斬、斷首，很難一擊能使他們喪失潛能，不知道改用重擊他們的內腑是否有效？」

蕭寒月道：「有道理，不妨一試……」

白玉仙接道：「朱姑娘兵刄奇利，又可及遠，手法奧妙，對付這些不够靈動的白衣人，應該是十分有效……」

蕭寒月低聲道：「姑娘放心，她會選擇適當的時機出手……」突然伸手取出身側木案上一隻巨大的玉瓶，暗運眞力，呼的一聲，投了出去，擊向一個白袍人的前胸。

原來，那個白袍人正舉步向廳中行來。

向中天也伸手抓中一張太師椅，雙手用力一扭，一張堅牢的檀木椅子，突然碎裂，向中天抓了四隻椅角，放在身邊，看樣子，是準備當作兵刄施用。

蕭寒月和向中天心中都明白，這些特別的白衣殺手，必須要阻止在荷花樓外，如若被他們進入了廳中，對付起來就非常的麻煩。

巨大的玉瓶，正擊中一個白袍人的前胸。

正如蕭寒月所預料的，這些白衣人在未受到傷害之前，一直保持斯文的神情，應變的能力也很笨拙。

蕭寒月擲瓶一擊，看似緩慢，但玉瓶上却含蘊了十分强大的力道。

這股暗勁，潛隱未發，直待擊中那白衣人之後，突然迸出，白袍人被玉瓶擊撞之力，打的連連向後退了五六步，才收住脚步，嘴角流出兩股鮮血，倒了下去。

蕭寒月低聲道：「成了，成了……」

白玉仙道：「什麼事成了？」

蕭寒月道：「對付這白衣殺手的辦法，只要擊中他們的心臟、腦袋，很可能一擧手間，消除了他們的抵抗能力……」

這時，又一個白袍人行了過來，慢步斯文，一點也瞧不出對傷死同伴有任何的悲哀。

白玉仙突然一揚右手，一縷指風，疾射而出。

但見那白衣人身軀一陣顫動，突然停下。

向中天右手執着一個椅角，伸了出去，按在那人的肩上，本來要倒下去的白衣人，被木椅按住，停在了那裏。

在人類的領域中，這些白衣人，似已是非常之人，即使是向中天這樣閱歷，經歷豐富的老江湖，也有着無法預測的茫然，希望能藉着動手的機會，對這些白衣人多一些瞭解。

果然，那一具不倒的身軀，阻止了以後的白衣人，他們依序排列，靜止不動。

向中天吁一口氣，道：「看樣子，這辦法還眞用對了，只要這一具白衣人的屍體不倒下來，就會擋住他們的攻勢。」

白玉仙道：「他們亦是血肉之軀，小妹的『冰魄銀珠』可以使他們在瞬間失去了反抗的能力，這就不用怕他們了。」

「是的，邪不勝正……」蕭寒月緩緩的說：「任何詭異的方法，或是借重藥物訓練出來的人，都不是正統的，他們沒有辦法長期存在下來……」

就在兩人談話的時刻，荷花樓外又有了變化，餘下的白衣人，突然轉身而去。

一縷隱隱可聞的樂聲傳入耳際，隨着遠去的白衣人，消失不見。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擋過了一波詭異的攻勢，不知道下一次，他們又會出現什麼樣的攻勢？」

白玉仙黯然一笑，說道：「蕭兄，看來，



二先生是存心要把我們毀在這裏了，這兩番失敗，絕不會甘心，也許下一陣，就是鐵甲武士了。」

向中天收了椅脚，屍體倒下來了。豪壯地一笑，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白姑娘，大不了一條命戰死於此……」

白玉仙接道：「小妹並非怕死，只是未雨綢繆，能先想出一個對付鐵甲武士的辦法，臨敵之際，也好從容應付。」

蕭寒月暗中觀察，發覺白玉仙對鐵甲武士似是十分畏懼，鐵甲武士在她心目中似乎留下極深刻難忘的印象，心中甚感奇怪，低聲說道：「白姑娘妳能確定二先生手下最厲害的一批屬下，就是那些鐵甲武士麼？」

白玉仙點點頭，道：「大概不錯……」

蕭寒月目光轉動，突然一笑，道：「白姑娘，這一批來的也不是鐵甲武士，看來，二先生準備用我們作一次試驗，有寶現寶，把他訓練完成的各等屬下，全部拿出來了……」

「不錯，蕭公子的劍術高明，白玉仙、向中天也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正好借你們之手，測驗一下，這十餘年來，我秘密訓練成的各種殺手的成績如何？……」

白玉仙高聲叫道：「二先生……」





「白玉仙，我對妳一向禮遇，待如上賓，想不到妳竟然會背叛了我？」

白玉仙冷笑一聲，道：「什麼上賓？不過是一個享受很好的囚犯罷了……」

二先生哈哈一笑，道：「總是享受很好吧！現在，妳却連命也保不住了。」

蕭寒月突然大踏一步，誇出門外，高聲說道：「二先生，你如是有點丈夫氣概，何不現出身來，和蕭某人一決生死，只派一些部屬送命，未免有干天和吧？」目光轉動，四下瞧看着。

原來，這時正有一批全身紅衣，身佩雙劍的少女，圍攏過來。

但聞二先生的聲音，遙遙傳來，道：「蕭寒月，我雖然在附近，但你看不到我的，不用白費心機了，我不會受你的諷激現身，你一身的造詣修為，確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高手，我希望借重你的武功、成就，找出我們訓練的大批殺手缺點何在？然後，才能因才施教，加强他們的訓練，担當任務，這十二位紅衣姑娘，是我訓練的少女殺手中的一部份，他們擅長合搏之術，不知道她們的成就如何？要借你蕭兄的劍法考驗他們一下了。」

蕭寒月循聲望去，只見十丈外有一株高大







的榕樹，聲音就由那裏傳來，似是二先生就躲在榕樹上，默查搏殺的情形。

但蕭寒月已經沒有機會衝過去了，十二個紅衣少女已然圍了上來，佈成一個扇形陣勢。

蕭寒月目光轉動，發現這十二位紅衣姑娘，年歲都在二十上下，個個婀娜美貌，但每張臉都綳的緊緊的，似乎每個人的心中都在充滿恨意，完全沒有一般少女活潑的氣息，不禁一皺眉頭，說道：「妳們那一個是領隊？出來答話。」

十二個少女，都是穿着同一式樣，同一顏色的衣服，根本就無法分辨出那一個是領頭的人。

蕭寒月一連喝問數聲，竟然無一人答話。

但聞二先生的笑聲，又傳了過來，道：「蕭寒月，他們不會回答你的，言多必失，只要有一個人答話，你就可能找出他的缺點所在，對麼？」

蕭寒月冷笑一聲，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十二個人中總有一個領頭的人？」

「不錯，他們之間，確有一個領頭的人，不過，他不會開口，你如想找出她們之間的領頭之人，那只有憑仗你的武功去測驗了。」

白玉仙高聲說道：「蕭兄，這個人詭計多端，任何一句話，都可能有一個陰謀存在，使人上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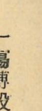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白姑娘只管放心，我不會被他套上的。」

忽然間，十二個紅衣少女一齊動作，二十四把寶劍同時出鞘。

日光下，寒芒閃爍。

蕭寒月連番和强敵對陣之後，信心大增，也從那些搏殺中，得到不少經驗。

不論敵勢如何强大，只要能守穩了荷花樓，不讓敵人衝進來，就不會被分頭包圍，逐個





擊破，立刻提高了聲音，道：「白姑娘，向兄，守住門口，別讓她們衝進去。」

白玉仙道：「你一人對十二人，要不要我出來帮忙？」

蕭寒月道：「不用帮忙，我如不宜對敵時，自然會撤入室內。」

朱盈盈道：「蕭大哥，我帮你。」

蕭寒月道：「不用，妳護守大廳，不許任何人進入廳中。」

「噢！如果她們進來了呢？」

蕭寒月道：「格殺勿論。」

「我懂了……」朱盈盈不進反退，站在大廳中間，以便於迎接廳中之敵。

白玉仙低聲道：「郡主，妳的兵刃特殊，威力奇大，又可及遠，防守大廳和保護唐明的事，就交給妳了。」

初當重任，朱盈盈有些緊張的，道：「白姑娘，我盡力而為。」

白玉仙微微一笑，拍拍朱姑娘的秀肩，道：「蕭兄肯把這守護大廳的重責大任交給妳，自然是信任妳有能力應付了。」

朱盈盈點點頭，道：「我不會讓蕭大哥失望的。」

這時，蕭寒月已和十二個紅衣少女展開了



一塲搏殺。

他劍招奇幻，但連續上不是一套完整的劍法，這些紅衣少女又確有一套聯手合搏的手法，二十四把寶劍有如波翻浪湧一般，一波接一波的綿綿不絕，劍尖綿密如蠶吐絲，不留一點空隙。

一陣連綿的攻勢竟然迫得蕭寒月有着應接不暇的感覺，連連向後退避。

難道這些紅衣少女，眞的會比那些黑衣殺手還高明多了嗎？

十二個紅衣少女的連綿劍勢，交錯配合，愈來愈見精純，整個的攻勢，已然幻成了一片劍幕，遠遠看去，有如一大片光影，不停的滾動着，向蕭寒月壓了下去。

蕭寒月劍出如電，撥開綿連而來的劍勢。

但二十四柄長劍來勢太快，快的蕭寒月完全沒有還擊的機會，只有防守之力。

就算蕭寒月劍出如電，但他同時要封架二十四把快劍，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

白玉仙一拉向中天，兩人分別隱身在廳門兩側，向外探視。

蕭寒月被困於綿密的劍光之中，使得白玉仙心中吃驚不已，不禁一皺眉頭，低聲對向中天，道：「向兄，這些紅衣姑娘的劍法，當眞



有如此厲害麼？竟把蕭兄困住了？」

向中天道：「劍勢如長江大河，綿綿不絕而來，是我所見的合搏劍陣中最兇厲的劍法之一，蕭大俠雖被困於劍陣之中，但劍勢急而不亂，看樣子還可以支持得住。」

白玉仙苦笑一下，低聲道：「向兄，蕭公子是咱們的主力，如若他眞的被困住了，還有何人能抵擋鐵甲武士……」

但聞蓬然一聲大震，陳抱山身不由己的由後門滾入了大廳之中。

常九緊隨着陳抱山的身後，也退入了大廳之內。

敢情，二先生兵分兩路，除了前門的攻勢之外，後門也同時派人攻襲。

後門雖被撞開，但侵入廳中的濃烟却是不多。

顯然，後院中燃起的火勢，已可能被人撲熄。

白玉仙轉頭看去，只見陳抱山滿身浴血，滾入廳中之後，竟然未再站起。

看樣子，傷得不輕。

常九手中執着如意棒，一面後退，一面拒敵。

攻襲常九的是一個灰衣大漢，手中一把吳鈎劍，仍然在滴血。

常九也受了傷，不過，傷的似乎還不太嚴重。

向中天冷笑一聲，道：「太行雙惡之一，我去接住他。」

未待白玉仙開口，向中天飛身一躍，已攔在了常九的身前，呼的劈出一掌。

他掌力雄渾，一掌劈出，已擋住那灰衣大漢的攻勢，道：「常兄，請退下休息，這個人交給老夫了。」

口中說話，雙掌却連環劈出。

話說完，已攻出了一十三掌。

這十三掌，力道很是兇厲，那灰衣大漢手中雖然有一把吳鈎劍，但却被逼的連連倒退，失去了還手之機。

向中天殺心已動，潛運內功，聚於右掌，左手疾拍一招「迎風點火」，逼得那灰衣大漢手中的吳鈎劍一揚，截向左掌。

但右手才是向中天眞正的殺着，右手握拳，突然擊出，一股暗勁直湧過去。

這是向中天的成名絕技：百步神拳，精妙處在它的拳勢發出，不聞風聲。

那灰衣人感覺到暗勁上身，已知不對時，再想應變，自是無及了。

但覺身軀如給巨杵的重擊，一個身子，被打的飛了起來，蓬然一聲，撞在壁上，七竅血湧而亡。

這百步神拳能傷人於兩丈之內，那灰衣大漢相距向中天不過三四尺遠，正是神拳威力所展的距離，一拳就能打得五臟離位。

常九苦笑一下，道：「在下無能……」

向中天道：「後門情形如何？」

常九道：「有大批的敵人趕到撲熄了火勢，在下和陳兄拚力苦戰，傷了對方三人，但無力再戰，才被逼退進來。」（未完．四十四）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倫與小子仍然在京城內賣藝，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太君的女孫明珠與二媳婦姜紅杏也來看，請小子教他們學藝，約定在山神廟傳授，屆時姜紅杏瞞着老太君出來，目的似有用意，其實她瞞着老太君悄悄出來和其他人鬼鬼祟祟，恐怕瞞不過南倫和小子，因此他倆將她捉弄一番才揚長而去……陸丹和傅香君匿在白雲觀，伺機也探聽劉瑾府邸的動靜，貝一文士雪漫天——說是寧王派去爲劉瑾醫心病，原來劉瑾因寧王呈龍袍之事放心不下，經過解釋才安心。陸丹候雪漫天出來想問個清楚，却被他用暗器刺傷，查不出情況……

探隱秘遇襲　嫁禍說謊言

徐廷封怔怔的看着傅香君，蘭蘭聽到這裏仍然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看着奇怪，終於問：「你們怎樣了？」

傅香君一怔，目光落在蘭蘭面上，嘆了一口氣。「沒什麼，姐姐要走了，蘭蘭送姐姐出去好不好。」隨即牽着蘭蘭的小手往外走。

蘭蘭當然不反對，雖然有蘭蘭在旁，徐廷封有心要解釋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他都沒有這樣做，在他的心中這還不是解釋的時候。

目送蘭蘭傅香君的背影消失，徐廷封才一聲歎息，皇帝也就在此際從內堂屏風後走出來。

「廷封，要你委屈了。」皇帝顯然全都聽在耳裏。「難得一位紅顏知己，你却是不得不……」

徐廷封急步上前，一面截道：「小德祿原該侍候皇上左右，皇上到這兒來他却竟不追隨，可見劉瑾必定另有打算，說不定巳另外安排了其他人……」

皇帝詫異道：「你懷疑這兒藏有奸細？」

「雖然未必會有此可能，但還是小心爲上。」徐廷封目光一遠。「再說我與這位傅姑娘認識不深。」

「看見你這樣小心我也放心。」

「不能不小心。」徐廷封一聲歎息。「這個秘密若是洩漏出去，以後要對付劉瑾就更加困難了。」

「好——！」皇帝仰首向天。「寧王也莫要令我失望才好。」

聽這句話他所有的希望顯然就全都寄託在寧王方面。

×　　×　　×

雪漫天的進京，在寧王方面來說似乎也是一個秘密，甚至長樂郡主朱菁照似乎也毫不知情，否則她未必有這個閒情來管蕭三公子的閒事。

自從見過鍾木蘭，蕭三公子一直鬱鬱寡歡，悶悶不樂，茶飯不思，酒却是喝多了。朱菁照又怎會看不出，鍾木蘭與蕭三公子的事情她雖然知道得不怎樣多，却巳足夠令她明白到底是什麼回事。

蕭三公子不錯一直將這個秘密藏在心中，可是在酒醉之後還是不知不覺的將心事透露出來，朱菁照入耳雖則不多，但以她的性格又怎會不查根問底，蕭三公子在這種情形下，多少又難免再透露一些，累積下來，其實也不算少的了。

她有時很任性，但本性到底善良，看見蕭三公子這樣子，也不禁爲蕭三公子難過，她試圖安慰蕭三公子，隨即發覺一些作用也沒有，然後她終於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這個好辦法蕭三公子當然不知道，否則他一定會阻止。

在她進行的時候，蕭三公子尤在醉夢中。

×　　×　　×

朱菁照的突然出現紫竹院，所有住在紫竹院南宮世家的人都無不奇怪，老太君也不例外，連忙迎出來。

朱菁照倒也聰明，先說喜歡紫竹院，說話繞了幾個彎，支開老太君等人，只留下鍾木蘭陪伴左右，年青的跟年青的理想當然比較談得來，老太君等也無意加入，還吩咐明珠鍾木蘭小心侍候。

到了後院，朱菁照隨即將明珠也支開，明珠倒也並不在乎，雖然年紀相若，性格却有距離，而且朱菁照一心要跟鍾木蘭說話，對明珠擺出來的態度，完全就是不希望他留在身旁的。

鍾木蘭也終於發覺朱菁照是衝着她到來，朱菁照這句話也到底出口了：「我其實是來找你的。」

「郡主——」鍾木蘭才兩個字出口，朱菁照已揮手截住：「你不用跟我多禮，我這個人最討厭就是這種表面客套。」

「這是禮法，以分上下……」

「上下尊卑都是人，分來幹什麼？」朱菁照搖頭。「我要跟你說的只是一件事。」

「什麼事？」鍾木蘭奇怪之極。

「去勸勸我師父。」

「蕭三公子？」鍾木蘭怔住。「他怎樣了？」

「他終日悶悶不樂，連敎我武功也提不起興趣，你再不去勸勸他，也不知道會鬧出什麼壞事。」

「可能是身體不適，替他找一個大夫好了，對醫術我可是一竅不通，你找我也是無能爲力。」

朱菁照冷冷的看着鍾木蘭，等她將話說完了，才道：「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們的事。」

鍾木蘭怔在那裏，朱菁照隨即接道：「這是你們兩個人的事，別人說什麼讓他們說好了，我們說的也是這許多每天晚上他都在斷腸坡發呆，你若是仍然關心他，最好今夜就走一趟。」

鍾木蘭苦笑搖頭，還未說話，朱菁照便一聲冷笑。「我當然不能夠勉强你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情。」

鍾木蘭沉吟着道：「你替我問候他一聲，叫他珍重……」

「我才沒有空管你們這些閒事。」朱菁照一口氣上湧，轉身便跑，只剩下鍾木蘭呆在那裏，他很想叫住朱菁照，但到底沒有，那片刻她的心情實在太混亂。

× × ×

離開了紫竹院，朱菁照隨即跑到安樂侯府，她是有一股衝動，要找到徐廷封，證明她是一個敢愛敢恨，絕不會拖泥帶水的人，不像鍾木蘭。

她從來不否認喜歡徐廷封，那却已是多年前的事，她還是一個小孩子，而大人之所以這樣問她也並無其他意思，她却是記到現在。

現在有那一個人，還會再問她這個問題？來到了安樂侯府，她心裏不由矛盾起來，雖然她一向自誇敢作敢爲，但要她親自告訴徐廷封這種話到底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然後她考慮到徐廷封未必會接受，到時又怎麼是好？

所以知道徐廷封不在安樂侯府，她反而鬆一口氣，轉去找蘭蘭。

遠遠的看見她，蘭蘭便已躲開，她找到後院，却見鍾大先生在練劍，不由又想起了鍾木蘭蕭三公子的事。

鍾大先生並不在乎有人在旁監看着，自顧練下去，劍勢並沒有多大變化，而且很緩慢。

朱菁照看了一會，突然道：「這算是什麼劍法？」

鍾大先生劍勢沒有停下來，微笑應道：「崑崙派的劍法。」

「人說崑崙派的劍法飛靈巧幻，變化莫測，今天總算是見識到了。」

「人老了難免氣衰力弱，」鍾大先生顯然明白朱菁照爲什麼那樣說。

「鍾老前輩一派掌門，聲名方面不用說，武功當然也在我之上，但看見鍾老前輩這種劍法，我這個晚輩還是忍不住要領敎一下。」朱菁照言下之意，簡直就在說鍾大先生是浪得虛名之輩。

鍾大先生仍然若無其事，也保持笑容，朱菁照不等他開口又道：「我師父雖然沒有鍾老前輩的德高望重，到底也是華山派的高手，敎出來的我這個徒弟，也有幾下子，應該不會令鍾老前輩太失望的。」

「郡主金枝玉葉……」

「你就當我是江湖人好了。」朱菁照的劍隨即出鞘，那當然是一柄好劍。

「我這個老頭兒又怎會是你這個年青人的對手？」鍾大先生劍勢終於停下來。

他的劍正要入鞘，朱菁照的劍已壓在他的劍鞘上。「你老人家這是看不起晚輩，不屑賜敎？」

「郡主言重了。」鍾大先生搖搖頭。

「請賜敎——」朱菁照這句話出口，先將劍收回，捏劍訣，正是華山派劍術的起手式。

「如此老夫只好得罪了。」鍾大先生劍垂下，無可奈何的仰首向天。

朱菁照接一聲嬌叱，劍勢展開，飛刺向鍾大先生，她顯然也曾下過一番苦功，豈止中規中矩，而且能夠掌握其中變化。

鍾大先生似乎也有些意外，輕「嗯」一聲，劍從下而上，不偏不倚，劍尖正好擊在朱菁照的長劍尖上，「叮」一下輕响，朱菁照的劍不由蕩開。

朱菁照劍勢一斷但立即又接上，一個身子穿花蝴蝶般繞着鍾大先生轉動，劍勢亦同時轉動，一劍接一劍分從不同的方向刺出。

鍾大先生卓立原地不動，長劍懶洋洋的展開，每一劍都不偏不倚，正好擊在刺來長劍的劍尖上。

朱菁照轉到鍾大先生身後出劍，情形也是一樣，鍾大先生的腦後簡直就像是長着眼睛的，隨便一劍刺向身後，就將來劍封開。

接來三十七劍都是這樣，朱菁照脾氣又來了，突然將劍擲在地上，大聲道：「不來了。」

鍾大先生這才轉過身，主要說幾句安慰的話，朱菁照已接道：「你別以爲我本領不及你，只是師父近來完全提不起興趣，沒有好好的指點我。」

鍾大先生「哦」一聲，朱菁照又道：「你知道他是爲什麼心情這樣壞？」

「我怎會知道？」鍾大先生笑了笑。

「還不是爲情所困。」

「哦？」鍾大先生一皺眉。

「我也不明白，堂堂男子漢，有話也不敢說清楚，總是放在心裏。」

「說出來無疑舒服得多——」

鍾大先生接着還有話，却又被朱菁照截住：「可不是，喜歡一個人難道也是罪過？」

「當然不是……」

「這是說你也贊成的了？」朱菁照追問。

鍾大先生心中恍然，淡然道：「令師這麼大一個人，應該有自己的主意，郡主也無妨開解他一下。」

朱菁照搖頭。「解鈴還須繫鈴人，我跟他說什麼也沒用。」

「也許他根本不用別人說什麼。」鍾大先生半身一轉，劍勢又展，繼續練他的崑崙劍法。

朱菁照亦隨即轉到他面前。「你只是這些話？」

鍾大先生沒有回答，只是笑笑，朱菁照一跺足，轉身奔了出去。

× × ×

東奔西走，一天下來，朱菁照總覺得一些收穫也沒有，甚至離開了安樂侯府，走一趟什刹海，也不見小子南偷在表演，最後只有回去。

她却是想不到，給她這一闖，非獨鍾木蘭的心潮又掀起巨浪，連帶影响，很多人都惹上麻煩。

甚至南偷也幾乎因此惹上殺身之禍。

× × ×

南偷與小子什刹海回來便留在客棧內喝酒，一直到傍晚，南偷喝的酒比平日差不多少了一半。

「師父有心事？」小子忍不住問。

南偷不覺脫口道：「我實在不明白。」一頓冷冷的看了小子一眼。

「師父不明白什麼？」

「我不明白的難道你會明白？」南偷不明白的其實是南宮世家的姜紅杏，當夜姜紅杏的身形變化完全在他眼內，他絕對肯定那不是南宮世家的武功，更奇怪南宮世家竟然有一個這樣放蕩的女人。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小子又接上這一句。

「你知道自己計短的一個便成了。」南偷隨即站起來，略整衣衫。

一看他這個動作，小子便知道南偷要出外跑一趟，去弄清楚他不明白的事，笑接道：「師父又手癢了，有好處，可不要忘記徒弟的一份。」

「師父要吃拳脚的時候，一定不會忘記你的一份的。」

「那最低限度也告訴徒弟要到什麼地方去，好得有一個照應。」

「也好得去官府通風報信是不是？」

「徒弟只是担心師父一個人去會吃不消。」

「吃不消吐出來便是。」南偷接「哼」一聲。「以前沒有你這個徒弟，師父來去自如，現在反而束手束脚。」

「說老實，師父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小子收起了笑臉。

「總之不是去龍潭虎穴，但肯定走一趟下來什麼好處也沒有。」

「太危險就不要去了。」小子到底已侍候南偷多年，又怎會看不出南偷要去的地方絕不會是普通的地方。

「我這個徒弟果然沒有什麼長處，就是懂得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南偷大笑着將那個大紅葫蘆一拋一接，大步往外走。

小子沒有追上去，他雖然放心不下，却明白南偷不要他跟隨左右就是暗中追踪也不成，以南偷的身手經驗，有那一個能夠瞞過他的耳目？

他唯一放心的也就是，以南偷的身手經驗，就是打不過對手，要逃走也應該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南偷當然也有這個信心，否則脚步根本不會這麼輕鬆。

× × ×

來到了紫竹院外，南偷非獨脚步放輕，身形移動，簡直就像是一頭貓，跟着他腰身一弓，便要躍到圍牆上，突然又一縮，躲進暗影中。

一個一身夜行衣的女人也就在這時候飛燕般從竹林中掠出，圍牆上落下，再往外打量一遍，疾掠了出去。

看見這個女人這種裝束，南偷便自然想到姜紅杏，再見她偷偷摸摸的，更加肯定。

「一個人走運起來眞是沒話說，倒要看你今夜到那兒去。」南偷樂在心裏，悄然隨後追踪前去。

他這邊動身，姜紅杏便從那邊竹林探身出來，笑在面上，也樂在心裏。「今夜可眞熱鬧了，你這個老匹夫，也有你好受的。」

姜紅杏又怎會忘記那天在山神廟如何被南偷戲弄。

南偷竟然也沒有發覺姜紅杏跟在後面，也看不出他追踪的其實是鍾木蘭。

考慮了半天，鍾木蘭還是決定走一趟斷腸坡看看蕭三公子，當面說清楚，有一個了斷，她已經很小心，一路上不時回頭張望。

南偷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距離恰到好處，每一次都能夠及時避開鍾木蘭的視綫。

這個時候這個距離當然不容易分辨得出鍾木蘭的面目，而最重要的當然就是他認定了那就是姜紅杏，根本沒有心意去分辨。

× × ×

斷腸坡就是日間看來也令人很不舒服，夜間景色看來更凄涼，絕不是正常人喜歡留連的地方。

蕭三公子對這個地方却是喜歡之極，因爲這個地方的景色，也因爲這個斷腸名字，知道鍾木蘭嫁入南宮世家，他便將劍折斷，自稱斷腸劍客，斷腸劍客不到斷腸坡又到什麼地方。

幸好這個斷腸坡離開寧王在京城的別邸還不太遠，否則一來一回，便已夠這個斷腸劍客受的了。

這個人絕無疑問感情豐富，甚至可以說已到了痴狂的地步。

若是順遂，無論他抑或鍾木蘭應該都是非常幸福，可惜造化弄人，事情非獨未如所願，發展到這個地步，更令雙方都痛苦。

蕭三公子若是不偷進紫竹林見鍾木蘭，絕無疑問即使不會是兩個人都好過，最低限度，鍾木蘭未必這樣苦惱，嫁入南宮世家之後，她便已經準備在南宮世家終此一生，不作他想的了。

蕭三公子不是不知道鍾木蘭的處境心情，只是他已經完全被感情支配。

× × ×

有月，冷月。

蕭三公子一個傻瓜也似呆立在斷腸坡上，仰首呆望着那一彎冷月，嘴唇蠕動，咽喉間吟哦，却是聽不出在吟哦什麼，鍾木蘭來到了旁邊的樹林子，他仍然毫無所覺。

看見他這樣，鍾木蘭不禁又是一陣心酸，呆看了一會，她終於一咬牙舉步走出去。

蕭三公子總算發覺，到底是一個高手，耳目比一般人敏銳，回頭一見是鍾木蘭

，他不由張大口，那個樣子看來更像傻瓜了。

「木蘭——！」他終於叫出來，又驚又喜的。「你終於到來見我了。」

「其實我不應該到來的。」鍾木蘭歎息一聲。「這麼多年了……」

「不管多少年我都會等下去。」蕭三公子眼睛露出狂熱的光芒，「我們立即離開這裏，天涯海角，總不相信沒有一個可以容許我們留下來的地方。」

「這一次我們南宮世家，就是要求跟你說清楚，我們絕不可能結合。」鍾木蘭異常冷靜，道：「這也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蕭三公子有如晴天霹靂，怔在當場。

× × ×

南偷躲在樹林子這時候已經看清楚，鍾木蘭的面目，也聽出是什麼回事，知道找錯了對象。

「又會這樣糊塗的。」他心裏有氣。「兩位繼續談下去，我恕不奉陪。」

話在心裏說，他抬手向鍾木蘭蕭三公子輕揚了一揚，轉身便要離開，也正當此際，風聲急响，一塊巨石迎面擲來，他很自然的半身一閃，那塊巨石便砸在旁邊樹幹上。

他本來可以伸手接下，以免驚動蕭三公子鍾木蘭，但巨石擲來，擦過旁邊枝葉，已然發出不少聲响，以蕭三公子的聽覺，又怎會聽不到？

他也就是考慮到這一點，索性不接，半身一閃，身形驟起，便撲向巨石擲來的方向。

蕭三公子一聲喝叱即時傳來：「那一個？」

「我也想知道是那一個，這分明存心陷害。」南偷心裏回答，耳聽衣袂風聲，知道來不及將擲石的那個人找出來，半身往旁邊樹叢一鑽，慌忙開溜。

他不是害怕蕭三公子，只怕惹痲煩，身形七個變化，便從樹叢竄出，正要往山坡下跑，蕭三公子已一隻大鳥般勁空撲落，截住了他的去路。

「站着——」蕭三公子衣袖拂動，勁風呼嘯。

「大爺饒命——」南偷雙手亂搖。「小人只是一時好奇，並非有心……」

「到底是那一個要你來監視我們。」蕭三公子心中其實已肯定南偷是南宮世家的人，只恐他回去一說，影响鍾木蘭，急怒之下，殺機便起。

「小人只是一般平民百姓，偶然路過此地——」

「一般平民百姓那有這種好的輕功？」蕭三公子冷截。「快說，你到底是那一個——！」

「你是情迷心竅，怎麼看不出……」南偷下面的話還未接上，蕭三公子斷劍已出鞘，向他刺到。

他歎了一口氣，一個身子倒翻，連翻三個觔斗，大紅葫蘆抵着劍脊一轉，再閃蕭三公子七劍。

「果然好身手！」蕭三公子劍勢一收，左手揑劍訣，劍脊上一壓一推，雖然還未刺出，一股劍氣已直迫南偷眉睫，南偷當然看出蕭三公子要下殺手，有意無意打一個寒噤，又擺出一副要開溜的神態。

「要走，那有這麼容易。」蕭三公子揑着劍訣的二指劍脊上再一推，劍氣更濃重。

「眞是好沒由來，寃哉枉也。」南偷抓耳扒腮的。「你怎會是這種不講情理的人。」

「你說，是那一個派你來的？」蕭三公子接問：「老太君？」

南偷不由又歎了一口氣。

× × ×

蕭三公子身形展開同時，鍾木蘭身形亦開展，她雖然徬徨，並沒有想到乘機開溜。

看見蕭三公子將南偷截下，她脚步才停下來，站在樹林子內，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木蘭——」姜紅杏在她身後出現，輕聲呼喚。

「是你？」鍾木蘭回頭看見，一張臉不由發青，姜紅杏在她的心目中，一向是潑辣多口，給她知道這件事，定必會告訴老太君，後果不堪設想。

「你還不快走？」姜紅杏隨即催促離開。

「走？」鍾木蘭反應遲鈍。

「要是給別人看見你與蕭三公子幽會，非獨你無地自容，南宮世家也聲名掃地了。」

「你……」鍾木蘭實在奇怪。

「大家是女人，又是一家人，難道我會見死不救？」姜紅杏輕捉着鍾木蘭的臂膀。

鍾木蘭心頭感動，歎息道：「我其實只是來見他最後一面……」

「別人可不是這樣想，快走——」

鍾木蘭目光一轉。「可是他們……」

「放心好了，不會有事的。」姜紅杏拉着鍾木蘭急步離開。

「那個到底是什麼人？」鍾木蘭不由又追問。

「一個好管閒事，最愛揭人陰私的老匹夫！」姜紅杏咬牙切齒的。

× × ×

蕭三公子的斷劍終於再刺出，劍光大盛，沙土也被劍風激盪起來，南偷看似要招架，可是身形一動，却是倒翻開去，一下子倒縱上一株大樹上，背貼着樹幹，壁虎般往上遊竄。

蕭三公子身形急追到樹下，正要往上追，南偷突然的道：「你那個女人給抓住了。」

「什麼？」蕭三公子不由順着南偷所指的方向望去，却只見樹影在風中顛搖。

南偷笑接道：「我是湊巧遇上，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身形隨即又倒翻，飛越長空，落向另一株大樹。

蕭三公子目光一轉再轉，還是掠回樹林子裏，一面高呼：「木蘭——」

連呼數次，沒有回答，回到方才與鍾木蘭相聚的地方，也是不見人，蕭三公子頹然坐下來，那片刻心頭實在蒼涼之極。

然後他省起了那個大紅葫蘆。

不錯，就是那個在什刹海賣藝的老頭兒，這個人與南宮世家怎麼有關係？難道眞的只是湊巧遇上？

他隨即懷疑到南偷那句話的眞實性，但鍾木蘭若是不願意回去南宮世家，以她的武功，來人要將她帶走也不容易，莫非這眞的是最後一面。

他四顧，眼瞳中露出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

× × ×

來到了紫竹院圍牆外，鍾木蘭姜紅杏才停下來，四顧後面沒有人追來，鍾木蘭才鬆一口氣。

姜紅杏看着她，搖搖頭，鍾木蘭不覺脫口一聲：「幸好他沒有追來。」

「那一個沒有追來？」一個聲音突然在竹叢陰影响起來。

鍾木蘭大吃一驚，姜紅杏也不例外，右掌抹向腰間兵器，一面喝叱：「是那一個？」

說話的那一個人從竹叢陰影中緩步走出來，赫然是鍾大先生，鍾木蘭更加意外，一聲：「爹——」

姜紅杏接一聲：「鍾老前輩怎會在這裏的？」

鍾大先生道：「我原是要進去紫竹院找木蘭，遠遠便看見你們走來。」

「爹有事找我？」

「沒有，只是來看看，你們又是什麼回事？」

鍾木蘭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姜紅杏隨機應變。「我們只是隨便走走……」

「穿着夜行衣，這走走不像隨便。」

鍾木蘭姜紅杏相顧一眼，姜紅杏即道：「鍾老前輩又不是外人，直說何妨？」

鍾木蘭面色不由一變，姜紅杏接又道：「我們夜間外出，其實有任務在身。」

「什麼任務？」鍾大先生追問到底。

「查一個神秘老人。」姜紅杏反應果然快，口才也好。「那個老人表面賣藝討錢，實則暗中爲非作歹，專打良家婦女主意。」說着，她的面頰，居然有點羞紅似的。

「這個主意到底是怎樣打的？」

「就是手多多，看見木蘭長得這樣漂亮怎肯放過，我們又不是他的對手，幸好跑得快。」姜紅杏繪形繪聲，那樣子完全不像是在說謊。

鍾大先生雖然老江湖，也竟然瞧不出來，面對一個說謊的女人在他來說，這還是第一次，聽說愛女被調戲，心頭也不禁冒火。「好胆量，這個人到底是……」

「我們只知道他平日在什刹海賣藝，手拿一個大紅葫蘆，要找他並不太困難。」

「是那老匹夫。」鍾大先生立即省起來。「有機會總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

「要是他還是這個性子，總有機會的。」姜紅杏目的達到？也不再逗留，一面說：「你們說你們的，我先進去。」一縱身掠上圍牆。

鍾木蘭目送姜紅杏背影消失，轉向鍾大先生，道：「爹深夜找到來，一定有事的。」

鍾大先生沉吟道：「今日長樂郡主找到安樂侯府，跟我提及蕭三的事。」

「什麼？」鍾木蘭面色又是一變。

鍾大先生歎息，接說道：「爹考慮了半天，最後還是找一個機會與你去一看蕭三。」

「我看不必了。」鍾木蘭轉過頭去，淚水已盈眶。

「爹一生以來沒有做過一件要後悔的事，就是這一件……」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事情經已過去，女兒今夜也累了，爹還是回去，好好的休息。」

鍾大先生尚在猶疑，鍾木蘭身形已拔起來，翻過高牆，掠進紫竹院內。

× × ×

南偷絕無疑問耳目敏銳，這種敏銳一半來自他的本領，與一般的敏銳顯著不同，這是他的優勝的地方，看的聽的比一般所謂武林高手要多上很多，一般鼠竊狗偷要在他面前賣弄，是自取其辱。

即使北盜這種老手也不成。

他這一向引以爲榮，所以這竟然成爲他的致命傷，就連他也感到意外。

就因爲意外所以他不由自主踏進了這個陷阱。

小子在變着八方鷄蛋，自從南宮明珠表示要跟他學變這個八方鷄蛋之後，他每天都不由變幾趟，當然越變越神奇，觀衆也幸而未厭倦。

南偷一見却就不由自主的搖頭，與搖頭同時，這一次他突然發現了一件頗爲有趣的事。

一個穿着紫青長裙的少女有意無意身子向前一俯，撞在正在看着小子變鷄蛋的一個錦衣少女的身上，那個錦衣少女旁邊侍候着一個丫環裝束的女孩子，也正在看得入神，當然不會替錦衣少女將那個紫青長裙的少女截下。

給這一撞那個少女不由得一聲驚呼，紫青長裙的少女一聲「對不起」，轉罵後面站着的一個中年男人：「你怎樣了，老是往前擠。」

那個中年男人怔在那裏，一面茫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他實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南偷却是知道的，他清楚看見紫青長裙的少女一撞同時探手將錦衣少女帶上繫着的錢囊拿去，回手拋進右邊袖子裏，到罵那個中年男人的時候，錢囊又已從袖子裏轉到腰帶上。

她的動作非常敏捷靈活，連南偷也不能不承認好像她這種好手實在不多見。

好奇心一動，他一個箭步便竄過去，衝着紫青長裙少女一聲：「小姑娘——」

「什麼事？」紫青長裙的少女，有些詫異。

「要向你拿回一些不屬於你的東西。」南偷眉開眼笑的，看樣子有些滑稽，但更加像色迷迷。

「你在胡說什麼？」紫青長裙的少女面色微變，一雙眼瞪得老大。

南偷也沒有多說，一雙手摸向紫青長裙少女的腰間，紫青長裙一閃不開，錢囊已落在南偷手裏，南偷接學着她方才的動作，手一動，錢囊便拋進袖子裏。

紫青長裙的少女只是驚呼：「你要幹什麼？」

那個錢囊隨即又出現在南偷手上。「你莫以爲我這個老頭兒年紀大了，老眼昏花。」

（未完・十）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老石將自己和慕容青烟一段過去的經歷，對兒子岳小玉說出來，原來他和慕容青烟上過飲血峯血花宮盜寶，想盜取武學奇書——倚馬，剛談到這句話，忽然門外來了兩個人，是鷹鶴門的花鷹、花鶴昆仲，押着已被打死的金老二，來找岳老石算帳，因爲慕容青烟偷學鷹鶴派的武功是和他有關連，雖然慕容青烟傳說已死，但對他也不能放過，岳老石不敢戀戰，帶着岳小玉且戰且走，遇上了黑拳僧將花鷹花鶴趕走，解了圍，黑拳僧也是來找岳老石，叫他到玉池峯浮雲庵找自己的妹子倩晶了却過去的情緣。原來他就是飛天大盜「風影子」……

分舵觀動靜　鏢局有乾坤

原來鞍上那人見他不理睬自己，也是心中氣惱，不由分說就一鞭抽了過來。

岳小玉的心情本來就已經很不好，這時候無緣無故給人抽了一鞭，更是怒火上衝。

他立刻轉身，怒視着馬鞍上那人。只見那人也甚年輕，大概只有十五六歲年紀，是個神氣十足的錦衣少年。

岳小玉怒道：「你爲甚麼打人？」

那錦衣少年雙眉一揚，冷然道：「你敢不理睬我，自然該打！」

岳小玉怒火更熾，衝前想把錦衣少年從馬鞍上拉下來，但他還沒有沾到人家的衣衫，下顎又已給錦衣少年飛一腳踢個正着。

錦衣少年哈哈大笑，道：「不知好歹的小無賴，現在總算知道我的厲害罷？」

岳小玉知道打不過對方，只得强忍着這一口氣，道：「我看得出你是練過武功的，你厲害！你好本領，我現在的確不是你的敵手，但總有一天，你也會嚐試一下被人毒打的滋味！」

錦衣少年冷冷道：「我只不過隨便踢了你一脚，算不上是甚麼毒打，瞧你這副賤相，一定是想再吃吃苦頭，才肯告訴我小師妹的下落！」

說着，飛身下馬，又要再向岳小玉動手。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在岳小玉的背上輕輕拍了一下。

岳小玉吃了一驚，急忙回頭望去，立刻就看見了一個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的藍裙少女，正在笑吟吟的望着自己。

岳小玉給這少女望着，不由心中一蕩，暗叫道：「啊呀！這是從哪裏跑出來的小仙女？」原來這少女長得明眸皓齒，容貌漂亮之極，岳小玉雖然年紀細小，居然也有點神魂顛倒的感覺。

「妳……妳是誰？」岳小玉也怔怔地看着她。

藍裙少女又是一笑，道：「我姓穆，叫穆盈盈，你呢？」

岳小玉還沒有回答，那錦衣少年就已佛然不悅地說：「他只是一個小無賴，連跟妳談一句話都不配！」

穆盈盈哼一聲，道：「師哥，你又在欺負人了。」

錦衣少年冷冷道：「誰說我欺負他？只不過這小無賴太沒禮貌，所以我才出手教訓教訓他而已。」

岳小玉瞪着他，却沒有反駁。

但穆盈盈却說：「你有甚麼資格去教訓別人？簡直是笑話！」

錦衣少年吸了一口氣，道：「不要再爲這點小事嚕嗦，現在時候已經不早，我們該回去了。」

穆盈盈道：「但你打傷了這位小哥兒，豈可一走了之？」

岳小玉忙道：「我沒有受傷。」

穆盈盈道：「還說沒受傷？瞧，連下巴都給踢腫了。」

岳小玉道：「這點小事，不用放在心上，就算整個下巴都給踢走了，我還是可以活下去的。」

穆盈盈噗嗤一笑，道：「若連下巴都不見了，那就很不好看啦。」

錦衣少年冷冷道：「這小無賴的尊容，本來已經很不好看。」

穆盈盈「呸」一聲，道：「難道你又長得很帥嗎？」

錦衣少年傲然道：「總算不壞！」

穆盈盈道：「但你的心腸却壞極了，簡直和你師父一模一樣！」

錦衣少年臉色陡地一沉，道：「甚麼你師父我師父的，我的師父，也就是妳的師父！」

穆盈盈冷冷道：「我才不跟你的師父練武功，他是個……」

「住嘴！」錦衣少年立刻喝止道：「妳竟敢在背後說師父的壞話，可知該當何罪？」

穆盈盈脹紅了臉，道：「我可沒說過甚麼，你不要冤枉我！」

錦衣少年狡獪地一笑，道：「我當然不會冤枉妳的，但妳現在必須要聽我的說話，跟我回分舵去。」

穆盈盈一跺脚，說道：「眞是煩死人啦！」

岳小玉看着她，不禁越看越是出神。

他很希望可以再看她幾眼，但錦衣少年却已催促她上鞍，兩人共騎一馬，瞬即絕塵而去。

蹄聲很快就消失了，天地間又再回復了一片靜寂。

岳小玉嘆了口氣，只覺得自己彷彿活在無數夢境之中。

× × ×

夜色蒼茫，岳小玉的肚子餓了。

他漫無目的地，沿着一條寂靜的小路向前走，不經不覺來到了一座鎮甸之中。

岳小玉實在是很餓了，他眞想好好大吃一頓。

正當他在街上徘徊之際，忽然背後有人伸手抓住他的脖子。

岳小玉吃了一驚，想要掙脫，却是談何容易。

「嗜嗜嗜，你害怕成副樣子，準是做了不少虧心事！」背後那人終於放手，笑嘻嘻的繞到岳小玉面前。

岳小玉定睛一看，只見那人頭髮焦黃，顎下鬍子稀稀落落，背上又負着一個藥囊，正是言行古怪，醫術却高明絕頂的公孫咳。

岳小玉一怔：「你怎會在這裏？」

公孫咳捏了捏他的鼻子，道：「這一句話，該由我來問你才對！」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我現在已經是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啦。」

「流浪漢？」公孫咳一怔，接着却哈哈大笑起來，「你現在的年紀有多大？就算眞的無家可歸，到處流浪，也只能算是流浪小孩而已。」

岳小玉板着臉，悻悻然道：「老子的心情不好，絕不欣賞閣下所開的玩笑。」

公孫咳嘻嘻一笑，道：「怎麼越說越老氣橫秋了？照不才看，你絕不是那種器量狹小的人，喂，我的肚子餓了，你說怎辦？」

岳小玉心想：「後面這兩句話，已與老子心中所想的不謀而合。」

只見公孫咳在身上左搜右刮，顯然是想找點銀両出來，岳小玉直瞪着他，心裏只盼望他身上有越多銀子就越好。

誰知公孫咳在自己的身上搜刮了半天，最後才苦着臉說：「我已找得很清楚了，連一両銀子也沒有。」

岳小玉登時爲之洩氣，道：「沒關係，咱們去偷好了。」

「偷別人的的銀子？」

「不，是偷東西吃。」

「這是犯法的！」

「借又如何？」

「人家又不認識咱們，誰肯借？」

「唉，那麼只好捱餓啦。」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瞧你這副樣子，看來也一定和我一樣，身上連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岳小玉道：「我是個窮小子，身無分文那是十分合理的，但閣下身爲武林一大神醫，居然也是囊空如洗，那就未免太嗚吔了。」

公孫咳咳了兩聲，道：「不才的確是囊空如洗，其實，在半個時辰之前，我身上還有六十兩銀子的，但剛好遇上了兩個債主，各還三十兩正，所以就連一兩銀子也沒有了。」

岳小玉怔怔地瞧着他：「你欠下人家許多錢債嗎？」

公孫咳笑了笑，道：「不算多，就比剛才那兩個人來說，我總共才欠了他們八千三百六十兩，現在還了六十兩，那麼就只賸下八千三百両而已。」

岳小玉吃了一驚：「八千三百両而巳？你怎麼會欠下他們這許多錢的？」

公孫咳眨了眨眼，笑道：「不借白不借，反正他們有的是錢，若不借點來使使；又怎對得起公孫咳的列祖列宗？」

岳小玉道：「就算人家富甲一方，也未必肯借八千多両給你呀。」

公孫咳道：「他們若不肯借，我就不替他們治病。」

岳小玉恍然大悟，道：「老子明白了，原來這是治病的診金！」

「不是診金！」公孫咳搖搖頭，道：「因爲不才的師父是條驢子。」

「驢子？」岳小玉一呆，半晌才問道：「那是甚麼意思？」

公孫咳嘆了一聲，道：「驢子是十分頑固的，我師父就是這種人。」

岳小玉道：「是不是他規定你替人治病，一律不能收取診金？」

公孫咳道：「不是不能，而是不可以超過一百両這個數目。」

岳小玉舌頭一伸，道：「一百両銀子也不算少了，難道你還嫌少嗎？」

公孫咳道：「對於貧苦人家來說，一百両當然是個很要命的數字，但對於那些腰纏萬貫的鉅賈，一百両簡直就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

岳小玉嘆道：「眞是人比人，比死人了。」

公孫咳道：「這可不是嗎，好像花鷹花鶴這兩個混球，倘若每人只收取一百両診金，那眞是太不公平了。」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你說的花鷹花鶴，是不是鷹鶴門的兩位掌門？」

公孫咳道：「不是他們又還會是誰？嗯，你也認識這兩個混球嗎？」

岳小玉悻悻然道：「這兩個惡賊把我爹逼得走投無路，我巴不得在他們的鼻子上各打三百大拳！」

公孫咳笑了笑，道：「你就算眞的動手，也只能各打三百小拳而巳，說句老實話，你現在年紀還很細小，不要動不動就想揍人。」

岳小玉道：「不是我想揍人，而是許多人都想揍我！」

公孫咳道：「你太頑皮，到處惹是生非，自然會闖禍。」

岳小玉冷笑了一下，道：「人在江湖，又有誰可以獨善其身？」

公孫咳怔了一怔，繼而點頭道：「你這句話雖然不錯，但百忍成金，能忍讓一下的時候，還是儘量忍讓忍讓的好。」

岳小玉道：「不要老是說我，就以你老兄爲例，你是否凡事皆可忍讓到底？」

公孫咳乾咳兩聲，道：「那當然是要看情況而定的。」

岳小玉道：「那花鷹和花鶴，曾經患過甚麼病？」

公孫咳道：「兩年前，這對混球兄弟跟隴北三毒火併，結果都中了毒，又受了傷，若不是遇上我這個神醫，只怕早就嗚呼哀哉去也！」

岳小玉冷冷道：「這對兄弟害人匪淺，你若不救他們，反而會是一件莫大的功德。」

公孫咳嘆道：「但當時不才身無分文，而且又想借點錢給朋友，所以也就只好救了他們再說。」

岳小玉道：「既巳身無分文，居然還想借給朋友？」

「就是這樣才要命！」公孫咳道：「正是人窮屋漏井水涸，霉運來時萬事衰，偏偏這對混球兄弟雖然作惡多端，但却滿身銅臭，不才大可以在他們身上刮個一萬幾千，以應燃眉之急。」

岳小玉嘆道：「人等錢用的時候，就會甚麼都做得出來。」

公孫咳道：「但先師早有明訓，診金決不能超過一百両銀，所以我只好向花鷹花鶴兩人借八千多両，然後又再借給了朋友。」

岳小玉道：「花鷹花鶴曾經向你討過債沒有？」

公孫咳冷冷道：「他們怎麼敢向我討債？但剛才我遇見這對渾球，不清還一點債務實在說不過去，所以就把那六十兩都還給了他們。」

岳小玉道：「他們怎會在乎這六十両銀？」

公孫咳道：「他們當然不會在乎六十兩銀子，但我若不還一點點，自己却會感到不好意思。」

岳小玉嘆道：「但現在又怎樣了？咱們都身無分文，豈不是快要餓死嗎？」

公孫咳搖頭道：「天無絕人之路，只要想辦法就行了。」

岳小玉道：「你有甚麼辦法？」

公孫咳想了想，道：「借不是辦法，偷也不是辦法，依不才之見，最好的辦法莫如搶！」

「搶？」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還不是一樣犯了王法嗎？」

公孫咳笑了笑，道：「這倒要看看搶刦的對象是誰了。」

岳小玉陡地「啊」的一聲叫道：「我明白了，咱們是不是去做賊阿爸——」

「輕聲一點，」公孫咳蹙着眉，道：「賊阿爸也是賊，若給別人知道了，一樣吃不了兜着走。」

岳小玉生性頑皮，聞言大感興趣，道：「你有甚麼打算？」

公孫咳道：「在這鎭甸裏，有一個秘密帮會的分舵，咱們若搶殺進去，多不敢說，一千幾百両銀子肯定可以垂手可得到的。」

岳小玉點點頭，道：「有一千幾百両銀子，足够花費有餘了。」

公孫咳沉吟半晌，說道：「憑我的武功，搶殺進去那是不難的，但你不懂武功，人又細小，若進入分舵裏只有送死的份兒。」

岳小玉不禁大爲泄氣，嘆道：「我早就知道自己窩囊得緊，甚麼事情都做不出來。」

公孫咳道：「不要緊，你還年輕，就算從明天才開始練武，將來仍然前途無可限量。」

岳小玉說道：「但今晚却只怕要餓死了。」

公孫咳道：「有不才在此，又豈會餓死了岳小哥兒？」

岳小玉苦着臉，道：「就算不餓死，也會鱉死。」

公孫咳道：「你也很想參加這一次搶刦？」

岳小玉道：「你既去得，我也要去，就算死在賊巢裏，我也絕不埋怨。」

公孫咳哈哈一笑，道：「難得你人小志氣高，又够胆識，好！這次我和你一塊兒去，你若死了，不才也決不獨活！」

岳小玉連忙搖搖頭，說道：「千萬不可！」

公孫咳道：「爲何不可？」

岳小玉道：「小岳子生死何足論？但公孫兄是當世不可多得之神醫，你若陪着小岳子一命嗚呼，將來不知有多少病人會死在庸醫之手，正是一人身繫千百人之安危，所以小岳子可以死，但公孫咳兄却一定要長命八百歲，多福多壽！」

公孫咳不由大笑，道：「居然給你抽着後腿了，好，我答應你長命八百歲就是了。」

兩人談笑甚歡，似乎都巳忘記了飢腸轆轆的滋味。

× × ×

這裏是興雲鎭，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約莫有五六百戶人家。

公孫咳帶着岳小玉，左轉右轉，走到了一條大街上。

在這條大街上，有一家很大的鏢局，只見門外插着一桿黃緞大鏢旗，右面繡着一隻貔貅，而左面則繡着一個斗大的「樊」字。

在這支鏢旗旁邊，有一塊橫匾，上面黑底金漆寫着「南開鏢局」四個大字。

岳小玉四周打量了一眼，道：「這鏢局似乎來頭不小。」

公孫咳點點頭，說道：「不錯，在中原武林，南開鏢局可算得上是第八流的鏢局。」

「第八流的鏢局？」岳小玉楞住。

「對了，第八流的鏢局總比第九流的鏢局好一點點。」公孫咳拈着鬍子慢慢的說。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但看它的氣派，似乎相當不錯呀。」

公孫咳冷冷一笑：「你憑甚麼認爲它的氣派不錯？」

岳小玉道：「這鏢局規模宏大，佔地廣闊，連鏢旗和牌匾也很壯觀。」

公孫咳冷冷道：「那又有甚麼用？就算用皇宮來做鏢局，倘若鏢師們都是酒囊飯袋，仍然只能算是飯桶鏢局而巳。」

岳小玉「哦」的一聲，道：「我明白了，這鏢局外表看來輝煌，其實鏢局並沒有眞正了不起的高手押陣。」

公孫咳頷首道：「不錯，這鏢局的總鏢頭叫樊金武，外號人稱『鐵貔貅』，這斯看來高大威猛，但手底下的功夫却只是第八流貨色，所以這南開鏢局在江湖上是沒有甚麼名氣的。」

岳小玉摸了摸腦袋，道：「但南開鏢局和那秘密帮會的分舵又有甚麼相干？」

公孫咳緩緩道：「因爲那秘密帮會，看中了這間第八流的鏢局，利用它作爲分舵。」

岳小玉這才恍然大悟，道：「這主意倒不錯，的確很容易掩人耳目。」

公孫咳冷笑道：「要遮掩別人的耳目也許還可以，但不才消息靈通，早就知道這鏢局內有乾坤！」

岳小玉道：「那樊金武會不會和那秘密帮會有甚麼關係？」

公孫咳道：「就算本來沒有關係，現在也必然變得大有瓜葛了。」

岳小玉問道：「那秘密帮會叫甚麼名字？」

公孫咳道：「夫人帮。」

岳小玉一怔：「夫人帮？難道帮中上下，全部都是女子？」

公孫咳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他們的武功也參差不齊。」

岳小玉大奇：「既然有男女，怎麼却會叫夫人帮？難道帮主是個女子嗎？」

公孫咳說道：「這個不才就不大清楚了。」

岳小玉道：「怎麼？你對夫人帮的事情並不怎樣瞭解？」

公孫咳道：「只能算是略知一二。」

岳小玉楞了半晌，說道：「只是略知一二，咱們就潛進人家的分舵裏去做賊阿爸？」

公孫咳微微笑道：「誰叫咱們又窮又餓？」

岳小玉道：「你肯定這分舵裏一定有銀両存放着？」

公孫咳道：「一千幾百両，絕對不會有問題。」

岳小玉道：「你有把握可以成功？」

公孫咳道：「只要沒有差池，咱們就一定可以功成身退，然後一起去大快朶頤可也！」

岳小玉大是興奮，道：「好，就照這麼辦！」

公孫咳望了他一眼，道：「你騎在我的肩膊上，咱們先潛進鏢局裏再說！」

就是這樣，岳小玉跟着公孫咳夜闖南開鏢局。

× × ×

公孫咳輕功之高明，遠在岳小玉想像之上。

岳小玉雖然騎在他的肩膊上，但他仍然輕巧得像是一隻燕子，一下子就飛越過了高達丈二的圍牆。

在圍牆後面，是一座鋪滿了細砂的練武場，只見場上兵器架一排一排地並列着，在夜色中看來倍添森嚴肅穆的氣氛。

岳小玉心中暗道：「瞧這等氣勢，那樊金武似乎不像個眞正的飯桶。」

公孫咳進入鏢局後，再也沒有說話，只是揹着岳小玉不斷地向前走。

這南開鏢局既深且闊，公孫咳總共穿過了五六道樓舍，才在一座大花園的水池旁邊蹲了下來。

岳小玉也立刻俯伏着，動也不動。

只見在那座園子裏，有兩個人正在燈下練劍。

他們的身形並不怎樣高大，但身手却都十分了得，但見兩人劍來劍往，在劍風不斷呼嘯之下，連掛在樹上的燈籠也被影响得燈火搖曳，明暗不定。

岳小玉不由看得有點痴了。

雖然有燈光，但由於兩人的動作實在太快，以致岳小玉根本無法看得清楚他們的容貌。

而距離這兩人不遠之處，又有一個白衣老婦，正在全神貫注地凝視着他們。

這白衣老婦的雙眼好陰森，一張滿是皺紋的臉龐完全沒有半點表情。

燈下兩人舞劍更急，只聽得「颯颯」之聲响起，無數樹葉被劍氣逼跌下來。

落葉四散飛舞，但却沒有一片掉在白衣老婦的身上。

只見她身外彷彿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可以把每一片飛過來的落葉擋開。

岳小玉不明所以，心中自然不免暗暗稱奇，只有公孫咳心中有數，知道這白衣老婦內力修爲極高，所以才能在全身靜止不動的情況下，憑氣功把落葉擋離開去。

公孫咳呆住了，連他那樣的人也不禁爲之呆住。

雖然，他早巳知道這南開鏢局裏大有蹊蹺，但他還是料想不到，在這種小鎮甸裏，居然會隱伏着一個那樣厲害的武林高手。

公孫咳雖然見多識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但他還是想不出這老婦到底是甚麼來歷。

對於這神秘的「夫人帮」，公孫咳不禁又要重新作出估計。

× × ×

舞劍二人，有如穿花蝴蝶般翻飛騰躍，岳小玉越看越是激賞。

他心中暗道：「小岳子若有這等身手，那可不愁被人欺負了。」但心念一轉，又自尋思：「常言道一山還有一山高，就算練到這兩人一般身手，只怕還是會吃敗仗的。」

他越想越遠，不禁又再想到：「要就不練武功，倘若練了，就一定要練成一等一的上乘武學，縱然未能天下無敵，最少也要十戰九勝，那才够意思。」

想到這裏，只覺得血氣上湧，恨不得馬上就開始練功。

但他現在連師父也沒有，練功二字，却又是從何談起？

岳小玉忽然有點前路茫茫的感覺。

就在他胡思亂想的時候，練劍的兩個人巳停止下來。

岳小玉忽然傻住了，因爲直到這時候，他才能看清楚這兩個人的面貌。

他險些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

他怎樣也想不到，在這園子裏練劍的兩個人，原來竟然就是穆盈盈和那錦衣少年！

× × ×

那錦衣少年，是穆盈盈的師兄。

那麼，眼前這個白衣老婦，是否就是他倆的師父？

岳小玉不知道。

本來，這件事情，是和岳小玉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但不知怎樣，他現在很想知道答案。

穆盈盈和那錦衣少年使完劍後，就走到白衣老婦面前，神情恭謹地站立着。

白衣老婦目光如電，首先環掃了兩人一眼，然後良久才道：「這就是你們師父教的劍法？」

兩人同時點頭，道：「是的。」

白衣老婦冷冷一笑，目注着錦衣少年道：「這一手劍法，你練得相當嫻熟，但却也僅限於此而已。」

錦衣少年吸一口氣，道：「師伯是不是說弟子內力不行？」

白衣老婦道：「當然不行！簡直比師伯想像中還差了一大截！」

錦衣少年道：「弟子巳盡力練功，從來不敢躲懶！」

白衣老婦哼一聲，道：「你練的本是魔功，既從偏途入手，又怎會到現在還滯留不前？」

錦衣少年道：「想必是弟子資質愚鈍，故而成就有限。」

白衣老婦沉聲道：「你資質如何，師伯心中有數，不必你來說教。」

錦衣少年吃了一驚，忙道：「弟子不敢！」

白衣老婦面罩寒霜，道：「練劍之道，氣爲根本，你只練熟劍招，成就必然大打折扣。」

錦衣少年給她說得臉色鐵青，只好垂頭不語。

白衣老婦目光一轉，凝視在穆盈盈的臉龐上：「妳師父近來有沒有再教妳甚麼新的劍招？」

穆盈盈搖搖頭，道：「沒有啊。」

白衣老婦嘆了一聲，道：「這幾年來，他爲了要練功，好像甚麼事情都不想管了，連傳授武功這種事，也要我代勞，眞是荒謬！」

穆盈盈道：「師伯對我們兄十分明白，也十分感激的。」

白衣老婦聽見這兩句話，似乎很是高興，笑道：「師伯老啦，能够在晚年和妳相處多些時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穆盈盈說話，她的聲音聽來柔和得多了。

但也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大吼一聲，直闖而進！

× × ×

這大吼之人聲如破鑼，步履如飛。

公孫咳不由心中暗叫一聲慚愧。

如此闖進來，本是公孫咳原先想幹的事，但現在，他却只是帶着岳小玉潛伏在一個角落裏而已。

「老虔婆，久違啦！」這人聲音難聽，說話也是同樣粗俗。

只見這人大概六十歲左右年紀，穿着一身灰衣，腰間掛着一把刀柄上纏滿了花布的刀。

白衣老婦瞪着一雙眼，似是感到有點詫異：「老虱子，你還沒有死？」

灰衣老人乾笑一下，道：「沒有妳陪着，我又怎肯獨個兒走上黃泉路？」

白衣老婦冷冷一笑，道：「三十年前，你就巳經是一個挺够混帳的人！」

「現在呢？」

「更混帳百倍！」

「哈哈！我不介意！」灰衣老人皮笑肉不笑地說：「恭喜妳了。」

白衣老婦哼一聲，道：「沒頭沒腦的，恭喜我甚麼？」

灰衣老人道：「我恭喜妳得到了玉山羊。」

岳小玉陡地一怔，忖道：「甚麼？難道那隻弄得滿城風雨的玉山羊居然落在這老婦手裏嗎？」

只見白衣老婦臉色一沉，冷然道：「老虱子，甚麼玉山羊玉山豬？我可不懂你在說些甚麼！」

灰衣老人嘿嘿一笑：「老虔婆，咱們心知肚明就算啦，想不到像老朱那樣老辣的傢伙，居然也會栽倒在妳的手裏。」

白衣老婦怒道：「是不是神經病？」

灰衣老人道：「我也想自己發發神經，那樣反而會輕鬆得多，但可惜我這個人生來命賤，從兩歲開始，腦筋就一直清醒到不得了。」

白衣老婦皺着臉，冷然笑道：「不要再兜圈子了，你到底想怎樣？」

灰衣老人道：「把玉山羊交出來，大家還是一場好朋友！」

「胡說！」白衣老婦鐵青着臉：「我沒有你這種朋友，也沒有甚麼玉山羊！」

「師伯——」穆盈盈忽然叫了一聲。

但她還沒有說下去，那白衣老婦巳倏地喝止，道：「這是大人的事，妳不要插嘴！」

「但——」穆盈盈却還是想說下去。

可是，白衣老婦又巳瞪着她說道：「這件事情，師伯自有分寸。」

那灰衣老人目光收縮，視綫落在穆盈盈的臉上：「小娃娃，妳知道甚麼，不妨直說出來，是不是妳曾經看見妳師伯捧着一隻玉山羊？」

穆盈盈搖頭道：「不，師伯沒有甚麼玉山羊。」

白衣老婦氣得直跺脚，厲聲喝道：「妳甚麼話都不必說，給我站開一旁！」

穆盈盈給老婦厲言疾色地責罵，不禁兩眼殷紅，連櫻桃小唇也扁了起來。

岳小玉心中大是不滿暗罵道：「這老虱子眞沒說錯，果然是個老虔婆，盈盈又沒做錯甚麼事！竟然也要大大的挨罵。」

只見那灰衣老人乾笑兩聲，又道：「紙總包不住火，依我看，妳還是把玉山羊交給咱們，免傷和氣的好。」

白衣老婦盯着他，冷冷道：「甚麼你們咱們的，倒不知道尊駕近來又和些甚麼人混在一起。」

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妳是個有見識的人，相信總該聽過神通教這個組合的名字罷？」

白衣老婦搖搖頭，冷然道：「請恕老婆子孤陋寡聞，甚麼神通教，我還是頭一遭聽你提起過。」

灰衣老人又是一陣大笑：「這也難怪，這幾年來妳韜光晦養，潛心苦練劍法，對江湖中事不聞不問，所以才會忽略了這一個江湖組合的成立。」

白衣老婦道：「不管你是神通教還是神經教，總之快給我滾！」

灰衣老人微笑，道：「要我離去，那是不難的，只要把玉山羊交出來，就算妳用八十條牛也拉我不住。」

白衣老婦冷笑道：「你不用白費心機了，就算我擁有甚麼玉山羊，也絕不會雙手奉送給你這個可惡的老虱子！」

灰衣老人面色倏地沉下，道：「老虔婆，妳太不識時務了！」說着，左手一揮，身後兩旁突然同時閃出數十條黑影。

岳小玉暗叫一聲：「這番苦也！」這時候他心中叫苦，居然不是爲了自己，白是担心着穆盈盈的安危。

公孫咳也看出形勢不對，想不到這一次夜闖夫人帮分舵，居然會遇上如此熱鬧的情景。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巳溜之大吉，以免殃及池魚，但公孫咳本來就是個喜歡東闖西蕩的江湖異士，休說如今正在隔岸觀火，就算這場烈火燒到自己的眉毛上，他也是絕對不會離開的。

只見在霎眼之間，園子裏巳出現了四五十個黑衣漢子。白衣老婦却是毫無懼色

，只是冷冷一笑，道：「難怪你如此橫蠻，原來早已有備而來。」

灰衣老人說道：「事非得已，尚祈察亮。」

白衣老婦冷冷道：「人數的確不少了，但只怕都是酒囊飯袋。」

灰衣老人道：「老虔婆，妳眞要逼咱們動武。」

「廢話！」白衣老婦怒道：「你本來就沒有把我放在眼內，玉山羊是肯定沒有的了，要就把我這條老命拿去。」

灰衣老人嘿嘿一笑，道：「妳以爲我不敢！」

「敢」字甫出口，忽聽「崩、崩。」之聲不絕於耳，在黑暗中竟然有無數弩箭從四方八面向灰衣老人和那些黑衣漢子射了過來。

岳小玉雖然距離較遠，並未受到那些弩箭所威脅，但驟然間驚見這等場面，也是不禁爲之嚇的面色發白。

只見弩箭齊發之下，那些黑衣漢子登時連聲慘叫，轉眼之間最少有五六人倒了下去。但却也有不少黑衣漢子揮動兵刃，向前衝殺出去。

能衝殺出去的，都是身手較高者，只聽見喊殺之聲齊齊响起，園中又湧出了另一批白衣漢子。

公孫咳嘆了口氣，對岳小玉道：「這下子可變成大混亂啦。」

岳小玉道：「咱們却是如墮五里霧中，你說該怎麼辦？」

公孫咳道：「咱們在這裏遲早會被人發現，我懂武功，自然是不怕他們的，但在這等大混亂的場合裏，要照顧你却大大的不容易！」

岳小玉道：「我不打緊，但那穆盈盈身在險境……」說到這裏，不知如何居然面上一熱，再也接不下去。

公孫咳「咦」的一聲，道：「原來你認識那個老婆婆，還知道她的名字？」

岳小玉忙道：「我不認識那個老虔……婆。」

公孫咳一怔，繼而恍然大悟：「我明白啦，原來你是担心那個小妮子。」

岳小玉訕訕一笑，道：「公孫兄休要誤會，小岳子並非有甚麼歪心。」

「誰說你有甚麼歪心了？」公孫咳嘻嘻一笑，道：「照不才看，你的心腸實在是好得無以復加哩！」

岳小玉雖然精靈俏脫，但給公孫咳調侃了幾句，也不禁爲之臉上一紅。

但岳小玉的面皮畢竟還不算太薄，在臉色一紅之後，接着大聲道：「我喜歡她，所以也担心她的安全，那又怎樣了？」

這一下子，反而令公孫咳爲之怔住了，過了片刻，他才拇指一豎，道：「小子！你有種！」話猶未了，已有兩把鬼頭刀向公孫咳迎面砍了過來。

公孫咳「嗯」的一聲，倏地身形一矮，急迅地出手點住了兩個人的穴道。

那是兩個白衣人。

公孫咳揹着岳小玉突然出現，使白衣老婦爲之一楞。

但更詫異的，却還是穆盈盈，她一看見岳小玉，就忍不住失聲叫道：「你怎麼也在這裏？」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因爲妳在這裏，所以我就來了。」

錦衣少年大怒，喝道：「打死你這個小雜種！」

公孫咳也大喝一聲，道：「咱們是帮你們來着的，可不要狗咬呂洞賓！」

錦衣少年冷笑道：「誰要你們來助戰，眞是絕頂荒謬！」

那白衣老婦倏地罵道：「在這吃緊關頭，還拌甚麼嘴！」

岳小玉哈哈一笑，盯着錦衣少年道：「還是你師伯識得大體！」

錦衣少年面色一寒，公孫咳却道：「小岳子，你也少說風涼話！」岳小玉聽見這句話，才肯停住了口，但面上表情看來却還是十分神氣。

這時候，灰衣老人已和白衣老婦動上了手。

灰衣老人已拔刀在手，眼神也已彷彿凝結成了冰石。顯然，他已動了殺機。

白衣老婦手裏沒有兵刃，但眼神却已冷厲得像是劍鋒。

突聽「颼」一聲，灰衣老人的刀已劈出！刀勢一展，灰衣老人的面色就已變得一片漲紅。

別看他已一大把年紀，這時候一經發動攻勢，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條兇悍敏銳的豹子。

一看見他發刀，公孫咳就已知道這老人是誰了。

「豹刀雷金錢！」

「豹刀？雷金錢？」岳小玉一怔，道：「他可算是個武林高手嗎？」

「當然算，」公孫咳道：「他自出江湖以來，只吃過一次敗仗。」

岳小玉說道：「他曾經敗在誰人的手下？」

公孫咳笑了笑，道：「是家父，家父在十年前打敗過他！」

此言一出，灰衣老人眼色倏地驟變，同時喝叫道：「你姓公孫？」

「對了，不才就是公孫咳！」

× × ×

灰衣老人的眼色變了，因爲他的確就是雷金錢。

豹刀是他的外號，也是他所練刀法的名堂。

其實，公孫咳的眼色也已變了，雖然他似乎還能笑得很輕鬆，但實際上却只是裝出來的。

十年前，公孫我劍在大名府獅子樓上，與雷金錢展開決戰。

那一戰，哄動了整個江湖，但當時公孫咳却在黃山採藥，因此，錯過了這一場扣人心絃，緊張之極的高手大決戰。

在決戰前，不少人看好雷金錢，因爲他的刀法實在兇悍，實在霸道。

但結果，決戰勝利者還是玩世不恭的公孫我劍。

對於雷金錢來說，這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誓雪前恥，一定要再和公孫我劍一決高下。但就在這個晚上，雷金錢遇上了公孫咳。

若不是爲了玉山羊，雷金錢現在第一個要對付的人，將不會是那個白衣老婦，而是公孫咳！

（未完．七）

金老虎

（本文承自第50頁）

印度老虎的面肉抽搐着，聲音聽來淒厲，道：「誰那麼說，誰？」

年輕人坐了下來，道：「我不知道，可是只要我去請求帮助，誰都那麼說，後來，奇事來了！」

印度老虎大聲道：「哼！別對我說廢話！」

年輕人道：「一點不是廢話，那天晚上我的車子被人阻截，兩個人立時蒙上了我的眼，說是有一個人要見我，接着，我就被送到機場，蒙着眼上了飛機，足足飛行了六小時才降落——！」

印度老虎的神情，有點緊張，道：「你見到了什麼人？」

年輕人直視着印度老虎，道：「我不認識他，他身形很臃腫，說話有德州口音，他說你一定認識他的！」

印度老虎的面肉抽動着，也坐了下來，他雖然沒有說什麼，可是看他的神情，他的心中，一定已經認定了一個人，那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年輕人又道：「那人一見了我，就向我吼叫，道：『滾回去見印度老虎，而且，我有一件東西，要託你帶給他，希望他看到了不要氣死！』」

印度老虎的臉色鐵青，道：「什麼東西？」

年輕人說道：「我不知道，那是密封的。」

印度老虎看着年輕人，面肉抽搐着，道：「拿來！」

年輕人伸手入袋，他的手才伸進去，兩個穿白西裝的人陡地跨前去，同時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年輕人怔了一怔，笑容有點苦澀，道：「別緊張！」

那兩個人將年輕人的手腕握着，將他的手慢慢提了出來，印度老虎悶哼了一聲，作了一個手勢，其中的一個人伸手入年輕人的袋中，取出一個信封來，交給了印度老虎，印度老虎接過信封來，先看了看信封上的火漆封口。

在那個紅色的火漆封口上，有一個印鑑，看來很模糊，但是印度老虎一看之下，面上的怒意更甚。

年輕人的心中暗暗好笑，不過臉上却不動聲色，他假造金剛所用的那個印鑑，故意弄得很模糊，反正只要形狀相類，印度老虎是沒有懷疑的。

印度老虎立時扯開了信封，在信封之中，抽出了一張紙來，那是一張上面有許多圈的銀行本票。

而印度老虎在看到了那張銀行本票之後，所發出的那下吼叫聲，是如此之駭人，以致令得抓住了年輕人手腕的那兩個穿白西裝的人，不由自主，鬆開了手，向後退去。

印度老虎雙眼瞪着那一張本票，雙眼的眼珠，像是要自他的眼眶之中擠了出來一樣。

年輕人裝出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氣，向印度老虎走過去，來到了印度老虎的身前，向那張本票看了一眼，才大驚小怪地道：「三千萬瑞士法郎，看來，金剛一定有什麼事求你了！」

印度老虎又發出了一下憤怒地吼叫，突然一拳向年輕人兜胸打了過來，年輕人並不迴避，只是陡地吸了一口氣，印度老虎的那一拳，看來重重打中了他，但是事實上，早在他一吸氣之間，力道已全被卸去了。

不過，年輕人還是向後連退了幾步，坐倒在沙發上，而且，裝出痛苦而且受了委屈的神情，叫了起來，道：「我做了什麼，爲什麼要打我？」

印度老虎像是根本未曾聽到他的叫嚷，只是抓着那一張本票，來回地踱步着，神情越來越怒，牙齒和牙齒磨着，發出「格格」的聲响來，又發出一下接一下的怒吼，最後，重重一拳，猛敲在一張茶几之上。

印度老虎那一拳打得茶几上的東西一起震得跳了起來，有的還被震落在地上。

這時候，房間中所有穿白西裝的人，都嚇得一動不動地躲在角落處，望着印度老虎。印度老虎大口呼着氣，抬起頭來，道：「好！好！我終於找到他了！是他，我一直在找的人是他！」

他一面叫着，一面又嚷起來，道：「快訂機票，我們到美國去！」

他叫了幾下，陡地又揮手，道：「不，我們先回印度去，我有辦法對付他，我一定有辦法對付他的！」年輕人站了起來，看來像是有點快意，問道：「那批黃金，我的意思是——」

印度老虎立時又吼叫了起來，道：「別理會那些黃金，我有更重要的事做，滾，你快替我滾！」

年輕人裝出一副還想說話的神氣，可是印度老虎的手，已然直指着門口，年輕人只好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向外走了出去。一直到他來到電梯的門口爲止，他還可以聽到印度老虎的吼叫聲。

× × ×

海面上很平靜，駁船行駛速度很慢，年輕人和他叔叔坐在船舷上釣魚，優哉悠哉。年輕人道：「那張本票，我藏了兩年之久，現在才找到眞正的用處，印度老虎絕對也想不到我會將那張本票交出來，我想這時候，他和金剛，可能已經正面接觸了！」

他叔叔雖然一面在釣魚，一面仍然咬着烟斗，道：「你眞的不想知道公主的下落？」

年輕人搖頭道：「不想知道，她要是聽到了印度老虎和金剛火併的消息，一定嚇得更不敢露面了，像她這種女人，躲起來不敢露面，世界太平得多！」

他的叔叔大聲地「呵呵」笑了起來，道：「你嘴裏雖然這樣說，心裏只怕未必吧！」

年輕人略怔了怔，他的心中眞正是怎樣想的呢？這一點，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既然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好嘆了一口氣，以臂作枕，躺了下來。

前面已經可以看到一個小島的影子，在那個小島上，他們已準備了熔金的設備，現在似乎該想一想，那一批黃金該被改成什麼形狀才好！

（完）

民間趣事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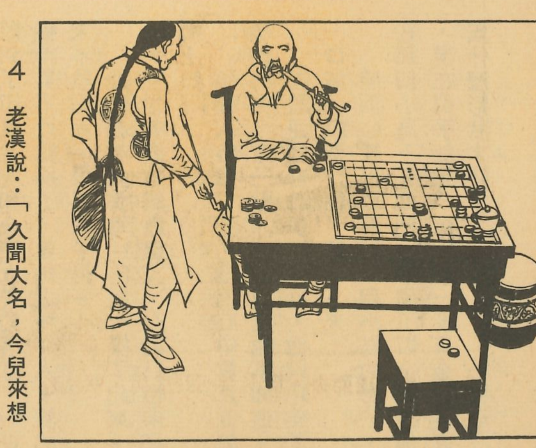
七省棋王養毛驢

陳自强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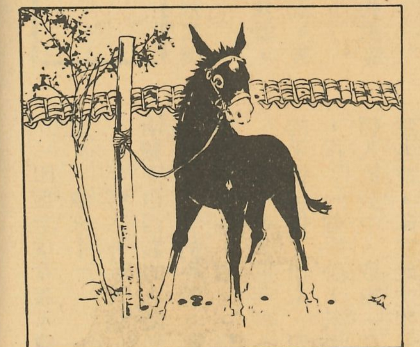
1 都說此人下得一手好棋，殺遍西邊七省無敵手，所以自稱"西霸天"。

2 他還在自家大門口貼了這麼一副對聯：
棋不白下藝不空傳
東來讓馬西馬讓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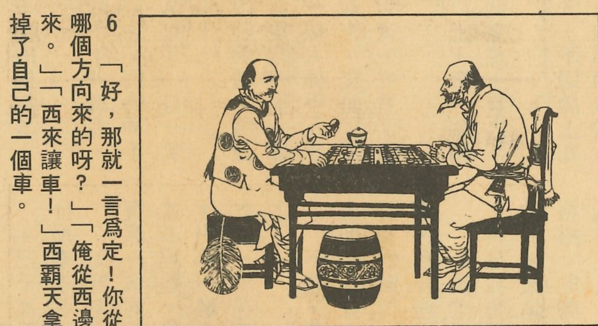
3 一天，一個騎毛驢的白鬍子老漢前來求見。



4 老漢說：「久聞大名，今兒來想跟你學盤棋。」「那好說，我輸了，這二十塊銅洋歸你。你輸了呢？」



5 「我輸了，就把這頭毛驢歸你吧。」西霸天朝院裏一看，小毛驢虎勢勢地像頭小驢子，少說也值三十塊銅洋！



6 「好，那就一言爲定！你從哪個方向來的呀？」「俺從西邊來。」「西來讓車！」西霸天拿掉了自己的一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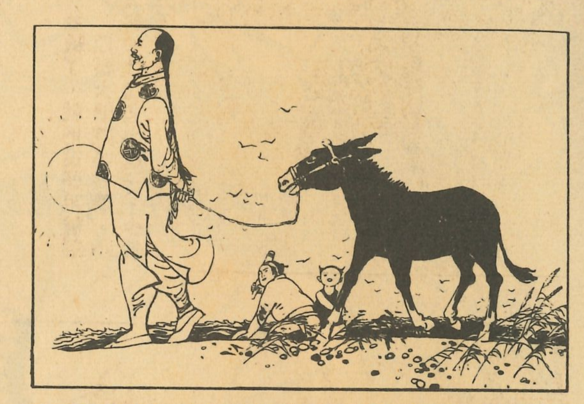
7 果然，沒幾個回合，老漢繳了槍，只得把毛驢給了西霸天。



8 這下子，他更得意了，逢人就誇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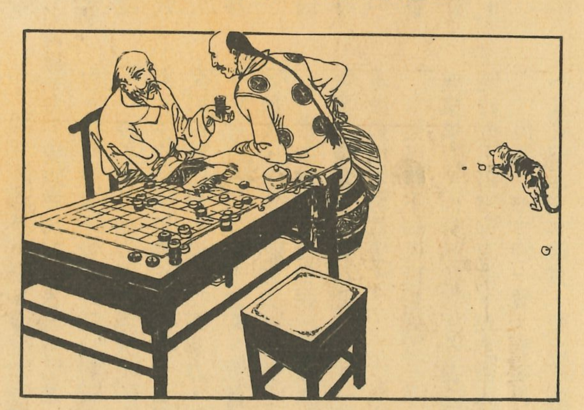
9 對這頭驢，更是喜歡得不行，精草細料喂着，白天黑夜護着，只怕掉了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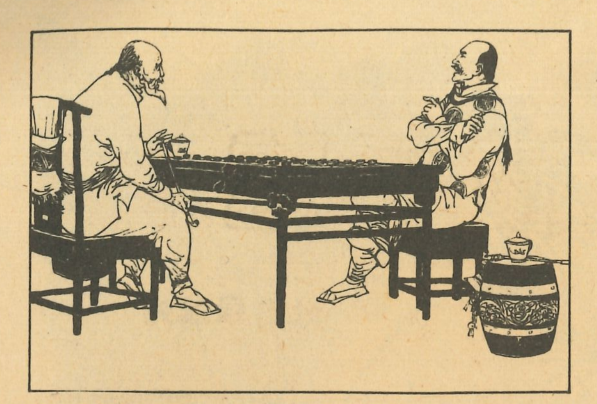
10 三天兩頭，還把它拉到河邊洗刷、遛達，這頭驢可眞是掉到福窩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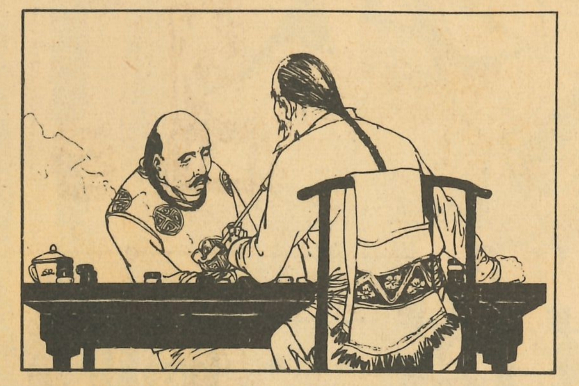
11 過了半個月，那老漢又來了，說是想再跟他學盤棋。西霸天當然高興，問道："這回兑個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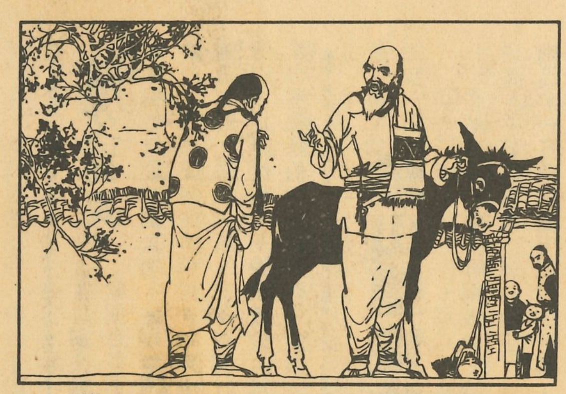
12 老漢也掏出一把銅洋，說："我輸了，這二十塊銅洋歸你，你要輸了，就把那頭毛驢還我。""好，一言爲定！"



13 "還讓個車吧？"西霸天傲慢地問。"不用不用，要輸輸個痛快，這回咱平下！"老漢擺着手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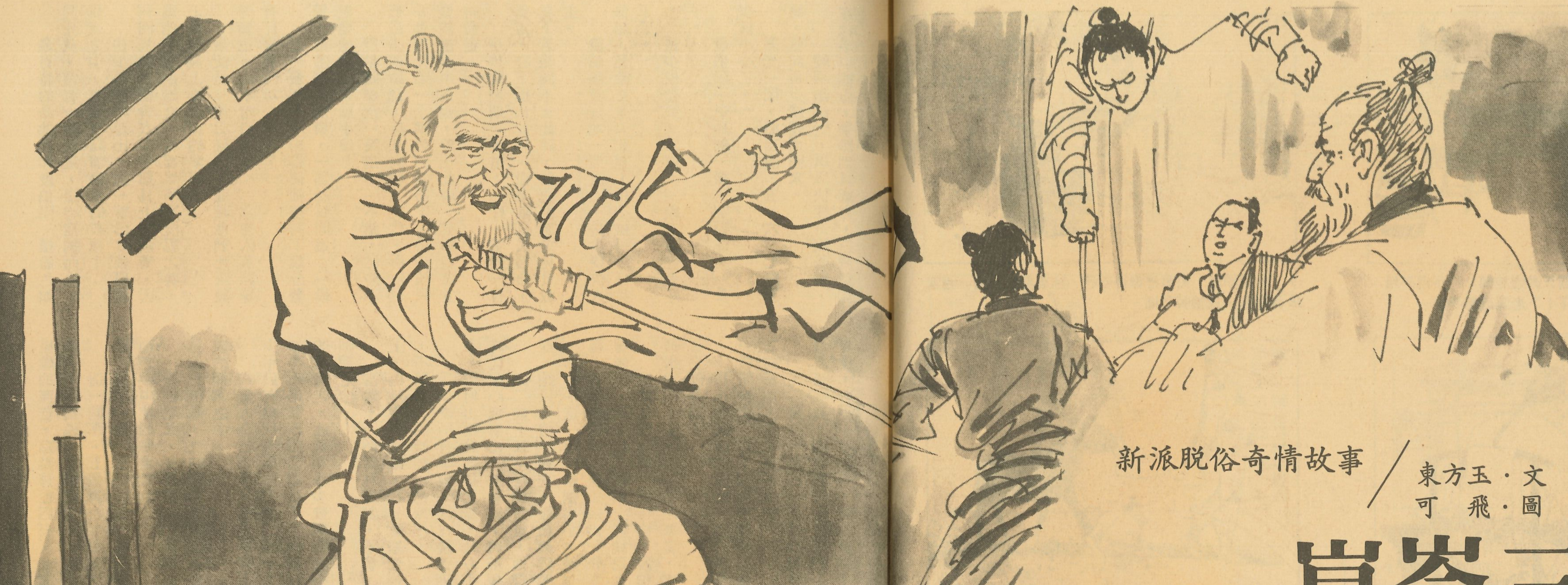
14 不大一會兒，老漢把西霸天殺得個一敗塗地。西霸天只得乖乖地把毛驢還給老漢。



15 老漢臨走時說："上回俺要進城辦事，還想瞧瞧景緻，看看熱鬧，拉着這頭驢礙手礙脚累人，多謝你幫忙，替俺養了半個月驢，哈哈哈……"



16 老漢騎驢而去。西霸天回到屋里，呆坐着，大半天沒動地方。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少俊被無量劍派封南山攔住去路。追查他手中的軟劍是從那裏得來的，見劍尖削斷三寸，懷疑師兄被人暗殺，原來此劍是無量劍派之物，岳少俊不敢說出是竺秋蘭贈送，只說劍尖是和宋鎭山比武被削斷的，雖然經過一番解釋，封南山半信半疑，不肯放走，還擺下無量劍陣，如岳少俊能闖過劍陣，暫放一馬，三年後再找他算帳。經過岳少俊將他們的「無量劍陣」破去，封南山才肯將他放走，仲飛瓊等人迎上去準備和岳少俊上馬車繼續前行，此時又來了崆峒派的護法段伯陽等人攔住，說教主敦請岳少俊一晤，見岳少俊不肯去，便想動武……

雪山遭變故　難見老神仙

秃尾龍段伯陽在崆峒派中，地位極爲崇高，平日自然很少親自出手，他不出手則巳，一旦非要出手不可的時候，他也會老謀深算，至少要有三分制勝把握，才肯上場。

秃尾龍段伯陽數十年來，從沒有落敗過，這是鐵的事實。

這一抓之勢，他只不過用了三成力道，原是存有試探性質，但以他的功力，這三成力道，依然非同小可，一般的江湖武士，休想閃避得開。

那知岳少俊連脚步都未跨出，只是身子稍一轉過，就避了過去。

這下直看得秃尾龍神色爲之一變，因爲他抓去之時，身法極快，欺到岳少俊身前，只覺他身子斜轉，巳經變了位置，一抓落空，根本沒有看清他身法是如何轉動的？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秃尾龍段伯陽大笑道：「岳少俠身手果然不凡！」

段伯陽左手一掌，疾向岳少俊當胸拍去。

岳少俊含笑道：「段老誇奬了。」

右腕一翻，豎掌當胸，緩緩推出，出手甚是瀟洒，居然硬接秃尾龍段伯陽的掌力。

段伯陽想不到岳少俊竟敢硬接自己的掌力，要想增加勁力，爲時巳遲，雙方掌力，很快接實，發出砰然一聲輕震！

段伯陽是個心機極爲深沉的人，他看到岳少俊豎掌當胸，準備硬接自己一招，又因左掌巳發，要待加强掌力，巳嫌不及，因此就在兩掌接實之際，勁運右手，迅若驚雷，一掌橫拍過去。

岳少俊接住段伯陽一掌之後，覺得崆峒派左護法也不過如此，左手一揮，又迎着段伯陽掌勢截去。

他自然不知道段伯陽這一掌上，不但運集眞力，而且也提聚了全身功力備用，隨時都可以增强力道，壓制敵人的掌力。

但聽「拍」的一聲，雙掌再次接實。

（其實前面雙掌接實，發出砰然輕震，和後面雙掌再次接實，發出「拍」的一聲，先後之差，只不過相繼而來，連續响起兩聲輕响，但因要交待淸楚，寫來較慢，看來就好像相隔巳有一回了。）

岳少俊陡覺對方這一掌，竟然重逾千斤，在一接之下，幾乎被對方巨大掌力，震得後退，但他練的乃是「逆天玄功」，不須吸氣運行，只要遇上外來的壓力，立可自生反應。

因此岳少俊在一掌接實，感覺對方掌力極强之時，掌上內力，巳經隨着加强。

秃尾龍段伯陽滿以爲這一掌，運集了八成力道，岳少俊弱冠年紀，能有多大的內力，自然接不下來。

那知雙掌交接，對方掌力，彼响斯應，忽地由弱轉强，依然銖两悉稱，心頭不禁大奇，暗暗冷笑一聲，突然又加强了四成力道。

這回他由八成力道，加强到十二成，巳是把畢生修爲的功力，全使出來了。

這一段話，比之方才兩次雙掌，更爲快速，因爲雙方加强掌力，只是在雙掌接實之後，電光石火般事。

就在秃尾龍段伯陽掌力加到十二成的時候，突覺岳少俊掌上突然湧出一股强大無比的力道，自己右腕劇震，幾乎連呼吸都爲之一窒。

身子不由得後退了三步，再看岳少俊，依然神定氣閒的站在那裏，面含微笑，望着自己。

這下直把秃尾龍段伯陽驚詫得不知所云，他怎麼也不相信，憑自己數十年苦練的功力，竟然還敵不住一個廿來歲的小伙子。

當然感到驚詫的並不只是秃尾龍一個，尤二娘子睜大一雙水汪汪的俏眼，死灰般臉上，也流露出一片震驚之色。

百步神拳袁廣傑和九指羅漢祝祥符，也同樣暗暗驚詫不止！

段伯陽是崆峒派中有數的高手，在江湖上從未遇到過敵手，這回却被岳少俊震得連後退連了三步，看來，他今兒個遇上勁敵了。

秃尾龍段伯陽一退之後，忽然仰天長笑，他這笑聲，在荒凉的山野之間，宛如老龍長吟，响遏行雲，直衝霄漢，顯示出他充沛的眞氣。

就在他笑聲中，從右側一片樹林間，疾如飛鳥，翩然飛掠出五道人影，瀉落塲中。

那是五個一身勁裝，懷抱長劍的青衣少年，在他們飛落之時，止好把岳少俊圍了起來。

段伯陽笑聲突然而止，嗆的一聲，從肩頭掣出長劍，森冷的道：「岳少俠請亮兵刄。」

胡大娘看得老臉一沉，哼道：「姓段的，你想倚仗人多……」

雙手一摸插在腰間的短枴，要待搶出去。

仲飛瓊輕輕抬了下手，示意她不要妄動。

岳少俊目光掃視了圍着自己的五個青衣少年一眼，只覺得這五人年約二十出頭，不但個個生得眉目俊秀，身材也一般高矮。

最奇特的是他們和段伯陽一樣臉色如同死灰，沒有一點生氣，這時抱劍而立，目光之中，竟然含蘊着濃重的殺機！

岳少俊今非昔比，這一瞥已然發現環伺四周的五個青衣少年都具上乘劍術，因爲他們抱劍屹立，有凜然不可侵犯之勢，正是施展上乘劍術的準備。

最使岳少俊犯疑的，還是他們死灰般的臉色，心中暗自忖道：「這些人莫非練有什麼邪門功夫不成？」

這一發現，不由得使他提高了幾分警覺，暗暗凝神戒備，一面抬目問道：「段老要他們一起動手麼？」

段伯陽深沉一笑道：「不錯，兄弟不把岳少俠請到，無法向教主交代，所以只好動用兄弟一手調教的陣勢了，岳少俠只要能憑手中長劍，脫出此陣，兄弟自當立時撤走。」

岳少俊爽朗一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在下脫出此陣，段老就回去覆命，在下若是闖不出此陣，就隨段老去見貴教主。」

段伯陽深沉地一笑道：「岳少俠快人快語，兄弟正是有此意，岳少俠可以亮兵刃了。」

岳少俊微笑，說道：「段老請發令好了。」

段伯陽手中長劍一振，陰喝道：「岳少俠小心了。」

寒光一閃，洒出四、五、六、七點寒星，直向岳少俊迎面而來。

「崆峒劍法」，夙以快捷奇詭著稱，在他手中使出，果然別具威力，這幾點流星般的寒芒，點點鋒芒四射，光華奪目，使人不可捉摸，莫辨虛實。

這一刹那，五個青衣少年突然身形閃動，雙手一分，五柄長劍一化爲十，原來他們手中使的是雙股劍！

雙劍交叉，交織成一片縱橫劍網，但見人影流動，立時把岳少俊圍入在劍影織成的網幕之中。

六個人全已出手，禿尾龍和五個青衣少年只有摻扶禿尾龍的尤二娘子尤如是，如今禿尾龍不用他摻扶了，她站在原地，並未退走，此刻和岳少俊同樣被圍在一片劍網之中。

當然十一柄鋒利長劍，不會　到她身上，但她手無寸鐵，在一道寒光飛洒之下，不禁令人爲她捏一把冷汗。

岳少俊早有準備，就在段伯陽長劍出手，飛射出點點寒星之際，他右手劍丸同時從掌心飛射出一道青虹，向前揮出。

尤二娘子就站在他右首，他沒出手之前，她只是悄然獨立，作出凝眸旁觀之狀，他右手這一揮，軟劍出手，她也動作如電，右手突揚，匹練般飛出一條彩虹，熟練無比，朝岳少俊軟劍上纏繞過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段伯陽劍上飛出的四、五、六、七點寒星，堪堪洒到岳少俊身前。

岳少俊揮出的軟劍，本待封解來勢，突然間被尤二娘子的彩帶纏個正着，揮出去的長劍，再也揮不出去。

尤二娘口中發出一聲銀鈴般輕笑，身形更是輕盈，隨着輕笑，已經到了岳少俊身後，右手一收彩帶，纏住軟劍不放，左手五指籠罩舒展如蘭，輕輕一翻，五道指風，正好籠罩住岳少俊身後五處大穴！

段伯陽一劍勾起的七點寒星，正是劍術中最上乘的點穴手法「七星入戶」，寒星錯落，籠罩了岳少俊前身七處要穴！

這一着前後夾攻，當眞使人顧前失後，避無可避，何況四週還有十把長劍構成的嚴密劍網，你想閃也閃不出去。

岳少俊揮出去的軟劍，被尤二娘子彩帶纏住，心頭不由大吃一驚，一時之間，急中生智！

右手急忙勁力一鬆，左腳趕緊朝前跨出半步，（左腳跨出，身子自然隨着側轉）從段伯陽右側閃了出去。

尤二娘子的彩帶，雖能纏得住一般長劍的劍身，但軟劍一旦軟了下來，縱被彩帶纏住，也很快的滑脫了。

再加岳少俊自幼練的就是避劍身法。這套身法，原是針對「宋家百劍」而設計。「宋家百劍」，號稱「武林第一劍」，能避開「宋家百劍」，天下劍法，大概也都能閃避得開了。

岳少俊施展「避劍身法」，雖然避開了禿尾龍和尤二娘子一招前後夾擊，但也着實驚出了一身冷汗。

從他出道江湖，短短數月之間，會過了不少高手，使他如此驚險，實在還是第一次遇上。

但在他閃出之際，又遇上了一片綿密無間的劍網，直向身前逼近過來，劍影寒光，交織而至。

「避劍身法」，原是針對一人所發的劍勢而設計，一個人發出來的劍勢最凌厲、最快速、最綿密，總就只有一隻手腕，一支長劍。

因此縱然也交織成一片劍網，其中必有許多是幻影，是虛實互用的變化，故而也必有破綻，和可乘之隙。

「避劍身法」就是覷定你這點空隙，遊身閃避，以進爲退，乘隙而入。

但這五個青衣少年十柄長劍交織的劍網就不同了。

一個善於使用雙劍的，就可彌補單手使劍，僅有一支長劍，有時會露出破綻空隙的缺點。

何況他們五個人，又是久經訓練，十支長劍的劍網，不是爲了攻敵，而是專門爲了控制敵人。

只是不使對方有脫逃的機會，至於如何尅敵，自有主持陣勢的左護法和尤二娘子去對付。

因此岳少俊縱會「避劍身法」，面對這一面由十支長劍所構成的嚴密劍網，就無法適用了。

這原是一刹那間的事，他眼看劍網逼近，幸好軟劍已經脫出尤二娘子的彩帶，口中大喝一聲，隨手朝前揮出。

如今他的功力何等深厚，這一劍雖是倉猝發出，依然劍風逼人，軟劍上散發出一股强大的力道，向外推出，逼得十支長劍交織而成的劍網，像風吹輕紗，被推出去四五尺遠。

只是劍網依然是劍網，逼進之時，綿密無間，眞像一面網罟一般，絲毫沒有被這一劍割裂衝破，露出破綻來。

段伯陽眼看岳少俊人影一閃，居然從

自己右側閃出，心下自然大爲驚懍，暗道：「這年輕人果然身手非凡，無怪仲二小姐故作大方，說出若憑武功把他擒走，她絕不插手的話來。」

口中狂笑一聲，劍隨身轉，一招「迴風舞柳」，劃起一道雪亮的銀虹，突然間，化作一蓬數十縷銀練，長短參差，飛洒過去！

你自然看到過春風吹拂起來的柳葉吧！他這一劍，就像絲絲柳條，隨風飛舞！

尤二娘子不但一記「蘭花拂穴」手落了空，連巳經被自己纏住的劍身，都被滑了出去。

她死灰臉不覺一綳，水汪汪的眼睛，忽然漾起一股兇芒，口中嬌聲道：「唷，瞧不出你身法倒蠻俊的！」

口中還在連笑帶說，右手皓腕一抖，彩帶「靈蛇纏頸」，朝岳少俊頸後飛纏過去。

岳少俊展開「避劍身法」，身軀半旋，段伯陽一招「迴風舞柳」，絲絲劍光，就像風回柳轉，拂着他身側掠過，又落了空。

岳少俊顧忌的還是五個青衣少年的十支長劍，因此避開段伯陽一劍之後，立即橫劍掃出，左手疾然向後抓去，一把抓住尤二娘子的彩帶。

尤二娘子還不知道岳少俊功力奇高，見他一下抓住自己彩帶，不覺輕笑一聲道：「你想和我較勁？」

在她想來，這時候外有劍網，內有在劍術上火候老到的段伯陽劍勢如虹，劍劍足以制敵於死命。

在這種情況之下，岳少俊要和她在彩帶上較勁，自然非吃虧不可。

但就在她話聲甫出，口中忽然驚「咦」的一聲，一個人就像魚兒上了鈎一般，被岳少俊凌空釣了起來！

原來岳少俊一把抓住彩帶，他如今一身功力，何等深厚，手腕一抖，就像使用軟劍似的，一股强勁的內力，隨即貫注到彩帶之上，一條柔軟的彩帶，登時掙得筆直，變成了八尺長的一根鐵棍！

尤二娘子一個人就高高的頂在棍頭上，像表演特技一般，在高空手舞足蹈，就是放不開手來。

這原是一刹那間的事，岳少俊五指一鬆，尤二娘子連帶帶人，「呼」的一聲，憑空摔出去數丈之外！

段伯陽眼看岳少俊被困在「七煞劍陣」之中，不但沒有被逼落下風，自己連發兩劍，都被他避開。

如今尤二娘子又被他抖手摔出陣外，心頭更是又驚又怒，口中連聲大喝，長劍如雨，猛撲急攻過來，一口氣攻出了八九劍之多！

岳少俊一柄軟劍，只能顧到十支長劍的交織，交迫而來的劍網，不得不隨時揮劍，向外推出。

對段伯陽的攻勢，只能施展「避劍身法」，遊身趨避。不過眨眼之間，一連避開了段伯陽七劍，心中暗自忖道：「這般纏鬥下去，何時了結？」

心念這一轉，身形隨着一轉，左手突出，一把扣住了段伯陽執劍右腕，運勁朝外摔去。

這一着眞還管用，段伯陽稀裏糊塗的被人扣住了手腕，不禁呆得一呆，一個人已經應手飛起。

岳少俊知他功力精湛，在這一記擒拿手法上，用上了八成力道，因此段伯陽飛起的人，想中途穩住身子，重行飛回去，都辦不到，「呼」的一聲，越過劍陣，直摔出去四五丈遠。

岳少俊奮起神威，接連摔出兩人，精神大振，右手軟劍隨着橫掃，劍光矯若神龍，光華大盛，一下逼退近身來的三個青衣少年，左手一收再發，呼的一掌，直拍出去。

但聽蓬然大震聲中，迎面一個青衣少年首當其衝，口中悶哼一聲，整個身子飛了起來，跌出去一丈開外，張嘴噴出一口鮮血，再也站不起來。

十支長劍本來交織成一片嚴密的劍網，但因此人被震飛出去，十去其二，頓使這片劍網，震出了空門，其餘四人一時之間，那有功夫彌補得住？

岳少俊立時使出「避劍身法」，口中朗笑一聲，從劍陣中閃身而出。

從他摔出段伯陽，到閃出劍陣，前後只不過是眨眨眼的時間，這時段伯陽也口發怪笑，疾若流星，一下飛回陣中。

（他被摔出去的人，雖未能中途卸去被摔的力道，但落到五丈遠處，雙足才一點地，身形重起，飛了回來。）

這兩聲長笑，（岳少俊的朗笑，和段伯陽憤怒的怪笑）幾乎是同時出口的，因此兩道人影，一個往陣外閃出，一個朝陣中飛回，也幾乎是同一時候的事。

段伯陽落到劍陣之中，眼看岳少俊巳經衝出陣外，臉色不禁大變，但他不失爲崆峒派的左護法，世面見得多了，死灰臉一鬆，迅即返劍入鞘，左手一擺，呵呵笑道：「少俠巳經衝出陣去了，你們還不收起劍來？」

四名青衣少年立即歛劍後退。

段伯陽朝岳少俊拱手一禮道：「岳少俠果然身手超羣，兄弟甘拜下風，不勝佩服之至。」

岳少俊慌忙還禮道：「段老誇獎，在下僥倖得很。」

接着朝那個跌坐在地的青衣少年歉然拱手道：「在下方才一時收手不及，誤傷這位兄台，不知傷勢如何？在下實在抱歉得很。」

段伯陽道：「不要緊，他們隨身都帶有敝派急救傷藥，讓他坐息一會就好。」

尤二娘子一張死灰臉上，又笑又怒，俏眼朝岳少俊一溜，嬌聲道：「奴家一條手膀，被你震得直到現在，還在又酸又麻，你連問也沒問一聲。」

岳少俊聽他這麼說了，只好抱抱拳道：「在下魯莽之處，還望姑娘見宥。」

尤二娘子被他這聲「姑娘」，叫得心花怒放，一張死灰臉上，綻起盈盈笑意，正待開口。

仲飛瓊冷然道：「左護法，咱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她討厭尤二娘子那張死灰臉，那雙水汪汪，直勾勾的眼睛和妖裏妖氣的聲音！

段伯陽連忙陪笑道：「自然，自然，兄弟說過，岳少俠又要衝出陣勢，兄弟立

即率人撤走，怎敢阻攔？」

胡大娘哼道：「左護法就是想攔，也攔不住麼！」

仲飛瓊道：「咱們上車。」

大家相繼上車，涂金標立即揮動長鞭，驅車疾馳而去。

尤二娘子望着馬車後影，重重哌了一聲說道：「左護法，你看，這小丫頭有多神氣？」

禿尾龍段伯陽詭笑道：「這小子身手雖然高得出奇，但他們去了也是白饒。」

× × ×

仲飛瓊原是剔透玲瓏，冰雪聰明的人，她眼看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攔截阻道，使他頓時想起大覺大師要金鐵口轉告，要自己和岳少俊儘快趕去雪山。

曾說「雪山有變」，聽金鐵口的口氣，好像事情就發生在爺爺身上，如今崆峒派果然一再派人在路上阻撓。

她這一想，立時覺得事態嚴重，略為盤算，就要胡大娘和四個使女，繼續留在車上，由涂金標趕車馳行，按站食宿，藉以分散對方的注意力。

自己和岳少俊另行換了兩匹健馬，儘快趕路，除了沿途購換馬匹，遇上鎮集，購備乾糧，一路馬不停蹄，晝夜趕路。

雪山，亦稱大雪山，橫亙川康二省之間，終年積雪不消，白皚皚的高入雲霄，像這樣的冰天雪地，除了採藥的人，可以說人迹罕至。

雪山老神仙玄靈叟隱居之處，叫做長春谷，是在雪山南嶺的一處山谷之中。

儘管大雪山終年積雪，到處都是冰天雪地，但長春谷洞天福地，四季如春。

這天晌午時光，岳少俊、仲飛瓊兩人，趕到雪山南嶺，棄馬入山。

岳少俊但覺山勢愈走愈高，氣溫也愈來愈低。

冷風呼嘯，奇寒徹骨，放眼四顧，羣山起伏，如屏如障，冰山雪嶺，到處都是白皚皚的，無窮無盡。

他在車上曾聽仲飛瓊說過，長春谷有四時不謝之花，景物之美，不輸江南，如今看到這般遼闊無垠的冰雪，心頭止不住暗暗生疑，心想：「像這般冰山雪嶺，亘古不化的地方，怎有四季如春的山谷？」

仲飛瓊看他四處眺望，並不言語，不覺嫣然一笑道：「俊弟，你可覺得大雪山到處都是一片冰山雪谷，不可能會有四季如春的長春谷麼？」

岳少俊道：「長春谷是瓊姐姐從小生長的地方，自然有了，我想沒到過長春谷的人，一定會找不到那地方的了。」

仲飛瓊笑了笑道：「你很會說話，我看你方才向四處眺望，似有不信之色，但也給你說對了，長春谷地勢隱密，又經我爺爺費了很大的工夫，把谷口用冰封着了，不熟悉的人，就是到了谷口，也找不到呢！」

岳少俊道：「會有這等事？」

仲飛瓊道：「很快就到了，到時你自會知道。」

兩人在冰雪之上，施展輕功，一路疾馳，倒也不覺得有雪地難行之苦。

不多一回，兩人已奔到一座冰峯的脚下，仲飛瓊忽然脚下一停，回身笑道：「到啦！」

岳少俊仰頭望去，但見山勢陡峭，高聳入雲，兩邊峯嶺紛陳，都沒有這座插天高峯的雄偉，雖有幾處丘壑，也處處冰封雪積，無路可通。

心中暗暗奇怪，瓊姐姐說已經到了，自己果然找不到長春谷的所在，這就問道：「這裏就是長春谷的谷口了麼？」

仲飛瓊道：「是啊，你不妨找找看，入口在那裏呢？」

岳少俊看了一陣，搖搖頭道：「小弟愚魯，實在看不出來。」

仲飛瓊朝他甜甜一笑道：「那就隨我來。」

說罷，朝峯側一座冰雪積成的小山走去。

那座冰山，也足有十餘丈高，孤拔峭立，宛如屏障一般，左首是一道絕壑，雖然蓋着積雪，但一望而知是下臨極深的山澗。

仲飛瓊筆直走到壁立如削的冰山前面，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寒英劍，朝屏障似的冰山正面半人高處，緩緩刺入。

接着手腕用勁，緩緩的由右而左，劃了一個上圓下方的圈圈，才抽回寶劍，收劍入鞘，伸出雙手，抵着那塊圓圈，緩緩朝裏推去。

那方圓冰，果然隨着她雙手推動，緩緩的往裏滑入，露出了一個洞窟。

仲飛瓊把圓冰推到一旁，直起身，笑道：「好了，咱們可以進去了。」

岳少俊驚奇的道：「原來這裏就是入谷之路，還要人工開路，才能通行。」

仲飛瓊當先俯身而入。

岳少俊跟着她身後，跨入洞窟，但見裏面竟是足有丈許方圓，一條由堅冰凝成的隧道，不但甚是寬敞，而且是兩壁晶瑩，再經外面積雪反照，更是透明光亮，如入水晶之宮，不覺讚道：「這條隧道，是天做地設，造化之奇，不知令祖當年是如何發現的？」

仲飛瓊口中嗤的輕笑一聲，等他入洞之後，才把那方圓冰，又緩緩移到洞口，把洞口堵好，才道：「這裏本是山谷入口，爺爺昔年無意之中發現這座山谷，向陽避風，地氣溫暖，才取了長春谷之名，後來就搬到這裏來住，又怕被人發現，才化了好幾年的工夫，從山上採了許多冰塊移到谷口，把谷道填滿，再用人工在凝結住的堅冰之中，開闢出條通道，我們進去，都要用劍在洞口開一個窟窿，才能通行，堵上之後，不消多時，它就會自己凝結住了，外人不知內情，永遠也無法進來。」

岳少俊道：「原來如此，小弟還當是天生的呢！」

這條隧道，晶瑩明亮，寬闊平整，走在中間，不怕凜冽寒風，奇寒刺骨，也不怕冰粒打在臉上，隱隱生痛。

走了約有二里光景，跨出一座高大的洞窟，眼前豁然開朗，呈現出一片葱綠的山嶺，同時但聽雷聲盈耳，就在當頭，寒氣襲人，十分冷冽。

岳少俊呼了口氣，說道：「好冷！」

仲飛瓊沒有說話，拉着他走了數十步，才回身指點着來路，說道：「你回頭看看就明白了。」

岳少俊回頭看去，但見從百丈高峯上蜿蜒掛上一條玉龍，水勢下注有如天來，發出轟轟雷鳴之聲。

瀑布一直瀉到方才出口處的崖洞之上，再傾注入澗，自己是從瀑下走過來的，那就無怪寒氣凜冽了。

最奇怪的，是這道瀑布，就像分隔了寒溫，外面的冰天雪地，北風奇寒，但出了這座崖洞不過十數步，氣溫就升高了許多，使人漸有暖意。

尤其沿着山徑兩旁，松林細嘯，綠草如茵，眞有江南二月情景！

仲飛瓊領着他盤過山脚，這是羣山環繞中的一片平地，約有里許方圓，正因谷地向南，又有羣山擋風。

天造地設，形成了冰天雪地中的奇迹，大雪山中四季如春的山谷——長春谷。

岳少俊目光一瞥，不由得驚嘆出聲：「長春谷眞是洞天福地，四季如春，也由此可見令祖不但是武林奇人，也是高韜隱逸之流，好生令人欽佩！」

原來他目光所及，但見這一里方圓的谷地，居然引瀑成溪，架板為橋，白石為徑，蓋竹為亭，一亭一池，一台（釣台）一榭，莫不取景自然，佈置得宜，古樸而有眞趣。

最難得的，還是漫山遍野，到處嫣紅姹紫，花團錦簇，開滿了不知名的山花！

仲飛瓊只是低頭笑了笑，沒有作聲。

原來就在兩人說話之際，前面一方巨石上，不知何時，多了一個身形高大的黃衣駝背老人，雙目炯炯，打量着岳少俊。

仲飛瓊急忙躬下身去，說道：「侄女見過司徒伯伯。」

黃衣駝背老人口中唔了一聲，問道：「這娃兒是誰？」

仲飛瓊道：「他是侄女義弟，天山門下的岳少俊。」一面朝岳少俊道：「俊弟，快見過司徒伯伯，他就是昔年大名鼎鼎，人稱一掌開天的司徒翼，跟隨爺爺已經有好幾十年了。」

岳少俊連忙作了個長揖，說道：「在下岳少俊，見過司徒前輩。」

司徒翼含笑道：「小兄弟原來就是天山門下，這就無怪英華內斂，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了！」

接着，回頭問道：「二姑娘不是和大姑娘一起下山去的麼，怎麼獨個兒又回來了？」

仲飛瓊道：「我是來看爺爺的，爺爺好嗎？」

司徒翼道：「妳來得不巧，只怕見不到老神仙呢。」

仲飛瓊入谷之後，看到替爺爺守山的司徒翼，本來心情可放寬了，但此時聽了此言，不覺一愣，問道：「爺爺可是出去了？」

司徒翼微微一笑道：「老神仙已有一個甲子沒出去了，怎麼會出去？他老人家自從妳們走後，大概太寂寞了，所以又坐關了。」

「坐關？」

仲飛瓊感到有些奇怪，爺爺功參造化，一身所學，已臻上乘，他老人家時常說，一個人練武練到某一境界，就是已經到了極限，無須再求精進，若要勉強修練，那也是徒勞無功，而且極易走火入魔，前功盡棄。

因此他老人家恬淡樂天，生活十分平靜，怎會又去坐關練功呢

心中想着，忍不住問道：「司徒伯伯，爺爺沒有坐關以前，可曾告訴你他老人家練什麼功夫？」

「沒有。」

司徒翼道：「自從你們走後，過了不久，姬山主來過一次，足足和老神仙談了三天三晚，老神仙這次坐關，可能和姬山主談道有關，大概是為了探究由武功進而靜參天人之道，尋求長生不老之術。」

仲飛瓊心頭猛然一動，問道：「爺爺是姬山主走後，就坐關的？他老人家沒和你說起什麼？」

司徒翼道：「老神仙坐關之事，老朽是聽黎嫂說的。」

「黎嫂？」仲飛瓊又是一怔，問道：「黎嫂是誰？」

司徒翼道：「黎嫂是大姑娘派來伺候老神仙的，大姑娘怕二姑娘和三姑娘走後，老神仙沒人伺候，據說黎嫂是從前伺候過火靈聖母……」

仲飛瓊頓時感覺事情不對，驚異的道：「我怎會沒聽過大姐說起過呢？」

司徒翼說道：「那是姬山主帶來的，說是大姑娘的意思，這也是大姑娘一番孝心……」

「這事情大有蹊蹺！」

仲飛瓊急道：「我這就去看一看爺爺去。」

一面回頭，說道：「俊弟弟，咱們快走。」

急步飛掠而去。

岳少俊也只好跟在她身後掠去。

司馬翼看着仲飛瓊飛奔而去的後影，搖搖頭道：「她還是小時候的那股脾氣，一點也沒改！」

× × ×

長春谷當眞溫暖如春，有四季不凋謝之花。

如今已是臘月初頭，這裏還是繁花如錦，羣芳吐艷，把長春谷點綴得花團錦簇，香風薰人。

仲飛瓊因金鐵口說過雪山有變，而且事情可能就發生在爺爺身上，如今聽了司徒伯伯的話，就是證明果然有事，心頭這一急，脚下加快，奔行如箭。

現在她身後的岳少俊，也只好緊隨不捨，連四週景物，都無暇細看，一路急馳下去。

不大工夫，已經趕到谷底，一座蒼翠峻峯的山麓間，石崖百尺，中間有一個一人多高的洞窟，上面鐫着：「長春洞府」四字。

洞府前面，有着十幾級石階，仲飛瓊走在前面，匆匆登上石階，正待朝洞府中走去！

突見綠影閃動，從洞府中閃出兩個身穿綠衣的少女，手執長劍，擋住了去路。

左邊一個嬌叱道：「站住，妳是什麼人，胆敢到長春洞府來亂闖！」

仲飛瓊聽得又好氣，又好笑，冷聲道：「我是什麼人？妳們是什麼人？」

右邊一個打量着仲飛瓊、岳少俊二人

，問道：「那司徒老兒不是看守着谷口麼？你們怎麼進來的？」

仲飛瓊柳眉一挑，冷然道：「妳們是那裏來的？既知這裏是長春洞府，就該知道我是誰了。」

兩個綠衣少女給她說得一呆。

仲飛瓊不待二人開口，接着道：「我問妳們，妳們可是黎嫂的手下，那就去叫黎嫂出來。」

左邊一個，似是被仲飛瓊聲勢所懾，望了她一眼，才問道：「妳究竟是什麼人呢？」

仲飛瓊道：「我是仲飛瓊，妳們聽見了麼，還不快去？」

左首綠衣少女朝右首綠衣少女低低的道：「妳在這裏看着她們，我進去通報一聲。」

右首綠衣少女點點頭。左首綠衣少女迅快轉身往裏飛奔而去。

不過一回工夫，只聽洞內蓮步細碎，隨着左首綠衣少女身後走出一個一身葱綠衣裙的中年美婦！

仲飛瓊迅速的打量了她一眼，只見她高髻如雲，眉眼盈盈，看去雖有三十出頭，却有一股成熟的美，美而且冶！

仲飛瓊冷冷的道：「妳就是黎嫂？」

綠衣少婦忽然嫣然一笑，迎了上來，說道：「妳就是二小姐了？賤妾正是黎嫂，是奉大小姐之命，來伺候老神仙的。」

仲飛瓊道：「我就是從大小姐那裏來的，怎麼沒聽大小姐和我說過？」

黎嫂嬌嬌笑道：「啊唷，我的二小姐，幸虧賤妾是隨同姬山主來的，不然人家還當賤妾是冒名頂替，有什麼企圖呢！」說到這裏，口中哦了一聲，忙道：「香珠、香玉，妳們還不快去見過二小姐？」

二名綠衣少女一齊欠身道：「小婢見過二小姐。」

仲飛瓊問道：「我爺爺呢？」

黎嫂道：「回二小姐，老神仙正在坐關，已經快三個月了。」

仲飛瓊道：「爺爺坐的什麼關？」

黎嫂笑了笑道：「老神仙坐的什麼關，賤妾只是個下人，老神仙沒說，賤妾就不知道了，老神仙坐關之前，只說過這次坐關，大概要三年時光，在他坐關之時，不准有人驚動。」

仲飛瓊道：「那我問爺爺去。」

黎嫂吃了一驚，擋着仲飛瓊道：「二小姐，那不成啊！」

仲飛瓊柳眉一挑，冷然道：「妳要攔阻我麼？」

「賤妾不敢。」黎嫂斂去了笑容，央告道：「但二小姐總得聽賤妾一言。」

仲飛瓊道：「妳說。」

黎嫂道：「賤妾聽說二小姐一身武功，極爲高强，不知確否？」

仲飛瓊道：「妳是想見識見識我的武功了？」

黎嫂一笑道：「二小姐誤會了，賤妾只是在想，二小姐精通武功，當知一個練功的人，正在行功之際，一旦受到外界的驚動，後果如何呢？」

仲飛瓊聽得一怔，接着微笑道：「妳很會說話。」

黎嫂甜甜一笑道：「二小姐誇獎了。賤妾只是提醒二小姐，此時不可去驚動老神仙。」

仲飛瓊道：「爺爺什麼時候醒來？」

黎嫂計算了一下，說道：「十天，老神仙每隔十天，醒來一次，約有半天時間，進些水果，和服用特別配製的藥丸，這半天時間，可以和人說話。」

仲飛瓊道：「那要等到幾時去？」

黎嫂道：「老神仙是每逢庚申日時醒來，酉時又要入關行功，上次庚申日是前天，還要再等七天。」

她不待仲飛瓊開口，笑盈盈的道：「二小姐既然千里迢迢的回到山上來了，自然要盤桓些日子再走，七天時間，轉眼就到了。」

「不！」

仲飛瓊道：「我不能在山上躭擱得太久，我是特地趕回來探望爺爺的，我一定要看看他老人家才放心。」

黎嫂陪笑道：「二小姐只管放心，賤妾一向伺候聖母，這回大小姐跟聖母說了，才要賤妾前來伺候老神仙的，絕不會有什麼差錯，二小姐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伺候聖母」這四個字鑽進仲飛瓊的耳朶，不禁觸動心事，堅決的道：「不成，我趕回雪山，就是要看爺爺來的，妳不用多說。」

黎嫂驚詫的道：「二小姐怎麼不肯聽賤妾的勸告呢？」

仲飛瓊道：「我要看我爺爺，妳管得着麼？」

黎嫂微微搖頭道：「二小姐，恕賤妾放肆，二小姐是老神仙的孫女，賤妾只是一個下人，本來二小姐要見老神仙，賤妾自是無權可以阻止……」

仲飛瓊道：「妳知道就好。」

黎嫂春花般的臉上，微微一笑，但笑容旋即斂去，臉色一正，說道：「但賤妾是大小姐派來伺候老神仙的，姬山主臨行之時，再三囑咐，老神仙此次坐關，修的是天人合一無上神功，不可有絲毫疏忽之處，賤妾職責所在，二小姐就是老神仙嫡親的孫女，賤妾也只好冒死諫阻了。」

仲飛瓊看她說得不像有假，一時倒也拿不定主意，只好說道：「我不會驚動爺爺的，我只是進去看看爺爺就好。」

「不成。」黎嫂斬釘截鐵的道：「老神仙正在坐關之際，進去一步也不成，萬一……萬一……唉，若是驚動了老神仙，賤妾死也不足惜，但……但教賤妾如何向大小姐交待呢？」

岳少俊一直冷眼旁觀，只覺黎嫂說話之時，眼神不住的注視着仲飛瓊，仲飛瓊話說得硬了，她口氣就軟，但仲飛瓊稍稍一猶豫，她的口氣又强硬起來，分明是個善於鑑貌辨色之人。

這近幾個月來，連經了不少的事故，江湖閱歷漸增，心中不禁暗暗動疑，這就以「傳音入密」說道：「瓊姊姊，此女矯揉善辯，不可深信，妳自己要拿定主意才好。」

仲飛瓊經俊弟弟一言提醒，立即臉色一沉，冷聲道：「我爺爺坐關之事，我事前並無所聞，連大姐也並不知道，所以才要我趕來看看，我爺爺的事情，自有我作主，就算妳是伺候爺爺來的，也不用妳操心，還不給我讓開？」

黎嫂臉色連變，依然擋在階前，俛首說道：「二小姐既然不肯聽賤妾勸告，一定要進去，賤妾責任所在，那就先殺了賤妾吧！」

她隨着話聲，忽然雙膝一屈，噗的跪倒在仲飛瓊的面前。

仲飛瓊方自一怔！

岳少俊忽然看她跪了下來，心中不禁一動，連忙喝止，道：「瓊姊姊，小心她有詐！」

話才說到一半，黎嫂忽然仰起臉來，她臉上已經隱去笑容！

不，左手疾擧，從她纖纖玉手指中間，彈出一縷肉眼幾乎難以看到的輕粉。

岳少俊早就注意着她，喝聲未落，揮手一掌，凌空劈了過去。

他如今功力大增，掌風出手，收發由心，這一記掌風，正好劈到仲飛瓊和黎嫂兩人之間。

要知她們兩人之間相距不過二、三尺光景，這一記掌風，發得恰到好處，從兩人身前湧過，把那一縷肉眼難見的輕粉，悉數隨風掃出！

仲飛瓊也陡然警覺，立即屏息後躍。

黎嫂跪着的人，也在這一瞬間，原式不動，一個人忽然離地數寸，嗖的一聲，斜飛開去，長身立起，口中格的一聲嬌笑，說道：「唷！看不出你年紀輕輕，功力可不含糊呀！」

仲飛瓊臉色嚴霜，玉手一抬，嗆的一聲掣出寒英劍，凜然喝道：「好個賤貨，妳敢使詐，看來祝靈仙派妳前來，果然沒安着好心！」

黎嫂臉色不變，嬌笑道：「二小姐這話不對了，賤妾只是怕二小姐驚動了老神仙，才出此下策的。」

仲飛瓊目注對方，冷聲道：「我不會聽信妳花言巧語，妳還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我動手？」

黎嫂微笑道：「二小姐既然堅決要見老神仙，賤妾替妳帶路就是了。」

說完，但見她柳腰一擺，一個人像一朶綠雲，輕靈的朝洞中飛飄進去，身法美妙無比。

仲飛瓊嬌叱一聲道：「妳還不給我站住？」

同樣以極快的身法追入洞去。

岳少俊雖知仲飛瓊從小生長在長春洞府之中，對洞窟的情勢，十分熟悉，但黎嫂擧動詭異，匆匆往洞中逸去，似另有埋伏！

一時怕瓊姊姊有失，也急忙雙足一點，緊隨她身後，飛射入洞。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仲飛瓊追入洞中，眼看黎嫂往左首石門中逸去，她銜尾疾追，堪堪追到門口。

突覺眼前疾風颯然，綠影閃動，兩個一身綠袍，自眼以下，半個臉孔，用綠巾蒙着的人，放過黎嫂，並肩擋住了去路。

仲飛瓊心頭一怔，長春洞府，是爺爺居住的地方，谷口還有司徒伯伯守着，這些人是如何進來的呢？

但稍一思索，她就明白了，司徒伯伯不是說姬山主來過了麼？這些人，一定是他帶進來的了。

她心念閃電一動，立即叱道：「你們是什麼人，還不給我讓開？」

左手「呼」的一掌，朝面前兩人劈了過去。

她這一掌，在急憤之下出手，雖然只使出了八成力道，但她使的却是雪山派的「金形掌」，掌風出手，帶着一股凜烈的肅殺之氣，極爲霸道。

但聽「蓬」然一聲，掌風擊在兩個綠衣人的身上，只見她們釘立原地，一動也沒動。

仲飛瓊不禁大爲驚懍，脚下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

只聽黎嫂在洞內叫道：「她就是二小姐仲飛瓊，二老不可放過了她。」

仲飛瓊這時才看清楚，這兩個身穿綠袍的蒙面人，額上皺紋甚多，十分相似，看去年紀巳甚是老邁，這就長劍一指，凜然道：「你們是什麼人？」

右首一人沉着聲，說道：「虧妳還是玄靈叟的孫女，連老夫二人是誰，都不知道？」

仲飛瓊悚然一驚道：「你們會是崆峒四皓？」

崆峒四皓，還是崆峒山主姬靈運的師叔，輩份甚尊，據說他們四人，原是孿生兄弟，生下來頭髮就是白的，故而有崆峒四皓之稱。

左首一個哼道：「妳知道就好。」

一手撕下了蒙面綠巾。

右首那個居然和他心意相通，同時擧手，撕下了綠巾。

這個露出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果然皓首龐眉，面上皺紋密佈，牙齒巳掉，倒有幾分像是老太婆。

仲飛瓊怒聲道：「雪山和崆峒派無怨無仇，你們爲何侵入我爺爺的住處？」

左首老人沉聲道：「小丫頭，妳懂什麼，老夫兄弟二人，是奉山主之命，替玄靈叟護法來的。」

仲飛瓊道：「用不着，我巳經回山來了，我會替爺爺護法的，你們請吧！」

黎嫂站在洞門口，嬌哼一聲，叫道：「仲飛瓊，妳心裏有什麼企圖，當我不知麼？」

仲飛瓊怒聲道：「我有什麼企圖？」

黎嫂嬌笑道：「告訴妳，我早就接到聖母的飛鴿傳書，說妳巳生外向，和一個姓岳的小白臉雙雙私奔，還想回山來盜老神仙的千年玉實……」

仲飛瓊聽得大怒，長劍一指，厲叱道：「妳胡說什麼？」

正待縱身撲去。

右首老人峻聲喝道：「小丫頭，還不給老夫乖乖的站住？」抬手攔住了去路。

黎嫂在洞內哈哈嬌笑道：「二小姐，妳給說着了不是麼？何用這般着急呢？」

仲飛瓊滿臉鐵青，目光一掠兩個綠袍老人，怒聲道：「二位再不讓開，休怪我仲飛瓊無禮。」

黎嫂眼波如流，嬌聲道：「二小姐，二老是替老神仙護法來的，妳背叛老神仙，二位老人家要把你們拿下了，讓老神仙親自處置，妳還大言不慚？」

（未完・廿八）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毒神仙 (一)



酒棧說秘 家醜外揚

洛陽「滿堂賓」酒樓，由于菜好酒醇，加上地方乾淨，招呼周到，因此一向高朋滿座！

不過今日却例外，可以容納三十桌筵席的二樓，只剩下一張八仙桌，桌上只坐着六個人，準備招呼的小二，却有八九個之多！

八仙桌面只有酒盞和一壺酒，但六個人連那壺酒也不動，就像石像一般坐着。

儘管小二的見識不多，但他們仍看得出這五男一女，絕對不是尋常人！

不錯，這五男一女，絕對不是尋常人，而且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武當派的掌門師弟，黃松道長。

華山派掌門顧華章的妻子，「梅花女俠」康宜靜。

梅園主人梅北山。

江北神捕顧雲生。

崆峒派掌門弟弟舒燕北。

震遠鏢局總鏢頭「鐵掌震九州」司空拔山。

這六個人無一不是响噹噹的頭面人物，但今日他們却如遭人點住麻穴般，動也不動。

那些小二已經漸漸不耐，但整座二樓巳一早被這六個人包下，是以只好陪着他們發怔。

天色漸暗了，外面巳是燈火燦爛，樓內亦點了好幾枝大蠟燭。終於梅北山忍不住先打開悶局，道：「道長，你說他倆會不會來？」

黃松道長略爲沉吟了一下，道：「以他的性格，自無拒絕之理！」

康宜靜道：「就怕他們發生什麼意外了！」

顧雲生微微一笑：「在洛陽城內，若發生什麼大事，絕對瞞不了顧某！」

舒燕北道：「無論如何，咱們既然來了，便再等一陣吧！」

司空拔山道：「不，就算是等到明天也要等！」

顧雲生又是一笑：「就算等到了，諸位也該先有個心理準備，他也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司空拔山道：「神捕不是說巳盡了一切能力了麼？」

顧雲生臉上一熱，訕訕一笑，便不敢開口，其他人也閉眼養神，對顧雲生似乎沒甚好感！

那些小二們都十分奇怪，心中暗暗忖測，他們等的是什麼大人物！

又過了頓飯工夫，樓梯上忽然傳來兩個輕微的脚步聲，那五男一女立即睜開眼睛，轉頭望向梯口，十二道目光，就像十二柄鋒利的匕首，令那些小二不敢正視！

樓梯的脚步聲越來越近，終於露出一男一女的臉龐來，那男的如玉樹臨風，女的更如天仙化人，年紀都不大！

小二們剛自一怔，那六個人巳霍地站了起來，神態頗爲恭謹，使小二們更加大惑不解！

梅北山哈哈一笑，道：「齊少俠眞是信人也！」

男的未答，少女巳笑道：梅伯伯盛意邀請，姪女與齊少俠，怎敢失約！」

男的抱拳道：「晚輩因與白馬寺主持奕棋，爭持不下，來遲一步，尙請諸位原諒！」

顧雲生道：「無相大師是個棋痴！」

司空拔山道：「少俠跟姑娘請坐！小二，上菜！」

原來那男的便是新近名動武林的「銀劍白龍」齊雲飛，女的則是江南四大美人之一，蘇州杏園三小姐柳擷紅！當下齊雲飛與柳擷紅謙讓了一下才坐下。

「晚輩只道是梅園主請客，不知道竟是羣英畢集，晚輩能敬陪末座，實乃榮幸之至！」

黃松道長道：「貧道最近聽少林掌門慧空禪師提及施主，齊施主武林輩份甚高，咱們就平輩論交吧，再自稱晚輩，反倒不宜了！」

「如此齊某便斗胆了！」齊雲飛道：「梅園主可否爲在下介紹一下？」

梅北山道：「相信在座諸位，以梅某跟齊少俠接觸最多，梅某便爲你們介紹吧！」他逐個介紹，其中只有黃松道長及司空拔山與齊雲飛曾見過的，而對那個只比他大不了幾歲，却巳有江北神捕之稱的顧雲生大感驚奇，想不到他年紀這般輕，因此不免多看了幾眼。

小二把酒菜送上來，梅北山舉杯敬酒，齊雲飛表面上談笑風生，心中却不斷嘀咕着：「梅北山不會爲了介紹他們給我認識，而故意帶他們來洛陽請我的吧？」那麼這是什麼理由？齊雲飛因與他們沒有交情，是以完全忖測不出。他不時用詢問的目光望着柳擷紅，柳擷紅的目光與他一樣迷惘。

梅北山既然不說，齊雲飛自然不問。時間便在閒談中渡過，終於黃松道長不說閑事了。「貧道聽說最近相國寺發生一件大事，這件事與少俠有關！」

齊雲飛微微一怔，不知如何答他，便笑道：「道長好靈敏的消息！」

黃松道長道：「無量壽佛，不是貧道消息靈敏，而是此事巳在武林中流傳！」

「武林中好打探的人本就多！」

顧雲生笑道：「齊少俠似乎頗好管閑事！」

齊雲飛正色地：「顧神捕說錯了，在下是無意中捲入漩渦，幾乎因此而終生不見天日，是故爲了洗脫寃情，只好查個水落石出！」

司空拔山道：「好，年青人有這種精神，實在少有！要扳倒相國寺主持弘達大師，更非易事，錯非別人，否則早被弘達誣害了！」

齊雲飛抱拳道：「總鏢頭過譽，在下只是幸運！」

「說是幸運，只怕沒人相信！」顧雲生斟了一杯酒，道：「齊少俠的本領，顧某佩服之至，再敬你一杯！」

齊雲飛連忙回敬他一杯。「顧兄年紀輕輕便擁有神捕之稱，小弟更是欽佩！」

顧雲生道：「在下不是不相信運氣這回事，但一個人或一件事的成功，運氣最多只能佔一部分，其他要全靠人力！顧某對這件疑案甚感興趣，希望齊兄能告知一二，俾使小弟從中學習，則感激不盡！」

齊雲飛看了柳擷紅一眼，忖道：「原來他們是爲此而來的！哼，他將我齊雲飛看作什麼人？」當下道：「顧神捕眞的想知道？」

顧雲生道：「齊兄只須告訴小弟其中的關鍵，其他情節小弟巳可猜出來！」

齊雲飛道：「小弟建議你去問弘德大師，現在相國寺大概由他主持！」

顧雲生道：「弘德大師身爲一寺主持，事務繁忙，問他可不大方便！」

「在下也知道，不過可惜我一早巳答應弘德大師保密！」

「顧某巳說過，只須你透露其中的關鍵……」

齊雲飛見他如此自負，忍不住譏道：「聞說令尊大人十分謙虛，因此頗得各大門派的讚許，顧兄破案的本事雖然很大，但這方面似乎還得向令尊學習！」

顧雲生臉色一變，黃松看看勢色不對，連忙打圓場，說道：「無量壽佛，兩位都是武林的俊彥，何必爲了些小事情而不快！」

齊雲飛見好就收，哈哈笑道：「在下一向出言無狀，請顧兄原諒！」他舉杯敬之。「在下敬顧兄一杯，以作陪罪！」

顧雲生見他如此，心中芥蒂也消失，舉杯道：「出言無狀的是小弟，齊兄請原諒！」

梅北山道：「眞是大丈夫也！來，大家都喝一杯！」衆人一齊舉杯而飲。

齊雲飛見康宜靜滿面憂愁，落落寡歡，心中更是奇怪：「這人分明心中有事，

為何還有心情管別人的閒事？」

又吃了一道菜，梅北山才道：「齊少俠，在座諸位身上都有一個故事，不知少俠有興趣聽否？」

齊雲飛一怔，打了一個哈哈才道：「請恕在下愚昧，不知園主是何意思？」

梅北山嘆了一口氣，道：「其實，就算你不愛聽，咱們也要說與你聽了！」

他這樣說，反將齊雲飛的好奇心勾了起來。「園主認為在下極喜聽故事？」「梅某希望！」梅北山又嘆了一口氣。「說句老實話，咱們今日請你喝酒，絕非為了風花雪月……」

顧雲生插腔道：「也非為了探知相國寺發生事故的真相！」

齊雲飛好奇心更盛，看了柳擷紅一眼，見她沒反對的意思，便問：「這樣說來，在下現在倒極希望能聽得到了！」

黃松笑道：「江湖上傳言齊施主好奇心極大，果然不虛！」

齊雲飛訕訕地道：「在下承認，不但好奇心重，而且好管閒事！」

司空拔山鼓掌道：「如此最好，這正是咱們所求的！」

一直不作聲的舒燕北這時也喜形于色地道：「咱們總算沒找錯人！」

齊雲飛苦笑一聲：「諸位到現在還不說到正題，在下可連酒也喝下去了！」

司空拔山揮手對小二道：「你們都下去，沒咱們的吩咐，不可上來，聽見了沒有？」

那些小二知道這干人要說些秘密，也明白知道別人的秘密于己無益，何況這八個人都不是尋常人，因此唯唯喏喏，立即下樓去了。

康宜靜問道：「誰先說？」

黃松道長道：「且慢，在咱們未曾說出秘密前，有一件事要先說清楚的，也請少俠跟柳施主答應？」

齊雲飛與柳擷紅齊聲道：「不知是什麼事？」

「兩位聽了故事之後，不但你們事後肯不肯代勞，都得保守秘密，不許將發生在咱們身上的事洩露出去！」黃松道長雙目烱烱地瞪着齊雲飛及柳擷紅。「兩位答應貧道這個小小的要求，咱們才將故事告訴你！」

齊雲飛與柳擷紅想也不想便道：「這個不用道長提醒，咱們也會守秘！」

顧雲生笑道：「齊兄既然肯為相國寺守秘，自然不會厚此薄彼！」

齊雲飛道：「在下雖然好奇心重，而且又好管閒事，但却非沒口德的人！」

梅北山大喜，道：「如此便由梅某開始吧，因為我的故事最簡單！」他見其他人都不反對，便問齊雲飛：「齊少俠還記得梅某有一位如夫人吧？」

齊雲飛心頭一跳，他自然記得，却故意表現得十分平淡。問道：「如果在下沒有記錯的話，園主的如夫人，好像叫溫七娘？」

「正是！」梅北山臉現沮喪之色，道：「她上個月死了！」

齊雲飛與柳擷紅一齊「啊」的一聲叫了起來。「令寵是因何而死的？」

梅北山搖頭道：「梅某便是不知其死因，所以才求少俠代查一下！」

齊雲飛乾咳了一聲。「令寵是自殺的，還是他人殺的？是中毒，是被兵器所殺？現場是什麼地方，園主不說在下如何調查？」

「她是被人用匕首刺中後心而死的！」梅北山道：「慚愧！她死時，本園數百人竟無人知道，直至次日園丁才發現！」

柳擷紅一怔，問道：「七姨是死在花樹下的？」

溫七娘是柳擷紅生母霍雙娘的表妹，所以柳擷紅稱其七姨，而有關溫七娘的故事，詳見本故事集之「胡姬」。

當下梅北山頷首讚道：「賢姪女果然聰明，七娘正是死在後園的花叢下，那柄匕首直沒至柄，一刀畢命，她連呼叫也來不及！」

「令寵死時是在深夜？」

「是的，根據梅某及仵工的判斷，她死的時候，約莫是三四更時分！」

齊雲飛問道：「當時園主在何處？」

「那夜梅某在髮妻蘇氏房中歇宿！」

「沒人在那夜聽見一絲聲息？」

「沒有人聽見！」

柳擷紅問道：「七姨在深夜去後園何事？」

梅北山苦笑道：「此事看來除非是七姨，別人沒法知道！」

齊雲飛問道：「後園內有否打鬥的痕跡或足跡？」

「完全沒有！」

「事先可有什麼跡象？例如令寵有否坐立不安，或鬱鬱寡歡？」

梅北山想了一下，道：「好像有點悶悶不樂的樣子，但這已司空見慣了！七娘比較多愁善感，常有此現象，那之前也無特別的地方！」

齊雲飛心念一閃，他第一個感覺便是溫七娘是自殺的，因為她在嫁了梅北山之前，與少林和尚慧光有段冤孽，並產下一女，取名圓緣，也即是後來嫁與黃龍帮主黃龍的胡姬！此事為齊雲飛識破，而慧光也被囚于少林寺內，也許溫七娘知道後，一時情恨糾纏看不開而自殺！

不過此事關係到殺人的聲譽，齊雲飛自然不說，他沉吟了好一陣才再問道：「令寵被殺之前，她是否有離開過梅園？」

梅北山道：「寸步不離本園！」

「可有什麼人到貴莊？」

梅北山一怔，道：「梅某結交的朋友不少，而且本園人多，每天都有人上門，不過並無可疑的人，而且發生事情的那天，也無外人在寒舍過夜！」

齊雲飛很想問他，有沒有和尚上門求緣，但又不敢問，怕將真相扯了出來，想了一下才道：「梅園主認為令寵不是自殺的！」

梅北山道：「當然不是自殺的！」

「園主憑何下此判斷？」

「自殺總要有個理由！第一，梅某自信待她不錯，她也從無怨言；第二，一直以來沒有什麼不愉快的事發生，一個人總不會無端端生了厭世之念！」

「這也不一定，也許梅園主不知道而已！」

梅北山道：「假如要自殺，為什麼沒

有遺信，而且何需到後園？在屋中不是更為方便麼？」

顧雲生道：「而且自殺，一般人都以匕首刺心窩，怎會刺後背！一個人就算可以用手刺後背，但也不會直沒至柄，因為反手內刺手臂難以發力，而肌肉在遇襲時，會自然收縮，要在自己的後背一刺至柄，幾乎沒有可能，而且異常痛苦！正常的情況下，任何自殺的人，都會挑選少些痛苦的自殺手段，只有極少的人例外！」

他侃侃而談，分析得合情合理，使齊雲飛駁斥不得。齊雲飛半晌才苦笑道：「事隔兩個月，即使有綫索，也已自動消失，如何調查？」

梅北山嘆息道：「若是容易的，梅某早已將兇手揪出來，碎屍萬段了！」

「難道園主連一絲兒頭緒都沒有？」

「正是如此！」梅北山連連苦笑。「此亦梅某的一件奇恥大辱！」

齊雲飛道：「園主錯愛和抬舉，按理在下理該盡力調查以報知遇，奈何在下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能力，沒辦法替園主効勞！」

柳擷紅忽道：「園主為何不拜眼前的菩薩，却來這廟宇燒香？」

梅北山一愕，問道：「賢姪女此話何意？請恕愚伯愚昧難明！」

柳擷紅笑道：「顧神捕查案之本領，不用姪女介紹，梅伯伯料比姪女清楚！」

「可惜顧神捕却不肯接案！」

齊雲飛笑笑道：「連顧神捕都不敢接辦此案，在下若然接手，豈非不自量力之至！」

顧雲生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不是顧某不敢接辦，而是我自顧不暇！」

柳擷紅笑道：「天下間還有案子難倒你的，那真非聽聽不可！」

顧雲生又嘆了一口氣，說道：「顧某自小便跟家父母和諸位叔伯學習查案之法，十七歲出道，至今十年未曾有疑案難倒我的，但現在這塊黑漆招牌，只怕要被砸碎！」

顧雲生的父親顧思南，母親雲飛烟，是昔日被御封為二品的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的助手，跟隨沈鷹數年，後來沈鷹退休，顧思南在顧雲生出生之後，再度行走江湖，為武林斷疑案，不久又被天子一旨應召，繼承沈鷹昔日的職位，直至顧雲生出道三年才退休。

顧雲生口中的叔伯，即是顧思南昔日的一干兄弟，如蕭穆、司馬城、陶松、葛根生、彭七等人。有關這些人的事蹟，請閱拙作「雙鷹神捕故事集」。

柳擷紅道：「令堂令尊尚在人間，神捕何不去問他們！」

顧雲生道：「那是最後的一步棋子，未至最後階段，都不會走，何況天下父母誰不關心子女？讓他們知道？反倒令他們担心！」

柳擷紅說道：「原來神捕還是一位孝子！」

康宜靜道：「神捕的事等下再說，還是讓我先說，因為我的故事也很簡單！」

顧雲生道：「康女俠請！」

康宜靜道：「相信齊少俠也聽人提及，外子失踪的事？」

齊雲飛道：「在下只知有此事，內情全不知悉！」

「拙夫失踪至今已近兩年！」

「為何事失踪的？」

「本派無人知道！」

「像失踪之前與失踪後有何跡象？」

「完全沒有，就像一陣怪烟，突然消失！」

齊雲飛苦笑道：「女俠只提供這一點丁訊息，即使在下有三頭六臂之能，亦無法知悉！」

康宜靜道：「江湖上傳聞少俠是天生的查案人材！」

齊雲飛道：「不敢當，在下頗有自知之明，在下並無查案之能，只是一名好管閒事之徒！」

柳擷紅見她一臉失望之情，忍不住問道：「顧掌門失踪之事，真的沒一絲綫索，女俠請再想一想？」

齊雲飛道：「不錯，一個人有了改變，一定有些蛛絲馬跡，絕不會真的如輕烟，消失在空氣中！」

「也許我沒留意……起初咱們都以為他有事下山，後來我派出門下弟子到武林中調查；竟無一人知其下落！」

齊雲飛道：「貴派可有什麼厲害的對手？」

「這當然有，但據咱們調查，外子並無去找他們，而且假如他要跟仇家決鬥，事先就是不告訴我，也該有信留下來！」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是不是他到海外尋仙，或苦練武功？」

「外子不是那種人！」

齊雲飛問道：「那麼貴派是否有什麼困難？」

康宜靜沉吟了一下，道：「沒有！」

「如此在下真的愛莫能助了！」齊雲飛見她失望之色，溢于言表，忙安慰她：「在下若碰上顧掌門的，必定通知你們，或叫他回山！」

「如此便多謝了！」康宜靜吸了一口氣，道：「希望少俠能撥冗代查，要多少報酬，但說無妨！」

齊雲飛道：「在下不是貪財之輩，女俠放心，只要在下做得到的，絕不會置之不顧！」

「鐵掌震九州」司空拔山道：「輪到司空某說了！」

齊雲飛道：「貴局失鏢？」

司空拔山一愕，問道：「少俠是忖測的，或是聽到風聲？」

齊雲飛笑道：「令總鏢頭困擾的，當然是與保鏢有關！」

「不錯，敝局上個月接到一單鏢，由京師運幾件值錢的東西去蜀中，但不但財物不見，連人也被殺死！」

「押鏢的是誰？」

「是司空某義弟，本局副總鏢頭『百變靈蛇』于懷玉！」

于懷玉的名頭齊雲飛與柳擷紅都有所聞，當下問道：「于懷玉被殺？」

「不錯，一劍穿心，鏢物已失！」

「那屍體是在何處發現的？」

「就在襄陽城外！」

柳擷紅道：「由京師到襄陽，千里之遙，時值暑天，屍體早已腐爛，總鏢頭肯

定是令義弟？」

「姑娘問得有理，問題是這單鏢價值連城，但面積甚小，所以敝局便考慮後，決定以暗鏢方式上道，其所以派于賢弟押送，乃在其善于易容，可以混過黑道中人的耳目，而且咱們一共派出五撥人，其中有一撥人跟在于賢弟後面，相距有四五里，用意是有的，可以多些人照料其他三撥，則故意張聲，走其他路！」

齊雲飛問道：「每撥幾個人？」

「有多有少，于賢弟那撥是兩個人，跟着他後面的是三個人，其他的人則比較多，他們走的都是大路，以引開別人的注意！」

「但遇到高手，顯然無效！」

司空拔山道：「這件事。只有少較人知道，刦匪如何能知道？這是第一點；第二，兩撥人相差只四五里，按說以于賢弟及蔡鏢師的能耐，絕對不會無反抗之力，以待援兵！」

「這樣說來，屍體是後面那一撥人發現的了？蔡鏢師生死如何？」

「蔡鏢師自然亦罹難，屍體正是由後面那一撥人，星夜運回京師的！」

「最後那一撥人知道令師弟，押的是什麼東西麼？」

「不知道，司空某給他們的任務，只是暗中保護于賢弟！本來他們相距只有兩里，但那天早上，以第二撥的三個人都發生腹瀉，所以延遲了出發的時間……」

齊雲飛道：「問題便在這裏，事後貴局可有去襄陽調查？」

「有，但是毫無結果，後來用暗訪的辦法也查不到什麼？據說他們那天早上根本沒吃過東西，而腹瀉也只是瀉了二三次便自動止了！」

顧雲生道：「無論如何，問題一定是出現在這裏！」

司空拔山長笑一聲：「本局巳託了不少人，和上襄陽的捕快聯絡過，花了好大的氣力都沒法找到綫索！」

顧雲生道：「那天早上他們必然沒吃東西，但早一天晚上呢？難道他們也不吃東西？」

「那天晚上他們吃乾糧，而那些乾糧巳吃過兩次，都沒問題！」

「如果食物沒問題，便是飲水有問題了！」

「你說得對，可是他們飲茶之前巳用銀針試過……」

顧雲生笑一笑，道：「銀針試不出茶內有瀉藥！」

司空拔山嘆了一口氣，道：「茶葉是他們從京師帶上路的，而房子又是他們挑選的，就用房內的水沖的，客棧滿口不認，咱們的確奈之不何！」

「他們住在一間房？」

「分開住兩間，不過入房不久後，便聚在一起喝茶！」

「當時那客棧的房子，還有多少間空着的？」

「聽說有四五間之多！」

「其他客棧呢？」

「都住滿了！只有鴻興客棧還有空的房間！」

齊雲飛忽然發現一個問題：「一般客棧都是在客人入住之後，小二才將開水拿進房的！」

司空拔山點頭，道：「少俠果然細心，不過咱們問過當地的捕快，鴻興客棧的確與衆不同，人未入住，便先將開水拿進房！」

柳擷紅接說道：「這樣水便很容易變冷……」

「不錯，但現在是夏天，大多數的客人都喜歡喝冷水，只是碰巧張鏢師他們進房前，小二才剛將水拿進去不久！」

「這便有問題！」柳擷紅道：「那個小二你們查過沒有？」

「查過了，他們的解釋很具理由，因爲那間房的住客剛離開不久，所以他們換了一壺熱水，也因此張鏢師他們三個才起疑心！」

顧雲生道：「總之問題在鴻興客棧裏的！」

「但是咱們完全抓不到證據！而且經過嚴峻的盤問，他們也沒一個人神色慌張的！」

齊雲飛苦笑一聲：「這也是無頭案子了！」

司空拔山道：「尙盼少俠拔刀相助，否則敝局可能就此關門！」

柳擷紅一怔，問道：「貴局開辦巳有二三十載，在鏢行中，名列第一，怎會因失一宗鏢而歇業！」

「姑娘有所不知，敝局去年巳賠了數十萬両銀子，實在再受不起這一擊！」

顧雲生道：「這個問題連在下也無所聞！」

「因爲敝鏢局事後立即賠欵，所以事情也就沒揭出來！」

顧雲生道：「如此說來，如今這一宗，與去年的，可有關連！」

司空拔山長長一嘆：「這個司空某也不知道！」

顧雲生側頭問道：「總鏢頭眞的不知道？」

「眞不知道……」司空拔山沉吟道：「去年賠的兩宗欵項，其一是司空某自個不小心打碎了相國府的一對玉獅子……」

顧雲生續問：「另一件什麼鏢？」

「另一宗保的是一批古董！」司空拔山道：「也怪司空某近年來因爲生意太好，所以巳很少走鏢，結果在河西地界被刦了！」

齊雲飛問道：「可知刦鏢者是何方神聖？」

「雖無十足的證據，但也有七八分把握，刦鏢的是西域的高人！只因山長水遠，最後只得放棄追究！」

「那批古董是誰託的？」

司空拔山道：「少俠請原諒，這是咱們這行的規矩，不得洩露託保物主的姓名及詳情！」

柳擷紅問道：「那次押鏢的是誰？」

司空拔山道：「也是于賢弟！」

顧雲飛脫口道：「又是他？」

梅北山接腔道：「總鏢頭跟于懷玉有多少年的交情？」

「少說也有三十載了！敝局開創時，他便跟司空某一起！」

「之前你不認識他？」

「當然認識才會邀他當鏢師！後來因見他辦事仔細，武功好又機智，便提升他爲副總鏢頭，而且還讓他入伙，算起來，本鏢的產業，他佔了二成！」

「其餘八成都是總鏢頭的！」

「是。」司空拔山續說道：「這三十年來，他辦事毫無差錯，而且與司空某同住在總局的後院！他的爲人司空某清楚得很，絕不是那種忘恩忘義，吃內扒外的小人！」

顧雲生道：「雖然如此，但他不會一直在總局裏吧！」

「他年紀較輕，因此幾家分局的事，都由他奔波料理！」

柳擷紅再問：「他今年多大歲數？」

「才四十九歲，眞是天妒英才！」

顧雲生却問：「事後總鏢頭有否去分局查過？」

「當然有，帳目清清楚楚，一絲不苟，毫無問題！」

齊雲飛問的却是另一件事，道：「去年貴局在河西被刦，情況如何可否詳述一下？」

司空拔山道：「少俠若不肯爲敝局調查的，司空某只能告訴你一二！」

齊雲飛聳聳肩，道：「總鏢頭太抬舉在下了，事實上即使在下有心替貴局効勞，也恐不濟！」

司空拔山看了他一眼，道：「那是去年的八月，鏢隊行至洛川附近，由于那天是中秋節，雖然日未落，但于賢弟見弟兄們一路辛苦，便決定在城中歇息一夜，讓大家鬆懈一番。不料尙未進城，路上忽然出現一個陷阱，好些趟子手及鏢師都跌了下去！就在此刻，路旁衝出一羣黑袍黑布蒙臉的人來，將鏢刦走！」

齊雲飛問：「于懷玉看不出對方的路數？」

「看出他們的門派頗雜，但都是西域一帶的武功路子！」

顧雲生問道：「那羣黑袍人共有多少個？」

「有十多個，人人均是一流好手，但他們出手頗有分寸，只傷人不殺人，事後于賢弟到西域查了一個月，確知他們都是來自西域，有些還是出家人，可是苦無證據，到寺裏論理，他們又矢口不認，而且對方在當地聲譽及勢力俱佳，本局才放棄追究！」

齊雲飛忍不住再問：「那一批古董是總局接的？」

「非也，是長安城分鏢局接的，由關外運回京師！」

顧雲生道：「顧某有個感覺，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于懷玉的身上，恐怕有點關連！」

齊雲飛笑道：「神捕名震江北，聲譽直追前輩神捕沈鷹，你何不接辦？相信總鏢頭付與你的代價必不菲！」

顧雲生眉頭一揚，道：「顧某接鏢的條件，就算你不知道，也知道家父及沈爺爺的規矩！」

「你跟他們一樣？」

「在下吃的是公飯，有很多限制，而且若涉及門派帮會之糾紛，從來不接，並非有錢便可以驅使顧某做些違反原則的事情！」

齊雲飛笑道：「神捕未曾插手其間，又如何知悉，此案與門派之爭有關？」

顧雲生道：「但一來在下自顧不暇，二來遠去西域調查，且不說有否足夠的實力追討失鏢，單只時間上的躭擱，便巳不容許！」

司空拔山喟然道：「司空某也知道神捕的苦衷，所以你一口拒絕，司空某便不敢勉强！」

齊雲飛道：「此事與康女俠之事一樣，在下只能答應你，若適逢其會，自不會放過，這不是爲了任何人，只是爲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司空拔山道：「司空某先此謝過！」

一直不發言的舒燕北忽道：「現在該輪到舒某了吧？」

齊雲飛道：「在下仍要聲明一下，在下能力有限，舒二俠的事，也極可能不敢插手，舒二俠說故事之前，最好先考慮一下！」

舒燕北略爲猶疑，道：「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即使少俠不肯代勞，也請諸位提供一些意見！」

梅北山道：「大家份屬同道，咱們若辦得到的，願提供一些意見！」

舒燕北沉吟道：「咱的故事……請諸位保密！」

衆人略嫌他有點婆媽，但却表示願保密，舒燕北咳了一聲，忽道：「小二，送兩壺酒上來！」

衆人這才醒起，酒壺早巳空了，小二上來，梅北山又問：「可有什麼現成的菜？再捧兩碟來，咱們不會短你的賞錢！」

一個小二連忙奔進灶房了，另一個則將桌上的殘羹捧走，再端來兩大壺狀元紅，梅北山又勸了一番酒，小二巳端上三碟菜，舒燕北吩咐他們下樓去，頓了一頓才輕聲道：「此事說起來，實在是件家醜，本不想說，奈何氣頭難消，所以……咳咳！」

衆人聽他這樣說，都屏息而聽，偌大的一座酒樓，在這刹那，好像靜得如同死城！

舒燕北沉聲道：「剛才舒某聽了三位所述，你們的故事雖然都是不令人如意的，但與舒某的故事相比，有如小巫見大巫，而其不幸更加難及萬一！舒某的遭遇，可說是武林中最大的悲劇！」

衆人聽了他這番話，不由打量起他來，只見他滿臉痛苦，眼窩深陷，黯然無光，全然不像是個高手，倒像是落魄的文士，心中都十分詫異，不由更加留心聽他的說話。

顧雲生問道：「舒二俠的悲劇是個人的，還是貴派的？」

「諸位且聽舒某說來！」舒燕北又嘆了一口氣。「舒某的爲人，不知在諸位的印象中如何？」

衆人再望了一眼，心中疑雲更盛，梅北山輕咳一聲，道：「舒二俠俠義滿河西，自然是吾道中人！」

「如此未免太過籠統了！」

黃松道長道：「貧道知悉舒施主爲人沉毅寡言，但頗爲好動，俠跡遍及兩河，甚至數次下江南！」

舒燕北道：「家兄長舒某十餘歲，咱兄弟幼失怙恃，舒某的生活全靠家兄，後來大嫂進門後，她待我亦弟亦子，使舒某初嘗家庭溫暖，也許如此，所以本派中數舒某的徒弟最多，他們都是孤兒，舒某二十三歲便收了第一個徒弟，她是個女子，父母被盜匪殺死，舒某只救出她，當年她已九歲，發誓要報仇，於是舒某便收她爲徒……」

他說至此倒了一杯酒，仰頭喝乾，羣豪心中都忖道：「莫非故事與他女弟子有關連？」

「家兄自幼便在崆峒學藝，後來成親之後，便搬上山住，大概因爲他表現良好，所以，家師破例廢長，立他爲掌門弟子，是故便得回派裏熟習一些事務，舒某也在那時候進入崆峒派，成爲家師的關門弟子！」

黃松道長道：「這些事貧道早有所聞了！」

「長話短說，總之舒某對家兄家嫂，不但有手足之情，而且有下輩對長輩的一份崇敬心情，舒某的婚事，甚至是家兄家嫂促成的，並作主婚人！」

梅北山道：「你們手足情深，而且父母早歿，他兄代父職，也不奇怪！」

「舒某成親七年，膝下有兩子一女，內子是山下獵戶的女兒，粗通文武，性子十分賢淑，先此聲明，舒某出身低微，所以絕不會因有了名譽和成就而看不起她，相反由於她的智慧，舒某十分敬重她，伉儷間的感情也極佳，我每次下山行俠仗義，回山時必定買了不少她喜愛的東西送與她！」

康宜靜道：「舒二俠深情重義，令人敬佩，尊夫人令天下女子同慕！」

舒燕北苦笑一聲，道：「但不幸的事在去年發生了，這件事我每次想起，心房都如被毒蛇咬噬，恨不得一頭撞在牆上，了却此生，免得再受精神折磨！只是，只是現在又不得不說！」

他說至此額上已現出汗珠來，一口氣喝了兩杯酒，顯示他內心實在痛苦之至，衆人受其感染，心頭都沉重起來。

舒燕北說道：「這年多來，舒某沒有一天快樂過，只有在醉鄉之中才能稍得安穩！」

黃松道長嘆息道：「無量壽佛，無論發生什麼事，貧道都知道舒施主的本質是好的，此事必有他情，與施主無關！施主實在無須這般折磨自己！」

梅北山亦道：「不錯，咱們都相信舒二俠的爲人！」

舒燕北臉上露出一絲安慰的笑容，又喝了一口酒，才說道：「多謝諸位安慰，舒某感激不盡！咳……我還是要再說下去吧！」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才續道：「去年的一個晚上，舒某因師兄下山去華山，所以我晚上便到各處巡視一番，生恐仇家乘機找上門來……」

康宜靜道：「我記得了，那是去年初春，我因外子失踪的事，所以邀請令師兄到敝派，商量結盟的事，因爲我與舒二俠同樣心情，深恐仇家乘機入侵！」

舒燕北點點頭，道：「這天晚上，我來至家兄房外，見房內仍點着燈，心想家兄不在，便隔門向師嫂問候，並請她早點歇息！」

他說至此，羣豪心頭都是一跳：「正點子來了！」

「當時師嫂在裏面道：『是二弟麼？我剛織好一件羊毛衣給小侄兒穿，門沒門，你進來拿吧！』我兄弟兩人感情不比一般，一起吃飯，財產也不分彼此，穿堂入舍也無顧忌，當時我便推門進去，家嫂將羊毛衣交給我，我見她織得很好，便由衷地讚了幾句，寒暄一下，準備退出去，就在此刻……」

舒燕北說至此，忽然喘了幾口氣，胸膛起伏不定，道：「那時候，我不知爲何腦海突然一陣混亂，接着丹田升起一股熱氣，慾念頓生，不知爲何突然回身抱着大嫂……」

衆人聽至此都忍不住「啊」的一聲叫了起來！

「我是禽獸，我竟然將一直敬重的大嫂强姦了！」舒燕北激動地叫着，他心情激動，手掌上的青筋全都如蚯蚓一般突了出來，只聽「波」的一聲，他掌中那隻靑瓷酒盞，竟被其五指揑碎，碎片割破了他的掌肉，鮮血長流，竟無所覺！

羣豪見狀忙安慰他，康宜靜道：「舒二俠，你既然如此深愛家小，又敬重大嫂，我相信你是中了人家的圈套！」

舒燕北大聲問道：「什麼圈套？是誰要害我的？我至今還一無所知！」

柳擷紅見她如此激動，連忙掏出手絹，走了過去，道：「舒二俠，你先拭去血漬，再慢慢說吧！」

舒燕北如見蛇蠍，身子猛地一震，顫聲道：「你……你……你趕……快離開我，免得我又……」

柳擷紅大吃一驚，但仍竭力裝出若無其事般，笑道：「舒二俠不必自責過甚，你絕對不是那種人！」她小心替他拭去掌中的血漬，舒燕北長長舒了一口氣，神色安定了不少！

衆人對柳擷紅的胆量都暗暗佩服，齊雲飛更是替她揑了一把冷汗，直至她回座才放下心頭大石！

舒燕北道：「當日我也認爲有人暗害我，可是却查不到一絲跡象，山上的人全是門下弟子，沒一個可疑！」

顧雲生道：「這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不是舒某自我吹噓，舒某在海內受尊重的程度，僅次於家兄，他們絕無害我之理！」

顧雲生問道：「那麼令嫂當時有否掙扎？」

舒燕北臉色一變，澀聲說道：「神捕此話是何意思？你以爲我的大嫂會是什麼人？」

他語氣十分嚴峻，顧雲生頗覺難堪，其實他人也有此疑問：假如沒人暗害舒燕北，那麼舒燕南的妻子，便頗有嫌疑，因爲她是最後跟舒燕北接觸的！

半晌，顧雲生方道：「假如令嫂沒有掙扎，那麼她也可能與你一樣，中了暗算了！」

梅北山道：「也許有人在你們的食物

中下了毒藥！」

舒燕北舒了一口氣，道：「家大嫂曾經掙扎，那時候我尚未完全失去理智，所以記得，不過她還未呼出聲，已被舒某點了暈穴！」

「原來如此！」顧雲生見他神態恢復正常，便續問下去，道：「事後是她告訴你的？」

舒燕北夢囈般道：「當我清醒時，仍躺在大嫂的床上，大嫂已穿好衣服，門關上，她在飲泣……舒某不是三歲小孩，自然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實在無地自容，舉掌欲擊碎天靈蓋自盡，那知大嫂忽然開腔：『你若自盡，弟婦跟侄兒怎麼辦？』

「我聽了此話如遭電殛，登時不能動彈，半晌才說對不起她和大哥……她嘆了一口氣：『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

「她這句話給了我無限的力量，霍地自床上跳了下來，跪在地上道：『大嫂，剛才的事，連我自己也不知是如何發生的，但請相信這絕非我的本意！』」

梅北山問道：「令嫂會相信你的說話麼？」

「她叫我將情況告訴她，我自然一五一十仔細告訴她，她呆呆地想了一陣，反問我：『二弟，咱們怎辦？』」

「你們說，舒某還有什麼話答她？」舒燕北臉上痛苦之色更盛。「因此我只好再三表示自盡謝罪！」

柳擷紅說道：「令嫂是個明白道理的人，她既然清楚你的爲人，自然反對你自盡！」

「不錯！大嫂的確是個明理的人！正如此，更增舒某的罪孽！」舒燕北說至此，又斟了一杯酒，喝了一口，續道：「大嫂說：『我相信你中了人家的暗算，假如你自盡，那麼眞正的兇手豈不仍逍遙法外？』我反問她：『大嫂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

「她想了很久才道：『我白璧染汚，不能瞞你大哥，待他回來之後，我告訴他吧，看他要如何處理！』我連忙道：『不，既然如此，事由小弟起，該由我親自向大哥領罰！』

「大嫂說她不想破壞我們兄弟的感情，但我堅持己見，她只好答應，最後她吩咐暗中調查暗算我的人，這個不用她吩咐，我也會做！最後她又道：『二弟，這件事不用告訴弟婦，免得她難過，就由愚嫂與你承受痛苦吧？還有，你以後飲食要小心！』我要跟她商量調查的事，她却說避免別人知悉，着我離開！」

顧雲生道：「事情至此已完結？」

「不！」舒燕北身子一震，又要去拿酒杯，黃松道長將他的酒盞按住，他怒道：「這酒有問題麼？」

黃松道長道：「非也，施主再喝下去，故事還未說畢，便要醉了，還是吃點菜吧！」

康宜靜也許因爲發覺別人的故事比自己的着實悲慘得多，心情略佳，也勸道：「不錯，咱們吃了菜再聽舒二俠繼續講下去也未遲！」

羣豪一齊動筷，舒燕北只得吃了些菜，但他只挾了幾箸，便將筷子放下，道：「舒某如今眞是不吐不快，你們慢慢地吃吧！」

衆人聽見這樣說，便也放下筷子。只聽舒燕北的聲音空空洞洞，沒一絲情感，彷彿來自地獄：「我回房之後，一夜沒睡，妻子自然不知道，次日一早我便跑出去，坐在岩石上，讓山風吹着，將派內的弟子全部想了一遍，覺得沒一個可疑，又暗中調查及監視，也毫無所覺，這樣過了三天，我好像過了十年般，雙鬢僅現白髮，人也瘦了許多……」

齊雲飛截口問道：「尊夫人難道毫無所覺？」

「舒某伉儷情深，她自然有所覺，詢問幾次，舒某都沒有把眞相告訴她，只是說在思索武學上的難題！」舒燕北嘆了一口氣道：「也許她太過賢慧，所以十分相信我吧，否則，也不會再發生後來的慘劇了……」

羣豪一聽至此，心頭又再一沉，都對他投以同情的目光。

「第四天，午飯之後，我又到岩石上吹山風，那處比較偏僻，平時甚少人到達，舒某便是貪其清靜，不料我那女弟子忽然來向我討教武學上的問題：我心情雖不佳，却不想讓人知道眞相，所以只得强振精神點撥她……」

羣豪又想道：「看來還有第二次事故發生！」

柳擷紅又問道：「你的令徒叫什麼名字？」

「她叫朱珏，我一向稱她珏兒，斯時她已是雙十年華！」舒燕北又喝了一口酒，道：「我教了一半，忽然那種怪事又發生了，又是那股害人的熱氣，和難以遏止的慾念，使我失去理智，忽然一掌切在她手腕！

「珏兒虞不及此，長劍落地，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我張開雙臂，把她抱進了懷裏，她吃了一驚，問我幹什麼？那時候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便是在她的身上發洩，因此，又點了她的暈穴，撕開……她的衣裙……」

這件事雖然與羣豪無關，但聽在耳中，竟有驚心動魄之感！

舒燕北忽然放聲大哭了起來，他這一哭，聲音便沙啞了，羣豪都不知如何勸解他。

他哭了一陣，嘶聲道：「天呀，也不知我上世幹了什麼歹事，老天爺要在今生懲罰我！我姦嫂於前，又姦徒於後，眞是禽獸不如！」

羣豪心中都暗道：「這種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只怕都要跟他一樣忍受不住！」是以便靜靜由得他嘶叫！

舒燕北叫了幾遍後，又喝了一口酒，呆呆地如石像般坐着，彷彿失却了神魂一般！

半晌，柳擷紅才道：「你對令徒恩深如山，令徒大概也會體諒你！」

「她不一樣……她還是處子……試想有那個處子受得了這種打擊？一個她平日尊敬的師長，竟會做出這種事來……」舒燕北搖搖頭，道：「我眞是百死，不足以衍罪！」

黃松嘆息道：「這又不是你的錯，舒

二俠無須自責過甚！」

「當日我若在大嫂面前自盡，便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他頓了一頓，才續說下去：「我清醒時，發覺自己躺在草地上，青草落英斑斑，使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簡直傻住了，也不知魂魄去了何處！待我定過神來時，只恨不得立即舉掌自絕！

「偏生在這時候，山上吹來一陣寒風，使我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這刹那間，我忽然想起大嫂的話來：『假如你死了，眞兇豈不逍遙法外？』罪是我犯的，兇手應該由我去捉拿，這才是大丈夫的所爲，因此打消死念！」

梅北山讚道：「不錯！大丈夫理該忍人所不能忍！」

「此念一起，我便打消了自盡的念頭，又坐了一陣，才整理一下衣冠，去找珏兒，希望向她解釋一下，能稍解其身心的創傷！」

頓了一頓，舒燕北又道：「但當我到她房中時，竟發現內子也在房中，房內只有珏兒的飲泣聲，我只跨出一步，第二步再也無勇氣跨出去！」

康宜靜忍不住吁了一口氣：「直是慘絕人寰！」

「房裏仍有飲泣聲，但那時候，我只覺這世界沒一絲聲音，雖然只是一瞬間的事，但那刹那間，却似有一萬年之久！」

舒燕北低着頭，沙着聲道：「拙荊轉過頭來，我不敢抬頭望她。只聽她道：『燕北，珏兒已把事情告訴了我，賤妾希望這不是眞實的！』

「我停了好一陣，才自喉管中迸出幾個字來：『這是眞的！』這四個字一出口，房裏又靜了下來，連珏兒的飲泣聲也聽不到：……良久，拙荊忽然大聲叫道：『你瘋了？』

「我嘆了一口氣，說道：『是的，我眞的是瘋了！蘭妹，你可否聽我的解釋？』拙荊道：『賤妾聽你解釋！』於是我將强暴大嫂的事說起，一直將這三日來發生的事說罷，心中似乎稍爲輕鬆，我也不知道爲何會有這個感覺，也許每個犯錯的人，將自己的罪惡藏在心中，也是一種痛苦吧！」

柳擷紅道：「尊夫人相信你麼？」

舒燕北沒有答她，他先喘了幾口氣，才繼續說下去：「拙荊隔了很久才說道：『賤妾嫁你這許多年，頗知你的爲人，我相信你不是衣冠禽獸的人，但事情總是由你而起……大嫂那裏你可以跟大哥商量解決問題，但珏兒呢？你教她以後如何去做人？』

「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反問：『娘子，你有何善法？』拙荊道：『善法只有兩個，第一，你迅速抓出那個害你的人來，否則單只賤妾相信，可塞不了天下悠悠之口；第二，立即娶珏兒爲妻！』」

羣豪聽至此，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萬料不到舒燕北會有此一着。

「我當時簡直呆了，半晌才道：『這怎可以，我與她有師徒關係！』拙荊嘆息道：『但事實上她的身子是你的了，你要有勇氣承担責任！』我又隔了半晌才道：『蘭妹，你呢？』拙荊道：『我自然仍是你的妻子，你們成親後，我與珏兒不分大小伺候你……唉，也是寃孽！』

「我喃喃地道：『不行不行，這事傳出去，教我如何做人？』拙荊道：『你現在做的事，傳出去之後，更難做人！』

「我道：『這不單只是爲夫的臉子問題，而是關係到咱們崆峒派的聲譽！』拙荊道：『到這時候也顧不了這許多了，總之你要負責！』」

康宜靜道：「尊夫人言之成理！」

舒燕北嘆了一口氣，又道：「但家兄身爲崆峒派掌門，舒某豈能在他的臉上抹黑？」

黃松道長喟然道：「如此說來，舒二俠必是不肯答應了？」

「不錯，我告訴拙荊，我可以死，但絕對不能與珏兒成親，拙荊說她可以負起養育兒女的責任，但她不讚成我死……」

顧雲生截口問道：「她有强調她的理由麼？」

「她的理由跟大嫂一樣，不肯讓暗算舒某的人，逍遙法外！我娘子後來又去向大嫂陪罪，不想大嫂反而安慰她，說我不是那種人！」

齊雲飛嘆道：「令嫂的爲人眞可稱得上是女中丈夫！」

舒燕北續道：「料不到次日早上，拙荊便來告訴我，說珏兒在夜裏懸樑自殺，她留下一封遺書說這只是她命苦，她不怪我……拙荊在爲她辦喪事，眞相當然被瞞住，但派裏的弟子都紛紛議論着，再一日，大哥便回山了……」

（未完・一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江思靜，林鈴、李斂分開調查施米夫的情況，都了解到一些問題，司馬洛決定送江思靜先離開，由江思靜和林鈴去了解他父親的朋友死因，自已去莫先生處了解施米夫的身份，在臨離去時又再從直昇飛機上偵查凶靈塔，原來晚上土人的祭司每三個小時繞塔祭典一番，如果偷屍，既要防止土人，又要防止施米夫的人，看來不容易下手。司馬洛回來後想找約翰牛約鬥，却被他的手下——油田工人截擊，首先將那人打垮，因爲引起爭端是由金髮女郎珍美而起的，珍美帶他回住所，勸他不要和約翰牛搏鬥，却不知司馬洛是另有用意的……

用計決鬥　兩敗俱亡

「但你不只是要打敗約翰牛而已吧？」珍美說：「你是要把那個打死老伯伯的兇手殺死！」

「我不是一個喜歡殺人的人，」司馬洛說：「誰是兇手，又是很難證明的。總之你不必替我担心好了。」

「但是你不明白，」珍美說：「戈拔要找你談話，假如你早些走，你就用不着跟他談了。」

「爲什麼我不能夠跟戈拔談話呢？」司馬洛問。

「因爲他要商量與你聯合對付施米夫。」珍美說。

「哦，」司馬洛說：「那即是說他想利用我？」

「又不一定是這樣，」珍美說：「他只是需要人帮助他，支持他。」

「那我更值得跟他一談了！」司馬洛說。

「唉，你們男人！」珍美說：「我要怎樣講才能夠使你明白呢？我不能失去你的！」

「我走了，妳還不是失去我了？」司馬洛說。

「起碼你不會受到傷害！」珍美說。

「那麼，」司馬洛說：「假如我死掉呢？」

「不要這樣說。」珍美伸手掩着他的嘴巴，「不要說這種不吉利的話！」她又伏在他的懷中，哭了起來。

×　　×　　×

第二天早上，他們起床了之後，戈拔果然就來了。

珍美把他招待進屋中，爲司馬洛介紹了。

戈拔雖然是一個明理的人，却到底不是在外間受過教育的，所以講起話來也是沒有那麼技巧，比較率直。他說道：「司馬洛先生，你是一位勇士，我很高興和你做朋友，我也救過你帶來的那位朋友李小姐。」

「哦，對了，」司馬洛說道：「那件事情，我也很感激，我正在想着不知如何多謝你好，我只是希望沒有使你們兄弟不利！」

「我們兄弟之間早已經是不利了，」戈拔說道：「我哥哥受了那個施米夫的欺騙！」

使珍美很担心的本來就是戈拔會前來要求合作，而使她更感氣結的就是司馬洛居然亦表示大感興趣。

司馬洛說：「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帮你的忙嗎？」

「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戈拔說：「我相信珍美大概也已經告訴了你，施米夫是怎樣對我們這個地方，與及怎樣引壞我們這裏的人了。而且我夢見他會把我們這個地方毀滅。雨季快將來了，還有不多少天，我夢見今年雨會更大，我們這裏會有水災，而這都是因爲施米夫在這裏攪，把神觸怒了！」

「假如把神觸怒了，」司馬洛說：「

這個施米夫不是好人，爲什麼神却不去毀滅施米夫呢？」

「那就是因爲我的哥哥拉沙不爭氣，」戈拔說：「他是我們自己的人，却和外來的邪惡勢力合作！」

「你想我帮你一些什麼呢？」司馬洛問。

「你是從外面來的人，你對法律知道得很多，」戈拔說：「你也許有辦法把施米夫趕走？」

「假如講法律，」司馬洛說：「那就反而很難把他趕走了，他在那裏鑽油的地皮，他是已經買了來的，他有權在那裏做探油的工程，而且，這對經濟大有帮助，政府亦是會贊成的，不過，使我慶幸的就是，這裏，你們的族人的地皮，令尊亦是已經正式向政府買下來了——這一點我已經調查過——不然的話，施米夫把你們的地皮也買下來的話，他依法請軍隊來把你們趕走都可以！」

「我的父親是一個有大智的人，」戈拔說：「他早有先見之明。」

「所以，」司馬洛說：「依法律是不能把施米夫趕走的。」

「我知道你是有一個目的而來的，」戈拔說：「而你的目的就是對付施米夫，你有什麼計劃，你講出來好了，看看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帮你的，我帮你，亦即是你帮我！」

「你能夠證明是誰把那位老先生殺掉？」司馬洛問。

「他們許多個人打他的，」戈拔說：「是誰下毒手的，就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假如我能夠證明，我父親已經懲罸他們了！」

「目前，」司馬洛說道：「我與約翰牛有一個約會，我已經把他們的人好好地敎訓過了一頓，假如我把約翰牛也再敎訓一頓，那他們就都沒有面子，不會來這裏了。」

「這是不夠的。」戈拔說。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你只是不想他們來這裏罷了。」

「你不明白，」戈拔說：「施米夫是想霸佔我們這個地方，把我們趕走，或者控制我們，他曾經透過拉沙與我父親商量，要把我們這裏整個地方買下來，但是我父親拒絕了他。」

司馬洛皺眉：「爲什麼他要把這地方買下來呢？」

「也許是拉沙的主意，」戈拔說：「他要大力發展這裏，成爲旅遊區，而我們的靈屍塔是一個很吸引遊客參觀的古蹟。假如成功的話，那我們的先人的遺體在塔內也不能安眠了，我聽過埃及的金字塔，埋葬在裏面的帝王也給掘出來，拿到外國去展覽，這是很不對的事情！」

「但是，」司馬洛說：「施米夫這個人，不會有興趣做這種小生意的，他一定另有目的。」

「有一天，」戈拔說：「我的哥哥拉沙會成爲酋長，酋長可以和許多其他部落的酋長交涉，他與拉沙合作，他就可以把其他地方的人都腐化，而他探油的範圍也可以越來越大。」

「唔，」司馬洛說：「這很可能正是他的計劃，但是可惜我還想不出一個制止他的好辦法。」

「逼不得已時，我會去把施米夫殺掉！」戈拔說：「沒有施米夫，就沒有威脅了！」

「你不要做這樣的事情！」珍美連忙拉住他的衣袖。

「你不要魯莽，」司馬洛說：「我們要好好的冷靜一下，慢慢想辦法好了，目前，我會先把約翰牛敎訓一頓，一挫他的氣焰！」

× × ×

晚上，司馬洛果然就在村中與約翰牛決鬥。

約翰牛是有備而來的，他已作了一副不同的打扮，就像一個古代的鬥士似的，他的手腕上有皮的護腕，而護腕上還有鋼粒。

他顯然是因爲手下一個人在司馬洛的手下敗得那麼慘，就不敢過於輕視了，他那副威武的樣子，令人看了也覺心寒，那些土人們開始担心司馬洛未必能夠戰勝他了。

珍美也是曾經勸司馬洛不要去的，甚至連李敏亦是担心起來，事前也勸過司馬洛最好考慮清楚才行事，雖然李敏担心的理由則是不同的。

但是司馬洛已經决定了。

他說，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因爲約翰牛已經在那裏等着他，而且全村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件事情，假如他不應戰，那他的面子何在呢？

他怎麼可以還留在這裏？又何必回來？

他已經擊敗過了約翰牛一個手下，爭奪到了很高的榮譽，他是總應該繼續下去，把約翰牛也打倒，而且爭取更高的榮譽的。

假如，他不赴約翰牛的約會，那麼，上次打回來的榮譽，就等於是平白的放棄了。

珍美想出不一個更好的理由來說服司馬洛，她只是担心。

李敏也沒有一個更好的理由說服司馬洛，不過她的担心與珍美則是不同的，她知道司馬洛這個人並不很斤斤計較這種榮譽，假如他眞的是要爭取的話，他亦未必需要動用到打的方法。

司馬洛的作爲，一向是以智取爲主，暴力爲副的，她只是担心司馬洛進行一個如此危險的計劃，是否值得，但是司馬洛這個人固執起來也很厲害，沒有人能夠說服他的。

而且她們兩個女人在勸着的時候，約翰牛已經派了一個使者來挑戰了，於是司馬洛就去赴會。

戈拔則並沒有出來勸阻司馬洛，那是因爲他是贊成司馬洛如此做法，他不來鼓勵已經是很忍耐了，他當然更不會來勸阻的。

不過，在司馬洛到了廣場上的時候，他却出現了。

他把司馬洛拉到一旁，低聲忠告道：「你得小心這個約翰牛，他不是英雄，他是詭計多端的！」

「詭計多端的人我見得多了，」司馬

洛說道：「我這個人嘛，就是專喜歡去碰詭計的！」

「你不明白，」戈拔說：「約翰牛這皮護腕裏面是藏着一支毒針的，隨時可以彈出來，在你的身上刺一針，左手，你得提防他的左手。」

「多謝，」司馬洛說：「這是很有價値的提供，當他開始敗退的時候我就小心，因爲我相信他也是想滿足自己的英雄心理的，如不是逼不得已，他亦不會出此下策！」

「我也會帮你的忙，」戈拔說：「我是會替你小心留神着的。」

於是司馬洛就走出去與約翰牛相會。

約翰牛看着他冷笑：「我似乎對你估計錯誤了，原來你並不是一個專哄女人的小白臉，你也是能打的，告訴我，司馬洛先生，你準備選擇什麼武器呢？」

在司馬洛能夠回答之前，戈拔就走出來，說：「不要武器，我不要再有死人事發生在這裏，你們不過是爲了名譽而打罷了，那你們就不應該用武器，誰爬不起身的，就算是輸了！」

約翰牛輕蔑地看着他：「你不是有一位哥哥的嗎？難道重要的決定不是事先由你的哥哥所作的嗎？」他一招手。

拉沙也走出來了，拉沙却不是一個勇於决定的人，他是比較懦弱的。

他吶吶着說：「呃——我看——這不過是一場遊戲，何必要死人呢？用武器，太危險了！」

「沒有武器，一樣是可以死人的，」約翰牛說：「因爲對手太弱，我不能保證，一個大人與小孩打架，很難會留得住手的！」

「不要死人！」酋長也在空地的旁邊說：「這是我講的！」他的聲音非常洪亮、令人懾服，而在這個地方，他事實上也是最高權威的人物。

「好吧，好吧！」約翰牛說道：「都依你的，我只是要敎訓一下這個小白臉罷了。」

於是决鬥就開始了。他們用的只是拳頭。約翰牛的護腕之中藏有毒針，但是經過戈拔提出警告之後，他就應該不敢應用了。

這就是戈拔帮司馬洛的忙。

然而由於他這護腕上是鑲了金屬圓粒的，其實亦是一種武器，會使形勢對他更爲有利，因爲，司馬洛擋隔他的拳頭，兩腕相交的時候，司馬洛的拳頭沒有保護，就會撞在這些金屬圓粒的上面，那會是相當之痛的。

因此，司馬洛也必須避開不與他的拳頭硬碰。

這樣打起來，司馬洛就顯然很吃虧了。而且他雖然憑身子靈活，不時在約翰牛的肚子上打一拳，却不收效，約翰牛的肚子就像是用石頭造的，大家開始爲司馬洛担心了。

跟着，約翰牛忽然飛起一脚，司馬洛雖然連忙躲開，還是給他的脚尖踢中了下頷，使整個人向後仰跌。

旁觀的衆人都嘩叫起來，因爲這還是司馬洛第一次被擊倒，他們更加担心了。

約翰牛哈哈大笑，說：「起來呀，孩子！」

司馬洛爬起身，又軟軟地跪倒了，跟着再努力一次，才能站起來，似乎他的體力已經不支。

珍美要衝出去制止，但是李敏把她拉住，說：「就是讓他被擊倒，也算是硬漢一條，好過中途投降呀！而且酋長也已經聲明了不准死人的！」

珍美只好忍着，而約翰牛又一跳而前，向司馬洛進攻，輕蔑地一拳揮向司馬洛的臉上，以爲如此就可以把司馬洛一下擊暈而了事。

但是兵不厭詐，他的拳頭一來，司馬洛便從假裝的乏力狀態中恢復過來了，他迅速揮拳，因爲他比約翰牛矮，而且還是略爲矮着身子，因此他在角度上很方便，一拳擊中了約翰牛的腋下。

這是一個軟弱的地方，約翰牛痛得「呱」地叫了一聲，身子已痲痺了。司馬洛又迅速地在約翰牛的肚子上「蓬蓬」地連擊了二拳，而這二拳亦不像是擊在石頭上了。

他先前的出拳也是只用半力，現在才是用足氣力，於是約翰牛更痛得彎下了腰。司馬洛的膝蓋向上一頂，頂中了他的下頷，約翰牛便仰跌在地。

衆人又歡呼起來，看似司馬洛要反敗爲勝了。

「起來呀，孩子！」司馬洛威武地叫。這又引起一陣歡呼。

約翰牛吃力地在地上爬動着，企圖爬起身來，人們都在向他喝倒采。

然而約翰牛却也是兵不厭詐的，他的體力已經恢復了，却還是賴在地上不起來，等到爬近了司馬洛的時候，才忽然發力，腿子一下橫掃，掃中了司馬洛的脚，司馬洛便整個人飛了起來，重重地在地上一跌。

約翰牛立即撲過去把他壓住，左拳向他的臉上擊下去，由於他的左邊護腕藏有毒針，非同小可，司馬洛連忙用雙手執住他的左拳，這樣，約翰牛的右拳就可以自由地向司馬洛的身上亂擊。

人們又靜下來了，因爲形勢逆轉。

司馬洛運出了最後一點氣力，腿子猛的一縮起來，在約翰牛的背上撞了一下，這使約翰牛的身子一痲，司馬洛才能一聳肚子，同時拖動約翰牛的左拳，而使他那沉重的身子飛開了。

兩個人分開了，又各自爬起身。

約翰牛顯然體力雄壯，很能挨，所以靈活，而司馬洛的動作則是呆滯了，約翰牛一拳擊中他的面頰，司馬洛踉蹌地跌後，約翰牛追上去再加一拳，司馬洛又跌倒了。

看來司馬洛是要敗下陣來了，不過起碼如此，約翰牛就不會認爲需要使用他的毒針了。

約翰牛一拳又一拳地打過去，最後，司馬洛就倒在地上不動了，約翰牛一跳過去，獰笑着提起脚，要向司馬洛的肚子踏下去，司馬洛已完全不會抵抗。

但是這時，槍聲一響，約翰牛就停住了。

那是戈拔放的槍，是一個警告。

「好了！」戈拔說：「夠了，勝負已

分，用不着再打下去了！」

約翰牛呼出一口氣，停了下來，他巳經贏了，雖然仍嫌打得不夠，但他總算是贏了。

戈拔在司馬洛的身邊蹲下來，檢驗一下，而珍美則正在衝過來。戈拔站起來，截住她而把她抱住，才說道：「他巳經死了！」

這使人們大爲驚愕，連約翰牛也愕住了。

珍美大哭起來，李敏也趕到，而把她抱住。

「你殺了他！」戈拔對約翰牛說：「我對你講過，不要死人的！」

「這……這是意外，」約翰牛吶吶着說：「你看着的，他也可能就這樣把我打死的！」

「但是我也說過，」戈拔冷酷地說：「你們不准用武器的，你却用武器。」

「什麼武器？」約翰牛說：「我沒有武器！」

「你左手的護腕，」戈拔說：「你脫下來給我檢驗一下！」

「不，不！」約翰牛臉也青了，他的護腕中的確有古怪，雖然他自己知道他是並沒有加以使用，但是假如給搜出來，那就百辭莫辯了。

「這是一個命令！」酋長也說：「假如你沒有什麼古怪，那你爲什麼拒絕？」

約翰牛馬上轉身就逃。

約翰牛這樣一逃走，就更加顯出他是心虛的了。

戈拔在後面喝叫道：「停下來！不要走！」

約翰牛逃走巳經是一個錯誤，而他犯的另一個大錯誤則是逃到空地邊緣的時候，一手從其中一個土人的手上奪過來了一把槍。

酋長的另一個兒子拉沙焦急地大聲叫起來：「不要！」

因爲這是更加愚笨的行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手上拿到槍是沒有用處的。

戈拔到底是酋長的兒子，假如把戈拔打死了的話，事情就更大了，因此說是闖下瀰天大禍。

而且，戈拔又是這裏的神槍手。

「停下來！」戈拔大聲叫道：「不要動！」

約翰牛還是拿着槍轉過來。

戈拔手中的槍「砰」地再響了，約翰牛的額上出現了一個子彈洞，龐大的身軀向後跌倒，手中的槍亦丟下。

額上中了槍，他當然馬上死去了。

一時，每一個人都呆住了，約翰牛的那幾個同伴亦是不知所措。只有珍美則是對約翰牛完全不感興趣，亦沒有注意到他遭遇了什麼，她只是擁着司馬洛的屍體大哭。

李敏則在旁邊黯然扶着他。

戈拔嚴肅地向約翰牛的屍體走過去，對約翰牛那幾個手下揮一揮手中的槍，命令道：「你們！把他手腕上的東西快解下來！」

那幾個人只好從命，而他們也不是魔術家，不會掩眼法，那隻護腕解下來了之後，他們大家都可以看到裏面果然有一個機關，是可以彈出一根鋼針的。

「現在你們都看見了，」戈拔說：「他用暗器殺人，而且他給我看穿了之後還企圖殺我！」

約翰牛巳經死去了，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他不能夠爲自己辯護說他雖然是有這暗器，却並沒有使用，而且事實上他就是活着辯護，亦是不會有人相信的，所以他才非要逃走不可。

這時羣情洶湧，土人們對約翰牛這卑鄙行爲都大爲反感，自然遷怒於他那幾個手下的身上，那幾個人大爲恐懼，要找唯一可以救他們的人拉沙，但是拉沙却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但是酋長舉起手來，把羣衆鎭壓住，他宣佈道：「一人做事一人當！現在兇手巳經死了，也就算了！這幾個人的行爲雖然也是鄙劣的，但是他們並沒有犯罪，我們不應該過份！」他轉向那幾個人：「你們！把這個人的屍體帶走，我不想沾汚這個地方！」

那幾個人如獲大赦，連忙把約翰牛的屍體抬上車，開走了。

酋長回到司馬洛的身體，嚴肅地蹲下來，摸摸司馬洛的額，說：「這是一個英雄，也是一位君子，很可惜他死於陰險的詭計，但是，他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歸宿，我會把他葬在靈屍塔內，他的靈魂會升上天堂！」

「不！」珍美哭叫起來。

酋長同情地看着她：「他的靈魂巳經離開了，你即使抱着他的肉體也是沒有用的，不過，他是你所愛的人，他的屍體可以在你的屋子裏過一夜，明天我們才擧行葬禮！」

於是，司馬洛的屍體就給移到了珍美的屋中！

珍美一直都在哭，李敏黯然地坐在旁邊。

「爲什麼我的命運是這樣的？」珍美說：「每一次我得到，總是很快失去！」

「你別傷心吧，」李敏說：「他反正也是離開你的，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種會結婚的男人！」

「我不是這個意思。」珍美說：「假如他活着，我們高高興興地分手，那不要緊，我們有過了一段歡樂的時光，但是他死去了，死得太無辜了！」

「忍耐一下吧，」李敏說：「事情終會好轉的！」

「還會怎樣好轉？」珍美說：「難道死去了的人還會活過來嗎？」

李敏也不能回答，她想不出她可以講什麼。

× × ×

另一方面，那幾個人也把約翰牛的屍體運回施米夫那裏，向施米夫報告了經過的情形，他們也不能夠憤怒起來，因爲這情形的確是約翰牛不對，他們都不知道約翰牛那護腕之中原來是藏有暗器的。

而施米夫的反應，亦是令他們感到意外。

施米夫雖然亦是表示憤怒，他却是對他自己手下的人生氣。他說：「你們巳經殺過一個人了，又再殺了一個，還是用卑鄙的手段，這巳經使我很沒面子了，還要

給人捉到，那我怎樣下台？」

「那約翰牛的死就這樣算數了嗎？」其中一人問。

「不是就這樣算數。」施米夫說：「我還得親身去向酋長道歉！」

「去向他道歉？」那人大爲不滿。

「你也知道我是維護你們的。」施米夫說：「我爲你們安排了康樂的設備，給你們良好的待遇，上次妳們打架弄死了一個人，我也詐作不知道，不聞不問了，但是，放縱是也有一個限制的，我不能不講公道。約翰牛死了，他是先殺了一個人，然後自己才被殺，一命抵一命，但這仍然是不公道的，因爲他用卑鄙的手段。因此我必須去道歉，不然你們以後要到村子去也難了，而且，難道要我把這個戈拔殺掉嗎？他是酋長的兒子，假如我這樣做，其他的土人部落都會知道，他們會有怎樣的反應，你們大概亦猜得到的，那時，我們每一個人在這裏活動都隨時有生命危險了，我這也是爲你們着想！」

施米夫這樣說法，表面上是義正辭嚴，那些人不能不服，因此他們也不敢抗議了。

「好了，」施米夫說：「你們準備把約翰牛埋葬吧！白朗，準備氣墊船，我要到村中去！」

管家白朗去通知氣墊船的司機，而施米夫則到裏面去換衣服，當他換過了衣服出來的時候，却看見廳中坐着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他的總工程師賓納。

「怎麼，賓納，」施米夫說：「我還以爲你是巳經睡了呢。」

「我今天晚上少喝了酒，」賓納說：「睡不着！雖然我也希望老是睡着！」他還是打着酒呃，顯然也喝了不少。「剛才你的話我聽到，講得眞好，聽起眞的像是個正人君子呢！」

「你還是去睡吧，賓納！」施米夫嚴肅地說。

「你講得眞像個正人君子，」賓納醉態可掬地說：「可惜你却不是正人君子，人又死去了兩個了，你還想要再死多少人呢？」

「你醉了，也講話太多了，」施米夫說：「去睡吧！」他揮一揮手：「帶他去睡！」

施米夫似乎是吩咐一個人做這件事，他顯然不是吩咐管家白朗，由於白朗不在屋中，但他吩咐的不是一個隱形人，而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人，這個人就是鬼眼，鬼眼不知從何處閃了出來，把賓納扶進去。

施米夫吸着雪茄，在那裏踱來踱去，顯得很不耐煩，亦很憤怒，後來，鬼眼又出現了，報告道：「他巳經睡了，我替他打了一針！」

「很好，」施米夫說：「他太愛說話了，還是睡着好些！」

「爲什麼不讓他長眠不醒呢？」鬼眼問。

「我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施米夫說：「他是一位傑出的工程師，他的工作是沒有人能代替的！」

「假如他拒絕再替你工作呢？」鬼眼問。

「他不會拒絕的，」施米夫說：「他不是一直在爲我工作嗎？」

「約翰牛死了，」鬼眼說：「約翰牛是我的朋友！」

「約翰牛這一次做得很笨，」施米夫說：「不過，他的死，對我們却是有好處的，因爲他使司馬洛也死得順利，這是一個互相利用的世界，總之，我會讓約翰牛的家人得到足夠的好處！」

「約翰牛沒有家人。」鬼眼說。

施米夫狡猾地微笑：「旣然如此，好處就由他的好朋友承受了，這好朋友就是你！」

鬼眼也微笑了，說：「謝謝，不過，事情在這邊雖然順利，別一邊却是節外生枝。這個林鈴，他正在城市裏調查。她似乎認爲江思靜的老頭子那朋友的死是可疑的！」

「她是在做着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施米夫說：「你以爲她有沒有可能在調查之中遭遇意外而死呢？」

「這是有可能的，」鬼眼說：「可以安排！」

「那好極了，」施米夫說：「你好好地安排，當然，你安排得好的話，你是又會多一些好處的！」

「多謝！」鬼眼又說。

施米夫揮揮手，鬼眼便又像鬼影似的閃走了。

施米夫的氣墊船很快就把他帶到了村子去。

拉沙是帮他的，拉沙引他去見酋長。

酋長向來不歡迎施米夫，現在更加不例外了。他說：「本來我是不再歡迎你到村子裏來的，但是你是拉沙的客人，而拉沙是我的兒子，我們向來也不能夠對客人無禮，你究竟有什麼事情，你爽快點說出來吧。」

「我是來道歉的！」施米夫說。

「你似乎巳經來得遲一點了，」酋長說：「當你最初來，鼓勵拉沙攪這些玩意的時候，我巳經講過，這是會惹出禍來的，現在，第三個人死了，可以說是因你而死的！」

「也許我是應該早聽你講的，」施米夫說：「還是你的看法有遠見，不過，正如你所講的，現在後悔是巳經太遲了，不過，我來的原因，就是爲了不想仇怨再繼續下去，我的手下約翰牛是你的兒子戈拔殺的，我的手下對這個很不滿意！」

「假如你是想來尋仇，」酋長說：「讓我告訴你，戈拔是個神槍手，也是一流的戰士，而且他在這一帶有很多朋友，你也許有現代化的武器和經過訓練的殺手，但這裏不是城市而是森林，而且還是我們熟悉的家鄉！」

「我不是這個意思，」施米夫說：「我就是要告訴你，我巳經責訓過我的人，約翰牛使用卑鄙的手段，他是應該得到的懲罰的，因此，這件事，應該算是完結了吧。」

「這是一個很明白道理的人所講的話，」酋長說：「但却似乎不像是你會講的話！」

施米夫聳聳肩：「你似乎還是不了解我，其實我一直是好意的！」

「也許，」拉沙說：「施米夫先生的

意思是，他希望他手下的人以後還可以來！」他還是顧着他自己的生意。

「你閉上嘴巴！」酋長嚴肅地喝道，跟着又對施米夫說：「我們是不拒絕客人的，但是假如他們還是行爲如此不檢點，那他們的生命隨時都會有危險！」

「我已經教訓過他們了，」施米夫說：「而我相信他們也明白利害了，不過，我最開心的還是，你們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損失，讓我負責賠償？」

「沒有人能夠令死去的人活過來，」酋長說：「不過，假如你眞是有誠意道歉，你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向珍美道歉一聲。」

「很好，」施米夫說：「這也正是我打算做的事情！」

他到珍美的屋子去，但是珍美對他並不歡迎。

她一看見他就說：「你走吧！」

「我明白妳的感受，」施米夫說：「我希望我能夠補償，當然我是不能夠令一個死去了的人復活，但是假如你有什麼其他方面的需要——錢是不成問題的。」

「你的錢不是可以買到一切的，」李敏也在旁邊說：「你還是走吧！」

「起碼也讓我見司馬洛先生最後一面可以嗎？」施米夫說：「他本來是我想邀請的一位貴賓，可惜現在沒有機會了！」

這個她們却不能拒絕。

施米夫進入屋裏，對司馬洛的屍體一鞠躬，輕輕捏捏他的手：「再見，還沒有結交的朋友，雖然我不能爲你幹什麼；但還值得安慰的就是你比約翰牛幸福得多，你會給葬進靈屍塔內，而你的靈魂會升上天堂。」

然後，施米夫離開了。

珍美又哭起來，李敏在旁邊安慰地擁着她。李敏眞希望林鈴在這裏，因爲林鈴是一定比她更善於應付這種場面的。

× × ×

但林鈴却是在很遠的地方，在城市之中。

這一個黑暗而又下着毛毛雨的晚上；她正在獨自一人走在一條黑暗的街上。

忽然，一部車子轉過了街口，車頭燈把她照亮了，馬達聲怒吼，向她直撞過來了。

林鈴吃了一驚。看來勢，毫無疑問，這部車子是來意不善的，很明顯乃是要撞她，而最可怕的就是這條街很長，街上却並沒有一個門口可以讓避進去的。

她連忙向街的左面一跳，貼身在牆壁上。

那部車子跑上了行人路，車身幾乎是擦着牆壁而駛過來。看來司機的駕駛術很精，她貼身牆壁亦是難免要給撞着。

假如林鈴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她恐怕要難逃大限了，但是林鈴就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面對如此危險的情況，她仍然能夠保持鎭靜。

雖然她在外表上却是顯得殊不鎭靜的樣子。

她緊緊地挨在那牆壁上，就像毫無辦法，以至連逃避的企圖也放棄了似的。

其實則完全不是這樣。

當那人得意洋洋地向她直撞過來，以爲必然撞中，差一點就到達的時候，林鈴就猛的一推牆壁，於是整個人就彈離了牆壁，橫過車頭前面，到達了街心，跑到街的對面。

於是車於就撞了一個空，而車身巨大，在轉動方面遠不如一個人那麼靈活，而不能作九十度角的轉彎而向林鈴繼續追去，於是林鈴便得以脫身。

那個人憤怒地一扭駄盤，車子又離開行人路而回到路面上，並且掉頭，又再向林鈴追來。

此時的林鈴是正在回頭向街的另一頭奔跑。

「哼！」那開車的兇徒咬牙切齒，喃喃着說道：「看你有多少精力，能逃得多遠！」

而他這樣誇口，倒也是有他的道理。這條街那樣長，而街燈偏偏是裝在牆壁上，屋子的旁邊的，行人路邊竟沒有一支街燈柱可以讓林鈴逃到後面去藏身躲避車子的撞擊，林鈴雖然身手矯捷，氣力亦是有用完的時候的。

車子又追近了林鈴，林鈴又是照先前的辦法，挨緊在牆壁上，然後在最後一刻猛的一推牆壁，向路中心彈出去。

那人雖然明知道她是打算如此做，却也是無計可施。

林鈴又避過了，再回頭向另一個方向奔跑，而那人又把車子兜轉回來追她。

林鈴又第三次使用同樣的伎倆，當車子到達的時候，又一彈彈出了路中心去。

車中人這一次不耐煩與她玩遊戲了。開車撞她，是要使她的死看上去是意外死亡，既然這樣不成功，他便要退而思其次了，於是車子忽然煞住，那人拔出手槍來，伸出車窗外。

槍一出來，林鈴那機靈的眼睛就已經看見了。她本來是打算奔向對街的，此時馬上就轉而奔向車子的後面，一躲到車子後，這使那個人無法向她放槍了。

那人連忙再開動車子，倒退着又向林鈴撞過來。

這時距離較近，車子還沒有衝得很勁，就已經到達，於是，這效果就變成不是撞着林鈴；而是給了林鈴一個機會，一跳跳上了車頂上。

這使駕車的人大吃一驚，他對林鈴這個人的本領亦是心裏有數的，知道不能夠把她當一個普通女人對付的，假如他下車向她開槍，那是未必可以趕得及的，林鈴人在車頂，居高臨下，很可能會先把他擊倒，他雖然相信林鈴的身上並沒有槍（否則早就已拿出來抵抗了），却不敢肯定她並沒有帶着其他的武器。

於是他迅速轉檔，再改爲把車子向前駛，這一次則是把林鈴帶走了，林鈴也幾乎給拋離了車頂，只好連忙緊伏在那裏，手掌盡可能按住那尖滑的車頂。

那人把車子開得很快，在車頂上的林鈴沒有機會跳離，也沒有機會對他採取什麼行動，車子很快就駛完了那條街，急轉了一個彎，林鈴很困難才留在車頂，而沒有被那急轉的衝力抛了下來。

跟着，車子就是到了另一條橫街，而直向橫街的盡頭衝去。

林鈴馬上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這是一條沒有去路的街，盡頭處是一度相當高的磚牆擋着，而這個人就開着車子向這磚牆直撞過去。

他當然並不是打算與林鈴同歸於盡。林鈴亦巳猜到了他的計劃，亦巳經作好了準備了。

果然，那人在差一點撞着牆壁時猛的把車子煞住，假如林鈴沒有提防，就會滑離車頂，而撞到這牆壁上了。

但是林鈴早有準備，就在此時一跳跳了起來，身子順着去勢，斜斜地向上飛起，飛過了牆頂，而到達了牆頂上，那上面却是一座平台，她就安然無恙地落在平台上。

那人伸出頭來看看，看見林鈴也正在平台上伸出頭來看他，那人咒罵一聲，放了一槍，林鈴的頭就匆匆縮回了。

那人連忙下車，這一次他是很怕林鈴會逃掉了，他連忙沿着那牆壁上嵌着用以代替梯子的鐵圈爬上去，而追上牆頂，他的手槍一面戒備着，他一到達牆頂，就有一個黑影迎面撲來，他連忙放槍，却沒有用，那黑影乃是一隻木箱，中了彈仍是飛過來，撞在他的胸部和臉上。

這人給撞了一下，木箱是相當重的，而他只有一隻手可用，抓不牢那牆壁，便整個人飛開了，向下直跌。

這木箱是林鈴在那平台上面找到的。她發覺那平台上別無去路，假如這個帶着槍的人追到上來，對她是很危險的，因此她便只有用這個辦法。

她聽見那人跌到下面，發出「隆」的一聲響。

她走到平台的邊緣，向下面望，看見這個人就跌在他自己的車子的頂上，在那裏攤成一個大字形，一動也不動，手中的槍亦不知何處去了。

林鈴匆匆再爬回牆脚下面，檢驗一下這個人，發覺這個人經巳死去了。他是跌斷了頸骨而死的，假如不是剛好跌斷了頸骨，從這個高度跌下去，他未必會死亡，

死了的人，是不能招供的。林鈴嘆了一口氣，她很可惜這個人死了，亦可惜自己殺了一個人，她向來是不喜歡殺人的。

她在那人的身上搜索了一下，很奇怪，發生了這些事情，居然完全沒有人發現，這個地方並沒有人走過，亦沒有人因爲聽見槍聲而伸頭出來瞧望。不過，這是一個僻靜的地區，而現在時間亦是巳經很晚了。

林鈴在那人身上找到了一些她認爲相當有價值的文件，而且她亦知道，這個人也正是她要找的人，她就是爲了找不到這個人亦在這街上行走，想不到這人自己出現，這個人巳經死掉，她要問她的話是問不到了，不過這個人身上却也另有一些綫索，可以讓林鈴找到另一個的身上去的。

林鈴匆匆離開了。

她希望她能夠這把個人的屍體藏起來，以免這個人的朋友知道消息而有所戒備或逃走了，可惜在這個地方，她却是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的。

這個人就是與江思靜的亡父那個死去的朋友有關的，這個人回來之後，就一直與那位朋友一起花天酒地，過了一段豪華的日子，後來那位朋友有一次醉倒，不省人事，這人找來了一個醫生診治過之後，就證實他是巳經死去了。

然而這却是一位神秘的醫生，死亡證是他簽發的，林鈴取到記錄之後找一找，却發覺根本沒有這醫生存在，而此外，司馬洛跟莫先生那邊接觸過了之後，亦查出了施米夫的資料。

原來施米夫是一個國際的大騙子，組織一間虛有其表的投資公司，騙了一批投資人的鉅額資金之後就逃掉了，許多國家都想找他，然而他改名換姓之後逃到了南美洲却是安全的，因爲他在南美洲並未犯案，那裏是不能用法律碰他的。

施米夫似乎就是用騙來的錢投資在探油事業上，而他的探油事業就可能不是騙局。也許他是要博一下，賭博成功了之後，財源就會滾滾而來。

不過，這却是一個可怕的人，因爲他僱有殺手，以往對他的行騙計劃不利的人巳死過許多個，雖然不能夠證明這些事情是他做的，但是看情形是沒有疑問了。

奇怪的就是爲什麼有人要殺死與江思靜的亡父一起到靈屍塔來的這位朋友，這位朋友曾拿過施米夫的錢，顯然他與施米夫是合作一些陰謀的，而跟着這位朋友又給謀殺了，那麼看來是施米夫派人殺他滅口的。

爲什麼要殺他滅口呢？難道是江思靜的父親之死，也是有內幕在其中的嗎？

這使林鈴更加要追查下去了。

× × ×

第二天早上，施米夫起床吃過早餐，鬼眼又出現了，他說道：「我從無綫電上得到消息，這個林鈴找到了我們的朋友李章。」

「唔，」施米夫說：「李章把她殺掉了？」

「她把李章殺掉了！」鬼眼說。

「這眞有趣，」施米夫說：「她找到了李章，李章也許會告訴她一些我們不想透露的秘密。」

「我看沒有機會，」鬼眼說：「是李章想殺她不成功而被她殺掉了的，沒有談話的機會。」

「我早巳經講過，」施米夫說：「做人應該要够心狠手辣，李章巳經沒有用了，就應該殺掉！」

「李章是我的朋友，」鬼眼說：「我們不能把朋友都殺掉的，起碼，也應該留下一些可用的呀！」

「現在還不是給林鈴殺掉了嗎？」施米夫說：「你安排的事情，似乎越來越差了！」

「那是因爲我自己不在場！」鬼眼說道。

施米夫並不滿意鬼眼這個講法。他說：「有許多事情，我也是自己不在場而安排的，我却是安排得很好！」

「你的本領高強，」鬼眼說：「所以我才會爲你工作呀！這件事情，我看還是我親身出馬嘛，讓我回到城市去對付她！」

「不必了，」施米夫搖搖頭：「反正，雖然這個林鈴可能查到一些我們不願意她知道的秘密，也祇是一些罷了，不會太多的。暫時不要管她！」

「那我們要怎麼辦呢？」鬼眼問道：

「等?」

「大致上是等,」施米夫說:「不過,我們也是需要盡可能做一些事情,唔,讓我想一想。這個江思靜,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正在城裏等消息,」鬼眼說:「似乎你的警告是有點效力的,你說假如他逗留下來,他就會有危險,他就祇好離開了。但是他却留下這個司馬洛和李敏在暗中進行他的事情。」

「我想他回來。」施米夫說。

「什麼?」鬼眼問。

「我想他回來,」施米夫說,「現在,我又覺得還是讓他回來好一些了。」

「我們又邀請他回來嗎?」鬼眼問。

「不是,」施米夫說:「直接邀請他回來不是一個好主意,這樣,我們是需要負責若干責任的,我是在想,司馬洛的死亡,江思靜知道嗎?」

「我看他是不知道的。」鬼眼說。

「奇怪。」施米夫說:「李敏她們沒有通知他嗎?」

「看來是沒有了。」鬼眼說。

「一位朋友死了,」施米夫說:「而竟然不加通知,這似乎是一件不大合理的事情。」

「也許她們是不想讓江思靜知道這件事。」鬼眼說。

「他們不通知江思靜,」施米夫說:「我們通知好了,你想一個辦法通知他好了。」

「唔——」鬼眼想一想,說道:「我在想,我是可以拍一封電報給他的,用李敏的名字就行了,不過,江思靜回來,那不是會破壞他們的計劃了嗎?」

「江思靜回來是有利於我的計劃,」施米夫說:「但是不會破壞他們的計劃,江思靜會成爲我手上的一張皇牌——」

這時,鬼眼忽然跳起身,跑到窗前,望一望,皺着眉頭說:「賓納,他又起來了!」

「這個時間,他也應該起來了,」施米夫不慌不忙地說。

「他還是半醉,」鬼眼說:「他現在可能是正在亂講話!」

施米夫也走到窗前望出去,果然看見他那個總工程師賓納正坐在一架機器上,抱着頭,不知道在講一些什麼,而有幾個工人圍着他,憑他們臉上的表情,賓納所講的話,似乎是令他們心中很不舒服的。

「媽的!」施米夫吼道:「他在講什麼?」

「我看這個人還是一直睡覺的好!」鬼眼說。

施米夫馬上跑到廳子的一角,打開了一副無綫電器,對身上的一個米高峯講話。他所講的話,是通過揚聲器而傳到外面的,他對米高峯講話的時候聲音已經很響了,現在傳出更加響亮。

他叫道:「你們在那裏幹什麼?我是請你們回來工作的,你們去工作。」

那些人老不願意地散開了。

施米夫開了米高峯,對鬼眼說:「你還是把賓納弄回來吧!警告他不要亂講話!」跟着又叫道:「白朗!」

那個管家白朗出現了,施米夫說:「我給你一件工作,你去打聽一下,賓納究竟對他們講了些什麼。」

「但,」白朗說:「這不是管家的工作。」

「老天!」施米夫吼道:「這裏是南美洲,不是你的家鄉!」隨即又軟下來:「白朗,當是帮我一個忙好嗎!」

「好吧,」白朗說:「我盡我的能力吧!」

白朗退回去了,鬼眼沒好氣地冷笑:「管家!」

× × ×

下午,在村子裏,司馬洛的屍體已經給從珍美的屋子移去了,作下葬前的準備。珍美還是難捨難離地逗留在附近,而李敏也是不能不緊跟着他。

司馬洛的屍體首先是給洗得乾乾凈凈,然後給用一種罕有的,透發着一股特殊香氣的樹葉包紮起來。

據說這種樹葉亦是有防腐性的,也是有着防腐的作用。

李敏和珍美黯然地看着這準備下葬的過程。

珍美的眼睛早巳哭到紅腫了,現在也還是亦在不停地流着淚。

李敏在旁邊低聲問她有關這葬禮的準備過程。珍美在這樣的時份,當然是不會有心情做這種近似導遊的工作了,不過對李敏倒又是不同的,因爲李敏祇是爲了關心司馬洛而問罷了,未必是爲了好奇的。

後來李敏又問道:「他們用的這些含有藥物成份的液體,對皮膚會不會造成傷害的呢?」

「這是保護屍體不腐爛的,」珍美說:「這些事情,我不是對司馬洛都講清楚了嗎?」

「司馬洛却並沒有對我講過,」李敏說:「而且到今爲止,我也是一直都沒有興趣問這個的。」

「這些藥液,」珍美說:「當然是不會傷害皮膚了!」

「我是說,」李敏說:「假如塗在一個活人的身上,又會不會傷害皮膚呢?你知道,活人與死人不同的,死去了的動物,浸在特殊的藥液之中就不會腐壞,但是假如是活着的動物,浸在同樣的藥液之中,效果却是不大好的,說不定皮膚會受到傷害。」

「這個司馬洛也是問過我了,」珍美說:「照我所知是不會的,我也有一點科學常識,我知道這種藥液的藥性是比較溫和的,其中的成份祇是保護和潤澤的作用,而並不是有什麼腐蝕的作用。」

「哦,原來是這樣!」李敏似乎放心地舒了一口氣。

「這有什麼關係呢?」珍美說:「反正人巳經死了,又不會有什麼感覺的!」

「誰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感覺呢?」李敏說道:「我和你都沒有死亡的經驗,也從來沒有人能向一個巳經死去的人問過。也許人死了,肉體上還是仍存在着些感覺的,假如使他在肉體上受痛苦,那就不好了!」

「這倒是眞的,」珍美說:「我倒沒有想到過這一點,不過,你放心好了,他是不會受到這種痛苦的!」

李敏點點頭,又撫慰地扶着珍美的腰,因爲珍美又哭起來了。

「珍美,」她安慰地道:「你得提起勇氣,活下去呀,司馬洛假如知道妳這樣,他也是不會開心的!」

「我也知道的,」珍美說:「不過就是忍不住!」

「我們還是回到屋子裏去休息一下吧。」李敏說。

她實在很疲倦。珍美有時哭過了之後亦會睡着,她却是完全不敢睡,害怕珍美會做出一些儍事來,一直都是在醒着照顧珍美。

「不!」珍美搖着頭,「我要陪着他一起,直到最後一刻。」

李敏也祇好陪着她了。珍美又不是講得沒有道理,她能夠對着司馬洛的時間巳經差不多了,難道這最後的時間也放棄?

酋長一直嚴肅地監督着進行這些後事,由於司馬洛是一個他所尊敬的人。

酋長的次子戈拔有時也會來安慰兩句,大兒子拉沙則不知躲到哪裏去了,大概他亦知道,他還是不要出現爲妙,因爲他與李敏巳經鬧出過不愉快事件,李敏是不會高興見到他的,而珍美也是從來都對她沒有好感。

後來,到了近黃昏的時份,屍體巳經準備好了,儀式快要舉行,頭上却傳來一陣響亮的引擎聲,一架直升飛機飛來,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降落。

戈拔向她們報告:「你的朋友江思靜來了!」

「他來這裏幹什麼?」李敏詫異地說道。

「爲什麼他不應該來呢?」珍美說。

李敏回答不出來。而江思靜好像一個狂人似的衝過來了,李敏連忙跑出來迎着他。

「我一接到你的電報就趕來!」江思靜喘着氣說。

「什麼電報?」李敏問。

「司馬洛死了,不是嗎?」江思靜問道。

「是的。」李敏冷冷地說。

「妳爲什麼這樣遲才通知我?」江思靜叫道。

「你別那麼大聲好不好?」李敏扯着他的衣袖。「我根本沒有拍電報給你!」

不過,隨着江思靜而來的珍美則還是聽到了這話。她說:「爲什麼妳不通知他呢?」

「對呀!」江思靜叫道:「作爲老朋友,妳也忍心不讓我見他最後一面。」

「我不是這個意思!」李敏也顯得相當狼狽的。「我祇是担心你會鬧事。」

「讓我見見他!」江思靜說。

「跟我來!」李敏還是緊執着他的手臂帶着他,一面低聲在他的身邊說:「不要亂講話,記着!我們本來的計劃,還是不能夠透露出來的,否則的話,我們就是想逗留在這裏也不容易了。」

她也不能肯定江思靜在激動之中究竟有沒有聽到。

他們到了酋長那裏,江思靜站在屍體的面前,雖然是一個男人,在這個時間,他也流下眼淚來了,他向司馬洛致敬,然後問李敏:「究竟發生了什麼?」

「還是讓珍美告訴你吧!」李敏黯然地道。

她並不是不想說,她是想讓珍美有機會做一些事情,這樣對珍美的心情可能會有改善的作用。

珍美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

江思靜更加激動,揮着拳頭:「我要把他殺掉!」

「我巳經把約翰牛殺掉了,」戈拔說:「他不能葬在靈屍塔內,他的靈魂會降下地獄裏受苦。」

「我是說施米夫,」江思靜說:「這一切,其實都是施米夫的責任,事情是他引起的。」

「你不要亂來!」戈拔也在旁邊警告他。

「怎麼?」江思靜瞪着他:「難道你也維護施米夫嗎?」

「我祇是勸你不要亂來罷了!」戈拔說。

「我殺他是不會騷擾到你的,」江思靜說:「他不是住在這個地方,他那裏也不是屬於你們的!」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戈拔說:「我是說,你有能力殺死施米夫嗎?他的身邊有許多人保護着他,而約翰牛祇是其中之一罷了!」

「我出得起錢!而且——」江思靜沒有說下去。他想說,他還有林鈴和李敏,這件事情,這兩位女俠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不能夠講出來,他總算沒有忘記,現在是不大方便亂講話的。

「還是別浪費你的錢了,」戈拔說:「你把施米夫留給我好了,這是我的問題,我可以對你保證,我是一定不會放過他的,這祇是時間問題。」

李敏扯着他的衣袖:「這是以後的事情,目前葬禮要舉行了,你還是在這裏吵?不能讓死者得到最後一刻的寧靜嗎?」

江思靜祇好強忍着不做聲。

「來,」李敏說:「讓我跟你出去散步一下,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讓你的頭腦能夠清醒一點!」

她領着江思靜出去了,在靈屍塔邊緣的空地上漫步着。李敏說:「情形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糟!你的事情,我們是還可以替你辦妥的!」

「我——我也不知道是那一件事情比較重要,」江思靜嘆息着:「老天!我害死了一位朋友,即使事情成功了,還值得嗎?」

「人應該爲還活着的人設想,」李敏說:「應該做的事,還是要做的!」

「剩下妳一個人在這裏,還可以做到?」江思靜問。

「我巳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計劃!」李敏說。

「我不知道——」江思靜搖着頭:「假如萬一你也有了什麼不測……」

「我不會的!」李敏說:「告訴你,你參加了葬禮之後就離開這裏,不要逗留下來。施米夫警告過你不要回來的,你回來就是給他一個藉口,你回來參加葬禮是有理由的,但是逗留得太久就不好了!」

(未完・三)

十君子傳奇故事

武廳試絕技　拐三爺稱臣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嘯天、仇如海護送艾曉梅回金陵，走至三更半夜，突見前面有燈火，忙走前看，原來是紅柳莊，三人一同進莊，莊主柳逸風已擺下豐富酒菜請他們吃喝，不久「萬里金鷹」傳來小柬，原來是艾曉梅的父親即將來到，並要會見雷嘯天、仇如海，他們只好在莊中暫住……半夜醒來，仇如海突遭神秘人的襲擊，好在仇如海已練到「萬應心意」神功，全身佈滿「玄門罡氣」，神秘人施展「蟠龍谷」的「萬蜂蜎集」毒針，却不能傷仇如海毫髮，忙即逃去……艾曉梅告訴雷、仇兩人，她的父親艾震宇，正是「天下武林」店的店東，兩人聽了驚奇不已……

晚風吹得浮雲散！

柳絲搖擺使人亂！

塘邊，道旁，曉梅迎接着她那慈祥的父親。

老人身量夠高，白髮銀髯，紅紅的一張臉，一身古銅顏色的長衫，如道學宿儒，一絲沒有武林人的氣息。

老人是乘馬而來，身後隨侍着三十二名銀衣人物，年紀俱在五旬上下，一色的黑馬，馬黑衣白，襯托顯明！

柳逸風率衆相迎，恭敬無比，老人只對他笑笑，却緊握着愛女的手，父女相偎，緩步而行。

因之那隨侍的人，和柳逸風等，也在身後相陪，一行人除偶然聽到老人父女談笑外，不聞其他響動。

曉梅姑娘偶一回顧身後，皺眉對老人道：「爹，叫他們先走嘛！」

老人一笑，以右手輕揮，道：「你們都先走吧。」

隨侍之人恭應一聲，柳逸風也頷首說是，招呼餘衆，先一步向「紅柳莊」中趕去，老人却適時又道：「逸風，我有句話說。」

柳逸風聞言止步，道：「老人家請吩咐。」

老人道：「令郎對梅兒無禮之事，不要掛在心上，小孩子不知厲害，說過就算，其實我倒很喜歡令郎那種倔强勁！」

老人非但貌相仁慈，言語也非常溫和，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這溫和的話聲，竟使柳逸風全身發抖！

柳逸風忍着畏懼、悲傷，道：「屬下早該將他以門規處治，只因……」

老人搖頭道：「我說過，這件事不必提了，何况當時梅兒說話太沒有分寸，好在令郎有你管敎，梅兒有盟兄指導，很夠了！」

柳逸風臉色大變，垂首久久，不敢開口。

老人似有通天徹地之能，幾句話，說出當時事情發生的經過，包括仇如海令曉梅向他道歉的一切！

老人道：「沒事啦，讓我和梅兒單獨談談！」

柳逸風答應一聲，道：「屬下回去，就按門規處治蠢……」

老人長長的壽眉霍地揚飛而起，道：「你還沒聽懂我的話，我是眞心說，這事不提了！」

柳逸風如釋重負，謝道：「謝老人家的恩德，屬下告退！」

他去了，回轉了「紅柳莊」，心中却有種莫名其妙的惆悵，若非親耳聽到，他眞不能相信老人今日這般仁慈！

慢踱着方步的老人，牽着愛女的手，笑道：「妳那兩位盟兄可好？」

曉梅把嘴一噘道：「好，就是差一點要不理我了！」

老人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曉梅道：「爹，女兒先問你幾件事可成？」

老人一笑道：「女兒有事來問爹爹，是理所應當，怎麼不成？」

曉梅嬌笑着，道：「爹最疼我。」

老人哈哈一笑道：「不一定，爹也許更疼妳哥哥。」

曉梅道：「疼哥哥也應該嘛，哥哥就是那個冷冰冰的樣子讓人討厭，爹幹嘛不勸他改一改有多好。」

老人微微一笑，道：「江山易改，秉性難移！」

曉梅道：「這次好端端地，又把我往酒樓上一扔不管了！」

老人神色一正，道：「嗯，這次我要好好的管管他了，哼！」

曉梅見老父似是生了氣，却又道：「其實我該謝他，要不是他扔下我就走，我

也不會結識那麼好的兩位盟哥，爹，這次算了吧。」

老人被引得笑了，又說道：「妳兩位盟兄都那麼好呢，還是姓仇的那個特別好呀？」

曉梅嬌嗔道：「人家不來了，爹也欺負人家。」

老人哈哈的得意笑着，突然，神色又是一正道：「今夜三更，妳哥哥會來紅柳莊對不？」

曉梅頷首道：「嗯，哥哥以『紅兒』傳言，恰好叫孩兒收到。」

老人道：「來時，我非重重地罰他不可！」

曉梅急忙道：「爹，哥哥其實很關心我……」

老人微一擺手，道：「爹不是爲這個罰他，他明知『人寰雙魔』又在江湖出現，奉命注意此事，酒樓相遇，竟不識厲害，逞强好勝，若不是乖女兒妳幾句話打發走了那個大頭老魔，豈不丟爹的臉！」

曉梅道：「爹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老人一笑，沒答此問，反而問曉梅道：「妳不是說有事問嗎？」

曉梅嗯了一聲道：「爹，宇文顯這個人怎麼樣？」

老人道：「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注意起這些素日討厭的事和人來的？」

曉梅道：「爹可知道女兒那兩個盟兄是誰？」

老人早已知曉，故作不知道：「這我怎會知道！」

曉梅道：「就是住在杭州分店中的客人！」

老人哦了一聲，道：「那也平常得很呀！」

曉梅道：「才不平常呢，爹，您說華惕這個人怎樣？」

老人笑笑道：「見我之時，此人像鼠，離開我的腿下，就是老虎！」

曉梅哼了一聲道：「哥哥聽了宇文顯和華惕的話，妄傳『艾』家表記，派出高手，四面八方截捕我這兩位盟兄呢！」

老人已知此事，仍作不曉，道：「爲了什麼？」

曉梅遂將聽自兩位盟兄所訴，自投店起，到結盟承諾送自己金陵止，很詳盡的說了一遍。

老人突然問道：「結盟之時，妳兩個盟兄可曾知道妳是誰？」

曉梅道：「不知道，還是今天下午，女兒接獲哥哥傳言後，才相詢盟兄們寄居分店的經過……」

接着，曉梅將與雷嘯天仇如海所談，又詳細的說了一遍，但她却隱起了仇如海找尋仇人一節。

事是眞實的事，話是毫無虛假的話，况且曉梅姑娘從來就不說謊，老人又熟悉宇文顯等人的心性，已有打算。

老人瞟了愛女一眼，突然問道：「梅兒，妳多大了？」

曉梅一呆，道：「十七呀！」

老人哈哈一笑道：「還小，爲父的要妳在身旁再留一年，在這一年內，不管妳那如海哥有多好，記住，妳還是我的！」

曉梅臉紅了，不依不饒起來，老人一笑又道：「好好好，等一下我見了妳那如海哥，和他商量商量，就算是向他借妳陪爲父一年，這樣可以了？」

曉梅一張臉偎在老人懷裏，動也不動，更不開口，芳心却欣喜無比，老父這幾句話，無異是默認了嬌婿！

×　×　×

「紅柳莊」那寬廣無比的議事大廳上，擺下了燕尾式的坐位和酒菜，黑鴉鴉坐滿了人！

燈紅，酒綠，但却悄然無聲！

正中，擺着一張條桌，當中那條桌後，設着兩個座位，坐着來自金陵城的武林巨富，艾家父女。

右首桌後，設一座位，空無人在！

左首條桌，座上是雷嘯天和仇如海！

時近三更，非但擧座無人動筷，也無人出聲，不知是在等待何人，還要再等上多久！

正三更，外面突然傳來疾馳的亂蹄聲，老人目光瞥了柳逸風一眼，右手輕拍身旁的愛女，道：「是天齊來了，逸風去告訴他，要他解劍進來！」

柳逸風悚然應是，疾步外出。

剎那雷嘯天和仇如海，在「水月酒家」俱曾見過的美少年艾天齊，恭恭敬敬的慢步隨着柳逸風進來。

艾天齊對老人禮叩後，剛要開口，老人已揮手道：「宇文顯和華惕呢？」

艾天齊答道：「現在廳外候令！」

老人冷冷的說道：「叫他們等在外面，你坐下，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艾天齊答應着入座，自有人通知了宇文顯和華惕。

佳餚美味，開始送上，這餐飯無人出聲，在悄靜之下用過，這是例來所沒有的事，連艾天齊都在担驚害怕！

雷嘯天和仇如海身居客位，不到開口之時，不肯失儀，但他兄弟早有默契，更無所懼，因之吃得很香。

老人暗中注意，心裏讚服，不爲威武所屈者，大丈夫也！再看座下衆人，一個個如坐針毡，不由暗暗生氣。

這餐飯吃得很快，當杯盞碗筷等物，收拾下去，換上香茗之後，老人打破了寂靜說道：「喚宇文顯和華惕進來！」

艾天齊踏進大廳，已知不好，他見過雷、仇二人，目睹二人竟作老父的貴賓，料到有變。

廳外的華惕和宇文顯，本來算定有一頓豐盛享受的，豈料被阻於廳外，不敢離開，餓得肚腸直叫。

如今聞傳而進，那知剛剛踏進廳內，正和雷嘯天仇如海目光相對，頓時心頭一涼如墜冰窖之中！

不敢不前，不敢失禮，給老人叩安。

那知老人冷冷地阻止了他們，說道：「別行禮了，站在那兒，老夫有話要問你們！」

宇文顯和華惕，心頭猛顫，已知不是好兆頭。

老人話鋒一變，笑着，溫和的向四座說道：「諸位有的是見過犬子小女了，但有人却還不認得他們兄妹，如今向諸位指明，茲後望多照應。」

艾天齊和曉梅雙雙站起，瞬即坐下。

老人接着又道：「小女，結有盟兒，乃當代俊傑，今日良機難得，一併向諸位介紹一下，亦盼茲後多提進他們。」

雷嘯天和仇如海不得不站起身來，因爲老人是誠心敬意的引介羣俠，遂各報姓名，說句自謙話歸座。

老人却專對雷嘯天和仇如海道：「兩位人中之龍，老朽不敢托大，咱們這麼辦，小兒女們和兩位論你們的，老朽和兩位論我們的，哈……」

言語親摯，態度豪放，使雷、仇二人由衷起敬。

老人話又一轉，向四座道：「老夫不敢委屈諸位久候，諸位請儘管自便。」

滿座無不心知老人之意，紛紛告退，刹那，廣大的一座大廳中，只剩下了柳逸風、雷、仇、宇文顯、華惕及艾家父女，共八個人！

柳逸風親自緊閉門窗，立於一旁相侍，老人却對雷嘯天和仇如海微微一笑，以溫和的語調道：「家有家法，門有門規，老朽有慈祥溫和的一面，也有嚴厲無情的一面，皆願兩位目睹。」

話聲中，老人目視其子，道：「杭州分店的賬目，可曾查清？」

天齊起座，道：「業巳查清，如宇文顯所報，無不妥處！」

老人一笑，轉問宇文顯道：「你姑母不幸病故，老夫深爲悲痛，想你巳經得到消息了吧？」

宇文顯在杭州分店內，威風不可一世，如今面對着老人，却連大氣都不敢喘，戰戰兢兢的答道：「屬下巳知。」

老人又說道：「你姑母生前，待你如何？」

宇文顯不知老人此問之意，道：「十分疼愛。」

老人冷笑一聲道：「不見得吧！」

宇文顯不敢答話，老人接着又說道：「你應該有所表示才對，爲何不見孝制之物？」

宇文顯本就是能言善辯，有些急智，恭敬的回答道：「屬下要在發配過後，成服。」

老人冷哼一聲，道：「算你能辯，不過還有你辯不了的事呢！」

話鋒一頓，目射寒光問華惕道：「你今年總輪值，杭州分店查過了！」

華惕老奸巨猾，擧目突見雷嘯天和仇如海在座，巳知大事不好，早就想好了一切應付言語，聞詢即答道：「屬下還沒有查過。」

老人道：「因何不查？」

華惕道：「屬下去時，恰正宇文顯總管稟知有不明之人，懷奇絕武技，將侯騰雲擊敗，必須查明對方身份，屬下爲此而忙，沒有先一步查閱賬目。」

老人看了他一眼，道：「所謂可疑之人，是雷、仇二位？」

華惕頷首道：「是的，當時屬下不知雷、仇兩位，是姑娘盟兄。」

老人道：「當時本來不是，華惕，雷、仇二位何處可疑？」

華惕道：「宇文顯說，他們的來歷不明。」

老人笑問雷嘯天道：「你們兄弟沒有報出師家和門戶？」

雷嘯天恭敬的說道：「俱皆報過，並經武技分級，有記册可核！」

老人怒問宇文顯道：「宇文顯，雷朋友說的是實話？」

宇文顯忙認錯道：「是實話，不過屬下因見仇朋友功力太高，起了疑心，如今想來自屬多餘，但是屬下全是爲了安全着想！」

老人話鋒突然一變，道：「杭州分店一共住了多少人？」

宇文顯一時答不上話來，老人哈哈大笑着說道：「不能回答了對嗎？」

老人面色陡地一正，對柳逸風道：「喚進高韜！」

一聲「喚進高韜」，宇文顯巳神色陡變，華惕大吃一驚，眼珠一轉，立即恭敬的向老人一禮，道：「屬下尚有稟陳。」

老人嗯了一聲，示意華惕儘管說，華惕道：「屬下去後，宇文顯巳知不妥，曾許屬下三萬金爲敬，被屬下嚴辭所拒，命他火速將銀両歸公，但也答應他不向主人稟明，使其得能自新。」

老人冷冷地說道：「三萬金何在？」

華惕道：「這屬下就不知道了。」

老人冷哼一聲，道：「你認爲現在說出這些話來，就能遮過你身犯大忌殺師的罪了？哼，你那是在白日說夢話！」

華惕神色大變，適時，高韜由外面進來，並將一厚册遞交柳逸風呈於老人，老人看都不看，抛於宇文顯面前，道：「你仔細看看，這是你幾年來的眞正賬目，字是不是你寫的，要弄明白、數目對不對，也要看清楚！」

宇文顯看都不必再看，正是他自己妥善保藏的賬本，砰的一聲跪倒在地上，混身顫抖叩首無言！

老人目射威稜，冷哼一聲，道：「宇文顯，你爲甚麼不替自己分辯了？」

宇文顯面如敗灰，哀求道：「屬下一時糊塗……」

老人嘿嘿一笑，道：「當眞是一時糊塗，老夫自然要給你個自新的機會，可是賬册之上，分明是從前歲開始，你竟一時糊塗了三年！」

宇文顯無言可答，老人接着問道：「你可認罪？」

宇文顯道：「屬下錯了，伏祈主人念屬下不無苦勞……」

老人鐵面無私，震聲道：「無妨說說你有什麼苦勞？」

宇文顯語結，老人怒聲道：「老夫生平，最恨人言『苦勞』二字，那是心懷詭詐之輩，或欲登龍，或爲自己貪私事發時藉口而用，以此情脅於上，乖巧其下，不論所負何責，盡責是乃本份，何苦勞之有？哼！」

雷嘯天冷眼旁觀，對老人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仇如海却另有所感，「苦勞」之說，故然有些如老人之論斷，下情脅於上，但有時，也是上者收買人心的之策！

老人話鋒一頓，字字如敲金玉般，道：「宇文顯欺上而貪墨，以家法當死，故念爾姑母爲公益而罹疾而死，網開一面，立赴絲店報到，暫充小厮！」

宇文顯臉上現出喜容，叩首至三，起身而去，高韜隨之而行。

老人聲調再變，問也不問華惕，巳沉聲道：「華惕背棄師門，巳然爲人不齒，復動殺師之念，乃武林敗類，逸風，追回功力，趕他出去！」

華惕老奸之輩，聞判不帶絲毫神色，祇是看了老人一眼，隨在柳逸風的身後，走出了大廳！

盞茶之後，柳逸風回來，祇是恭敬的對着老人一躬，老人點點頭，擺手示意，柳逸風重站於原地的地方。

大廳現在祇剩了老人父子父女及雷嘯天，仇如海和柳逸風六人，老人目盯在天齊身上，道：「你也敢騙我！」

天齊垂頭，低低的說道：「孩兒爲宇文顯所欺。」

老人冷哼一聲，道：「親小人而遠君子，天齊，爲父深以你爲恥！」

天齊霍地抬頭，果斷的說道：「孩兒願受重罰！」

老人微微頷首道：「知錯而不巧辯，這次爲父暫寄重罰！」

天齊依然像平常一樣，臉上冷冰冰的，看不出喜怒。

老人話鋒一頓，聲調威厲的又道：「另外有件事，却不能饒你！」

天齊劍眉一皺，看了曉梅一眼，老人怒哼一聲，天齊低下了頭，老人火氣漸大，沉聲道：「天齊，你碰上那兩個魔頭了，對嗎？」

天齊道：「妹妹知道。」

老人猛地一拍條桌，震得蓋碗直響，道：「混賬東西，竟敢怨你妹妹，『水月酒樓』樓頭，若不是你妹妹答對的巧，此時焉有你的命在？」

天齊言道：「孩兒性情，爹爹知道，寧死不屈！」

老人喝道：「死有重於泰山，輕若鴻毛之別，你懂？」

天齊無言可答，老人又問道：「以你的習慣，爲父深知絕不會就此罷休，你必然巳經派出『計氏兄弟』追踪雙魔，可有消息？」

天齊道：「今晨消息方到，雙魔去了蘇州！」

老人聞言一楞，沉思刹那之後，道：「此次你行前，爲父就再三囑咐，雙魔既敢再出江湖，必有仗恃，論功力，你差得多，論爲父所囑大事大局，你也該能知藏拙，不料一意逞强，幾誤全盤，念你往日無過，從輕發落，三個月內，不准回店，在此期間，限爾暗偵雙魔目的之地何在，及有何企圖歸報，違則永禁店中！」

天齊答應一聲，道：「孩兒這就走，要挑幾個人！」

此子眞怪，不論好話、歹話，或喜事，悲事，非但絲毫不現於形色，並且說話永不會柔和轉旋。

老人把頭一搖，却道：「店中無人要受你的『頤指氣使』，除『計氏兄弟』之外，不准再挑人手，別忘了，這不是對敵相搏！」

曉梅姑娘在旁開口道：「爹，兩個魔頭都見過哥哥，不准哥哥挑些人手，萬一兩老魔發覺哥哥追躡其後，豈不危險？」

老人瞪了曉梅一眼道：「這不是妳的事，少管！」

曉梅碰了釘子，却不害怕，反而嬌嗔道：「爹眞不講理，他是我哥哥，怎麼不是我的事？」

老人似對曉梅無可奈何，索性不理她，揮揮手，示令天齊坐下暫莫離開，然後含笑問雷嘯天道：「雷朋友……」

雷嘯天聞聲站起，誠敬的一揖，接口道：「伯父恕小侄插言之罪，旣巳與三妹義結同盟而共禍福，無異同胞一般，祈伯父直呼小侄姓名！」

老人一笑，看看雷嘯天，再瞧瞧仇如海，然後望望愛女，愛子，驀地仰頸哈哈呵呵的大笑起來！

笑聲久久始停，慨然說道：「老朽一子一女，自覺乃當代年輕一輩的龍鳳，認定無人比得過他們，豈料兩位賢侄又勝他兄妹一籌！」

話鋒一頓，突然轉問天齊道：「齊兒，可願聽爲父的安排？」

天齊之聰明，不亞於曉梅，巳知老父之意，道：「隨爹辦吧。」

老人欣慰的點點頭，突對柳逸風道：「逸風，你吩咐下去，準備香案！」

柳逸風應聲而去，老人轉對雷、仇二人道：「老朽有意再高攀一次，令蠢子亦列金盟如何？」

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望一眼，老人含笑相待，毫無不悅之意，仇如海瞥目小妹，小妹一臉祈待之色，遂接口道：「大哥，這眞是高攀了。」

雷嘯天巳知二弟之意，一笑道：「愚兄是願天下志同者，全是兄弟，祝字內有情人，盡成眷屬，伯父有些美意，你我兄弟雖愧而應受！」

仇如海也一笑道：「小弟諸事從兄，大哥說對，自然是不錯的。」

此事一言而定，香案適巧擺妥，四人重焚香燭，共叩天地，立誓禍福共，生死同，然後分長幼參禮。

雷嘯天當然是老大，二十五歲，他實在的年齡，要比外貌至少輕了三年，是六月六日出生！

仇如海仍是老二，二十歲，生日是中秋佳節。

艾天齊老三，也是二十歲，臘月初十生。

艾曉梅成了四妹，十七歲，二月初五的生辰！

禮序長幼之後，雷嘯天和仇如海必須叩拜老人，老人實受了禮，喜歡得看看這個，瞧瞧那個，合不攏嘴巴。

一旁冷眼觀望的柳逸風，心中却如十七八個吊桶上下激蕩，這是他十年來，第一次覺得老人變了！

老人那種似赤子般的坦情，那種仁和慈祥，使雷嘯天再無疑慮，令仇如海受到家庭天倫的樂趣！

唯一對此事冷漠淡然的，是艾天齊，他似是生來冷漠，對善的、惡的、喜的、悲的，都無動於衷！

老人笑嘻嘻的突然對柳逸風道：「逸風，你去休息吧。」

柳逸風仍是恭敬的說道：「是，老人家也該歇着了。」

老人點點頭，似是想起了什麼，又道：「怎麼沒見君達？」

柳逸風低低的說道：「是屬下將他關在……」

老人眉頭一皺道：「爲什麼？」

柳逸風道：「晨間他竟然敢對姑娘無理……」

老人不悅道：「我不是告訴過你，這件事算了嗎？」

柳逸風道：「這是老人家的慈悲，可是屬下必須管敎他。」

老人一笑道：「年輕人氣盛，君達很不錯，有出息，逸風，這兩年來，君達的武技文事，可有進步？」

柳逸風道：「日前屬下接得老人家示諭，着令密切注意雙魔行動之後，曾請『拐三爺』試過他一次。」

老人一聲哈哈，說道：「這次怎麼樣了？」

柳逸風道：「第十九招上，挨了三爺一拐！」

老人神色一正，道：「難得呀，文章呢？」

柳逸風搖頭道：「之乎者也他永遠弄不明白，寫篇東西就像說話一樣，又直又短，看來不是這方面的材料。」

老人得意的又一聲哈哈，道：「好呀，這才是文章呢，用字叠叠，粉飾詞句，華而不實，一輩子也休想寫點好東西出來，他……」

老人說到這裏，自動停了下來，長長的兩條壽眉，微微上揚，慈目霎動幾下，作了決定，道：「逸風，叫君達帶着『符家兄弟』，明日清早，去接杭州分店！告訴他！叫他好自爲之！」

此事大出柳逸風的意外，竟楞在一旁答不上話來。

老人看了柳逸風一眼，淡然地說道：「逸風，你別忘了，我要和兒女們到後面去啦。」

說着，手牽着曉梅，雷嘯天、仇如海、艾天齊隨於其後，走出大廳，向後面那小巧紅樓而去！

柳逸風目送老人遠去，搖着頭，喃喃自語道：「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 × ×

是第二天的中午，在紅樓內，闔家進餐。

歡愉的吃過了飯，天齊不等茶到，已開口道：「爹，我去了！」

老人沒理他，似在沉思什麼事情。

香茗端來，丫環退出，天齊已有些坐不住的樣子！

仇如海看在眼裏，笑着對老人道：「伯父不午睡一會兒？」

老人搖了搖頭，道：「我沒有這個習慣。」

話說完了，又沉思起來。

天齊第二次說道：「爹，孩兒可以去了吧？」

老人又沒理他，曉梅一推老人的右臂，道：「爹，你在想什麼？」

老人一笑，望着雷嘯天和仇如海道：「來，你們都跟我來！」

四人祇好起身，不知老人要帶他們到什麼地方。

老人首先下樓，向右後方而行，四人隨之走到一座白樓前，一邊坐着一個老者，見了老人，俱皆肅容而立，老人一笑，對左邊老者道：「老三，聽說你老了？」

被稱爲老三的老者，禿頭矮小，立刻答道：「不錯主人，老三老了，老到連老虎都啃不動我骨頭的地方，所以想給主人討個閒散差使幹幹了。」

這種奇特的回話法，令雷嘯天和仇如海奇怪。

老人非但不惱，反而笑了，道：「什麼差使閒散？老三。」

老者也一笑，手指天齊道：「想跟着少爺當差！」

老人又是一笑，道：「我早就猜到了，那兩個老魔頭出來的消息，只要被你知道，你是說什麼也不會不出去的。」

話鋒一停，霍地轉身對天齊道：「下次你要再敢施這種狡策，當心兩條狗腿，你認爲你肚子裏的那點『鬼畫符』，我不知道？」

老者却接話道：「主人別罵少爺，是我逼少爺說的。」

老人一笑道：「老三，你也帮着孩子騙我？」

老者正色道：「我沒騙您，少爺來耍『軟金蜎甲』，我一定要他說出原故來才許幹，少爺又不會撒謊，就說了實話。」

老人慈祥的看了天齊一眼，道：「是這個樣子，齊兒？」

天齊道：「是的。」

老人一拍愛子肩頭道：「爹冤枉你了，再有這種情形，你該說明，須知父母不是聖人，往往也會錯的，這就是聖賢敎人『大丈則走，小丈則受』的道理，更應該知道，爲父母的要錯罸了子女，其自咎傷心，要勝過被罸的子女呀！」

這席話，令雷嘯天由衷敬佩，仇如海倍感親切，那兩個老者，却似受驚駭的楞了，天齊依然冷漠！

老人話鋒一轉，又對矮老者道：「老三，我另有大事煩你去辦，天齊也有別的伴兒，你就忍一忍吧，反正兩個老魔一時也死不了！」

老者道：「主人怎麼說怎麼好。」

老人接着一指雷、仇二人道：「他叫雷嘯天，這是仇如海，是齊兒梅兒的兩個盟兄，今後此樓，又多了兩個出出進進的人了。」

兩個老者這才仔細打量雷、仇二人，當目光觸及仇如海的時候，兩個老者心神似是俱皆一震！

老人轉介兩個老者，道：「賢侄們記住，矮而禿的這位，人稱『拐三爺』，高而胖的這位，是『刀二爺』，別忘了。」

曉梅却接口道：「如海哥，拐三爺你不會弄錯，刀二爺可要記得清楚，是刀劍的刀，不是刁猾的刁！」

老人笑叱道：「梅兒沒有大小。」

刀二爺却道：「主人又錯了，梅姑娘解釋一下，我生平最恨『刁』字，萬一給我這刀變成了刁，豈不要我的老命？」

老者哈哈的笑了，刀二爺推開了樓門，一行五人進入樓中，身後門響，刀二爺閉了個嚴絲合縫！

未進白樓前，雷嘯天和仇如海心中俱

曾推測過這是個什麼地方，但却沒有想到，竟是個「武樓」！

這樓門，一幅八扇竹屛，轉過竹屛，是座廣闊長寬皆足十丈的大廳，自樓外觀是樓，裏面却不是兩層！

因之，高處竟也在十丈之數，只是微比下面窄狹些！

東面是進門處，西、南、北三面的牆壁極厚，並有凹去的設置，但却都是壁橱壁櫃，外加巨鎖！

廳上，除上首一排軟椅，半空懸着一巨鐘外，只有一個奇特的兵刃架子，說它奇特，是因爲架子過份巨大，並滿架着各式兵器！

老人領着他們，一直走向軟椅坐下，老人立刻道：「如海，我想看看你的功力火候！」

仇如海不能推辭，一笑道：「小侄乍出江湖，雖不知伯父威名，但由昔日名鏢頭柳大俠，尙爲伯父屬下之事料斷，伯父必係當代奇客……」

老人揮手接口道：「如海，如今是一家人，不要說這些客氣虛套話。」

仇如海頷首慨然道：「伯父敎訓的是，那就任伯父考試吧！」

老人哈哈一笑，道：「這才痛快！」

說着，老人凌虛出指，向懸空巨鐘連彈三下，巨鐘立刻震鳴，噹！噹！噹！也一連三響！

隨巨鐘鳴聲，那「拐三爺」到了廳中，手中却多了支巨大的粗拐，雷嘯天和仇如海方知此老拐命名！

拐三爺問老人道：「是誰試技？」

老人一指仇如海說道：「是如海這孩子！」

拐三爺眉頭一皺，走近了仇如海道：「現在開始，心莫旁顧，聽明白！」

仇如海含笑點點頭，毫無緊張之色！

拐三爺突然問道：「那裏出身？」

仇如海反問道：「這也算在試技之內嗎？」

拐三爺冷哼一聲，道：「當然！」

仇如海依然含笑道：「必須回答？」

拐三爺又道：「當然！」

仇如海點了點頭，道：「少林俗家弟子！」

拐三爺眉頭又是一皺，道：「令師何人？」

仇如海道：「顚神僧！」

拐三爺驀地退後了一步，老人由愛女處，已知仇如海出身和門戶，因之非但毫無驚色，並且平淡的對拐三爺道：「老三，這孩子還配你施出全力一試吧！」

拐三爺言中有物的說道：「也許要再加些力道！」

話聲一頓，又轉對仇如海道：「幾歲了？」

仇如海道：「二十。」

拐三爺突然道：「幾歲習技？」

仇如海心頭一動，立下決策，道：「十歲！」

拐三爺一楞，老人竟也呆了一呆，拐三爺又問道：「在什麼地方？」

仇如海暗慶自己早已想到此問，否則必然要露出馬脚，於是按早想好的對答，並搖着頭道：「不認識！」

這種回答法，使拐三爺和老人俱皆一楞，拐三爺道：「這怎麼可能？」

仇如海道：「怎不可能，那是個山洞，我被深夜送進去，離開的時候，也是深夜有人帶出來，坐小轎，矇着眼……」

拐三爺插口道：「爲什麼這樣？」

仇如海道：「那只好問恩師了，不過恩師曾一再對我說，傳藝可以，但決不收爲門徒，我想內中必有原故！」

拐三爺道：「你有仇家？」

仇如海搖頭道：「沒有！」

拐三爺搖搖頭道：「令尊、令堂現在何處？」

仇如海道：「不知道！」

拐三爺突然怒聲道：「你想隱瞞些什麼？」

仇四海也不悅的說道：「說實話你不信，我又能如何，恩師說，我是世家子，父親姓仇，別的問也不肯再說，我能怎麼樣？」

老人長吁一聲，道：「這種事平常得很，此子必然身懷大仇，老和尙不願夾纏在世俗恩怨中，又恐冤冤相報不休，故不收徒！」

仇如海心頭一凜，暗忖道：「此老厲害得緊，竟能由一件小事，推斷我……」

他自忖歸自忖，答對詢問，却仍能不斷，因之他在聽到老人如此推斷之後，故意神色不寧的問老人道：「伯父，侄兒當眞如伯父所說，是身懷大仇？」

老人一笑，搖頭道：「這不過是我隨便推測，算不得準。」

曉梅在乍聞老父之言時，面色不由一變，後見仇如海反問，老父如此回答，方始放下不安的心。

拐三爺似是也不想再問下去，適時道：「你既然是『顚神僧』的弟子，功力定然不低，老朽這支『寒鐵拐』，重百斤整，你要當心！」

仇如海恭敬的點點頭，道：「多謝指點。」

拐三爺又道：「你用什麼兵器？須要知道，老朽這支鐵拐，不是普通兵器所能抵擋的，最好選合適的用。」

仇如海不願再使別人知道自己用劍，也可以說，他的劍術得自「天龍子」一派，怕老人會看出來，遂道：「晚輩也用拐杖！」

拐三爺一楞，道：「什麼，你也用拐杖？」

老人拍手笑着說道：「老三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如海旣是那老和尙親授技藝的，怎會不學那少林寺的絕技『降魔禪杖』！」

拐三爺眉頭又是一皺，道：「好，去拿吧！」

仇如海步向兵刃架，在五支長短不一的禪杖中，取了一支最短最輕的，然後緩步踱回。

老人表面上看來是神色不動，其實，他却暗中注意仇如海選擇，拐三爺亦然，因之兩人俱心中驚奇！

這支禪杖，只有十二斤重量，長僅三尺，是應配合另外一種兵刃用的，若眞拿它單獨對敵，難有威力。

仇如海走到廳中，就停了步，對拐三

爺施禮道：「敢問試技要多少回合？」

拐三爺眉頭一皺，道：「你能支持多少回合？」

仇如海雖然仁厚忠誠，但對技藝方面，只要是動上了手，分寸自然會有，却不甘示弱，遂揚聲問道：「前輩往日對敵經驗次數，自是巳難勝計，請問在這難以勝計的較技下，最多打到多少回合？」

老人此時雙目陡的睜開，神色飛揚，現出十分欣賞和佩服仇如海的樣子，並且還頻頻點頭！

雷嘯天曾見老人睜目之下，如兩道寒芒，心頭一凜，不由暗自驚佩老人功力之高，和斂蓄之深！

拐三爺在仇如海話罷之後，竟發出震耳欲聾的笑聲，笑聲久久始停，然後把姆指一伸，道：「小哥兒，老朽算是心服你這份毫氣了！老朽平生爭戰巳難計數，除敗過兩次外，餘皆得勝……」

仇如海插口道：「能使前輩敗陣之人，當代武林怕沒有吧。」

拐三爺又是一陣大笑，道：「小哥兒眞有你的，還會捧人，擊敗老朽的，一是憑眞實的功力，令老朽至今心服的此地主人……」

「主人」，自然是意着老人而言，並非柳逸風，因此仇如海和雷嘯天，都不由看看老人。

拐三爺接着又道：「另一個却是暗用了計謀，但老朽不能不承認，對方功力不低於老朽，此人小哥兒也見過了……」

話沒說完，仇如海巳接口道：「前輩是說那矮小的大頭人？」

拐三爺頷首道：「不錯，正是那人寰雙魔中的『大頭魔王』！」

仇如海嗤之以鼻，道：「並非晚輩高捧前輩，那大頭魔王至少要差前輩一籌，設若他不用詭謀，前輩斷然不致於敗！」

拐三爺神色一正，道：「小哥兒，捧人要有自尊！」

老人也點頭接上一句道：「如海輕言要經考慮，說這種話更要根據！」

說實話，老人和拐三爺，都對仇如海興起愛才之心，方始如此罰問，否則誰管你說什麼！

那知仇如海却也正色道：「晚輩在『水月酒家』，曾與大頭魔王同桌坐了半天，此魔大概在最近十年之內，下過極刻苦的功夫……」

拐三爺皺眉接口道：「這更證明，老魔頭功力又高出昔日多多！」

仇如海道：「老魔昔日功力怎樣，晚輩沒有看見，但這次却是親眼目睹，他功力巳到化境，火候尤深……」

拐三爺不耐煩了，再次插口道：「好了，我聽糊塗啦，不知……」

老人却含笑插上了一句，說道：「老三，這孩子有意思，你接話太快了，聽下去！」

拐三爺果然不再插口，仇如海接着又道：「但這老魔犯了兩個大忌，一是因功力巳到化境，狂傲至極，目無餘子，再就是看不得有人對他蔑視！」

老人震衣而起，十分虔誠的說道：「老三，你該向仇如海施禮致謝。」

拐三爺點點頭道：「我確是服了他，這試技免了吧！」

老人頷首道：「當免！」

豈料仇如海却搖頭道：「並非晚輩矯情，實有不能免這一試的原因！」

拐三爺一楞，道：「小哥兒，你這是何苦，老朽若有搏戰，向不留情，說實話，老朽十分喜愛小哥兒你，不願……」

仇如海正色插口道：「恕晚輩狂妄胆大，前輩尚未答覆晚輩所問！」

拐三爺又是一楞，問道：「你問過什麼？」

仇如海道：「前輩對敵，最多曾打到若干回合？」

拐三爺道：「百二十三合！」

仇如海道：「是勝是敗？」

拐三爺有些火了，道：「敗！」

仇如海看了老人一眼，道：「晚輩所猜，是敗給老魔了！」

拐三爺又是只說出了一個字，道：「對！」

仇如海一笑，說出了一句令雷嘯天焦急，曉梅姑娘跺脚，艾天齊冷笑，老人變色，拐三爺大怒的話來！他一字字動人心扉的說道：「這次試技，前輩請準備硬搏二百回合的功力！」

拐三爺寒鐵拐猛地拄地，發出一聲巨響，道：「準備好！」

仇如海一笑，退三步道：「遵命準備，退三步以示恭敬！」

拐三爺怒極，猛地舉拐欲攻，老人此時恍有所悟，揚聲道：「老三，莫和大頭兒一般，未戰而氣浮！」

拐三爺聞聲而驚，霍地收拐杖，含笑才要向仇如海致謝，那知仇如海却突然舉杖揚聲道：「兵不厭詐，接杖！」話到杖到，禪杖雖輕，但在仇如海手中，却如泰山般重，這一杖挾雷霆萬鈞之勢，迎頭砸下！

拐三爺雖說並無防備，但他久戰武林，應變快捷，身形猛挫，一躍三丈，躲過一杖！豈料他快，仇如海竟也不慢，當他倒縱三丈足未落地的刹那，仇如海巳到，原式又一杖砸下！

拐三爺倒縱而出之時，寒鐵拐杖業巳橫在身前，但因雙足尚未落地，是故仍然不敢硬架！但他却巳怒極，寒鐵拐杖斜砸廳地，身形一翻，向右縱避，順勢巳將拐杖帶起，完成攻勢！

仇如海追躡之快，無與倫比，招式依然不變，仍是「泰山壓頂」那招杖、棍同的砸硬！

拐三爺以拐成名垂五十年，夢想不到仇如海會三不改招法，這次他雖將拐杖帶起，却仍無用處，非避不可！

因爲他帶起拐杖，是想以攻搶回先機，但不是沒想到守，他認定仇如海必出橫掃之式，自己仍能格架而不避。

詎料事與願違，恨無發落，牙咬聲響，若眞對敵，他可以施出兩敗俱傷的招法，但現在却無法應用！

百忙中，空着的左手凌虛向地面一按，帶着他那支百斤重量的鐵拐杖，第三次飄身躲閃！

不過這次他不再遠避，僅僅閃於五尺，因之很快的雙足踏實了地面，右臂提力，甩起拐杖，還砸一招！

百斤拐杖壓下，施的也是「泰山壓頂」一招，拐三爺動了火，决心也要用這一招連砸三次！

在他認爲，仇如海那支重僅十二斤的普通禪杖，說什麼也無法硬架自己的這千鈞猛砸，必然是躲，怎料仇如海非但不退，反而倏忽上步，將本來相距七尺的地位，拉成了四尺，人巳欺進拐三爺身前！

只見仇如海右掌握住禪杖一端，倏忽將禪杖豎起，在拐三爺的拐杖壓下而力道不足之時，以另外一端點中了拐三爺的拐杖，拐三爺拐杖突地震回，若非拐三爺功力深厚，勢非脫手扔掉拐杖不可！

老人此時目注當場，竟然有些呆傻，雷嘯天暗暗嘆息，對二弟佩服到了家，艾天齊色變，曉梅芳心大喜！

拐三爺在拐杖被倒震而回之後，驀地一聲暴喊，拐杖再次揚起，提聚了全力，硬生生砸下！

這次仇如海不用奇巧妙招，竟也硬硬的格架，單臂提杖，由下而上，對準拐三爺拐杖撩去！

一聲驚天地動的暴響，加雜着老人的沉喝「老三」聲，雷嘯天的「不好」聲，和曉梅姑娘尖叫聲，同時傳出。

結果——

拐三爺倒退了兩步，身軀尚在搖幌。

仇四海穩立當塲，面不改，氣不喘，似未着力！

「噹……」

拐三爺把他那支百斤拐杖，扔到了地上，仰首看着高高的廳頂正中的巨鐘，長長嘆息出聲！

老人傻了，艾天齊楞啦，雷嘯天暗呼「糟了」，曉梅姑娘欣慰中含有憐憫，但都說不出話來！

仇如海上步拾起拐三爺的拐杖，恭恭敬敬雙手捧了過去，拐三爺悲澀的看了看拐杖，搖搖頭！

那知仇如海又上一步，不知他在拐三爺耳邊說了些什麼話，那拐三爺不但接過了拐杖，並還帶着笑容！

這種出如其來神乎妙哉的變化，非但雷嘯天、艾天齊和曉梅姑娘不解，聰明的老人，竟也深感莫明其妙！

老人搖搖頭道：「老三，是怎麼一回事？」

拐三爺知道問的什麼，一笑道：「主人原宥，我答應了如海，這些話對誰也不講。」

老人目光移向仇如海，尚未開口，仇如海先說道：「晚輩既請拐前輩守密，自己當然更不能說出！」

老人哈哈的笑了，道：「好好好，老夫不問就是。」

曉梅姑娘可不算完，這悶葫蘆不打開，她今夜準睡不着覺，於是她向仇如海瞟了一眼，招手道：「如海哥……」

仇如海答應着，搶先開口道：「小妹若是想問說的是什麼話，抱歉，不能够告訴妳！」

曉梅臉一紅，道：「不告訴就不告訴，今後你想說，我還不要聽呢？」

仇如海一笑道：「那太好了，妳不想聽，我不想說，正好！」

曉梅氣得直跺脚，老人看得哈哈笑，曉梅當着這多人，對如海哥沒有辦法，就偎在老人懷中，沒依沒完嬌嗔不巳！

拐三爺這時對老人道：「不是我敢埋怨主人，今後若有像如海這種高手試技的話，千萬請主人不要再照顧我了！」

老人不言，却哈哈大笑不止，因之惹得拐三爺也笑了起來，仇如海微笑，雷嘯天開朗而笑，只有曉梅姑娘笑在心裏，但是艾天齊，却硬是毫無笑容！

衆人沒有注意，艾天齊非但沒有笑容，並且眉目間，掠過一絲詭譎的殺氣，雙唇緊閉，不知轉何念頭。

× × ×

「爹，孩兒現在可以走了吧？」

晚飯過後，在黃樓廳中，艾天齊又提出這件事。

老人看了他一眼，道：「日間你連說了兩次，我都沒理你，難道不知道？」

天齊毫無表情的說道：「知道。」

老人哼了一聲，說道：「那你又問什麼？」

天齊道：「雙魔巳經到了蘇州，目的何在，必須早日偵得，此地沒有孩兒什麼事，不如早走好。」

老人把手一揮道：「該走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天齊不再開口，悶坐一旁。

老人抬頭含笑看了仇如海，道：「中午你只說了『大頭魔王』所犯武忌，後來試技而勝了老三，却沒有批評老三什麼，何故？」

仇如海道：「晚輩巳經找出拐前輩不如老魔的地方了。」

老人道：「能說給我聽？」

仇如海道：「拐前輩還比大頭魔狂些，設若前十數招，大頭魔拚硬打的話，拐前輩或能不敗，否則必敗無疑！」

老人故意哦了一聲，問道：「原因何在？」

仇如海道：「拐前輩內力雖厚，但在前十招擊空之下，必將動氣，氣浮則神散，神散則易疲，疲兵無不敗者！」

老人哈哈笑了，天齊却冷冷的說道：「你好像什麼都懂！」

仇如海剛要答話，老人却巳沉聲叱道：「天齊，你喊如海什麼？」

天齊道：「沒喊什麼！」

老人道：「記住，再要稱呼嘯天或如海，要叫大哥或二哥！」

天齊冷冷的答一聲「是」。老人眉頭一皺，道：「天齊，剛才你說你二哥好像什麼都懂，是有些不服呢，還是妬人呢，抑或是你覺得比你二哥强呢？」

天齊依然冷冷的說道：「都不是。」

老人怒聲喝道：「那你說句話是什麼意思？」

天齊道：「想到說就說出來了！」

老人哼了一聲，道：「今後若有想到說的話，多想兩遍再說出來！」

天齊點點頭，老人不再理他，轉對雷、仇二人道：「賢侄們今後何往？」

雷嘯天道：「小侄祇想遊遊江湖，多結識些朋友，沒有一定的去處，但不管如何，要先回杭州一趟。」

老人道：「到店裏去取存物？」

雷嘯天道：「其實祇是一匹馬，和些

零星物件。」

老人一笑，轉問仇如海道：「仇賢侄你呢？」

仇如海道：「小侄久有遍歷名山大川之志。」

老人道：「杭州店中可有存物？」

仇如海搖頭道：「小侄一劍隨身，別無他物！」

老人話鋒一變，道：「賢侄用劍？」

仇如海安閒的答道：「小侄對劍術雖也浸淫年餘，却仍是門外之漢，隨身携帶的原故，一因輕便，再作裝飾。」

老人道：「利其輕便是實話，供作佩飾乃虛言！」

仇如海搖頭道：「伯父不要把小侄當成道學之士，小侄也是個心儀時尙而慕風流的人，有柄劍，增三分英氣！」

老人哈哈一笑，道：「與賢侄答對，每每自嘆弗如！」

話鋒一頓，一轉，又道：「雷賢侄，杭州分店不必空跑了，物件馬匹，我已令人限時送到此莊，目下老夫另有借重兩位賢侄之處。」

雷嘯天道：「伯父有所差遣，示諭就是！」

老人道：「不，此事必徵得賢侄們同意。」

仇如海道：「伯父必不强人爲志不爲者，小侄恭聽。」

老人一笑，突改話題，道：「如海賢侄的功力技藝，老夫並非妄讚，實已是當代絕頂高手之屬，可惜對武林江湖欠缺經驗！」

仇如海忙應道：「伯父謬讚，教訓的是！」

老人道：「雷賢侄能識如海，本身功力眼力必然高人一等，江湖經驗尤豐，結伴而行武林，則相得益彰！」

雷嘯天道：「小侄已與二弟有約，結伴遊遊天下！」

老人笑道：「好事，多一人如何？」

仇如海笑着說道：「設能追隨伯父左右……」

老人道：「我老朽老了，那人要比我强。」

仇如海問道：「是那一位？小侄可認識？」

老人道：「認識，熟得很，就是你四妹曉梅！」

曉梅事先不知老人心意，聞言大喜道：「爹，你……你眞好！」

老人正色搖頭道：「爹再好也沒有用，要看你大哥二哥肯不肯！」

曉梅不待雷、仇表示，已開口道：「大哥二哥一定肯的，在『水月酒家』結盟之時，就宣說過，決不會和哥哥一樣，把我一扔不管！」

天齊冷冷地接話道：「妳今後最好別跟我作伴走！」

曉梅嗤之以鼻道：「你倒想，哼！」

老人對兒女間的爭端，根本不理，却轉向仇如海道：「賢侄可否？」

仇如海早已想好答對語句，道：「祇要小妹不怕吃苦，小侄怎會不肯？」

曉梅破綻櫻唇道：「爹，我說大哥二哥不會不肯吧！」

老人搖頭道：「別高興，長幼有序，你大哥還沒答應呢。」

雷嘯天道：「小侄還不是聽伯父的吩咐。」

老人哈哈一笑道：「言重了，此事就算定局，兩位賢侄，老夫還有件事情，與兩位賢侄商量，亦望勿却。」

仇如海恭敬的說道：「伯父請講！」

老人誠意的說道：「老夫產業衆多，年紀已大，雖有幾位能幹的老友相助管理，人手仍然欠缺太多，遂發生似杭州分店事端。」

話到這裏，老人看了天齊一眼，又道：「犬子雖極精明，唯性不喜理此類事，專於武技，各分店若係賬目不清，此無他害，但恐因此而開罪武林朋友。」

「賢侄等恰巧並無專務待了，又皆性喜山水之樂，因此老夫想煩及兩位賢侄，暫助一臂之力！」

雷嘯天問道：「伯父要小侄等作什麼呢？」

老人道：「前因並無需要，蘇州未設分店，目下『人寰雙魔』重現江湖，並且已到蘇州，因之蘇州分店迫切就要建立！」

「老夫想請兩位賢侄去蘇州，監建蘇州分店，如海賢侄並將永久主持蘇州分店事務……」

仇如海插口道：「小侄不識江湖事，大哥他……」

老人一笑道：「聽老人說完，老夫將蘇州分店交給如海賢侄，是全權總管，另外還有借重之處，並可與賢侄們遨遊配合！」他頓了一頓，又道：「稍待老夫親將所有分店，及其他商務清單，交兩位賢侄，在蘇州分店就序後，兩位賢侄就是『天下武林』店的全權監督，赴各地監察不法情事，不限日期，不限地區，生、殺、去、留，交由兩位賢侄，但老夫也有嚴囑，不得顧全情面，當斷則斷，不知兩位賢侄可能慨允？」

雷嘯天肅然道：「事難責重，伯父可容小侄與二弟一商？」

老人道：「那是當然，現在老夫去『白樓』相待，不論兩位賢侄相商結果如何，盼能立即告知老夫！」

雷嘯天和仇如海互應一聲，老人這才看了曉梅及天齊兄妹一眼，含着慈祥的微笑，說道：「梅兒先回紅樓，齊兒隨爲父來！」

曉梅應聲，臨去星眸一瞥仇如海，是情眺，是祈求，也是無言的關懷，老人却在天齊相隨下，踱出黃樓！

黃樓中，祇剩下了雷嘯天和仇如海。

雷嘯天立於窗口，直待老人和天齊走遠，曉梅姑娘轉回紅樓之後，方始悄悄對仇如海道：「二弟，伯父之請，你認爲如何？」

仇如海本不願應諾，但他爲了兩個原故，在老人提出所請未久，已然決定答應這件事了。

第一，蘇州是他一心想要回去，但受恩師遺訓不能回去的地方，如今可以借此機會前往！

第二，殺家父仇人是誰，急待找出，日下他對老人疑心已去，但可供良機，暗中一探老人有些甚麼部屬。（未完．五）

孤雁南飛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危中堅．文
可飛．圖



陰謀全敗露　施計離武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武當山上溫魂和假極樂眞人首先將百丈禪師殺害，千芥大師又被人暗算身亡，只剩下馬算子和鐵行頭陀和他們死戰，崑崙三子，醉乞向我在山下和邪派奮戰，形勢惡劣，鐵行頭陀失去一臂，馬算子本來可以將溫魂打敗，可惜方敏此時不知溫魂的陰謀，將碧螢劍交給她，使她反敗爲勝，還將方敏殺傷，幸馮瑩將他救出，藏在山洞內。馮瑩遇到了金毛獮猴，將眞的極樂眞人從山腹內救出，二人一怪來到山上，假極樂眞人見胞兄極樂眞人出現，知道事敗，不敢逞淫威，溫魂見勢不妙，以爲仗着碧螢劍，可以逃遁，却被金猴截住，由極樂眞人對付她……

溫魂心中長嘆一聲，知道自己要逃出這次大刧，當眞是千難萬難，手腕一翻，已經想以碧螢劍自刎而死，猛地想起，左右是一個死，只要有一綫生機，便不可放過，爲何傻到要自刎？逕自又將劍一沉，冷笑道：「極樂眞人，你講得倒是不錯，只惜令弟一點沒有事，未免惹天下人物笑話！」

極樂眞人「噢」地一聲，道：「溫島主是想先看我清理門戶之後，再橫劍自刎，是也不是？這也容易。溫島主，尙望你勿想逃走才好！」

溫魂「嘿」地一聲，並不回答，退開了丈許，四面一看，馬算子在東邊，那金毛怪物和馮瑩又在另兩面，極樂眞人在南，向我、度天、摩雲三人在北，已是一個四面包圍之勢！

自從眞極樂眞人一出現之後，廣場之上，各邪派人物，已經看出不好，早已紛紛奪路而逃，那消片刻，已經走得乾乾淨淨，其餘正派中人，正在廣場上清理，或在尋找親人的屍體，或在爲人包紮傷口，極樂眞人向呆若木鷄站在一旁的假極樂眞人——靈明——一招手，道：「靈明，你過來！」

靈明抬起頭來，叫道：「哥哥！」極樂眞人面色略變，說道：「靈明，今日我代恩師清理門戶，却是沒有兄弟之情可言了！」

靈明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現在是武當掌門了，難道就一定要兄弟相殘麼？」極樂眞人道：「靈明，我將我禁在山腹迷宮之中，假充我的名頭，若是眞能代我領導武當，光大門戶，我絕不會怪你，但你却迭犯惡行，連害武林高手，恩師當時如何說來，你難道便不記得了麼？」

靈明道：「哥哥，我當然記得。」極樂眞人踏前三步，道：「這就是了！」靈明道：「哥哥，恩師的話，我不會忘記，但我們小時候，慈母所言，你難道忘記了！」極樂眞人呆了一呆，臉上的神色，顯得迷茫之極。靈明又道：「當年我們只有十歲，曾因爭執打架，慈母曾言，我們兩人，相貌言笑，一模一樣，絕不能同室操戈，自相殘害，當時我們兩人，盡皆涕泣答應，從此果然悉依慈命，哥哥，你難道忘記了？」

極樂眞人和靈明兩人，本是雙生兄弟，小時候，當然也免不了爭吵打架，做母親的，當然會善言相勸，這本來是極普通的事。

但是靈明却將這極普通的事，搬了出來，要遏止極樂眞人下手！

極樂眞人想起亡母，心中已經一陣難過，再想起自己兄弟兩人，自從那次被慈母責罰之後，以後確是親密無比，再也沒有吵過架，直到一齊投師，靈明犯了門規，還曾向恩師守一道長，代他苦苦求情，如今却要下手將他置於死地，心中不由得起了一陣不忍之感。

可是，靈明已經犯下了這等惡行，若是饒恕了他，只怕他一定不知悔改，自己

身爲武當掌門，却又不能不清理門戶，更不能不爲武林除此一害！半晌不語之後，嘆了一口氣，道：「靈明，你自己說，以你的行徑而論，難道還能逃一死麼？」

靈明一聽極樂眞人的口氣，已經軟了下來，忙道：「我自知罪該萬死，但是却不應該由你來下手！」一旁的馬算子聽得實在忍不住，心想若是極樂眞人答應了他的所請，則以他武功之高，仍是無人能制，忙叫道：「牛鼻子，不可聽他的花言巧語！」

極樂眞人却向馬算子一笑，道：「老馬，我自有主意。」

頓了一頓，轉過頭去，道：「靈明，我不下手也可以，但是你却要自己下手？」靈明面色慘變，道：「哥哥，你要迫我自殺麼？」

極樂眞人道：「靈明，你錯了，我一點也不迫你，我是要你自己悔悟，覺得沒有臉面在世上做人！」靈明心思惡毒，如何肯聽，道：「哥哥，你不用說了，要你就違背慈母庭訓，下手殺我，要我自殺，却是萬萬不能！除非你死在我之先！」

極樂眞人道：「靈明，我死何足惜？我既然不能親手殺你，你又只肯在我死後，才能自刎，我也只有這一個辦法，來爲武當清理門戶了！」

馬算子知道極樂眞人爲人，至情至性，當眞是不忍向自己同胞兄弟下手，說不定眞會自斷經脈而亡，想以此來感動他那十惡不赦的弟弟，忙叫道：「牛鼻子，你不可輕舉妄動，也不用他自刎，自然有人能夠令他惡貫盈滿！」極樂眞人苦笑一聲，道：「老馬，你那知靈明武功，與我相差極微，不是我自誇，除我而外，確是再也無人能夠制服他！」

馬算子本來只是爲了怕極樂眞人做出什麼傻事來，所以才如此說法的，一聽得極樂眞人的話，心中也不禁一呆，正在此際，忽然聽得那金毛怪物叫道：「果然！果然！」

馬算子心中一動，一回頭，道：「阿瑩，你那朋友，可是叫着『果然』？」

馮瑩點了點頭，道：「師傅，極樂道長和我一齊上山之時，曾和我說過，他正是叫着果然，我因爲他生了一身金毛，就當他姓金，叫作金果然！」馬算子別號「老少神醫」，大凡醫學精湛之人，對於天下生物，無所不知，心中立時喜道：「牛鼻子，不必你親自下手了，就讓金果然來對付那賊子便了！」

那金果然早已聽懂了各人的對話，不待呼喚，便已一躍而出，極樂眞人身形一閃，退了開去，靈明向金果然一看，只見是一個介乎與人猴之間的東西，那裏將他放在心上？高聲問道：「你們講的話可算數？」

馬算子和極樂眞人齊聲道：「當然算數！」靈明「哈哈」大笑，那金果然也「果然！果然！」地大叫數聲！當馮瑩在山腹迷宮之中，眼看金毛怪物又將第二堵牆抓破，極樂眞人一閃身，鑽了出來之後，便偷偷地問道：「極樂眞人，他究竟是什麼東西？」

極樂眞人和馮瑩一面由迷宮中走了出來，一面道：「小姑娘，這東西就叫做『果然』，又稱仙猴，力大無窮，和金絲狒狒，本是一族，乃是極爲罕見的物事，我總共也只見過一次，但這一個，好像還曾經高人指導，練有內功一樣，那物事性最通靈，雖然是獸，但也可以有一半算是人，只是不能作人言而已。生性最是喜歡學人，又自知樣子和人相去尚遠，因此極是畏羞，從來也不肯見人的面，你能和他交友，豈非幸事？他雙手利爪天生，開山裂石，銅皮鐵骨，又縱躍如飛，你若得他爲助，將來在武學上發揚光大，還未可限量哩！」

馮瑩聽了，更是大喜。看官！小說家雖然每作荒誕之言，但是那「果然」，却是確有其物，「南州異物誌」上載曰：「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過頭，鼻孔向天，雨則掛樹上，以尾塞鼻孔。」那「交州」，便是如今雲貴一帶。我國明朝的大藥物學家李時珍也道：「果然，仁獸也，出西南諸山。」我國最早的一本類書「爾雅」，有一個「蜼」字，注釋曰：仰鼻而長尾，就是果然獸。古代的銅器之中，因爲果然同類仁愛，還鑄其像於銅器之上，以取孝慈之義，並不是作書人憑空杜撰的哩！至於這隻果然的來歷，當然還要補敍，此處暫且按下不贅！

且說靈明見那怪物身子又小，但是兩眼碧光閃閃，却分明顯出他有極高的內功，指爪銳利，金光耀眼，神態極是威猛，細看了看，也不禁暗暗心驚，但想起以自己武功之高，難道連這樣的一個怪物還制服不了麼？只要制服了那個怪物，自己一樣可以免去一死，略頓了一頓，右手已然揚了起來，突然一掌，當頭壓了下去！

這一掌，他是在爲自己的生死而戰時所發，乃是他畢生功力所聚，掌力何等強猛，在他手掌剛揚起來的時候，已然是飛沙走石，將靠得近些的人，全都逼了開去，但是金果然却仍是一動不動，似站非站，似踞非踞，一雙怪眼，只是瞧着他。

待到靈明那一掌壓了下來之際，聲勢更是驚人，滿空皆是掌風嘶空厲嘯之聲，將金果然身上的金毛，全都吹拂而開，但金果然仍是一動不動。

靈明那一掌，聲勢固然是猛惡絕倫，但是來勢却並不甚快，乃是他蓄足了內力之後所發的一掌，手掌向下壓來的速度，慢得令人心焦，一旁七禽大俠馬算子、馮瑩等人，看得焦急不已，因爲金果然若是不加躲避的話，饒是他天生銅皮鐵骨，但只要被靈明的手掌挨上，只怕也難免骨折筋裂而亡。

而金果然若是戰他不勝，極樂眞人又被他以話逼住，不能出手的話，則當場仍是沒有人可以制服他。若只是他一個人，事態還沒有那麼嚴重，可是事實上，除了他以外，還有一個手持碧螢神劍的魔母溫魂在！就算極樂眞人武功，較溫魂爲高，但溫魂手持碧螢神劍，不啻如虎添翼，極樂眞人也至多和她打一個平手，則仍然是難以爲武林除此一害！

因此眼看靈明的手掌，離金果然頭頂，只不過尺許時，馮瑩首先沉不住氣，叫道：「金果然，你怎麼還不還手？」那金果然轉過頭來，向馮瑩咧了咧嘴，像笑了

一笑，就在他一轉頭之際，靈明的手掌，又向下壓了半尺，石階上的白石，已然發出「格格」之聲，將要被他的掌力壓裂，可知其掌力之强，並世之間，能出其右者，實在只有極樂眞人一人而已！

馮瑩見金果然仍不動手，心中更是焦急無比，回頭一看，師傅和極樂眞人，正成犄角之勢，看住了溫魂，以防他突然逃去，而溫魂面上，却露出一種陰鷙無比的笑容，馮瑩不禁暗暗頓足不已。

此時，從形勢上來看，似乎金果然已被靈明的掌力罩住，以致動彈不得。

但是在靈明的心中，却是吃驚無比，因爲他這一掌，足貫了八成的內力。大凡內力功力，絕無使足十成功力的道理，只要使出七成以上，對本身來說，已然是大耗元氣，靈明自然深知此理，若然不是想一舉成功，他那裏會一出手便使上了八成的功力？

可是，他這一掌，表面上來看，雖然是佔着了上風，但是金果然在那樣力如千鈞的掌力之下，只不過是全身金毛，起伏如浪，仍能顧盼自如，可見這樣的掌力，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只不過伺機反攻而已，靈明心中，那能不焦急萬分？

眼看手掌離金果然頂門，不過六七尺距離，靈明陡地大喝一聲，宛若半空中響起了一個霹靂，突然由慢而快，疾逾閃電，手掌向下，疾拍而出。

可是就在他那一聲大喝，衝激起山腹之中，陣陣回音，手掌尚未下壓之際，衆人只覺得猶如靈明的掌心，突然生出了一道匹練也似的金光一樣，金果然已經身形如風，向外飄了開去！

靈明那一掌，却因爲來勢太猛，手掌向下壓了三尺，才收住勢子，雖然未曾直接擊在石階之上，可是也已轟隆一聲巨響，將五尺方圓之內的石階，全都擊坍，一「嗤」、「嘯」之聲，不絕於耳，全是彈石亂飛之時所發出的嘶空銳嘯。

靈明見金果然竟然能在自己掌力最强的時候，突然脫身而出，心中大是駭然，手臂一長，乘勢抓了兩塊拳頭的大小碎石在手，力透五指，「格格」兩聲，那兩塊石頭，實際上已然碎成了數十塊，隨着金果然的去向，一個轉身，雙手疾揚，數十塊碎石，銳嘯電射而出，直奔金果然身後射去。

金果然逸身而出之勢，如何激烈，但一聽到身後暗器追襲之聲，却突然身形一凝，滴溜溜轉過身來，長臂飛舞，只見他全身金光繚繞，好看已極，霎眼之間，他長臂一下垂，數十枚石子，已全都被他接住！

這一下接暗器的手法，不但靈明看了，感到末日已臨，心中又驚又懼，連極樂眞人、七禽大俠這一類高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極樂眞人失聲道：「啊，這廝接暗器的手法，和老方當年所習『千手如來』大是相同！」他一言甫畢，摩天子便道：「奇了，這『千手如來』接暗器手法，只有崑崙聖書中有載，咱們師兄弟七人，也只有老大一個人才學得，他怎麼會使？」

兩人一前一後，俱都認定金果然所使的接暗器手法，乃是崑崙聖書上所載「千手如來」之法，而且當年也只有崑崙七子中的凌霄子方仙，才學會了這門武功，當然人人俱感奇怪不已，不知道金果然從那裏學來了那麼博大精奧的奇妙武功！

在金果然抵擋靈明掌力之時，七禽大俠等人，本來早已看出，金果然若是只憑天生異稟，萬難抵擋，倒像是曾得高人指點，修習過內功一樣。那「果然」奇獸，本來就是介乎人獸之間的靈物，當然可以和人一樣，藉眞氣運走而練成絕頂內功，可是却也想不到他會連那樣奧妙的招式都使得如此嫻熟，不由得一面嘖嘖稱奇，一面大聲讚嘆不止。

那金果然像是也知道旁觀衆人，齊聲在向他稱讚一樣，身子一挺，長嘯一聲，五隻長指一放，被他接在手中的數十枚碎石，重又呼嘯電射而出，反奔靈明，射了過去。靈明心中求勝心切，一見碎石飛到，袍袖一展，一股勁風，將碎石來勢一阻，大袖趁勢倒捲，將石子全都裹住，他這裏出手，也已算是快疾無倫。

可是金果然在雙手齊施，將碎石一齊發出之際，已然一躍而起，身子向前一縱，竟然平平地向靈明撲了過來！

靈明才將碎石捲在袍袖之中，便覺得眼前金光閃耀，一股大力，迎面壓到，心中大吃一驚，急忙「呼」地一掌，拍了出去，剛好金果然也是一掌拍出，耳際只聽得摩雲子和度天子兩人，一齊怪叫道：「好一招『流星趕月』！」此時旁觀衆人，全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就算武功稍差些，江湖上的見聞也是極廣，自然知道那一招「流星趕月」是崑崙掌法中的絕妙招數，使出之際，既要運絕頂內功，又要兼施上乘輕功，兩種功力，若非絕頂，便難使出，當年連崑崙七子中，也只有已死的凌霄子和三風子能使，而金果然開始進攻的第一招，竟然就是崑崙心法的絕妙招數！

馬算子在一旁「啊」地一聲，道：「摩雲子，這金果然難道是你們崑崙派中的人物不成？」摩雲子搖頭道：「馬大俠取笑了，但他使的，却又是不折不扣的上乘崑崙功夫！」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金果然和靈明，已然雙掌相交，雙掌相碰之聲，宛若兩塊鐵板，用力撞擊一樣，驚心動魄，衆人忙收住了話頭，定睛看時，只見金果然身子，懸空翻了出來，翻出丈許遠近，方始收住了勢子。而靈明則向後退了一步，口中大喝一聲，罵道：「好畜牲！」

靈明這一聲「畜牲」，餘音尚且繚繞不絕，金果然突然怪嘯一聲，聲音淒厲無比，連叫三聲「果然」，混身寸許來長的金毛，如金針也似，根根倒豎。他神態本就威猛已極，這一來，更是顯得駭人雙眼碧光四射，雖然在大白天下，都令人不寒而慄！

一旁馬算子低聲道：「極樂眞人，令弟這一下，若不和金果然判出生死，只怕無法罷手了！」

極樂眞人想起同胞兄弟一場，但是又不能去帮他的手，心中長嘆一聲，並不言語，馮瑩却聽出師傅的話中有因，忙問道：「爲什麼？」

馬算子道：「聽說那果然最喜自視爲人，生性慈和，無端絕不害人，但是最恨的，便是有人罵他爲畜牲，靈明剛才脫口

便罵他畜牲，他威發如此，就算他身受重傷，也必定硬拚到底，至死方休！」

馮瑩聽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暗叫「好險」，原來她初見金果然那樣怪相，也沒有起了以人待之的念頭，但總算未曾叫出「畜牲」兩字來，才能靠他的幫助，將極樂眞人，從山腹迷宮中，將他放了出來！

當下只見金果然手脚一齊撐在地上，微微爬動，指甲所過之處，石屑紛飛，靈明雖然不是面對着武林一流高手，可是此時，却是絲毫不敢大意，剛才先動手，幾乎吃了虧，此時，便決定等金果然先出手，以逸待勞，以靜制動，弄得好，可以殺敵取勝，弄得不好，也可以趁機會溜之大吉！

只見金果然抓了一會石階，四肢並未離地，突然向前一滑，逕向靈明，滑了過去，石階之上，立時現出寸許來深，筆也似直的四條抓痕，一來到靈明面前，身形暴長，雙手齊施，五指箕張，一上一下，當胸便抓！靈明早有準備，內家眞力，疾拂而出，趁機駢指如戟，向金果然的「華蓋穴」點去。

可是金果然確然不是只憑天賦異稟，那一上一下，勢若奔雷的兩抓，竟然只是虛招，靈明袖才拂出，招式一變，身形疾轉，巳然來到了靈明的背後，身法之快，連以輕功馳名武林多年的七禽大俠馬算子，也是自嘆不如，一來到靈明的背後，仍是一上一下，向靈明抓了過去，靈明只覺眼前金光一閃，對方巳然不見，同時，背後一股陰柔無比的大力，巳然襲到，大吃一驚，急忙向前一步踏出，饒是他身形快疾無倫，只聽得「嘶」地一聲，背後道袍，巳然被撕下了寸許來寬的一條來，喜得馮瑩拍手叫道：「好果然！」

可是靈明也不是等閒之輩，馮瑩呼聲未絕，他身子也巳轉過，左臂一招，猛地封住了金果然的進襲之勢，右手疾探，一掌向金果然胸前按去！

金果然既然伸臂抓及靈明的衣衫，兩人相隔之近，可想而知，靈明這一曲手的那一掌，「砰」地一聲，正好擊在金果然的胸前。

金果然雖是天賦異稟，但是靈明的掌力，何等雄渾，力可開山，一掌擊個正着，連石頭也可擊碎，只聽得金果然一聲悲嘶，向後退了出去，但在退出去的同時，却雙臂疾探，在靈明的左臂之上，抓了一下，利爪過處，連衣服，帶皮肉抓下一大片來。

照理說，金果然胸前中了一掌，巳然身負重傷，而靈明只不過手臂上被抓了一條傷痕，再打下去，一定是靈明可佔上風，馬算子和馮瑩等人，正在頓足不巳，陡地見得靈明面色大變，跌跌撞撞，向極樂眞人，奔了過來，但是只走到離極樂眞人七八尺遠近處，便巳向地上倒去，大叫道：「哥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知道了！」叫了一下之後，便自沒有了聲音。

衆人俱都莫名其妙，極樂眞人究竟是同胞兄弟，連忙趕過去看時，馬算子還唯恐靈明無惡不作，其中有詐，叫道：「牛鼻子，小——」

但下面有個「心」字尚未出口，一眼望見靈明倒在地上，面上巳然成了青藍之色，心內一怔，失聲道：「啊！他自己中了藍蛛之毒，難怪得他死前大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極樂眞人此時，也巳來到了靈明的身邊，看了一看，長嘆一聲，道：「老馬，你講得不錯，金果然的指甲之上，染有藍蛛的劇毒！那藍蛛本是他費盡心機弄了來，想害他人的，却不料反害了自己！唉！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眞是一點也不錯啊！」

馮瑩却躍下了台階，逕奔金果然而去，只見金果然中了一掌，退出之後，混身金毛，盡皆蜷曲，神情萎頓不堪，馮瑩蹲下身急道：「果然，你怎麼啦！可是受傷了？師傅，你快來看一看！」

金果然緩緩抬起頭來，眼中神光，巳然收斂，兩隻淺綠色的眼珠，一點神氣也沒有，馬算子一幌身形，來到了金果然的面前，呆了一呆，長嘆一聲，道：「金果然，你爲武林之中，除了此一大害，比普通人更有意義，千秋萬世，武林中盡皆傳你之名，你心中不要難過！」馮瑩聽了一驚，道：「師傅，你說什麼？金果然不能活了？師傅，你可得醫好他！」

馬算子嘆道：「阿瑩，就算是華陀復生，扁鵲再世，也只是醫生，而不能醫死，金果然捱了靈明一掌，五臟盡皆崩裂，若不是他天賦生命力强，此時巳然畢命了！」馮瑩聽了，心中一陣難過，將金果然抱了起來，只見金果然眼中，滴下兩滴淚水來，口中「果然」、「果然」地叫了幾聲，右手抬起，指了指自己的頂門，又指了指馮瑩的口，喉間「咯咯」有聲。

馮瑩不知道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只聽得師傅馬算子道：「金果然，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但你有大恩於我們，雖然你腦中靈珠，功效還在千年雪參，萬載玉精之上，只要服後靜練七七四十九日，便可增進無上功力，但我們怎能取而服之？你放心，你一死之後，我們便將你葬在武當山上，世世代代，受武林人物的崇仰！」

馮瑩這才知道金果然的意思，心內大是感動，嘆口氣道：「果然，你何必作如此想法，我們全是人，怎可以對你下此毒手？」

金果然一咧咀，像是在笑了一下，雙目緩緩地閉了下來，馬算子和馮瑩師徒兩人，對望了一眼，俱都感到金果然雖不是人類，但是行徑却着實高過不少衣冠禽獸許多！」

正在感嘆，馬算子忽然覺得身後微風颯然，知道有人暗襲，猛地想起，金果然和靈明，判出了勝負之後，極樂眞人只顧看視靈明，自己則被馮瑩叫來，看視金果然，忘了那比蛇蠍還毒的魔母溫魂！心中一懍，急一轉身，同時反手一掌，拍了出去，只見魔母溫魂滿頭白髮，根根倒豎，手中碧螢劍幻出寒氣森森的團團綠光，剛好和他擦身而過，逕向馮瑩撲去！

馬算子一見，旣驚且怒，大叱道：「網中之魚，還敢掙扎？」

身形疾起，也撲了過去，但是他這裏身子才一離地而起，溫魂頭都不回，左手向後一揮，一柄染有極毒的七孔刀，捲起一陣旋風，和驚心奪魄的銳嘯之聲，巳然

迎面飛了過來。

馬算子人在半空，一個轉折，待七孔刀擦身而過之際，手一探，便巳抓到了刀柄，就勢挽一個刀花，一式「鷹擊長空」，直襲而出。但是他在探手去抓七孔刀的時候，身形巳被阻了一阻，魔母溫魂，巳然撲到了馮瑩的面前，馮瑩只覺一股大力，當頭壓到，心中一慌，綠劍的劍尖，巳然將要指到她的面門，急忙向後退了一步，只見溫魂滿面獰笑之色，怪嘯一聲，逕挑馮瑩的「章門穴」。

一連兩招，出手如電，馮瑩只得一退再退，只覺手上一緊，金果然巳經被魔母溫魂，劈手奪了過去，恰好其時，馬算子趕了過來，七孔刀斜斜砍到，溫魂一個轉身，橫劍便格，「錚」地一聲，刀劍相交，馬算子只覺得手上一輕，七孔刀巳然被削去了三寸來長的一截！而溫魂也趁此機會，一手抓了金果然，一手揮舞碧螢劍，白髮飛揚，兇神惡煞也似的，向廣場上闖去。廣場上的人雖多，但誰敢相阻？

眼看只要被她穿過廣場便可以逸下山去，突然半空之中如同響起了一聲鶴唳一樣，只見極樂眞人衣衫飄飄，自後趕到。

看他的來勢宛若迎風緩步，但是却其快無比，有識貨的，俱都知道這極樂眞人巳然使出了絕頂輕功「乾坤大挪移法」。

那「乾坤大挪移法」，當眞具有納須彌芥子之妙，若是一二里的短路程，一口眞氣不散轉眼可到。乃是極樂眞人早年因爲追趕血手印紅掌祖師，追踪萬里，從塞北極寒之地一直追到長江邊上，仍未追到，回武當山之後，化了七年工夫才能練成的絕頂功夫，練成以來沒有施展過。

此時一經施展，果然不同凡響，魔母溫魂只覺得耳際邊嘯聲未散，身旁微風颯然，面前人影陡現，一股無窮大力湧到，極樂眞人巳然攔到了自己的面前。

溫魂身形略頓，綠劍一指，道：「極樂道長，相煩讓路！」

一個「路」字才出口，「倏」地一劍便平平刺出，極樂眞人長嘆一聲身形向側一避，手探處巳然從身旁一人手中接過一柄青剛劍來，輕飄飄一劍反向溫魂射出。

那柄青剛劍，不過是尋常的鋼劍，溫魂心中暗感好笑，心忖極樂眞人何以如此可笑，碧螢劍一橫，滿擬用剛才對付馬算子的故技，將極樂眞人手中的兵刃，削斷了再說，怎知極樂眞人武功之高，巳然深如大海，溫魂雖然也是一流高手，和馬算子不相上下，但和極樂眞人相比，却還相去有一截之距離。

極樂眞人在那一劍反削而出之際，罡氣併發，青剛劍寬雖三指，但是五丈左右，巳然全都佈滿了强韌巳極的內家眞力。

溫魂碧螢劍格上了去，極樂眞人手腕一轉，兩劍本來是劍鋒相向的，巳然成了劍背相向，只聽得「叮」地一聲，雙劍相交，溫魂一見一劍未能將他手中長劍削斷，巳知不妙，想要撤招迴劍之際，用力一扯，極樂眞人的長劍之上，竟然生出一股極大的吸力，將她的碧螢劍吸住，令得她收不回劍來！溫魂這一急非同小可，連忙眞氣運轉，再是用力一拉，但這一拉，只是將極樂眞人，連人帶劍，拉得向前跨出了一步，碧螢劍却仍是緊緊地貼在青剛劍上！溫魂心知雙劍旣巳相黏，若是不捨劍逃生，巳然是沒有可能的事，剛待鬆手撤劍之際，身旁響起了陣陣嘯聲，醉乞向我、馮瑩、馬算子、摩雲子、度天子等高手，巳然將她，團團地圍了起來。

這一來，變成了即使捨劍，也不能逃脫的局面，巳將鬆開的五指，又握住了劍柄，只聽得馬算子喝道：「溫魂，快將你手中的果然，放了下來，他雖是半人半獸，但所作所爲，却要强過你萬倍！」

此時果然巳經死去，溫魂本是想搶了他走，服了他腦中的靈珠，再擇地練上七七四十九日，捲土重來，但此時巳然走不脫，只得「嘿」地冷笑一聲道：「老婆子再不濟，也不致於和禽獸爲伍，拿去吧！」左手一鬆，便將金果然跌到她的足旁。

馮瑩連忙一步趕過，俯身將金果然抱了起來，她只當溫魂手中的碧螢劍，巳然被極樂眞人逼住，人又被衆人圍住，巳是網中之魚，因此只顧將金果然抱起，却未料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溫魂這樣的人，越是心腸狠毒，所謂「臨死也得拉上一個陪綁的」，只聽得馬算子大叫一聲，道：「阿瑩小心！」但溫魂的左手，巳然向她疾按了下來。

馮瑩正是一個俯身之勢，溫魂手一按下來，正好按在她背後的「靈台穴」上。

那「靈台穴」在項上骨節下數第六個內，又謂之「人心穴」，是人身穴道的中樞，最是緊要，馮瑩的「靈台穴」一被她按住，便全身發軟，身子直不起來，心中發慌，但仍是抓住了金果然不放，只聽得魔母溫魂怪笑一聲，道：「馬算子，令徒的功力不錯啊，但只惜我內力一吐，她仍不免是黃泉路上，一個冤鬼！」

馬算子一見馮瑩巳被魔母溫魂制住，心中大急，叫道：「牛鼻子且慢下手！」頓了一頓，又道：「溫老魔，阿瑩就算死在你手下，但你却也別想活着下武當山去！」溫魂桀桀怪笑，道：「老婆子也活够了，本來就沒有再想下武當山去！」

說時咬牙切齒，分明是她心中恨到極點，馮瑩略定了定神，心想溫魂制住了自己無非是想藉此要脅而巳，若然師傅和極樂眞人一個心軟，當眞被她脫身而出的話，則碧螢劍尙在她的手中，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武林浩刦，倒不如此際讓自己陪着她一齊死去，免得再有人受她所害好些！

主意打定，忙道：「師傅，極樂道長，你們不要管我，先將這老魔頭結果了再說！」溫魂聽了，心中一懍，暗忖馮瑩若眞是拚了一死，自己確是無法脫身而出。

但她身上却絕不露聲色，冷笑一聲，道：「再好沒有，老婆子臨死還有一個小姑娘作伴兒，有什麼不好的？馬算子，極樂道長，你們怎麼還不快下手啊！」

她這一來，當眞將圍住她的一干英雄豪傑，激得怒發絕頂，眦睚欲裂，可是却人人愛惜馮瑩年紀輕輕，不忍讓她喪生在溫魂手下，却是沒有一個人動手襲他，醉乞向我怪嘯一聲，叱道：「老魔婆，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快鬆了姑娘！」溫魂「哈哈」一笑，道：「小姑娘自己願意陪着我死，要你這臭叫化多嘴什麼？」

馮瑩見衆人無一動手，分明是因爲自己的性命，在溫魂手中的原故，她本就生

得一副俠義心腸，主意堅定，再也一橫心，「哈哈」笑道：「老魔婆！你不要以爲將我提在掌心，便穩可脫身，實告訴你說，我巳決定陪你一死，立即自斷經脈而亡，看你依仗什麼，能够逃得殘生！」

一面說，一面眞氣逆運，全身骨骼，盡皆「格格」作響，那逆運眞氣，本是武林人物的一個大忌，無論內功修練到什麼程度，逆運眞氣七遍，全身經脈，就盡皆自行迸斷而亡。

馮瑩死志巳決，一上來，眞氣於片刻之間，便巳然逆運了一遍，馬算子大叫道：「孩子，別做糊塗事！」可是他也只能站在原地，不能動彈，因爲他若是一動，溫魂一定驟然出手，只有令得馮瑩死得更快些。

可是馮瑩主意既定，那裏還勸得她聽，只見她慘然一笑，道：「師傅，你常常教我，人活在世上，要多爲他人打算，少爲自己着想，若是放這老魔頭下山，不知又要有多少武林人物，蒙受其害，我死了之後，她無所挾制，必難逃脫，豈不是好，師傅你爲什麼要阻止我？」

馬算子心中一陣難過，道：「孩子，好孩子！」他也只能說出這五個字來，無法再多說一句，因爲馮瑩此舉，實是偉大之極的俠義行動，若是阻她行事，勢不免爲溫魂所挾，但如果不阻她行事，師徒之情，何等之深，又怎能忍心眼睜睜地望着她死去？心中實在是矛盾到了極點！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只聽得極樂眞人道：「溫島主，你先將這小姑娘鬆了，有話可說！」

溫魂的臉上，掠過一抹陰鷙的笑容，道：「極樂眞人，你何不先撤了劍，再和我說話？」極樂眞人怔了一怔；只聽得馮瑩全身骨骼「格格」響聲，更是密集，同時聽得她叫道：「極樂眞人，切莫和她討價還價，我一個人的性命算得了什麼？」

極樂眞人面色倏然一沉，叱道：「小姑娘，你若是再逆運眞氣，我可要大發雷霆了！」馮瑩怔了一怔，一時之間，被極樂眞人威嚴無比的聲音懾住，她當然知道極樂眞人和馬算子等人，都不希望自己死去。可是眼前的情形便是自己不死，溫魂也可能不死！因此略一停頓之後，又開始第三遍逆運眞氣，面色巳然漸漸慘白，極樂眞人見勸她不聽，忙道：「溫島主，咱們一起鬆手如何？」

溫魂「格」地一笑，道：「不行，你們想要救小姑娘性命的，全都給我讓開去！」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對眼一望，心中俱都緊張巳極。

須知他們俱是一諾千金的大俠，若是答應了放溫魂下山便絕無反悔之理，溫魂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所以才泰然處之。

看來，眼前爲了要救馮瑩一命，非聽溫魂的話不可，極樂眞人長嘆一聲，正待眞力一鬆，撤劍讓出之際，忽然見一個人搖搖擺擺地走上山來，看來分明是身受重傷，但却用力掙扎，身法也頗快疾，一晃眼巳然到了跟前，不是別人，正是方敏。

只見他面色蒼白，胸脯起伏，但雙眼却依然爲有神，一到便叫道：「婆婆，你快放了馮姑娘！」溫魂「哈哈」一陣怪笑，那裏肯聽他的話，方敏面部肌肉歪曲，顯然心中苦痛巳極，身子一矮，道：「馮姑娘，你切不可自斷經脈而亡！」

馮瑩見方敏在這麼緊要的關頭扶傷趕到，不由慘笑一聲道：「敏哥，咱們只怕要來生再見了！」方敏手一伸，握住了她的手，道：「馮姑娘，你聽我一句話，切不可自尋短見，快別再逆運眞氣了！」馮瑩道：「敏哥，我若是不死，老魔頭一定可以安然下山！」方敏道：「馮姑娘，我婆婆經此教訓後，一定不會再在江湖上行走了，我和她同在旋風島上隱居一生，你何必一定要她死去才感快意？」

馮瑩自方敏一到，便巳然停止了逆運眞氣，當下聽得他如此說法，不由得怒道：「敏哥，你怎麼那樣是非不分？她這種人，怎肯不爲惡害人？」

方敏道：「馮姑娘，你說錯了，婆婆背的，她對我，就好到不能再好！」

馮瑩一聲冷笑，道：「眞虧你講得出口，你是怎麼受的傷？」

方敏慘然一笑，道：「我雖然受了傷，但是我却一點也不怪婆婆，馮姑娘，人誰沒有錯呢？你快別自尋短見了，我們還有多少快樂的日子可以過啊！」馮瑩心中，本就深深地愛着方敏，方敏一到，她巳然心軟一半，再給方敏詞意懇切地一說，長嘆一聲，不再言語，方敏緩緩地站起身來，向極樂眞人道：「眞人，我婆婆原是受了假極樂眞人的慫慂，眞人，難道改過向善的機會，都不能給我婆婆麼？」

方敏出現之後，所講的話，當眞是字字血淚，連溫魂這樣的人物，也不禁聳然動容，極樂眞人向方敏看了一會，轉過頭去，道：「溫島主，我們若是放你下山去，你可能在旋風島上隱居不出？」

人人都當作溫魂必然趁機允諾，可以死裏求生，怎知溫魂此際，早巳豁了出去，強悍之性，迸發無遺，怪笑一聲，道：「笑話，老婆子又沒有求你們放下山去，何必要受你們的脅持？」

極樂眞人勃然大怒，眞力疾吐，溫魂只覺得一股大力，從劍上使過，向肩頭撞來，勉力一迎，右臂巳然好一陣酥麻，面色一變，叱道：「牛鼻子，你再發一次眞力，我可不客氣了！」

方敏接着也道：「眞人，你此時殺我婆婆，也等於是害了馮姑娘！」

極樂眞人內力略收，道：「溫島主，然則你是準備下了武當山後，仍是繼續爲惡了？」溫魂冷冷道：「老婆子喜歡怎樣就怎樣，誰也管不着我！」方敏痛苦地叫了一聲道：「婆婆！」極樂眞人巳然道：「好，溫島主，但是盼你記得一句話！」

溫魂傲然道：「什麼話，請說來聽聽？」

極樂眞人一言一頓地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溫島主，切莫忘了！」溫魂連聲冷笑道：「多謝好意！」極樂眞人內力一收，錚地一聲，兩柄長劍，劍脊一擦，便自滑了開去，極樂眞人也向後退出一步，溫魂心中得意之極，哈哈大笑，手一鬆也將馮瑩推出丈許，仗劍而立道：「極樂眞人，咱們後會有期！」舞起了一個劍花，大模大樣地穿過廣場，向山下走去。

山上衆人，儘管心中極怒，但是極樂眞人既然巳經放她下山，也不好再阻止她的路，紛紛讓開，溫魂身形快疾，不一會

，便巳到了下山的路口，方敏才陡地叫道：「婆婆，等一等我！」

溫魂一聽到方敏的叫喚，心中便是一呆。她這個人，若是尙有一分人性的話，那就是和方敏之間，是弄假成眞的祖孫之情。

再加上在武當山上，再次得以不死，也全仗方敏之力，一次是方敏出力解救，一次是方敏出言解救。若不是方敏扶傷趕上山來，馮瑩巳眞氣逆運七遍，筋脈迸斷而死。若是馮瑩一死，溫魂怎能下得武當山去？因此一聽方敏叫喚，便轉過身來。

一見方敏呆呆地望着她，她自己也覺得「孩子」兩字，羞以出口，是以只是不作聲，呆了半晌，方敏才道：「婆婆，我和你一起走！」

溫魂心中一陣高興，便向前走去，道：「孩子，婆婆不該將你打成了重傷，幸而傷勢不重，不等走回旋風島，就可以痊癒無事了！」

方敏苦笑了一下，便向前走去，馮瑩和馬算子兩人一齊叫道：「且住！」方敏停了一停，道：「馬大俠，馮姑娘，你們有什麼話和我說麼？」馮瑩祇叫得一聲「敏哥」，馬算子巳經搶前一步，道：「方敏，你再不棄邪歸正，更待何時？」

方敏愕然道：「馬大俠，你此言何意？」馮瑩叫道：「敏哥，你怎麼眞的那麼糊塗！」馬算子道：「孩子，你以前也許還未曾認清溫魂的眞面目，尙可原諒，此時她所作所爲，你盡皆看到，還要再糊塗，那就是有心爲惡，罪不可恕了！」方敏苦笑一下，說道：「馬大俠，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

話未講完，馬算子巳經接着道：「孩子，你身受重傷，但却不碍，若是就在武當山上，待你傷愈後，我引薦你投入武當門下，以你的資質人品而言，極樂眞人必無見拒之意，前途無量，還是爲虎作倀，就在你一念之間，可作決定，你還是好好地想一想好！」

方敏在爲溫魂所傷之後，心中巳經萬念俱灰，因爲一日之間，他連受了兩番重大的打擊，而他又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心靈上所受的創傷，確是禁受不住，在山洞之中，昏迷了半晌，才又悠悠醒轉，呆呆地想了一會，又將溫魂的行爲，細細地想了一遍，直從八年前，她將自己在斷腸谷底，黑天童勾生生手中救出時想起，想來想去，覺得溫魂萬萬沒有道理，是這樣的一個壞人，就算眞是這樣一個壞人的話，也必然可以勸說她改過向善，就算要賠上自己的性命，才能令她心中感動，幡然悔悟的話，也是大爲值得的，因爲若不是她，自己早巳命喪黑天童勾生生之手，那裏還有今日？

因此，便掙扎着又向山頂走來，剛好趕上山去，形勢巳經大變，假極樂眞人巳死，溫魂祇不過制住了馮瑩，作爲要挾，實則上仍是身在危險之中。方敏便一面勸馮瑩不要自尋短見，一面又要極樂眞人不要下手。

當他上山之時，當然不知道山上形勢，巳起變化，還祇當假極樂眞人和溫魂兩人，正在得勢，原是抱着必死之心而來。

他和馮瑩兩人，一個是寧願一死，以博溫魂改過向善，一個是寧願以死，來換取溫魂的伏誅，雖然兩人的想法，略有不同。但是，兩人在這樣想的時候，却全將自己的生死利害，置之度外，而祇是考慮到了他人，這種行爲，便是千秋萬世，受人歌頌的俠義行徑，也是武林人物中，人人崇敬的大俠風範！

當下方敏聽得馬算子如此說法，知道自己若是能留在武當山上，投身極樂眞人門下，則不出十年，定當蜚聲武林，成爲江湖一流高手，的確如馬算子所說，是前途無量，而且是每一個學武之士，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若然自己留在武當山上，棄溫魂於不顧，則溫魂連最後一個勸她的人，都失去了，再也不能改過向善的機會，不但武林中多一個壞人，而且她自己多行不義，也必然得不到好結果。不管怎樣，她總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怎可以自貪一己之利，而不去管她？因此毅然道：「馬大俠，你一番好意，我心領了！溫婆婆是我恩人，我一定要跟她去的！」

極樂眞人在片刻之間，巳經洞燭了方敏的心意，暗忖自己藝成之後，便想尋一個資質心地絕好的人，作爲傳鉢弟子，續掌武當，但數十年來，雖是收了十幾個弟子，却是沒有一個比得上方敏的！方敏雖然想溫魂改過向善，但是溫魂劣質巳固，祇怕他難以如願，祇要他不死在溫魂手下，自己這個徒弟，算是收定的了！因此便道：「老馬，孩子既巳如此決定，咱們也不必再勉强他了！」

馬算子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馮瑩見才和方敏相聚，又要分手，不由得心痛如絞，叫道：「敏哥，你眞的要走麼？」

方敏心中也是黯然，道：「我眞的要走了，馮姑娘，你多保重。」

馮瑩眼中淚花亂轉，道：「敏哥，那我們甚麼時候，再能在一起呢？」方敏自己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再能和她復聚，祇得道：「馮姑娘，人生聚散，莫非天意，我們當然有日子再見的。」馮瑩依依不捨，站着不動，直到望不見了溫魂和方敏兩人的背影，才滿懷鬱鬱地回轉身來。

另一面，馬算子見溫魂和方敏下山去了，嘆了一口氣，道：「牛鼻子，你不讓我再勸方敏，可是想到了他有勸溫魂改過向善之意？」

極樂眞人點點頭，道：「正是。」馬算子道：「牛鼻子，溫魂一生行惡，不知害了多少人，雖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像她那樣，積惡如此之深的人，難道眞有希望會改惡向善麼？」

極樂眞人道：「當然是希望渺茫之極。」馬算子聳然動容，雙眉軒動，道：「若是溫魂一本作惡之旨，方敏極可能死在她的手中，難道你未曾想到？」極樂眞人笑了一下，道：「這孩子，我巳決定收他爲關門弟子，以傳衣鉢，你和老方，生前雖然是莫逆之交，但你關心故人子弟，總不如我關心未來徒弟之甚吧？孩子既然有這俠義心胸，我們難道還好當頭澆他凉水不成？」

馬算子無言可說，道：「你祇盼溫老魔當眞和他有一分祖孫之情，使他不致於喪生！」極樂眞人道：「也祇有這樣想法了！」

當下兩人便回到極樂觀中，由馮瑩在觀後，埋了那「果然」靈獸，並還豎了一塊石碑，以刀銼字，道：「義友金果然之墓」。

那果然腦中的靈珠，原是益氣增力，無上的靈丹，武學之士服了，和萬載玉精，七色靈芝，千年雪參一樣，足可抵十年苦練之功，但馮瑩等人，却沒有一個，忍心擊破果然的天靈蓋，取而服之。果然被埋在極樂觀後，腦中靈珠，靈氣未滅，在數十年後，靈氣所鍾，就在他埋身之處的山石之中，孕育而成了一截空青，後來被一個人無意中發現，得了天大的好處，但巳經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不用贅言。

作書人寫到這裏，對於那「果然」靈獸的來歷，不能不表一表。

原來那果然之所以會在那紫色大宅中出現，說來竟和巳在塞外死去的一刀斷五岳單窮有關。

單窮原是從小由金絲狒狒撫養而大的怪人，後來，才蒙一位無名高僧，想將她變化，怎知化了二十年工夫，却一事無成，反被單窮學到了一身本領，出了深山野嶺，當單窮離開深山大野之際，那時候，正是方敏出世之際，那隻果然，看來身子雖小，實則剛好和方敏同年，也是那一年才出世，不過六七個月大，巳經是天賦異禀，力大無窮，更兼天性愛模擬人的一切，在深山中撞見了單窮，便偷偷地跟在後面，一路出了深山。

直到來到山外，單窮才發現身後跟着那一隻「果然」，那果然雖在深山大澤之中，也極是少見，乃是任何猛獸的尅星。

單窮在金絲狒狒撫育之下長大，深通各種獸語，便和那隻果然，交談起來，知道果然並無害她之意，祇求到人間觀玩一番，便將他帶到了貴州。單窮一到貴州，便生了事，那果然却滿街亂走，竟然給他來到那紫色巨宅之中！

那紫色巨宅，本是崑崙七子之首，凌霄子方仙，爲他的妻子所起的。

方仙在遇到他妻子時，年巳六十開外，但是他却眞正地愛着那女子，也不理會正邪殊途，也不理會若是自己和她結爲夫婦，一定不能見容於同門師兄弟，毅然和她成了夫婦。

方仙又知道那女子的以前聲名極壞，而且結下了不少仇人，不知有多少人要找她報仇雪恨，因此當年便在貴州城中，爲她起了那一所大宅。又因爲那女子的名字之中，有一個「紫」字，生平又最愛紫色，因此大宅中的一切佈置，皆從一個「紫」字着眼，並還將崑崙絕頂所產的仙草「紫花」，取了種籽，種在後花園中，又在後花園內，造起了一座愛紫亭。

本來，那座大宅，起得如此宏偉，宛若大官巨富的宅第，巳經使人萬萬料不到內中會住着一個原來是黑道上的女下三濫，但凌霄子方仙還是不放心，又親自督工，在那巨宅下面，造了千變萬化，複雜無比的地下密室，以備萬一有人尋來的時候，可以躲避其中，萬無一失，並且，還在大廳之上，留下了他的烏金令符，以作保護。

可是他費盡心機，造好了那座大宅之後，那女的祇是跟着他來看了一下，却嫌太是陰森冷僻，而不願意居住在裏面。

這時候，那女子却是全心全意，改邪歸正，並還死心塌地地愛着方仙，而且也巳經有了孩子，方仙也不去勉强她，便由得那所宅子，空在貴州城中，那時並不十分熱閙，巨宅又在城的一角，雖然空置，人家也祇當是京中大官的別業，也未曾在意。

那隻果然一到了大宅之中，便不想再出來。其時，恰好是大紫花三年一度，葉實成熟之際，滿園的大紫花，被那果然服了下去。

那大紫花本就强骨固身，具有無上妙用，「果然」服後，巳經得益匪淺，再加他天性喜歡學人，大宅之中，甚麼用的東西，全都完備無缺，果然便在宅中住了下來，夜間才出去偷些食物回來。

就這樣，一住便過了十年。若然不是因方敏的關係，那果然雖然力大無窮，也不可能像後來那樣，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命運。

偏偏因爲方敏的母親，硬要方仙，將崑崙三寶，一齊盜了出來。方仙也因愛妻太甚，竟然聽信了妻子的話，將崑崙三寶，一齊偷出，巳經要將崑崙三寶，一齊交到妻子的手中時，忽然想起，那寒玉匕首，和千年雪參，兩件物事，倒還罷了，最要緊的，是那部崑崙聖書，却着實非同小可！

雖然自己相信妻子巳經改邪歸正，不會再行兇爲惡，也相信自己的兒子，大了不會步母親的覆轍，但如果那崑崙聖書，落到了別人的手中，却是要引起天大的浩刼！

因此巳經來到了家門口，又悄悄地退出里許，想了半夜，便決定將崙崑聖書，藏到那紫色大宅的地下密室中去，而將昔年也費了不少心機得到的一塊藍田紅玉，冒充崑崙聖書。

方仙本來的心意，是感到自己年紀巳老，人生終難免一死，自己死後，孩子大了，妻子一定會對孩子講起，貴州還有那麼一所巨宅，而孩子到了巨宅中，也可以發現有地下密室，一樣可以將崑崙聖書取到手中。而且還唯恐孩子不能得到那崑崙聖書，又詳詳細細地畫了一幅地圖，將之剪成了十五份，放在十四隻鐵箱之中，而將最重要的一份，藏在鐵箱的隔層之中。而將那十四隻鐵箱，分兩批藏了起來。

再揚言崑崙七子，各封了二隻鐵箱，好叫江湖上人藉此傳說。

但方仙却沒有料到以後事實的發展，大大地出乎他意料之外，不出兩年，崑崙派其餘六個長老，便巳經發現了崑崙三寶失踪的事實，而方仙感到實在無法和人交代，便在飛雲嶺上，自刎而死。

他死後六年，第一批七隻鐵箱，便被白骨神君發現，但却被紅掌祖師截去，接着，洞庭湖東西兩派，又發現了第二批鐵箱。那十五份圖樣，七份在溫魂手內，而夾層內的一份，却被白骨神君揀了個便宜。

所有得到圖樣的人，俱都不知那圖樣是指示崑崙聖書的埋藏之處的。

但實際上，知道了也沒有用的，因爲方仙帶了崑崙聖書，進入那紫色巨宅，將崑崙聖書藏於地下密室中的時候，一舉一動，却全被那「果然」看在眼中！方仙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爲愛妻所起的一所巨宅，却被一隻介乎人獸之間的靈獸佔據着，更想不到自己才一出巨宅，崑崙聖書便被果然取走！

那果然雖然不識得文字，但是崑崙聖書最主要的一部份，原是達摩尊者所留的一本無字坐像，歷代崑崙掌門人所加的詮釋，也以圖像爲主，文字爲輔。那圖樣，果然却是看得懂的，便日日夜夜，擬摹圖樣上的動作來玩，又每隔三年，便服食大紫花所結的果實，久而久之，連最繁複的「千手如來」手法，都被他學會！

當其時，整個武林之中的頂兒尖兒人物，全爲尋找崑崙聖書而用盡心機，却是沒有一個人想得到，這部武林秘笈，竟會落在一隻靈獸的手上！

當時，方仙藏好了崑崙聖書之後，便將那塊藍田紅玉，放在玉盒之中，當作是崑崙聖書，交給了方敏的母親。方敏的母親也知道事關重大，不敢打開來看個究竟，唯恐憑自己母子之力，不能保存此書，便遠赴雲南，連玉帶盒，一起藏在昆明笻竹寺的羅漢堂中。果然，不多久，方仙巳經自刎，崑崙三寶，落在他們母子手上的事，便在江湖上傳了開來。

事情一傳開，方敏母子兩人，也就成了衆矢之的，祇得一齊逃亡，直到臨死之際，方敏的母親才向方敏說了四句隱語，指示那藏書的所在，那時，連她也不知道她親手在丈夫手中接過，藏在笻竹寺中的，不是崑崙聖書，而祇是一塊萬載紅玉！所以方敏後來歷盡艱辛，到了笻竹寺中，取到的也不是崑崙聖書！

再說那「果然」靈獸，在紫色大宅中又一直住了六七年，功力之高，巳足以和任何武林高手，一較上下，可是他天生畏羞，怕別人不將他當人的天性，仍然不變，而且那大宅之中，也一直沒有人到，直到崑崙六子，追趕葉映紅，來到了那大宅之中，後來又加上了方敏、馮瑩在大廳之中展開了混戰，那「果然」才怦然心動，便尾隨了葉映紅，來到了酒樓之上，後來，又跟到了古墓之中，由於他作弄死藍蛛，才在爪上，染上藍蛛之毒，葉映紅和方敏離開古墓時，他也一直跟在後面，迯還寒玉匕，以及笻竹寺中，方敏所見，皆是「果然」。祇是他身法奇快，所以無法發現他的眞面目。

而在紫色大宅之中，看守霹靂子屍體的兩人，却是發現了果然的眞面目的，兩人俱是大叱畜牲，犯了果然的大忌，那果然雖具靈性，但總有一半是獸，一怒之下，兩人才被果然打死的！那果然一直跟在方敏後面，直到塞北，兩人仍是不知。一直到了大草原，那果然從來也未曾見過那麼大的平地，才離開了兩人，一直向大河盡頭跑去。

在那瀑布之上，住了多日，便下山溯河而歸，偏又被葉映紅發現追趕，直到山頂。本來，葉映紅那時，祇要略爲鎭靜，呼喚一聲，那果然便會從石後走出，現身相見，但葉映紅一見到他的綠光閃耀的眼睛，就恢復了記憶，驚喜交集之下，便失足跌下懸崖去，幸爲果然所救，但却被果然奪了綠劍逃走，半途上又碰到了血手印紅掌祖師，血手印紅掌祖師，一樣祇當他是武林中新出的高手，而沒有想到他是介乎人獸之間的靈物，展開輕功追趕，竟然追之不上，這才拾起石子，激射而出，那果然自知生得怪相，想要學人，總是差着外形不如那一點，所以總是見人就跑。

他生就縱上躍下的本領，行走如飛，從來也未曾有人，可以追得上他，一生之中，祇有紅掌祖師一人，能在他身後緊緊追隨不捨，當下心中一急，綠劍是新得的，又不捨得出手應敵，便將一直帶在身邊的崑崙聖書，連玉盒拋了出去！

那果然的一身本領，雖然是崑崙聖書處學來，可是他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並不知道那崑崙聖書，是非同小可的物事，用來擲出，一點也不覺得可惜。這一來，却被紅掌祖師在無意中揀了一個大便宜。

果然在搶了綠劍之後，並沒有回到貴州去，祇是晝伏夜出，四周游蕩。及至武當山武林大會之際，有些赴會的人物，動身遲了，通夜趕路，又被果然遇上，緊緊地跟在後面，一直來到武當山上，巳然隱身在側，見到那麼多人，心動不巳，可是又不敢現身，祇在半山腰中玩耍，剛好方敏和馮瑩兩人下山來，便將綠劍擱在松樹上，以吸引方敏、馮瑩兩人的注意，可是臨時又胆怯起來，一溜烟地逃了開去。

直到馮瑩一人，爲了要將極樂眞人從迷宮中救出，在草叢中尋蛇，他見馮瑩身材纖細，和自己矮小有相類之處，才敢偷偷走出來帮忙，饒是如此，馮瑩一回頭，他還是立即躲了起來。

幸而馮瑩一上來就將他當作是成名人物新收徒弟，淘氣生事，因此他才現身相見。而馮瑩雖然見了他那怪相，心中吃驚，但是却仍將他當人看待，因此才放出了極樂眞人，挽救了武林一刼，祇惜他也死在假極樂眞人靈明手下！

那紅掌祖師，得了崑崙聖書之後，確是與葉映紅相遇。其時，葉映紅正和方敏見過了面，發生了第一次的誤會，芳心欲絕，乍見師傅突然在此出現，才略爲高興了些，紅掌祖師見了葉映紅，也是興高采烈，兩人一齊來到那瀑布之上，共練崑崙聖書中所載的武功，再以後所發生的事，葉映紅在武當山上，巳全對方敏講過，一字也未曾說謊。

可是方敏因爲絕不知道凌霄子方仙，在當年實在未曾將崑崙聖書交給妻子一事，所以無法相信葉映紅不曾吞沒了崑崙聖書。更不信葉映紅的崑崙聖書是從紅掌祖師處得來，因此兩人重生誤會，以致葉映紅重又傷心欲絕，黯然離去。

前事表過，書接上文，當下馮瑩葬了金果然，又回到極樂觀中，祇見山上羣雄，也巳經絡繹下山，馮瑩觀內觀外溜了一遍，老覺得心神不寧，一顆芳心，祇是牽掛在方敏的身上，祇覺得自己離開了方敏，便像是少去了生命中最寶貴的物事一樣，呆了半晌，暗忖方敏和溫魂在一起，終是伴着一頭惡狠一樣，隨時可以遇害，自己武功雖然不是溫魂之敵，但到時候多一個帮手，方敏儘可以減少幾分危險，何不趁溫魂和方敏兩人尙未走遠，暗中跟隨了



卄，看個究竟？

主意打定，匆匆回到觀中，寫了一張字條，託觀中小道士，遲幾個時辰，交給馬算子，便略事收拾，夾在衆人之中，一齊下山去了。

如今却說方敏和溫魂兩人，一路上並不交談，一直向山下馳去，堪堪來到了山脚下，溫魂才突然收住了脚步，除下了一件外衣，將碧螢劍裹住，望了方敏一眼，强笑一下，道：「孩子，你到底是跟着婆婆來了！」

方敏怔怔地望着溫魂，好半晌才道：「婆婆，我，我……」想了一想，祇覺得心中亂得可以，了無頭緒，不知從那裏說起才合適。

溫魂却笑了一下，拉住了他的手，道：「孩子，我知道你心中有許多話要和我說，但你此時，重傷未癒，而且還是給最疼你的婆婆打傷的，婆婆心中着實難過，還是待你養好了傷之後，再詳詳細細地說吧！」

溫魂和方敏在旋風島上，相處六年。在那六年之中，溫魂對方敏來說，確是絕無一絲邪惡的表現。當然，她對方敏好，全心全意地教導方敏，祇是爲了想得到方敏的感情，從而進一步想到崑崙聖書，而爲了得到崑崙聖書，她不惜處心積慮，化上六年悠長的光陰，也適可見其人，心計之深，無以復加。

但是人總是人，再心計深的人，再邪惡的人，總有那麼一點人性，隱藏在心靈深處，溫魂在六年之中，開始兩三年，對方敏還是假情假意居多，到後來，和方敏之間，却眞的產生了祖孫間的感情，雖然她心中曾經決定，祇要一取到崑崙聖書，便將方敏置之死地，可是她心中也曾不斷猶豫，懷疑自己眞到那個時候，是不是能够對多年相處的方敏，下得了這個毒手。

看官，魔母溫魂心中這一點猶豫，對旁人來說，根本不算是一回事，但是對溫魂而言，却是她唯一的一絲人性的體現！

而當溫魂在武當山上，兩次九死一生之際，又只有方敏一人，挺身而出，予以救援，更使她感到，天地之間，唯有方敏一個親人，所以對方敏講那一番話時，對於打傷了方敏一事，確是感到了極深的內疚，聽來也特別地動人。

方敏呆呆地站着，幾乎滴下淚來，半晌，才道：「婆婆，我一生本領，全是你教的，性命也是你救的，你何必心中感到難過。」

溫魂嘆了一聲，道：「孩子，你應該知道，婆婆無論怎樣，我却是不忍心害你的。」

方敏一笑，道：「婆婆！我當然知道，要不我還跟你下山來麼？但是，婆婆，我……」

溫魂不等他講完，便搶着道：「孩子，你怎麼又忘了，有什麼話，等你傷癒了再說，不要在重傷之際，再來傷神。」方敏祇得點頭答應。

兩人一起出了武當山，一直向北行走，路上走了兩天，才來到一個小湖旁邊，地方極是清靜，溫魂便以本身功力，爲方敏療傷，費了七日七夜工夫，方敏傷已癒了九成，兩人才繼續趕路，當天，走到日頭西斜，方敏蹩在心中的話，實在再也忍不住了，猝然問道：「婆婆，你以後準備怎樣？」

溫魂長眉一挑，冷笑一聲，道：「孩子，你既然跟我來了，就該聽我一言，你可知道婆婆一生之中，最嚮往的是什麼事情？」

方敏愕然道：「不知道啊。」

溫魂緩緩地道：「婆婆祇想在一生之中，武學無敵於天下，使得人人都聽我的號令。」

方敏嘆了一口氣，想起自己第一次離開旋風島時，手中七孔刀才一出手，便人人驚恐，如見鬼魅一事來，道：「婆婆，你這樣子，祇是使得人人看見你都怕你，却不是人人見了你都尊敬。」

溫魂問道：「那還不是一樣？孩子，那崑崙聖書，如今究竟是落在誰人的手中了？」

方敏呆了一呆，道：「婆婆，那我先要問你，葉映紅那時候帶到旋風島上來給你的，究竟是不是崑崙聖書，那時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

溫魂想了一想，心忖反正自己的本來面目，已爲方敏所知，便是照實說，也已沒有多大關係。

便將葉映紅在大森林中迷失路途，怎樣遇到了自己的情形，大略地說了一遍。

等到溫魂說完，方敏不禁呆了，心頭一陣劇痛，失聲道：「好姑娘，我錯怪你了。」

溫魂面色微變，說道：「孩子，你心中恨極了婆婆，是也不是？」方敏搖頭道：「婆婆，我不會恨你的，但是，婆婆，我却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騙我？」

溫魂給他一言迫住，回答不出來，此時，方敏和溫魂兩人的心中，雖然沒有一人，再願提起以前的事來，而且兩人之間，也確是生了感情，可是正邪殊途，兩人的心思全不一樣，根本沒有辦法，談得投機。三言兩語之間，便出現了意見相左之處，往往弄得極是尷尬，當下溫魂便祇是强笑了一下，並不回答，方敏心中暗暗嘆了一聲，也不再追問下去。

他心中既已明白了葉映紅本是無辜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武當山中，她對自己的那番剖白，當時，自己竟一點也未曾聽入耳去，她黯然離去之後，心中不知怎麼傷心，若是不見一見她，心中怎能感到安樂？

方敏想見葉映紅的心情，和馮瑩想見到方敏一樣，全是出於「愛」之一字，情愛的力量之大，絕不是個人意志，所能遏制的，方敏在輕信溫魂的時候，雖然將葉映紅想像成一個奸猾欺詐的女子，想要毅然割斷情絲，但是他心底深處，對葉映紅的懷念，却從來也未曾減輕過，祇不過一想到葉映紅曾經那麼殘酷地欺騙過自己，心頭沸騰的情感，便暫時冷靜了下去，如今一知道葉映紅原來並沒有欺騙過自己，所有的一切，原來全是自己誤聽讒言對她的誤解。

一到那時候，情愛、悔疚，接替而至，恨不得立時飛到葉映紅的身邊，向她細訴衷情，可是葉映紅又在什麼地方呢？

（未完・廿七）

